DÉCOUVERTES GALLIMARD HISTOIRE

复活节岛最后的秘密

著者＝Catherine Orliac Michel Orliac
译者＝陈良明





1722年4月5日，
那一天是礼拜天，是复活节。
无垠的太平洋面上，夜色正在降临。
远航途中，罗杰文船长率领的荷兰水手们，
看见了一块陌生的陆地。
很快，他们告诉了整个欧洲，
这是一个到处耸立着巨石雕像的奇异孤岛。
然而，复活节岛人源于什么民族？
他们是怎样越过这汪洋大海的？
难道他们来自天国仙境？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
已逐渐知晓了这座奇岛惊人的历史。
但，从远古走来的复活节岛，
它的神秘还远未被完全解开。

ISBN 7-208-04445-7
9 787208 044456 >
定 价: 32.00 元

感　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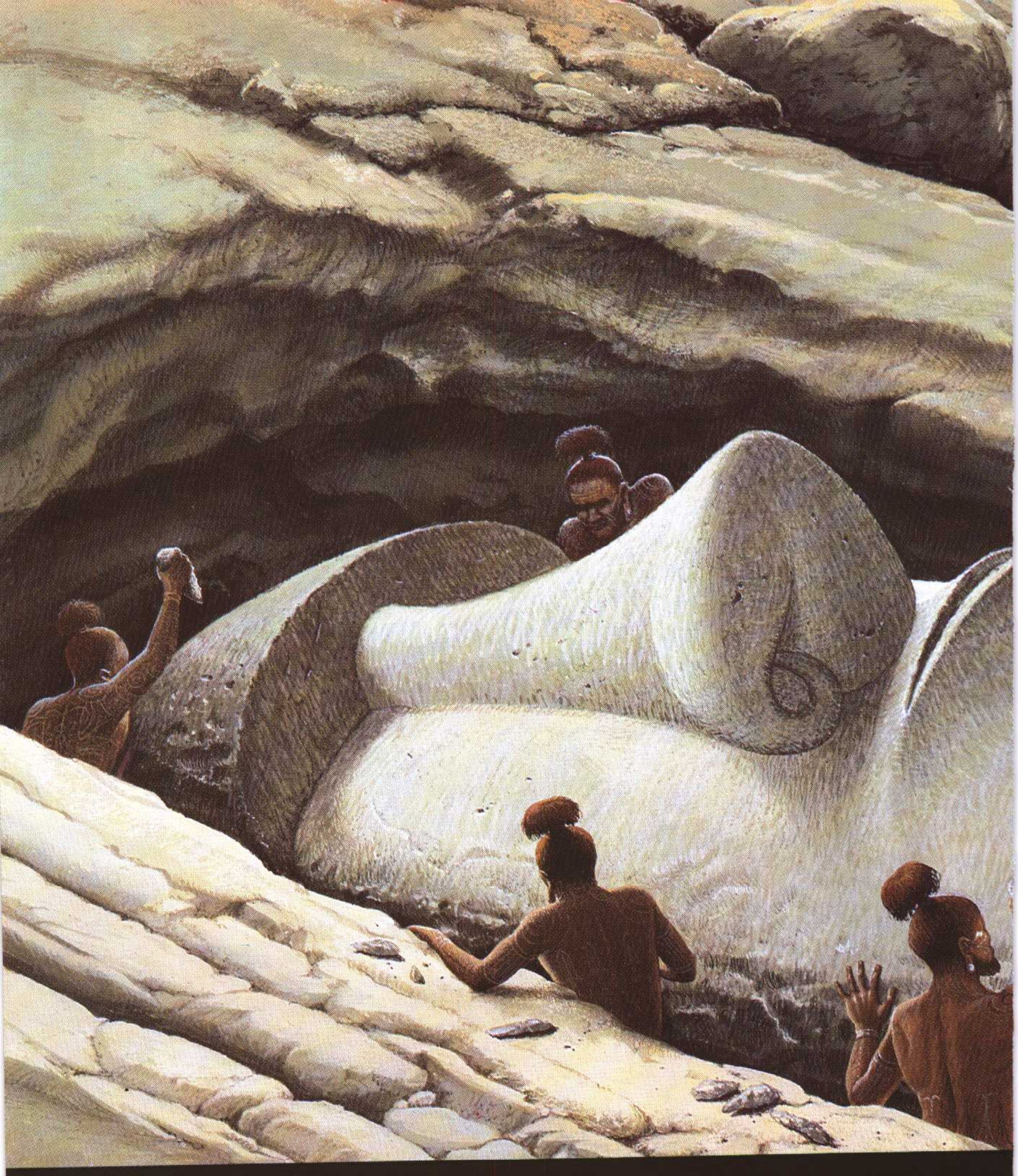
我们向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众多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若泽－加朗热（José Garanger），巴黎一大教授；雅克－维涅（Jacques Vignes），复活节岛研究专家；保罗－奥岱（Paul Hodée）神甫，帕皮提总主教区代理主教；安德烈－瓦朗达（André Valenta），复活节岛和波利尼西亚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克莱尔－巴塔伊－邦吉吉（Marie－Claire Bataille－Benguigui），国家自然博物馆助理；比乔恩－阿尔丹（Bjõm Alden），（瑞典）哥德堡植物园主任；克里斯蒂安－格莱萨尔（Christian Gleizal），波利尼西亚百科全书编著者；皮埃尔－奥利维耶－贡贝尔（Pierre－Olivier Combells），出版商；雅克－洛棣－维奥（Jacques Loti－Viaud），收藏家；皮埃尔－洛棣－维奥（Pierre Loti－Viaud），收藏家；罗马圣心会安德烈－马克（André Mark）神甫；福曼（Formant）夫人，50周年博物馆馆长；皮埃尔－比特鲁（Pierre Pitrou），摄影师。

合　作　者

卡特琳－勒普拉（Catherine Leplat）对本书进行了校阅；本书见证及文献资料部分的插图由马内－埃龙（Manne Héron）设计。

复活节岛，
它崎岖不平的海岸
它鲜有植物生长的荒凉土脊，
与波利尼西亚的郁郁葱葱形成鲜明的反差。
一个贫穷的氏族所创造的杰作
在这块土地上铸就了另一个神秘
一个原始信仰的神秘；
依然有人认为
这些庞大的杰作
是非人类的力量所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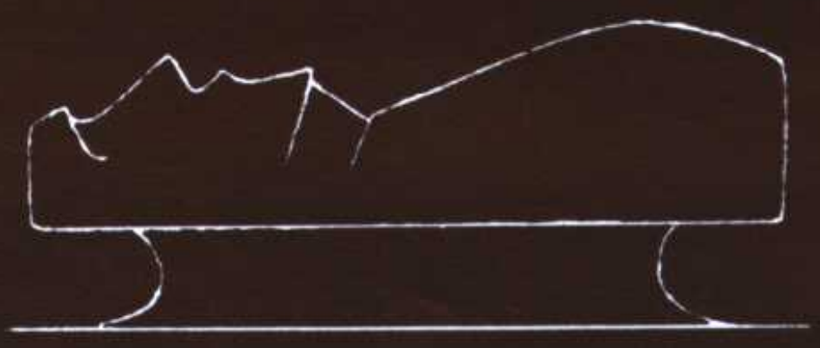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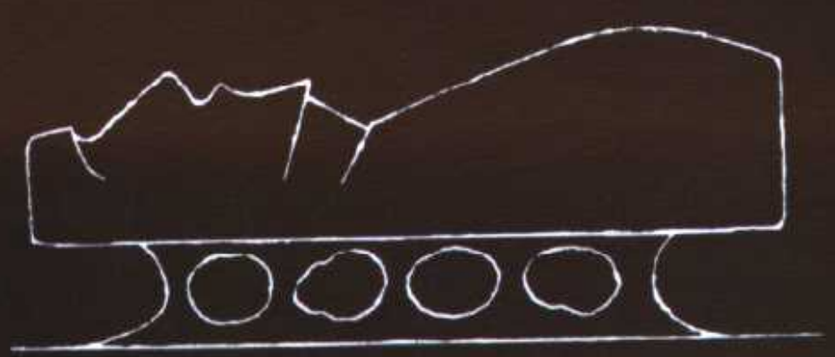


依靠简单的石头工具：
石镐、石凿和玄武岩刻刀，
雕刻大师们在巨大的凝灰岩石块上
精雕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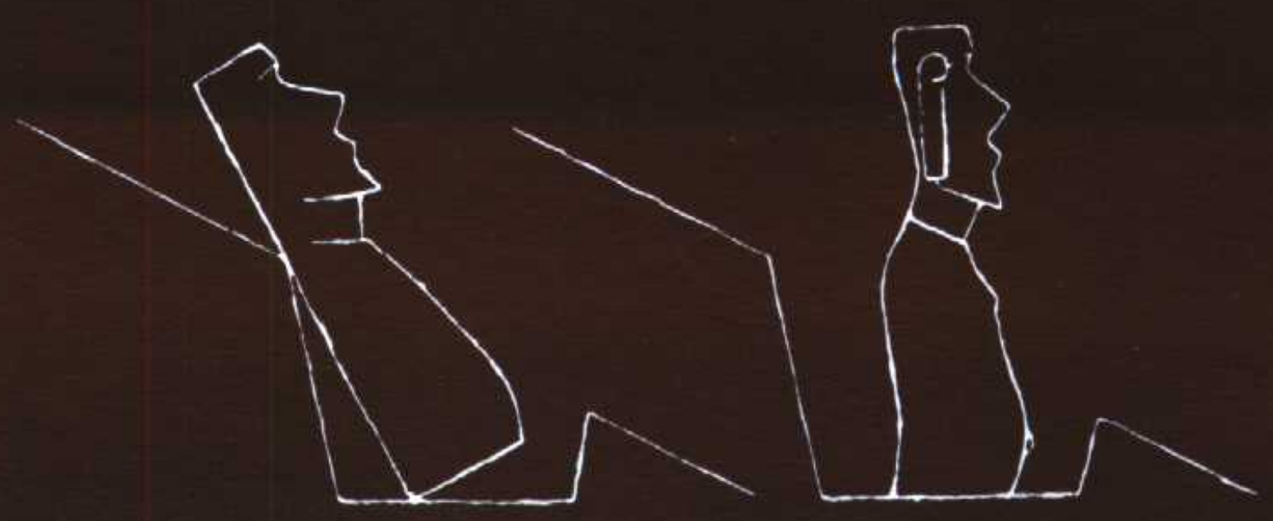
经过数月的艰辛劳作，
终于，在拉诺拉拉库火山
被侵蚀的山腰上
一个巨大的石人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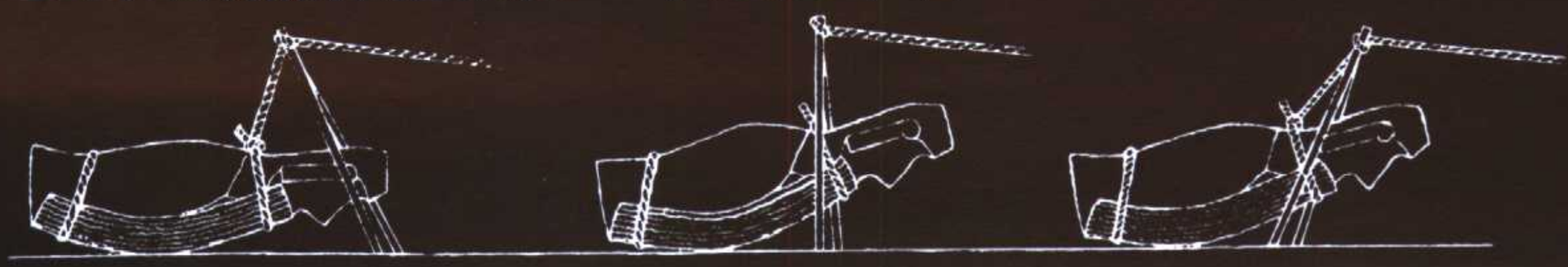
传奇般的巨大雕像，雕成后先将其同
岩石凿开，再被
拖到平坡上，接着
又被竖放在一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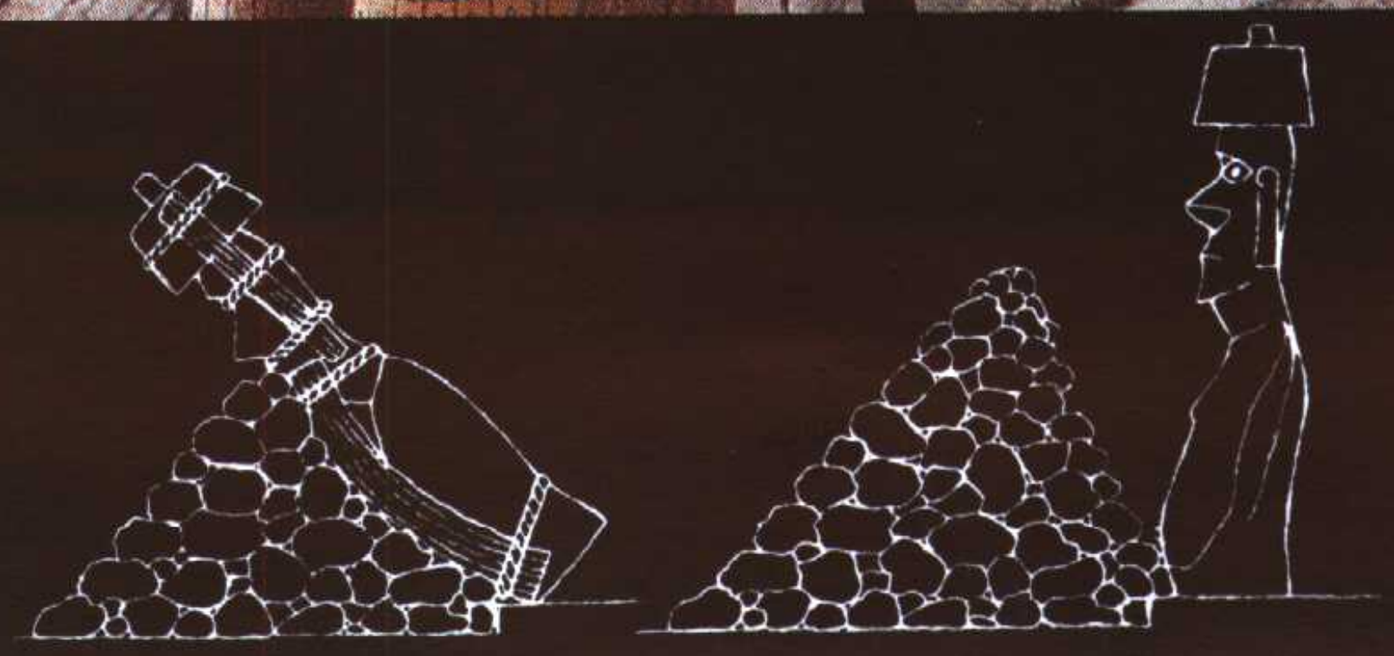
坑里；直到雕像在
坑里竖起牢牢固定后，
能工巧匠们的工程
方才大功告成。



这些雕像移位的距离有时长达 20
多公里，然后竖立在一个纪念平台



上:那里是
祭祀祖先和
祈求祖先保
佑的圣地。



目 录

11 第一章 欧洲人发现了复活节岛

29 第二章 星光下的卡达曼哈船队

45 第三章 古老的复活节岛人的生活

77 第四章 1000 尊巨大的石刻雕像

97 见证与文献

138 参考书目

140 图片目录与出处

144 索引

152 感谢

Catherine Orliac Michel Orliac

出生于 1950 年，史前考古学博士，法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员。她研究的专题是 18 世纪末波利尼西亚的部落居住状况。作为树木显微分析专家，她确认了在复活节岛上被用来雕塑凿像的是何种木本植物。

米歇尔 – 奥利亚克（Michel Orliac）出生于 1944 年，考古学家，法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技术专家，并在巴黎一大任教。自 1976 年以来，他定期赴波利尼西亚实地考察，专门对那里的气候变化、大陆架构造和上一个千年内的物质文化进行研究。

复活节岛

最后的秘密



原著 = Catherine Orliac Michel Orliac
译者 = 陈良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大西洋上，在一个从未有人到过的海域里，有一座神秘的孤岛；它的四周，没有一块哪怕是仅仅露出洋面的礁石，在方圆 4000 多公里的海面上，与它相伴的永远是茫茫无边海天相连的滔滔海水。岛上耸立着许多巨大的雕像，那是迄今已经消失了的不知是哪一些种族的祖先们留下的杰作，也正因此，它的过去，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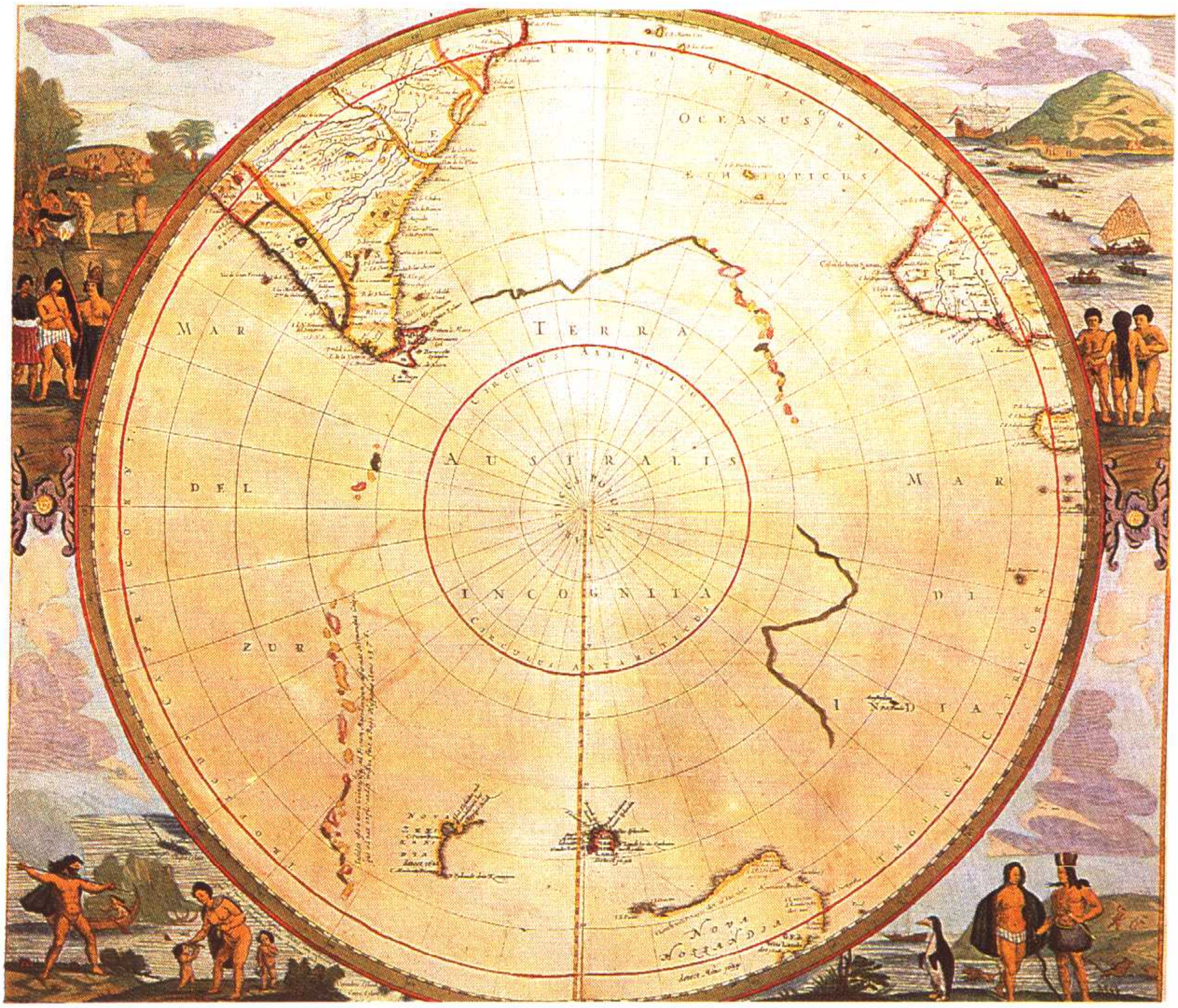
皮埃尔—洛棣

第一章

欧洲人发现了复活节岛



当那些神奇的幻想还没能去撩开复活节岛的面纱之前，这座神秘的岛屿在 18 和 19 世纪每时每刻都在激励着南太平洋的探险家们去探索它的奥秘。



1721 年，雅各布 – 罗杰文驾船远航于南半球，去寻找曾被海盗戴维斯发现的一座岛屿

第一次穿越太平洋的航行是由一个欧洲人完成的，他的名字叫麦哲伦，时值 1521 年。当他航行经过土阿莫土群岛和马尔吉兹群岛两地之间的海域时，并未看到任何岛屿。时光流逝，两个世纪过后，复活节岛方才被发现。面对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航海工具的缺乏和落伍等弱点暴露无遗，而大西洋的地理情况，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直到 18 世纪，波利尼西亚大陆才逐渐被葡萄牙人和生活在马尔吉兹群岛及土阿莫土群岛上的岛民们逐步认识和了解。

17 世纪的大部分地理学家都相信在南太平洋上有一块陆地存在。罗杰文认为，他在南纬 62 度看到的冰山，只能是由一个绵延至南极的未知的大陆上众多的大河泛滥所造成的。

1721 年 8 月 21 日，荷兰海军上将雅各布 - 罗杰文率领一支有三艘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了荷兰，船队由拥有美洲贸易垄断权的西印度群岛公司武装押运。罗杰文此行的目的是去南太平洋上寻找一块曾被海盗爱德华 - 戴维斯在 1687 年途经那里时看到过的陆地。戴维斯的发现给想要证实一条古老理论的 18 世纪的地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论据，那就是在南太平洋上完全有可能存在着一个大陆，一块与北半球的土地重量等同、从而使地球保持平衡的不知名的南部大陆地。发现这块“随着太平洋的秘密逐渐被人们认识而其面纱也终将被撩开的”大陆地的欲望，一直吸引着航海家们在南半球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直至 1775 年。

“这座岛上的居民不会超过六、七百人，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居民当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男性。也许岛上的女性本来就不多，也许岛上有许多女性，但在我们逗留期间，她们被阻止在我们面前出现。”

詹姆斯 - 库克
《环球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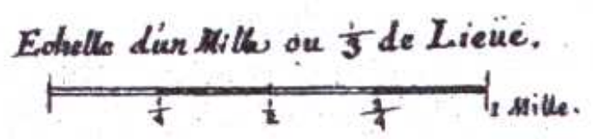


1722 年的复活节是 4 月 5 日，星期天；那一天晚上，荷兰水手们看见了一块不知名的陆地

当船只靠近这块陆地后，罗杰文注意到船队沿海岸航行的走向与戴维斯的描写不尽相同。他给这座小岛取名为复活节岛。与岛上居民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二天上午；有一个岛民全然是若无其事地登上了船只，并对航船和船上的帆缆索具很感兴趣。船队人员无不好奇地观察着这个如入无人之境的来客，特别是当船上的乐队奏起一段音乐时，他居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当这个快乐的伙伴离去之后不久，船上很快来了一群大胆而喧闹的参观

者，他们“从水手们的手中夺走贝雷帽，随后携带着其他的战利品，越过船舷，一跃而下”；船长室里的台布也通过舷窗瞬间不翼而飞了…… 下午，一支船员小分队被派遣下船，去向岛民解释和宣传船队和平的使命。复活节岛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举动友好的，也有以石块来作回答的。于是一阵枪声打破了大海的宁静，十来个岛民中弹身亡。人群即刻四散而去，但随后他们又带着礼品和举着旗帜回到海滩上，以示和平。罗杰文于 4 月 10 日又重新启航，去寻找还未看到的南大陆。在岛上的短暂停留，使他亲眼目睹了那些巨大的雕像，在他看来，这些雕像是用粘土先作模型后再雕琢而成的。他的叙述以及他的同伴卡尔 - 弗里德里克 - 贝朗的文字记载向欧洲揭示了一个在海滩和山坡上筑有许多巨柱般高大雕像的奇怪岛屿的存在。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座岛屿被欧洲的航海家们忘却得一干二净，一直到西班牙人因为担心法国人和英国人插手入侵太平洋，从而派遣船队去确认其在美洲殖民地附近陆地所处的确切位置时，它才又被重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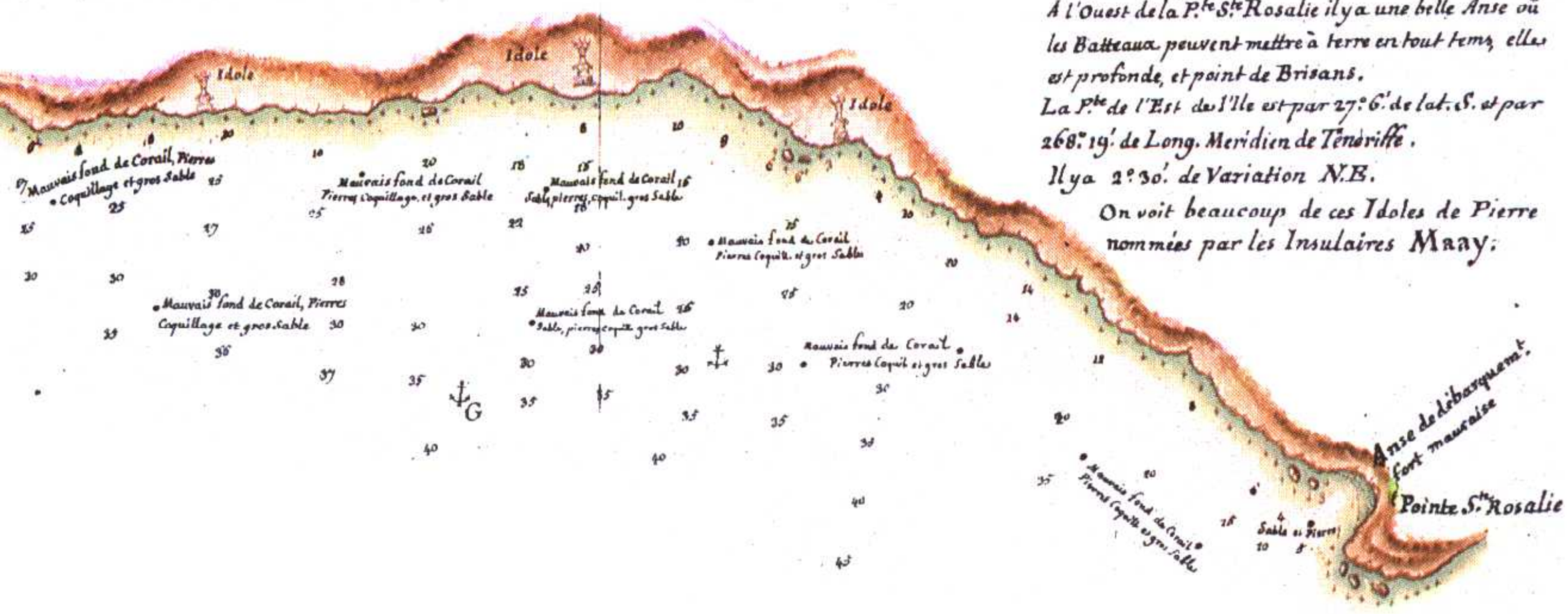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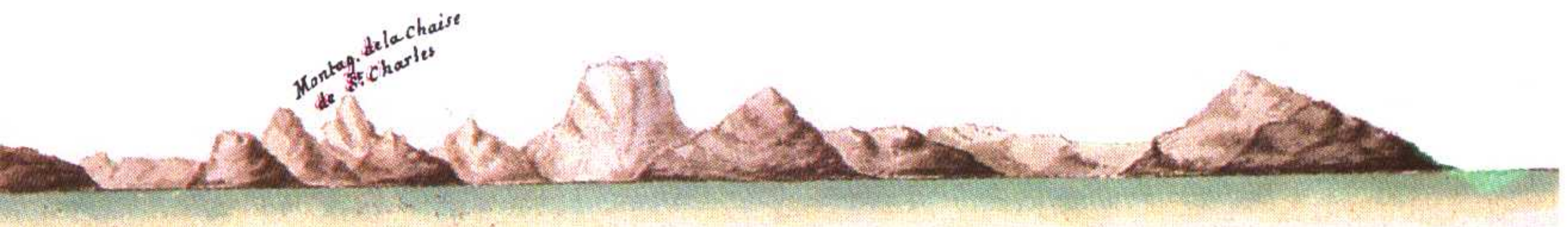
50 年过后，复活节岛上的岛民们又看到了船帆在天边再现

1770 年 12 月，由西班牙人唐费利普 - 冈萨雷斯 - Y - 埃





Ainsi paroissent les Montagnes de l'Ile du Mouillage G.



多率领的两艘西班牙航船抵达复活节岛，这次远航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寻找戴维斯所说的那块陆地。1770 年 12 月 15 日，西班牙人以西班牙国王卡洛三世陛下的名义，宣布这座岛为西班牙所有。岛上部落的首领们被请来在官方文件的下方签字画押表示认同；其中三位首领签下的符号与人们以后在木牌上所看到的 *kohau rongo rongo* 字母十分相像。冈萨雷斯－Y－埃多制作了第一张该岛的地图，不久他便驱船离去。他在岛上逗留了 6 天。

1774 年 3 月 14 日，著名的库克船长驾船驶经附近海域时在复活节岛停靠

在经历了 1769 年遍及南半球几乎全部海域的极富成果的远航之后，这位英国航海家只有一个迫切的

1770 年 12 月，西班牙人把他们的船锚抛在了昂加罗阿海湾里，并把这一海湾命名为“冈萨雷斯小海湾”。在他们宣布这座岛屿从此归他们所有，并绘制这一岛图的同时，还不忘在布瓦克山脉图案上画上了 3 个十字符号。

愿望:继续航行。“我的抱负是不仅要抵达那些在我之前从未有人去过的更远的地域,而且要在世人难以涉足的地方留下足迹。”在日后的一次寻找南大陆的远洋航行中,库克船长的航迹纵横交错,遍布了南太平洋的海面,直至南极的大浮冰地带。在这次充满危险但却又是徒劳的探险结束返航时,他途经复活节岛。“决心号”和“历险号”两艘航船抛锚停靠在了昂加罗阿海湾里;英国人指望通过在那里的短暂停留,为那些患了坏血病的船员们找到新鲜的食品和可饮用的淡水。



约翰-韦伯画笔下的詹姆斯-库克画像。

由于缺少足够的食品和可饮用的淡水,英国人在昂加罗阿海湾只滞留了 3 天;詹姆斯-库克及其同伴对那里的描写使复活节岛从此举世瞩目、盛名远扬。

然而航海家们并不会因此在那里久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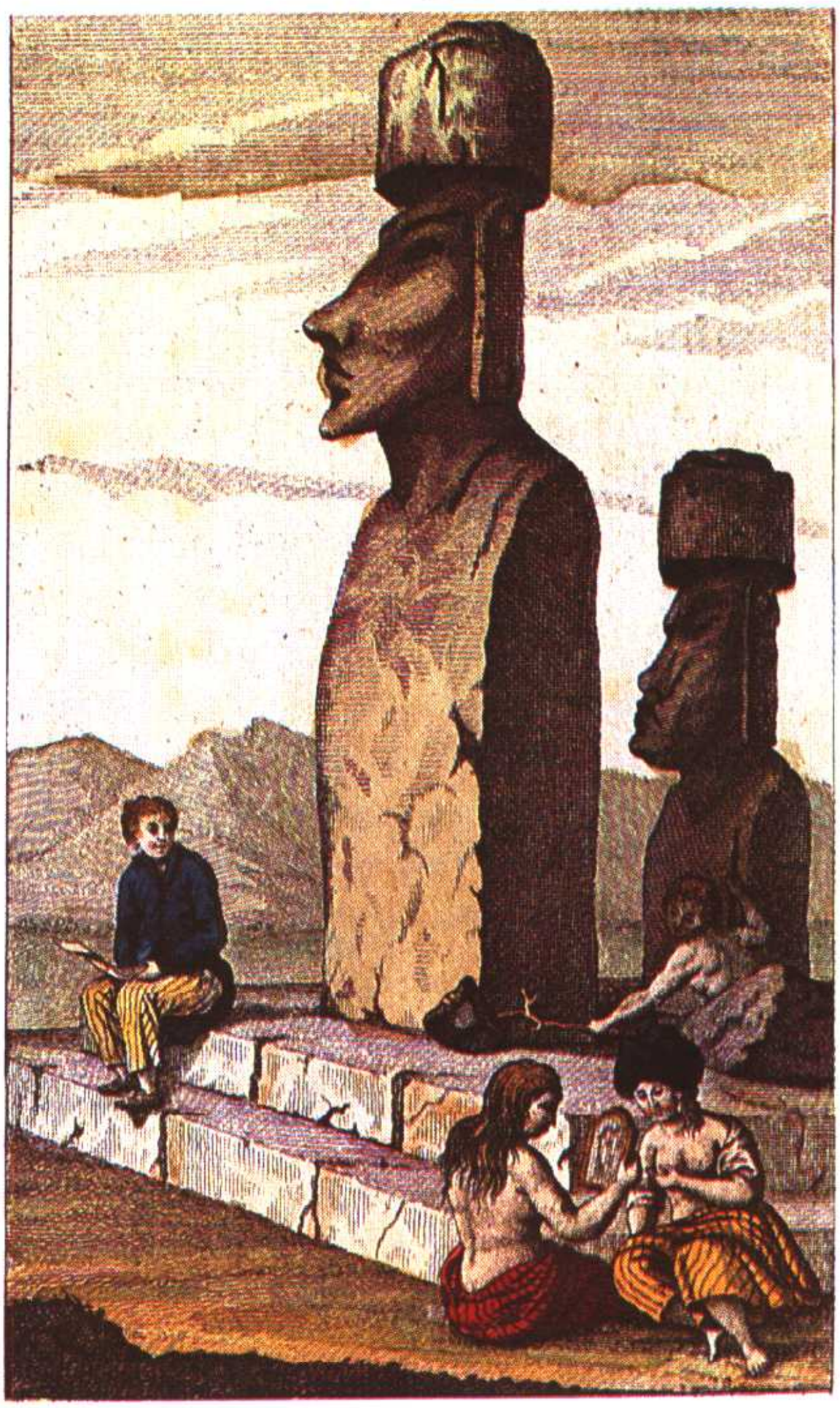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声称已经探究了这个小岛：因为面对这座小岛的任何一处，所有的船队和水手都只能是‘望岸兴叹’。岛边，没有一个锚泊地是安全的；岛上，没有半根可以用来点火的干柴，没有充足的淡水可以用来装满水桶。(……)在所有这些不利条件以及其他更多不便的制约下，除非是不得已，或者是在迷失航向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航海家都不会愿意去涉足这个小岛的。”

耸立在拉诺拉拉库半山坡上的这两尊雕像，其中有一尊刻有或许是罗杰文船队，或许是冈萨雷斯船队，或许是库克船队的船只的形状。（左下方）

1786年4月9日的晚上，法兰西的第一支远航船队的海员们登上了这座岛屿

这是随拉彼鲁兹船队远航南太平洋的画家迪谢－德－旺希画笔下的复活节岛上的生活场景和古迹。

路易十六要求让－弗朗索瓦－德－加洛－拉彼鲁兹率船队远航南太平洋海域，去“寻找和发现库克未曾看到过的陆地”。4月9日，拉彼鲁兹指挥的“星盘号”和“罗盘号”在已被取名为“库克海湾”的昂加罗阿海湾里抛锚停泊。第二天早晨8点，在多名军官和70名海员的伴随下，拉彼鲁兹踏上了复活节岛。他的第一感受与英国船长别无两样，对复活节岛人的偷扒行径深感吃惊：“女人们对所有送给她们礼物的人都会表示出爱意，(……)在女人们显出媚态，投来媚眼朝我们靠近时，其他人便走上前来掠走了我们头上的帽子和口袋里的手帕。”为了避免发生不测，拉彼鲁兹甚至不得不下令，让船员们不戴帽子，也不带手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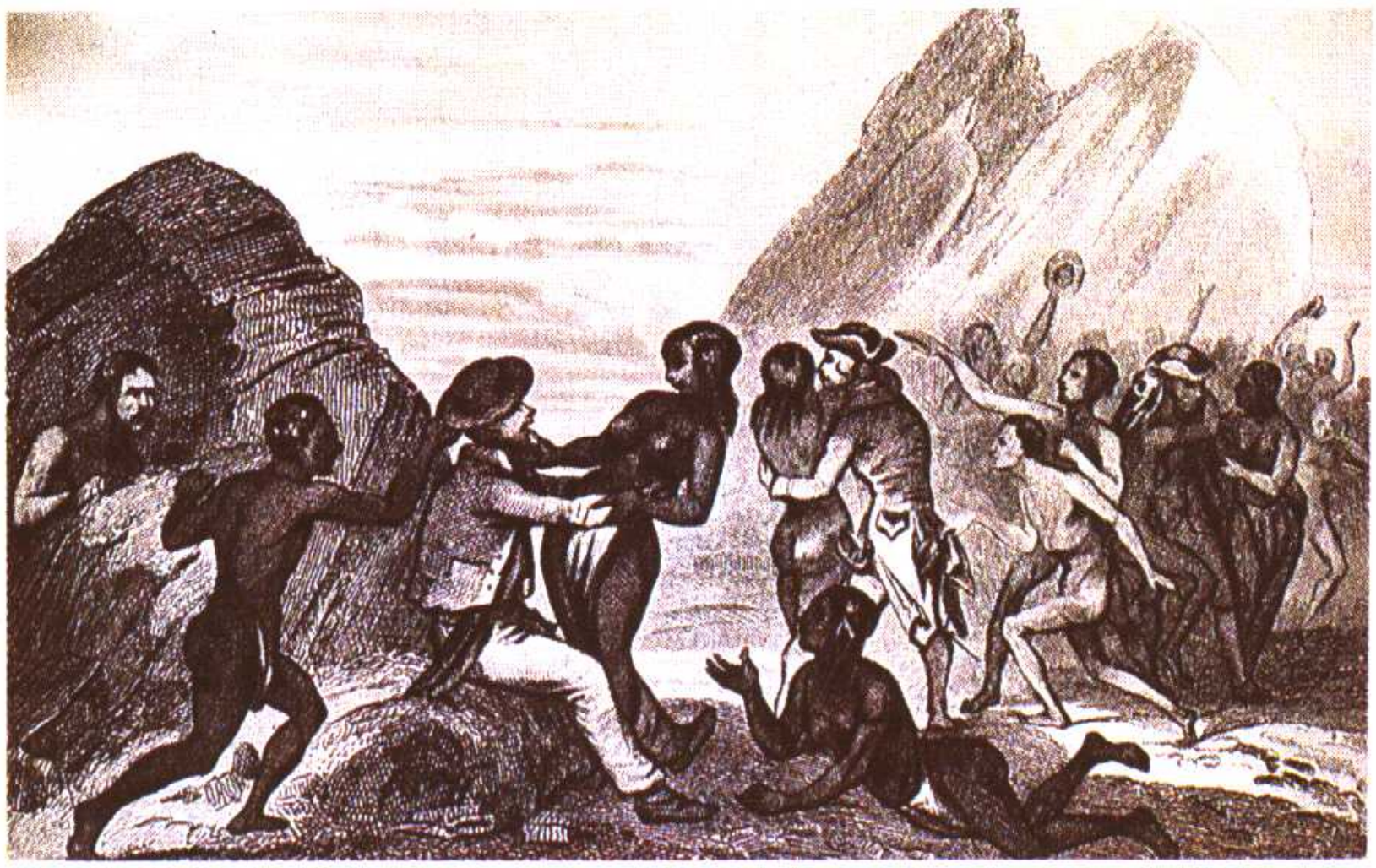


法国人为了探究和勘察这座小岛，曾前后两次组织船队远涉重洋。第一次便是由拉彼鲁兹亲自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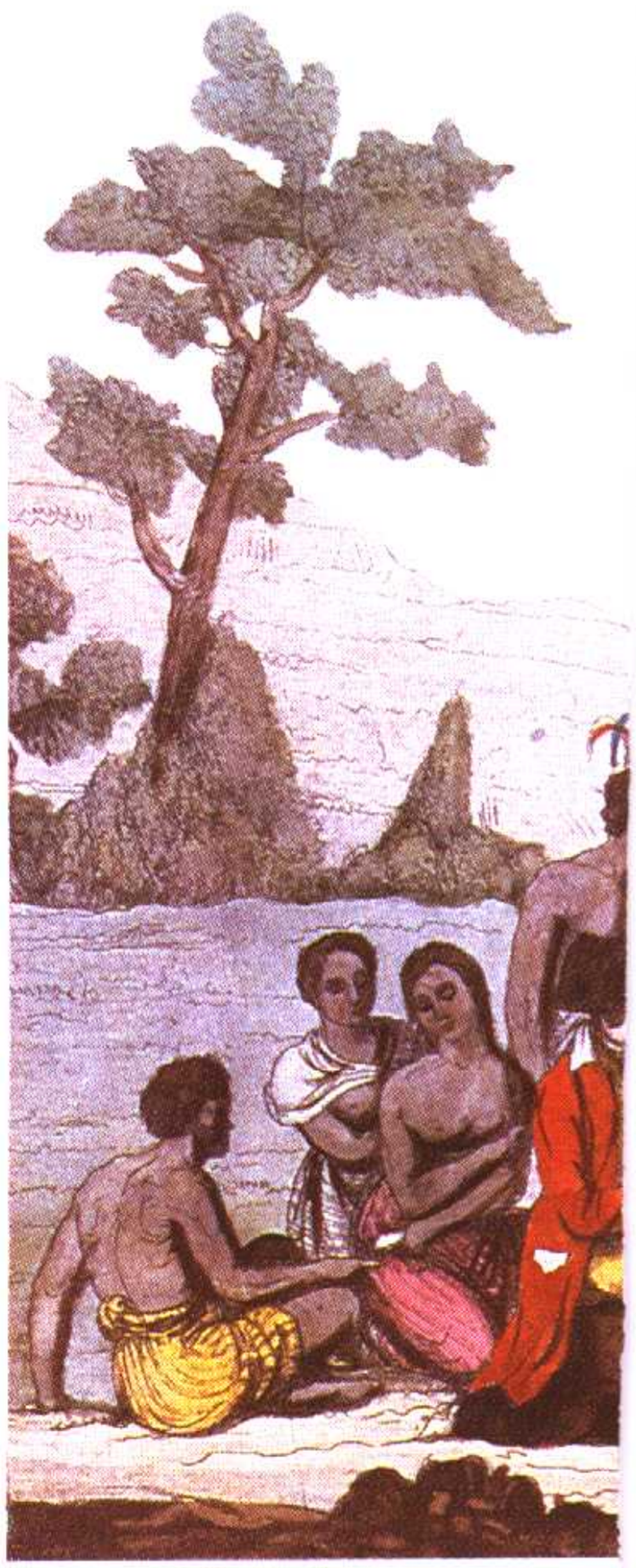
的，察看的是岛上的古迹、台地、房屋和库克海湾周围生长的植物。第二次是由德－朗格勒率领的，随船同往的还有几位军官和一位“法兰西王室花卉园”的园艺师。他们此次重返小岛考察，一直深入到了岛内的腹地，他们“撒播了作物的种子(……)，仔细观察了土质、植物、风俗人情、人口状况和各种古遗迹，以及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民族中所有一切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园艺师在那里种下了白菜、萝卜、甜菜、玉米、笋瓜，还播下了甜橙树、柠檬树和棉花的种子，船

“至于那些女人们，我不敢断定她们属于整个地区所共有，也不敢说所有的孩子都是属于这个共和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任何一个印第安男人对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具有一个丈夫的权威；而当每一个人拥有一份财产时，他们对拥有的财产都是十分慷慨的。”

拉彼鲁兹
《环球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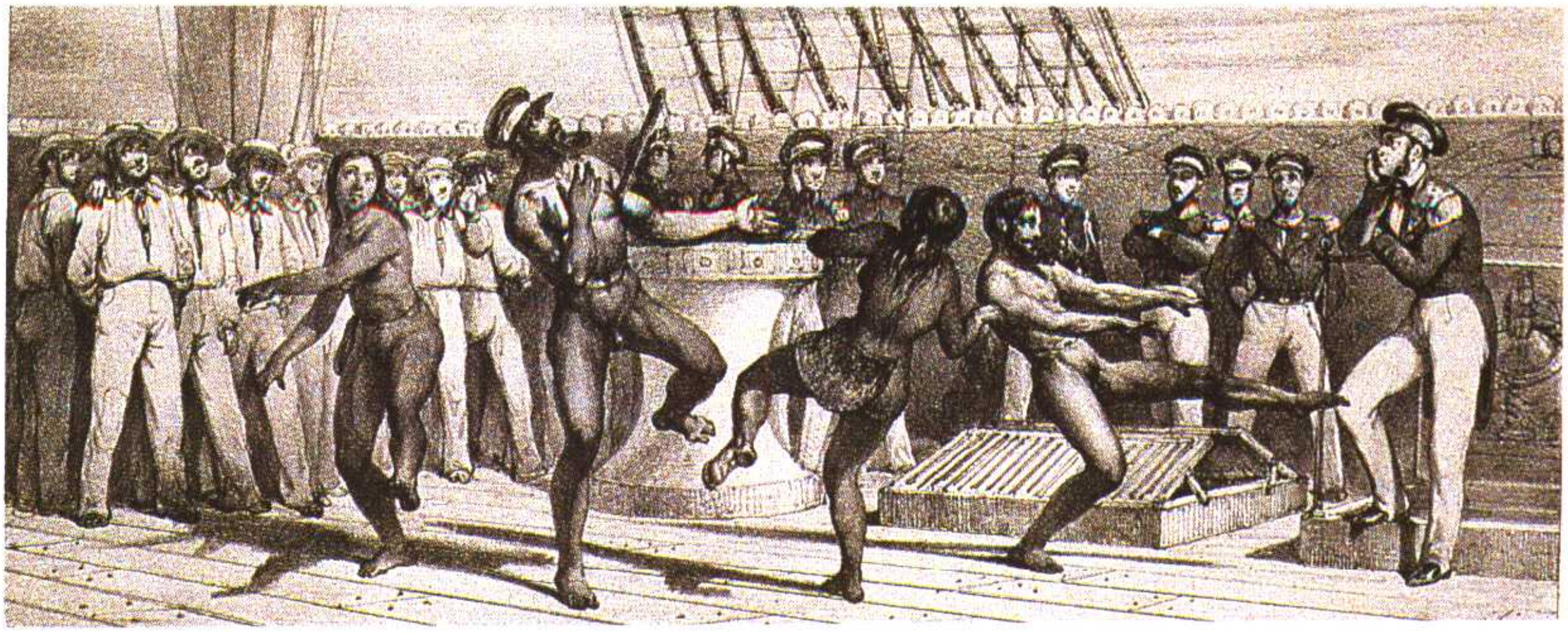
员们把带去的山羊、羔羊和猪都送给了岛民。地理学家德－贝尔尼留在地图上确切地注明了岛上的祭奠场所和较大的岛民聚居区的位置。

结束了在岛上的实地察看之后，两艘船双双起锚，继续对太平洋的探索航程。拉彼鲁兹率领的船队在1788年神秘地消失了。30年之后，人们才在圣克鲁斯群岛附近发现了这支船队遇险的痕迹。

这件1825年的意大利作品是根据拉彼鲁兹的《环球之旅》中的一幅原版图画雕刻而成的，它展示的是这位著名的航海家在位于库克海湾旁一座雕像前的情景；在他的身旁不远处是正在绘制古迹地图的地理学家贝尔尼留。

1805年：复活节岛人第一次遭劫持

拉彼鲁兹在岛上的短暂逗留，也是启蒙时代人道主义航海家的最后一位代表在那里的最后一次逗留；从此之后，复活节岛的历史进入了一个黑暗和死亡的纪元。从19世纪初开始，许多冒险家和捕鲸船队使复活节岛人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强暴和虐待。首先施暴的是美国的“南希号”纵帆船，他们在一场血腥战争之后俘虏了1805个男人和10个妇女，目的是要把他们当做鱼饵来捕获海豹，就像对待从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上劫持来的奴隶一



这是迪佩蒂-图阿尔在1838年途经那里时，复活节岛人在“维那斯女神号”船上手舞足蹈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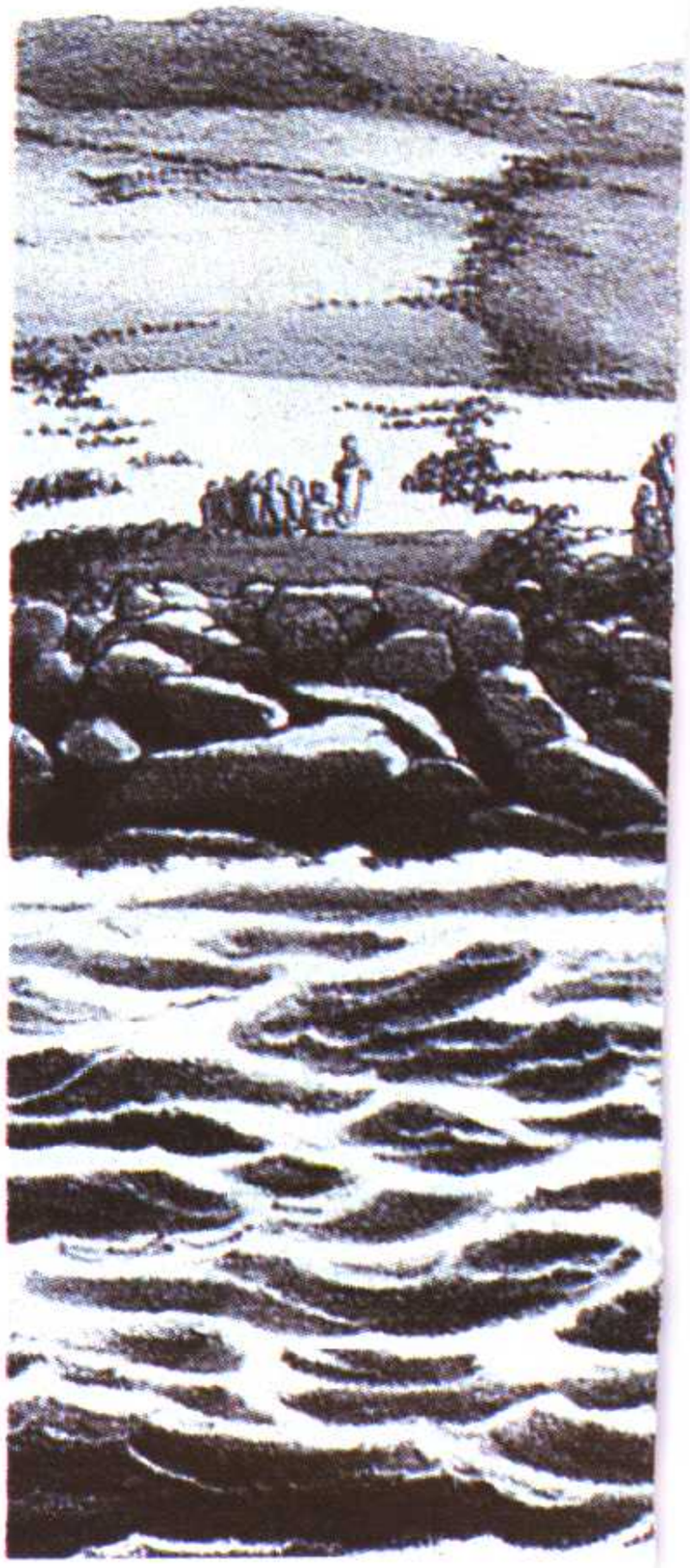
样。三天航行之后，囚犯们被放到了“南希号”的甲板上。获得了自由的男人们立即跳入大海，挣扎着朝他们的小岛游去，但最终都被大海一一吞没。于是“南希号”的船长又对复活节岛进行了多次袭击，旨在以武力来补充奴隶的人数。在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强掠暴夺的罪恶之后，复活节岛人对外来人的态度变得势不两立。

遭受了恐怖威胁的岛民以飞岩乱石迎接航海家的到来

1816年，奥托-万-科策布率领首支俄国科学考察船队，指挥“留里克号”试图通过昂加罗阿海滩登陆该岛。俄罗斯人首先遭受到的是像冰雹一样落下的石块。他们在火枪的掩护下，终于如愿以偿迈上了这座岛屿，但他们立即被一群脸上画着充满杀气的图纹、并“舞动着把身体扭曲成奇形怪状姿态”的人围了起来。显得越来越令人可怕的复活节岛人迫使水手们不得不往后退去，并不得已用枪声来回答投向他们的石块。

10年之后的1825年，由F. W. 比彻指挥的“兴旺号”把船锚抛在了库克海湾。比彻曾写道：“很难对当时的情景作确切的描绘。所有的人都声嘶力竭地吼叫着，他们做着各种各样的鬼脸和动作。”当水手

1816年科策布试图登陆复活节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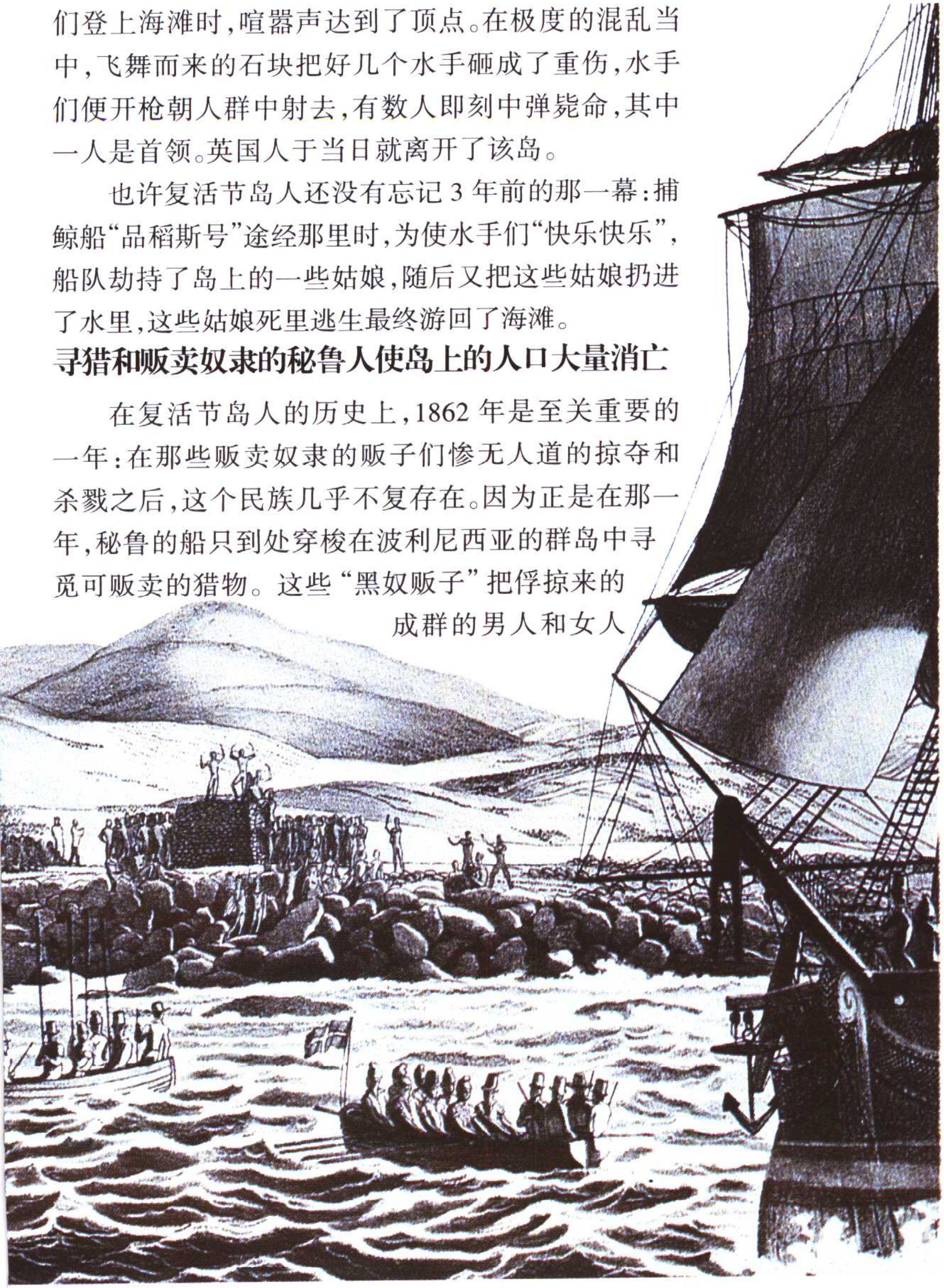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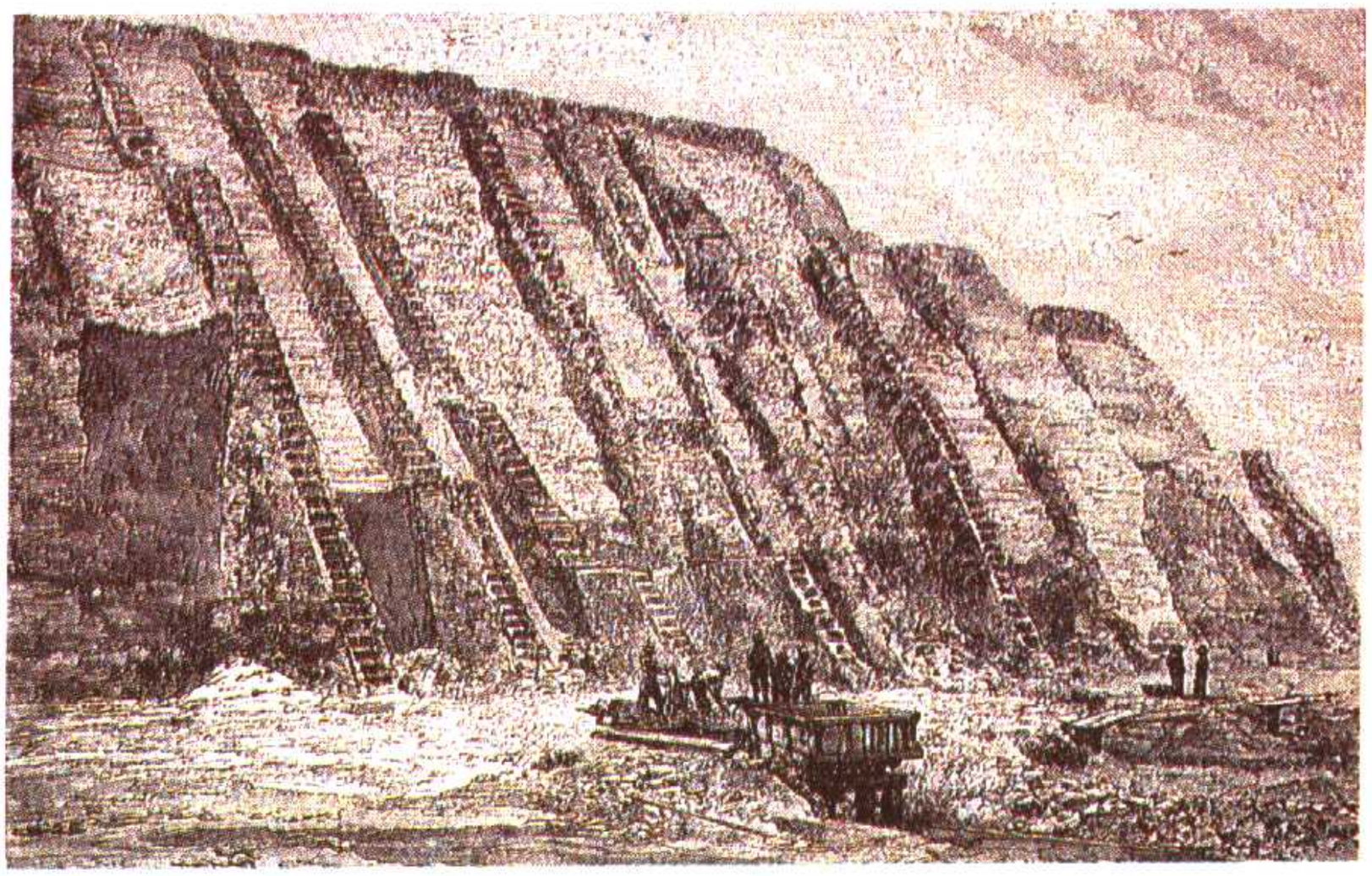
们登上海滩时，喧嚣声达到了顶点。在极度的混乱当中，飞舞而来的石块把好几个水手砸成了重伤，水手们便开枪朝人群中射去，有数人即刻中弹毙命，其中一人是首领。英国人于当日就离开了该岛。

也许复活节岛人还没有忘记3年前的那一幕：捕鲸船“品稻斯号”途经那里时，为使水手们“快乐快乐”，船队劫持了岛上的一些姑娘，随后又把这些姑娘扔进了水里，这些姑娘死里逃生最终游回了海滩。

寻猎和贩卖奴隶的秘鲁人使岛上的人口大量消亡

在复活节岛人的历史上，1862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那些贩卖奴隶的贩子们惨无人道的掠夺和杀戮之后，这个民族几乎不复存在。因为正是在那一年，秘鲁的船只到处穿梭在波利尼西亚的群岛中寻觅可贩卖的猎物。这些“黑奴贩子”把俘掠来的成群的男人和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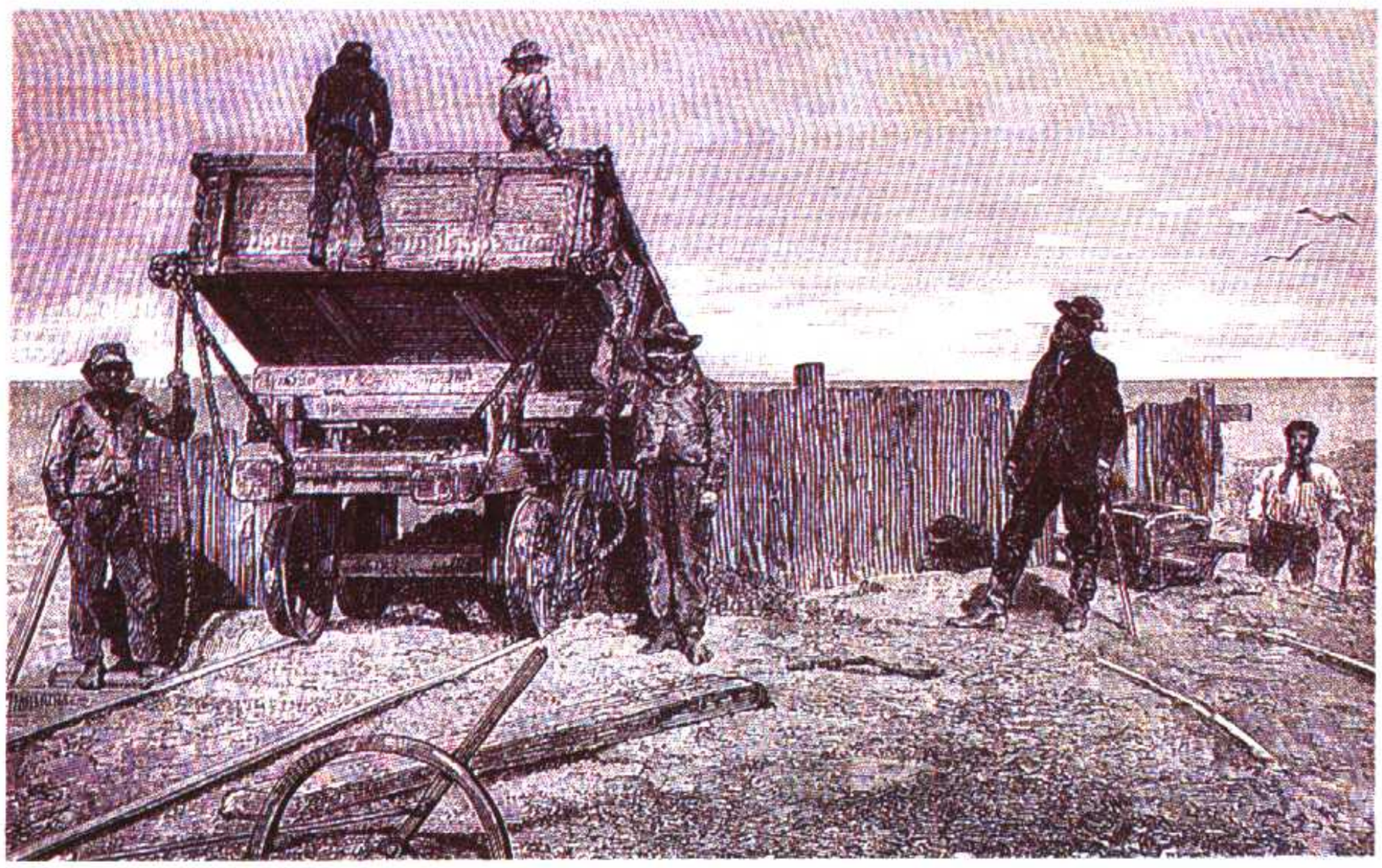
在秘鲁，哥伦比亚和智利海岸附近的岛屿上，栖息着无数群的海鸟；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的粪便积聚成了厚厚的一层极富含氮量、肥力极强的有机肥料。这些被称之为鸟粪层的肥料在 19 世纪得到了开发运用。

当做奴隶，贩卖给那些正在秘鲁海岸边挖掘和开发鸟粪和动物残骸作肥料的公司。在这一项利润丰厚的开发中，体力劳动是极其艰辛的，唯一所缺的就是大量的劳工。12 月 12 日早晨，有 90 名水手下船来到岛上，他们把一些蹩脚的小商品放在海滩上，以吸引复活节岛人走上前来。当不知圈套的岛民围聚上来全神贯注地察看这些罕见的物品时，奴隶贩子们想趁机将他们擒获。有许多人爬上悬崖或者跳入海里逃命，但被打死的不在少数；另一部分已经登上船去猎奇的复活节岛人，即刻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在沦为囚犯的人当中，有氏族首领凯马卦及其儿子莫拉塔，还有岛上的神甫和被视为是精通祖先文化脉络的学者(当地人称之为毛利)。



约占岛上一半人口的 1000 名复活节岛人沦为奴隶

经过数月在肥料场里非人的劳作之后，有 900 人先后死于疾病和恶劣的待遇。后经塔希提岛大主教泰帕诺 - 索尚同利马政府交涉，幸存的复活节岛人才被获准返乡。返程中，这 100 人中，有 85 人死于天花



人们曾说，在古代就有被判终身劳役的人。但他们所受的折磨远比不上在鸟粪场里作苦役的奴隶，那里弥漫的灰尘和难闻的气味足以使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窒息而死。对一个不是长久在那里干活的人来说，根本无法在鸟粪场里连续呆上一个小时。

M.-L.西莫南，《环游世界》1868

和结核病；15名也染上了同样疾病的幸存者虽然活着回到了复活节岛，但他们很快就把病菌传染给了岛上其他的居民。于是整座岛屿变成了一个堆尸场。

经过这场夺去了无数人生命的瘟疫，加之内战纷纷(幸存者争夺地盘，自封



为王），当第一位传教士来到岛上时，岛上剩下的居民总数已不超过 600 人。



复活节岛人需要传教士

欧仁－埃罗是第一位来到复活节岛上定居的欧洲人，他是皮克普修会圣心兄弟修道会的成员。他原先是个技工，后作为初学修士进入了圣心兄弟会，并在 1862 年与另一些传教士一起离开智利去了塔希提岛。在几位于秘鲁人的肆虐下劫后余生的岛民的陪同下，他于 1864 年 1 月 2 日抵达昂加罗阿。在接下来的 9 个月的岛上生活中，他的遭遇可谓是动荡不安，他带去的所有东西都被当地人洗劫一空。1864 年 10 月 11 日，当他返回智利时，身上已一无所有，一贫如洗。

然而，在 17 个月之后的 1866 年 3 月 27 日，他在伊波利特－鲁塞尔修士和另外 3 个祖籍是芒加勒瓦的波利尼西亚人的陪伴下，又重返复活节岛，并和他们一起最终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复活节岛人对传教士的到来，最初是持敌视的态度，但久而久之，他们渐渐地对传教士在公众场合的出现和来访习以为常，进而被他们的善言和传教所征服。经过了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埃罗及其伙伴对岛上居民所施加的影响可谓达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

1866 年 10 月，加斯帕尔－申波禾姆神父和泰奥迪勒－埃斯科兰修士来到岛上与两位修士会合，他们还带来了一些果树，一些植物种子和几头牲口，其中还有一头奶牛。基督教在那里发展迅速。首先皈依基督教的是孩子，接着



“我考虑去复活节岛。我因此请求让这些属于塔希提岛家族并且要求返回家园的复活节岛土著人和我一起登上航船……我本人愿意承担他们的旅费。”

欧仁－埃罗致
秘书长的信
1863 年 11 月 12 日

是年轻人，再次是妇女，氏族首领是最具抵抗思想的。“胜利的的光芒日渐明朗，对复活节岛的居民们来说，神降临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当摧毁的工作触及最后的防线之时，便是传教的使命最终完成之日，这是对物质领域的摧毁和对精神领域的摧毁。”埃罗修士在 1866 年 12 月 22 日如此写道。在他去世的 1868 年，岛上所有的土著人都皈依了基督教。



这尊已被搬运到“黄宝石号”船甲板上的“镇海”雕像是复活节岛上最受岛民膜拜的神像。

劫走了“镇海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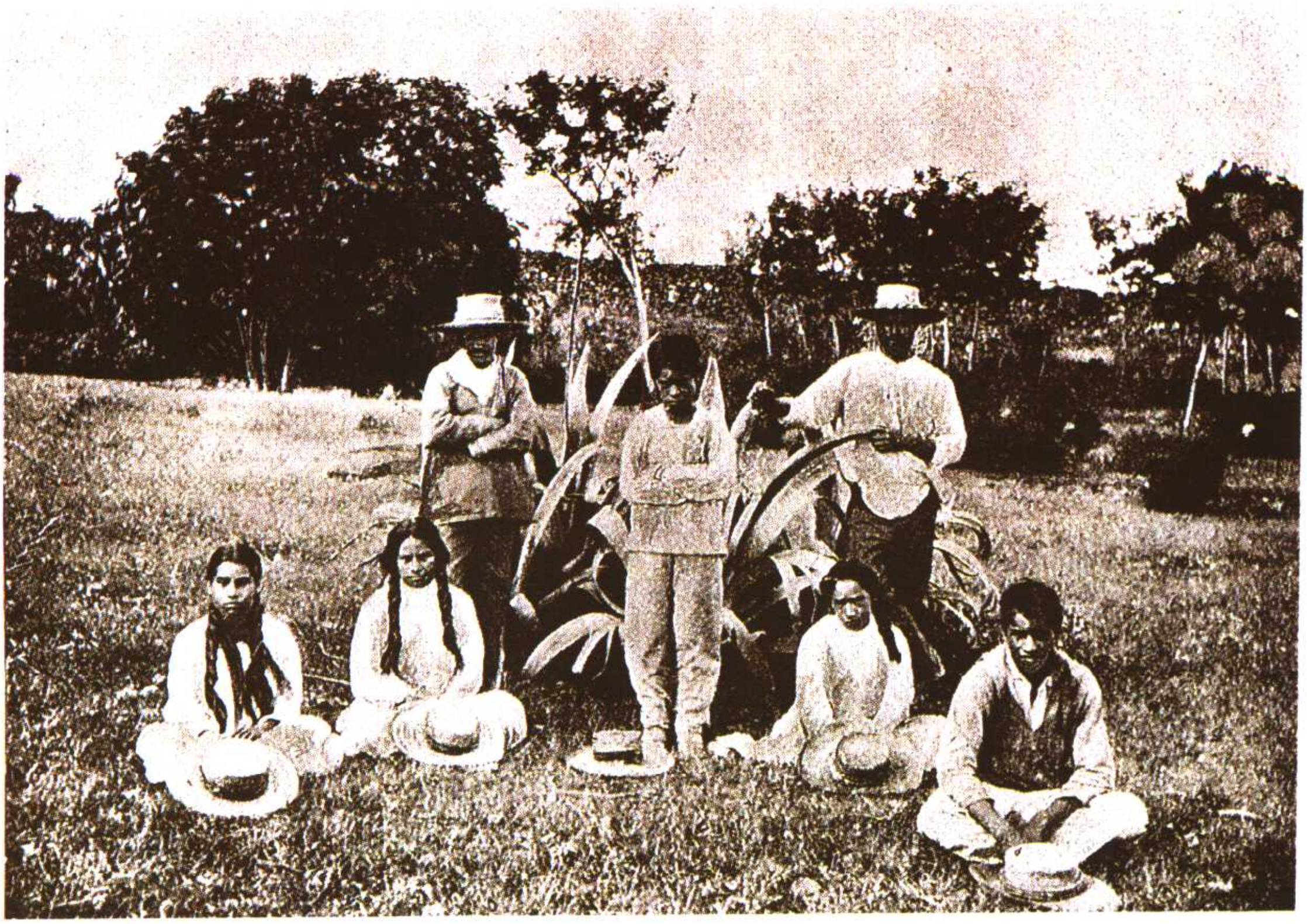
磨灭一个民族的意志，仅仅摧毁其文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掠夺和践踏其丰富的历史遗产。西方民族此后便是乐此不疲。就在埃罗修士去世的那一年，一艘美国军舰“黄宝石号”靠上了复活节岛。那些海军士兵们借助 300 名复活节岛人的帮助，推倒了一座位于奥龙阁祭奠圣地上的建筑物，劫走了一尊名叫奥阿哈卡纳纳伊阿（意为“镇海”）的巨大雕像。





一个法国冒险家在复活节岛上胡作非为

从 1868 年 4 月开始，因为一个法国冒险家的到来，传教士们的潜心布道从此不复往日的平静。这个法国人名叫让－巴蒂斯特－迪特鲁－博尔尼耶。经过许多波折后，这位昔日的商船



这是受雇在布朗德种植园工作的复活节岛人。在今日的塔希提岛上的帕裴特城里，有一个区域是复活节岛人的后裔集中居住的地方。

船长在 1869 年仅用几匹布料便换购了岛上最肥沃的马鞑韦利周围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农业种植区。这是一个粗暴、贪婪且肆无忌惮的人，他很快就与传教士们发生了冲突。1870 年，严重的事件终于在追随迪特鲁－博尔尼耶的马鞑韦利土著人和相信天主教义的昂加罗阿土著人之间发生了。迪特鲁－博尔尼耶不停地向昂加罗阿和韦辅的土著人发动袭击，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情况已对传教士们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诺桑阁下不得已下令传教士们撤出复活节岛。

同一年，与迪特鲁－博尔尼耶合作的布朗德派遣一艘船只来到复活节岛，目的是招募岛上的男劳力去他在塔希提岛的种植园干活，如果不是迪特鲁－博尔尼耶的干涉和阻挠，迫使百十来名土著人最终留下的话，整座复活节岛就将变成一座荒岛。

已经娶了一个自称是复活节岛王后为妻的迪特

鲁－博尔尼耶，在 1877 年被神秘地暗杀了。

这一年之后，有许多船队先后来到复活节岛。1886 年 12 月，美国舰艇“马希坎人号”在那里停靠了 11 天。至此，威廉－汤姆森对复活节岛进行了第一次真正的考古学和人种学的研究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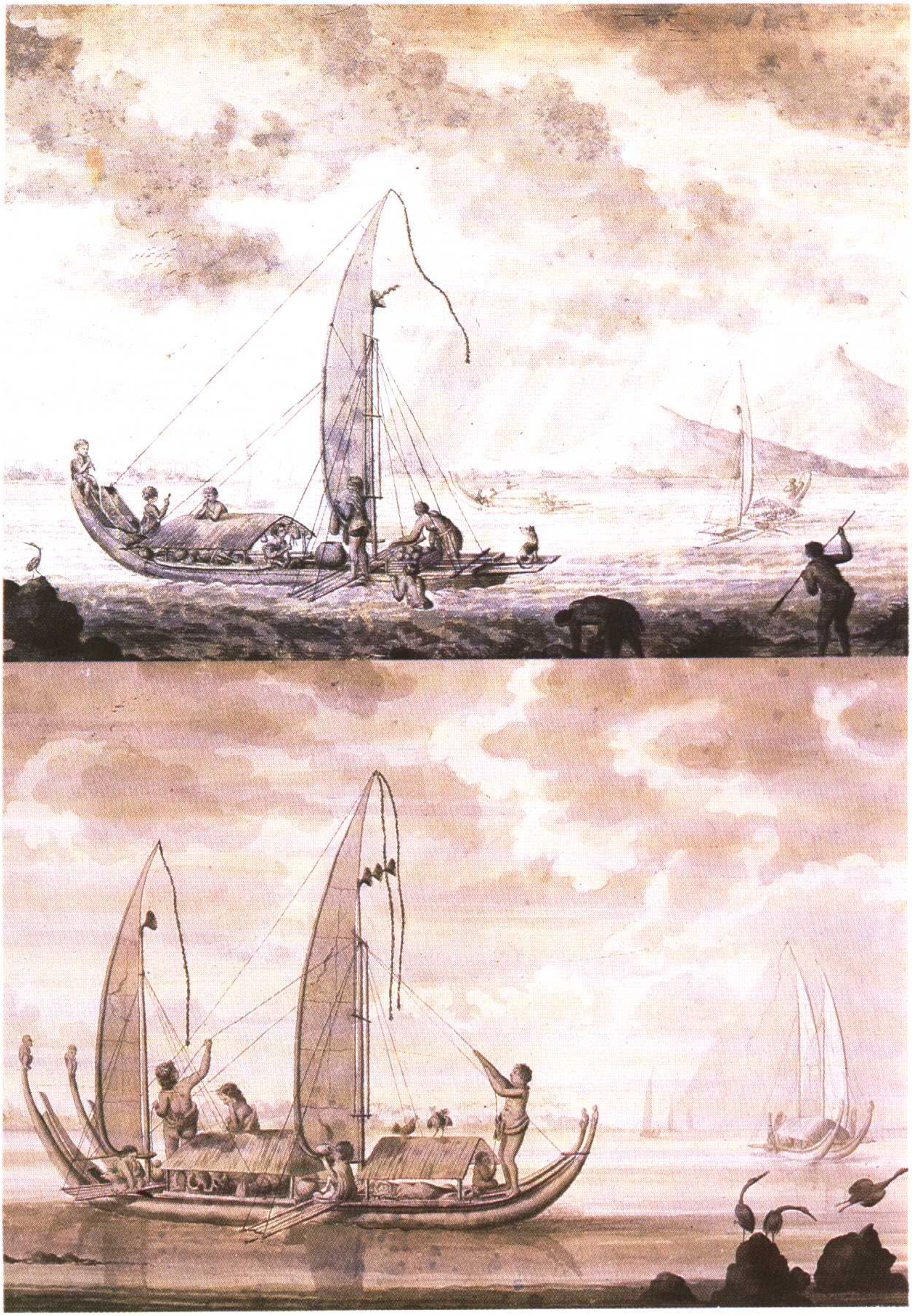
1888 年，复活节岛归并智利

迪特鲁－博尔尼耶死后，布朗德指派亚力山大－萨尔蒙负责管理他在复活节岛上的种植园事务。后者的父亲是塔希提岛的一名巨商，母亲是塔希提岛阿利伊泰玛王族的公主。他率领一群塔希提人在岛上生活了将近 20 年。萨尔蒙与复活节岛人相处十分融洽，尤其在改善复活节岛人的生活条件方面，他可谓是功不可没。随着大量牲畜的引入，岛上的经济发展迅速。至 1886 年为止，岛上已有 18000 多头羊。

1888 年，智利政府买下了布朗德儿子的全部土地。智利由此获得了除昂加罗阿村庄及其周围那一部分属于岛民财产以外的全部岛内领土。当年的 9 月 9 日，波利卡尔波－多罗船长登岛接管。1901 年，他把监督权留给了海军部。

1966 年，智利政府发布一项政令，建立一个新的行政区域，那就是属瓦尔帕莱索省管辖的复活节岛行政区域。

巴伐利亚传教士恩格莱尔于 1935 年定居复活节岛，直至 1969 年在岛上逝世；这位热衷于复活节岛文化的传教士留下了许多文字记载，这些资料发表在一本书名为《奥突马图阿的土地》的著作里。



“于是，塔纳人又坐上独木小舟出发远航了，旦复旦兮，他们的小舟不曾停航，岁月远去，他们驶向更远的地方！他们抵达过东方海洋的深渊，也曾到过西方的远海世界。他们穿过巨浪拍岸的国度，也曾途经轻风拂面的家园。迎着风浪，独木舟逆流而去，航迹遍布天涯海角。”

塔希提岛的传说

第二章

星光下的卡达曼哈船队

以前，人们时常喜欢把波利尼西亚人同维京人来作比较。但事实上，从新泽兰到夏威夷，再到复活节岛，他们曾经拥有的航海时代的辉煌和壮举远远超过了大洋洲的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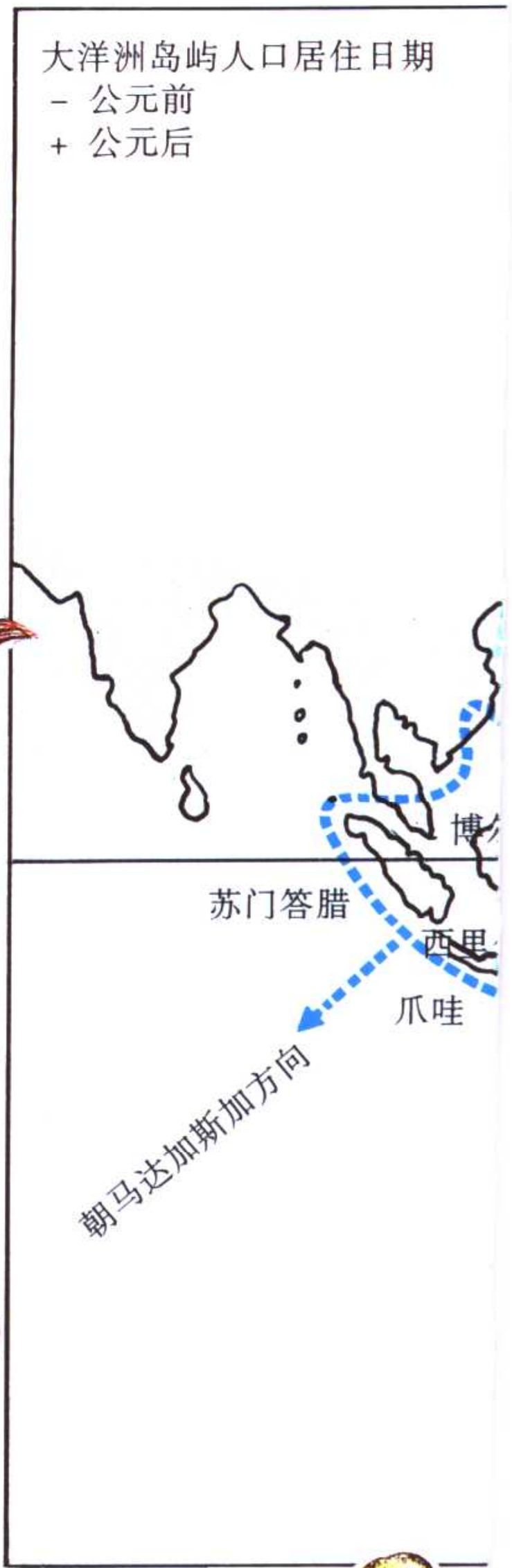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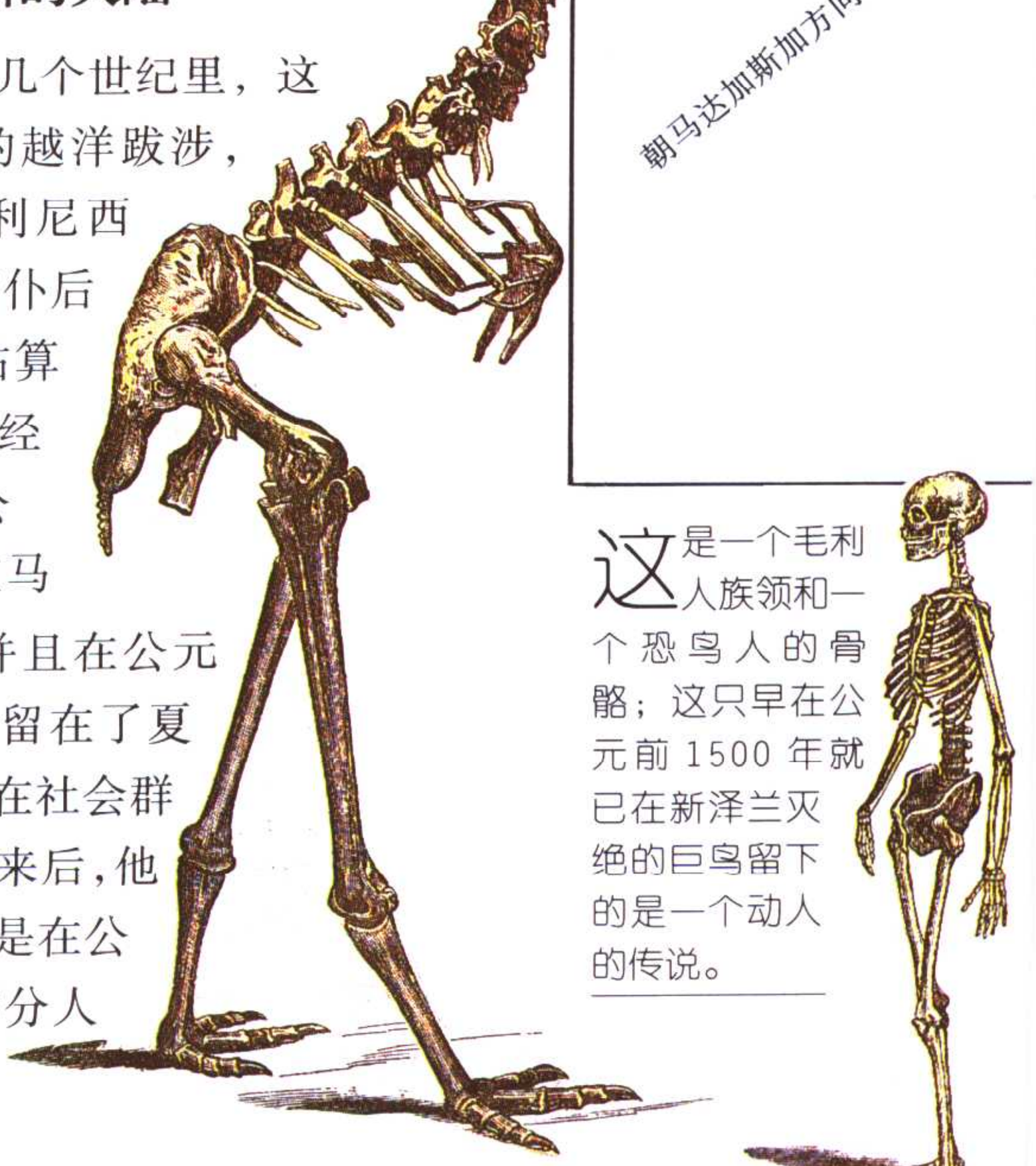


史前人类很早就开始离开太平洋沿岸，驾船去远涉重洋了。在日本，古人远海航船登陆的遗迹已在五千年前绳纹文化的遗址上再现于世人的面前。在美拉尼西亚的北部地区，人们已经发现了比那个时代更早的人类航海的痕迹，大概在公元前 5500 年，那些在海上生活的人们已经在交换珍贵的黑曜石。几个世纪过后，新喀里多尼亚有了人类的足迹。这些航海家们相比我们古老的复活节岛人来说，当然就显得更为古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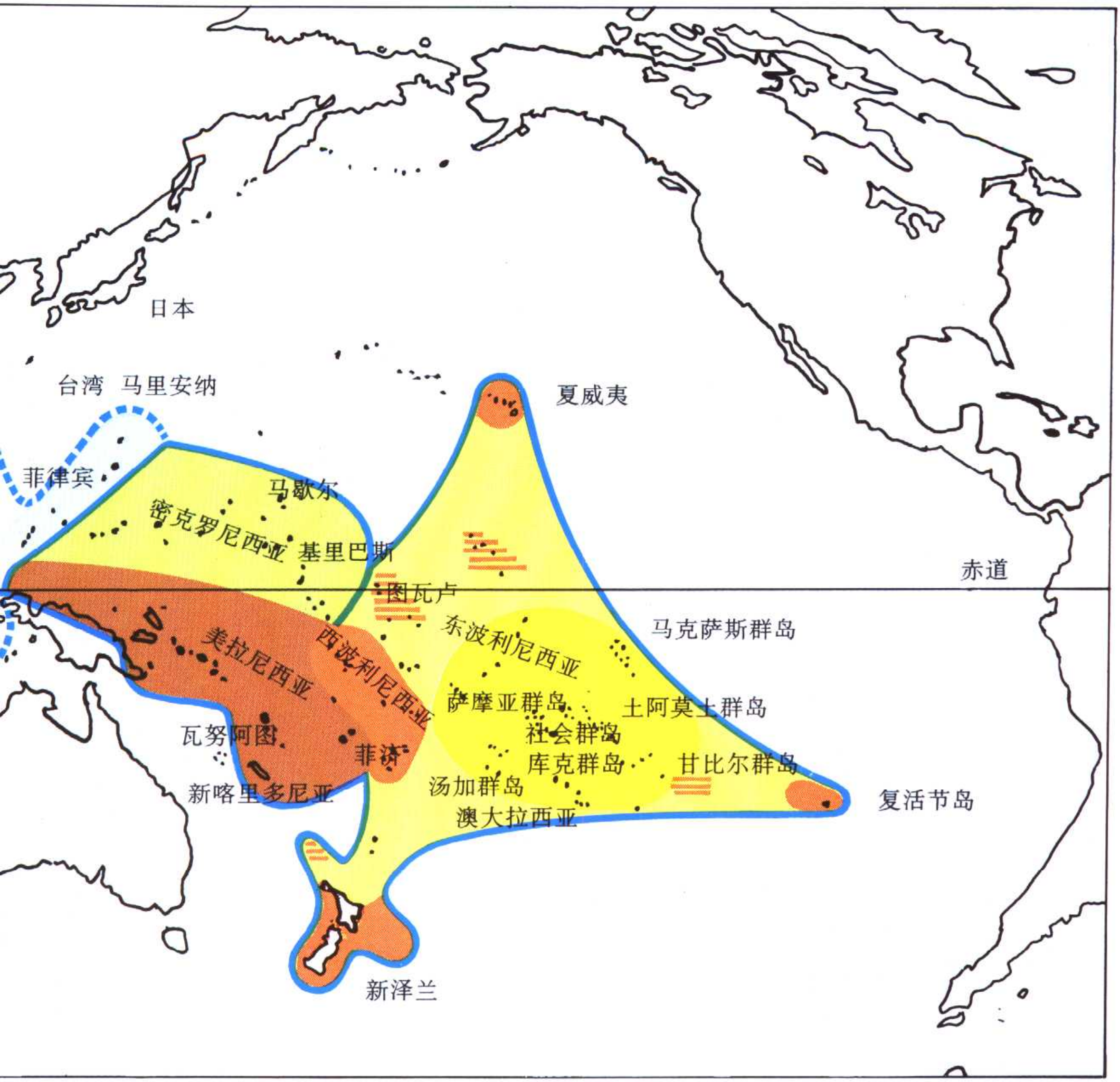
将近公元前 1500 年，以海为生的一些民族在西太平洋游航，寻找新的大陆

在基督纪元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民族经历了难以想像的越洋跋涉，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东波利尼西亚。虽然对这些显然是前仆后继般的越洋远涉还无法估算出确切的日期，但人们已经发现这些海上民族早在公元前 120 年之前，就已在马尔吉兹诸岛上出现过，并且在公元 500 年左右他们曾把足迹留在了夏威夷和复活节岛上。自从在社会群岛（即莫雷阿群岛）定居下来后，他们最后的一次部落大迁移是在公元 800 年左右，很大一部分人移居到了新泽兰。





这是一个毛利人族领和一个恐鸟人的骨骼；这只早在公元前 1500 年就已在新泽兰灭绝的巨鸟留下的是一个动人的传说。



大概在他们移居分散之前，就已曾抵达过太平洋另一端的秘鲁海岸，并从那里带来了甘薯，接着又把在他们的土语里叫做古马拉的甘薯引入到了一个拥有 11000 公里海岸线的波利尼西亚三角洲地区。

这些海上民族带去的是对他们的食物供给、生活照料和制作衣服十分必要的植物以及另一些具有使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的树木。芋、薯蓣、甘薯和香蕉因此被移植到了新的家园。他们同时还把猪，狗，鸡和老鼠以及象征着上天神力的长着色彩缤纷翅膀的

3500 年以前，“大海的主人们”的航迹遍布了西太平洋，他们在许多岛屿上留下了一种形状和图案颇具特征的被称作为“拉皮塔”的陶瓷。(见左上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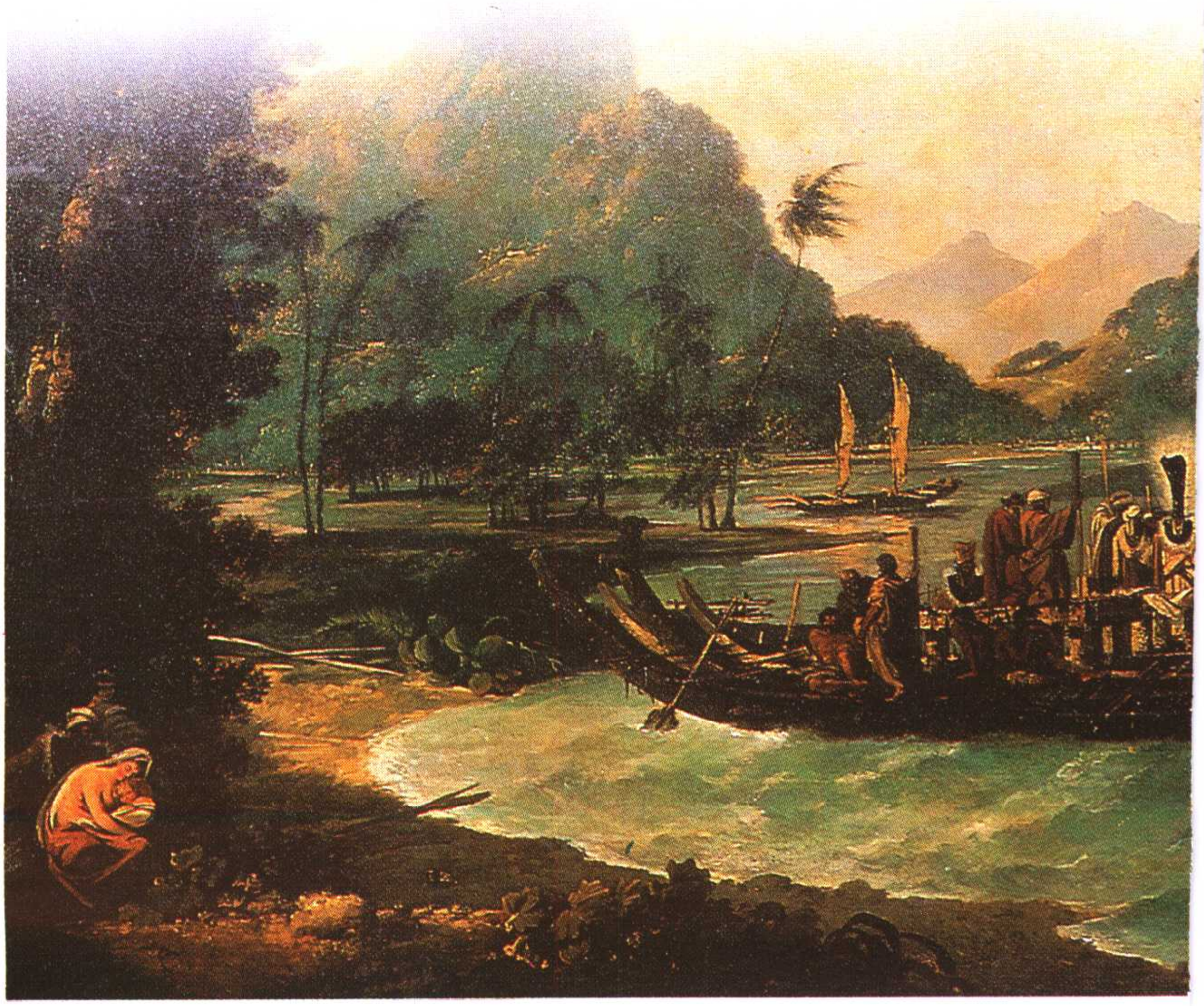
人们称这些航海人为原始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在公元前 1000 或 1200 年抵达了汤加群岛和萨摩亚群岛。

小鸟从一个岛屿运到另一个岛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群岛上的先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被视为是神，因为从本源上说，存在于大自然中的一切对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无畏的探险向东方延伸而去：一次又一次，远航的船队使太平洋不再渺无人烟

波利尼西亚先人们的群落迁移，从印度尼西亚开始，沿着东海岸一直延展到新几内亚。在占据了美拉尼西亚诸岛之后，他们的迁移又继续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伸延。一直到包括汤加群岛和萨摩亚群岛在内的方圆400到600公里的地域内，无处没有他们的部落。接

1774年5月14日，在英国航海家、海军上校库克的眼里，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在从马他韦到塔希提的海湾里，集聚着一支由16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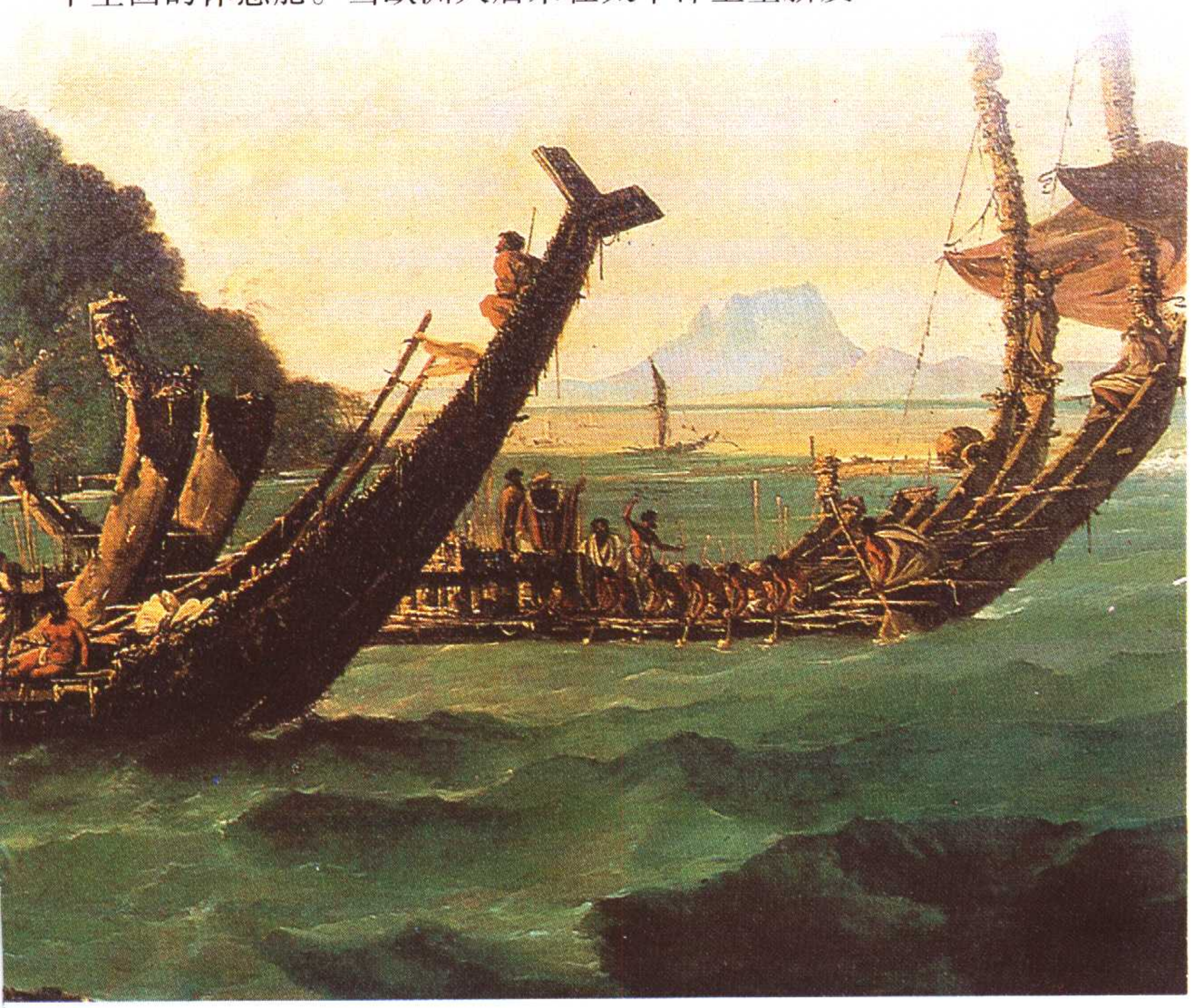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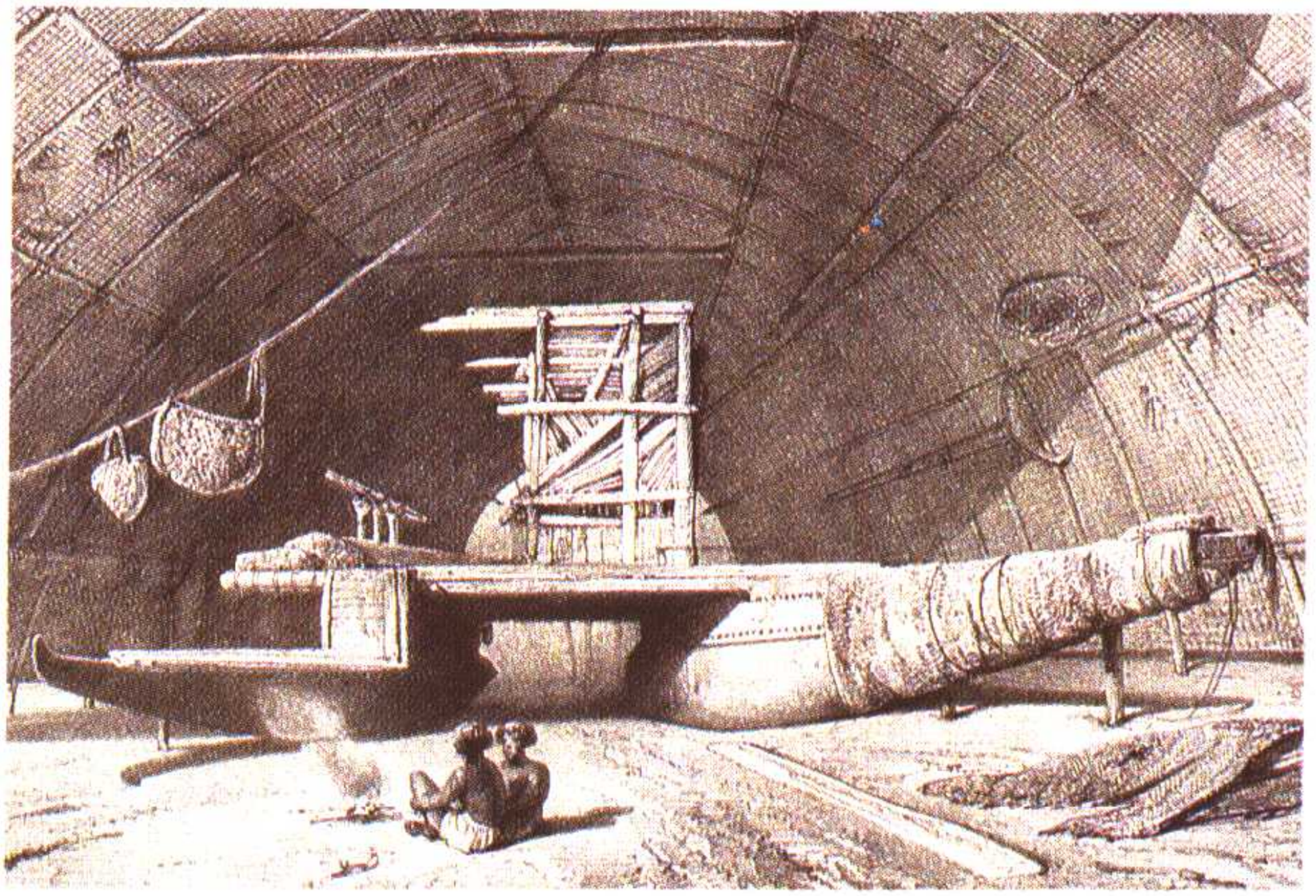
着，他们穿越了位于这些群岛和莫雷阿群岛之间的一个长达 1800 公里的地带，途中有可能在库克群岛作了停顿。最后他们抵达了今天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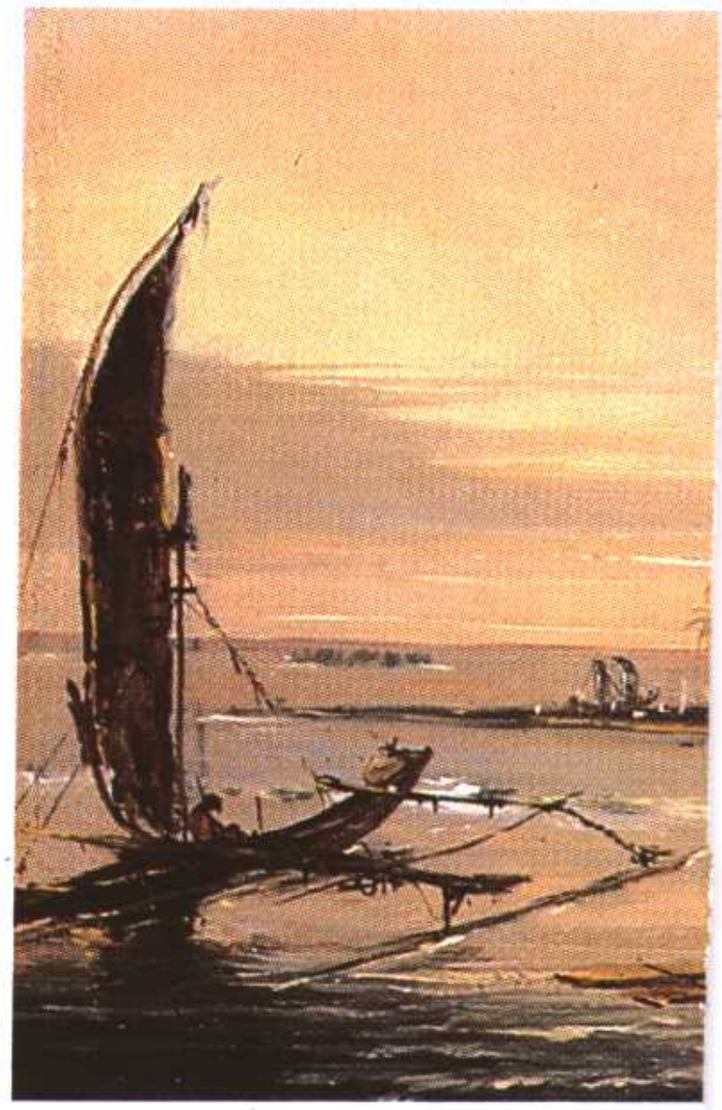
最早去南太平洋的欧洲人无不为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技术和他们的登陆能力所折服。这些欧洲人惊叹地发现：那些船身长达 30 米的舰船居然是用简单的石器工具制造而成的。

美拉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为了他们越洋远航的需要，建造了许多巨大的卡达曼哈远洋双体船，两座船身用一个甲板连接起来，船上装有风帆和一个坚固的休息舱。当欧洲人后来在太平洋上重新发

画家威廉－霍奇斯留下了这幅不朽的场景，它向人们展示了那些船长 17 至 33 米、可载 30 至 300 名士兵的双体船。带有雕刻的船首能上升至距水面 10 米之高。







汤加群岛，一艘停泊在船库里的已卸下了桅杆的大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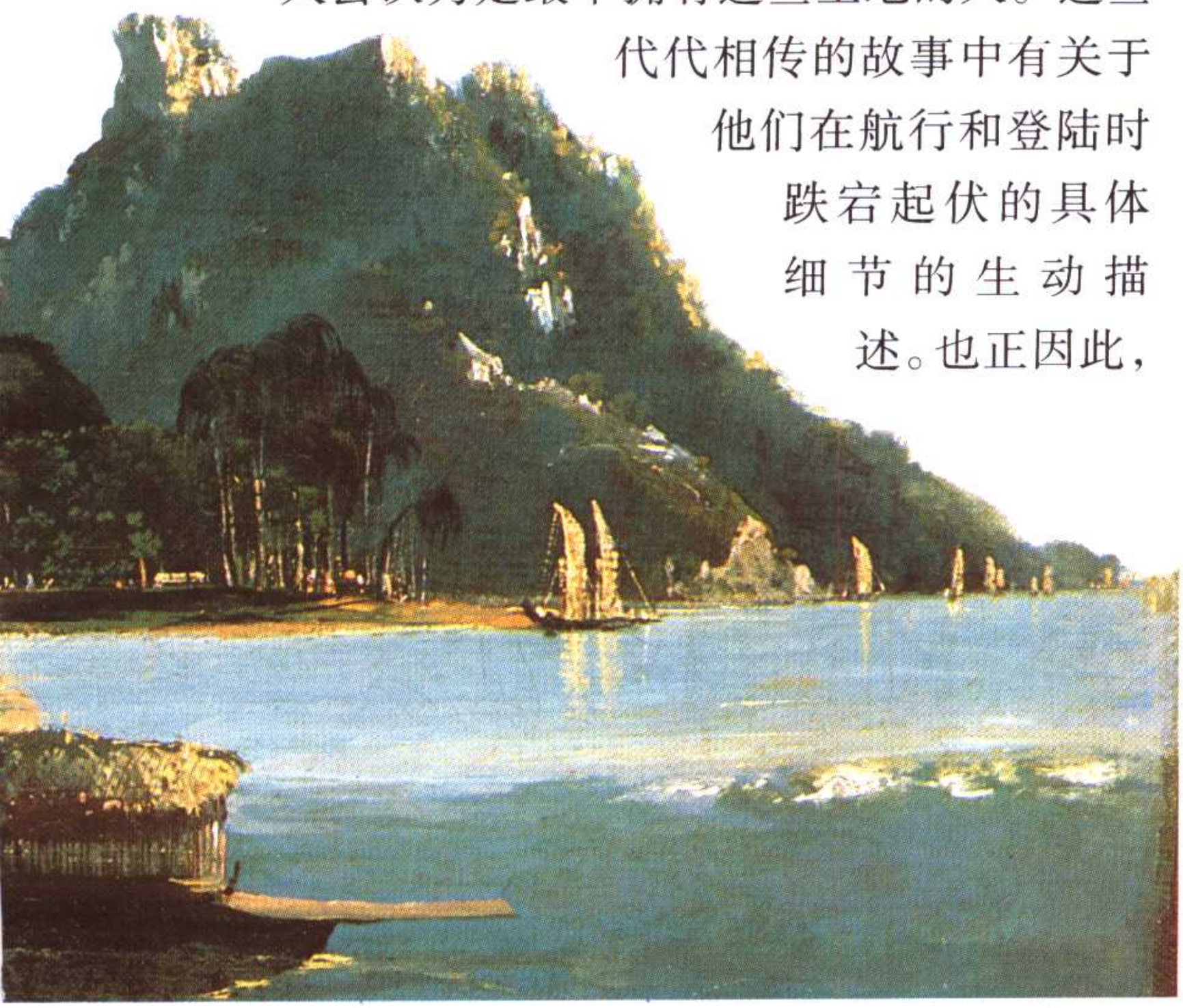
现那些远离大陆的岛屿时，这种船只已不复存在。这种船最大的航程是 400 公里，因为航程的限制，它们常航行在群岛之间，以保证岛与岛之间的来往和联络。至 18 世纪末，最重要的舰船是专门用于祭神和打仗的。





毛利人吟唱的诗篇，是我们找回古人远涉重洋足迹的见证

在每个群岛内，无数的传说都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往事足以证明一些家族世系的来龙去脉和拥有土地的合法权益，因为他们已被世人公认为是最早拥有这些土地的人。这些代代相传的故事中有关于他们在航行和登陆时跌宕起伏的具体细节的生动描述。也正因此，



波利尼西亚人的大船是用借助石斧砍削而成的木板拼建制造而成的，木板的边缘用人骨或甲壳打上洞眼，然后把木板放在船的龙骨和肋骨上，再用结实的椰子纤维绳把两边“裁平”的木板一块拼接一块牢牢地捆扎起来。木板拼接处的缝隙用涂上了面包树粘液的椰子纤维细绳来填塞防漏。

我们知道了塔希提岛的国王内噶乎在公元 800 至 900 年间，也就是他的部落在复活节岛安家落户 500 年后，是如何远渡去新泽兰的。他的船队共有 6 艘舰船组成，外加一艘旗舰“阿拉瓦号”(意为鲨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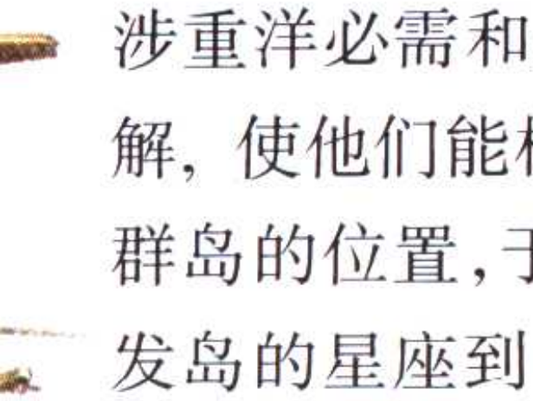
每艘舰船载有 140 人，毛利人的唱诗还告诉了我们每一艘舰船船长的姓名和身份，并且描绘了舰队到过何处圣地，哪块土地是由哪位船长占领的以及船队是如何沿着海岸线继续探险之旅的。

在罗杰文发现复活节岛时，岛上只有结构十分简单的小舟(见下图)；这种单薄的小船在形状上与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十分相似(见上图)。

波利尼西亚人,大海的主人,风为何物,他们了如指掌

要在浩渺的汪洋大海上航行,不仅需要拥有坚固庞大的船只和与生俱来的勇气,还必须要有对风,对水流,对方向的把握……以及判断和掌握气象条件的聪明睿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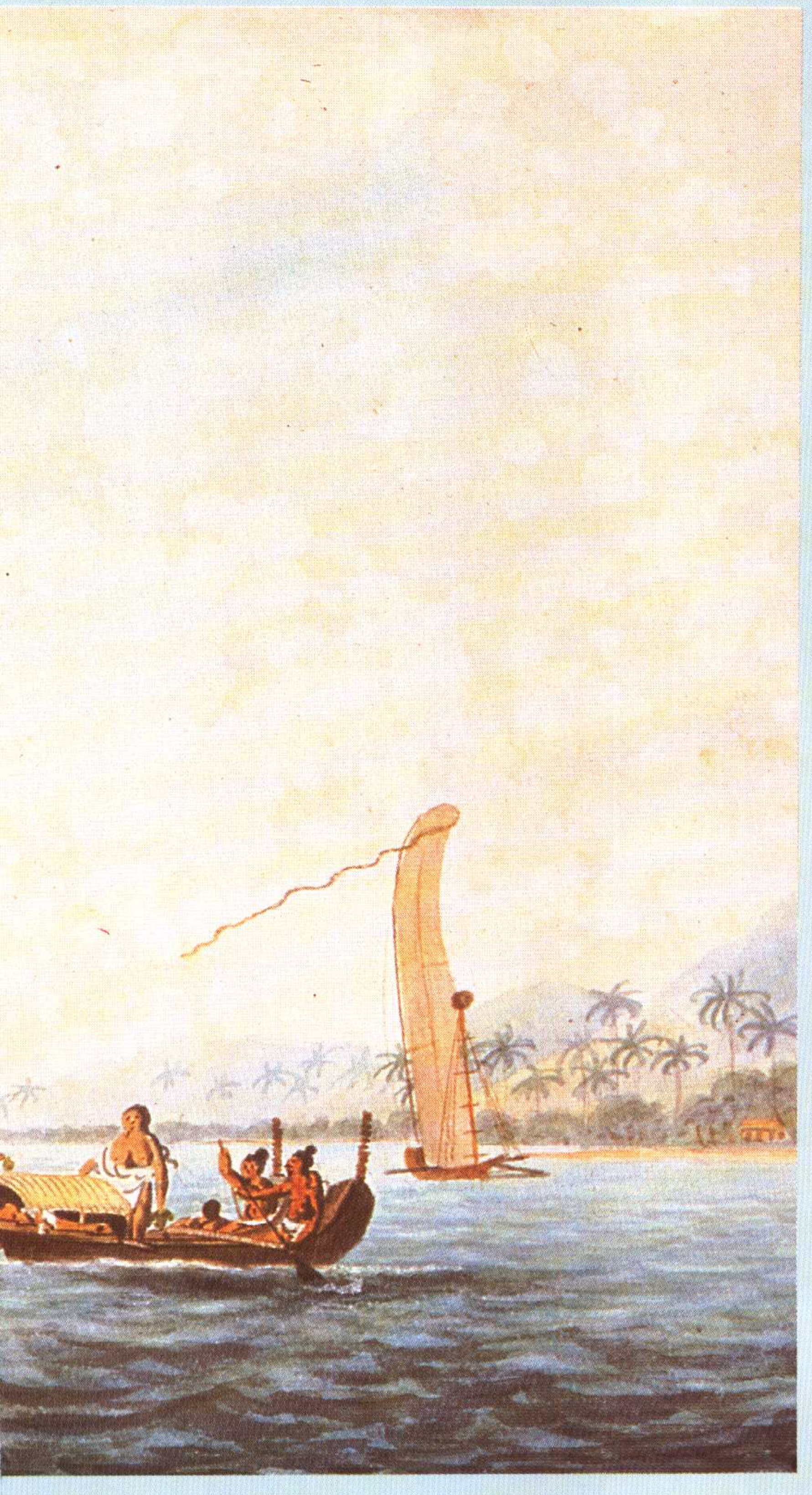
早在这些海上民族驱动他们的卡达曼哈船队,从西波利尼西亚出发启航东进时,他们就已经掌握了远涉重洋必需和必备的先决条件。对天体星辰变化的了解,使他们能根据星星朝天穹发光的方向来判断一个群岛的位置,于是他们始终把他们的航线保持在从出发岛的星座到目的地岛星座的轴线上。波利尼西亚人的航行经常是逆风向和水流而上。然而,在一年当中,时而会有西风东吹的情况,这种风向有时会持续一到两个星期。但气象历史表明,气候条件始终是在变化的,风不可能永恒地固定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上,这在过去也一样,然而,许多航海家仍为此曾无数次踏上了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探险的航程。连续十来天的由西向东的航程在过去可谓是不同寻常的海上航行。1976年,"胡卡利号"这一艘集古波利尼西亚人航船各种特点之大全的舰船,借着横风,耗时 35 天,成功地从夏威夷驶抵塔希提(4500 公里)。航海家们运用的是传统的海上航行方法:借助太阳和星星的位置来确立和固定航线。"胡卡利号"创造的成就证实了库克船长对塔希提人卡达曼哈航船性能(每天航行至少 222 公里)的判断。这在理论上确定了复活节岛的位置是在距甘比尔群岛约十来天航程的地方。











岛屿星罗棋布

如果说在南太平洋上有不计其数的珊瑚岛和暗礁，那么在这片辽阔的海域上，有炊烟缭绕的小小绿洲同样是数不胜数。但如果真的刻意要去寻找这样一个有炊烟人迹的小岛，却又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那是因为在往事如烟的岁月里，有古人随风逐流，漂泊到了星星点点散落在这无垠汪洋中的陆地上，从此生息绵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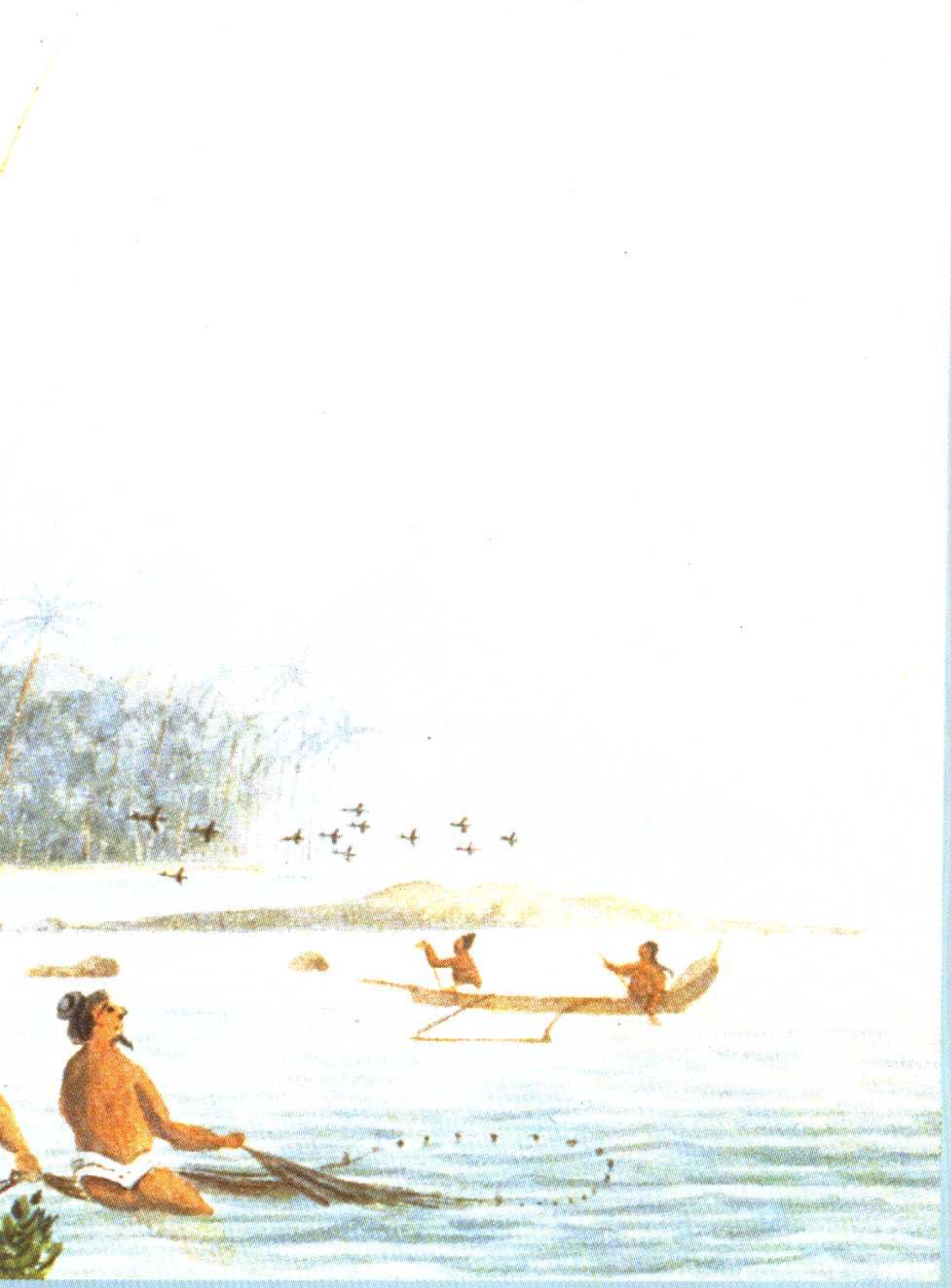


独一无二的种族

“令人备感奇特的是在这片汪洋中所有的岛屿上，从新泽兰到复活节岛，居住着的居然是同一个种族的人群，毕竟这一片汪洋占据的是整个地球的四分之一的面积。潮起潮落，星辰运转，可他们当中的许许多多人，除了古老的传统之外一无所知。可以这么说，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是一些特别的种族部落，且每个部落更有其独特的习俗。”

詹姆斯－库克

《环球游记》



夏威夷群岛，新泽兰和复活节岛：波利尼西亚人的大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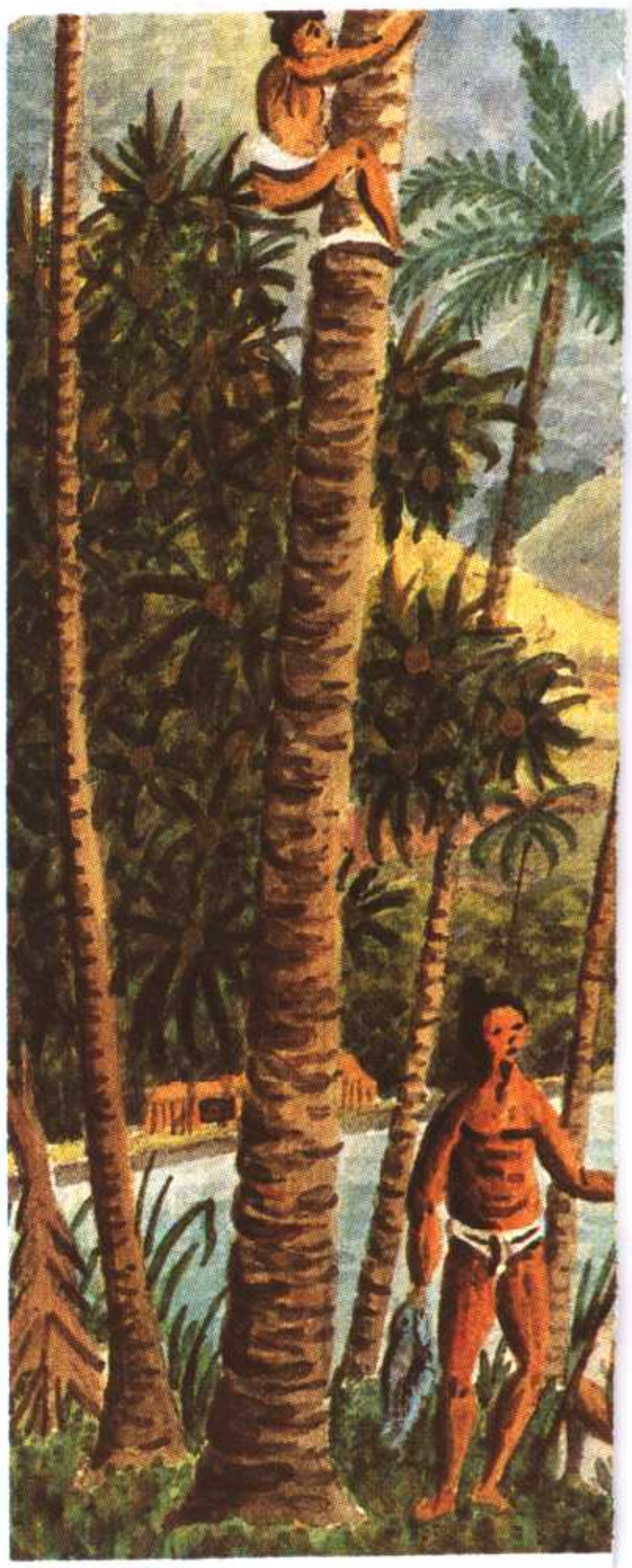
在寻找南大陆的过程中，欧洲人很快发现，不管在太平洋的哪个地方，他们所遇到的民族，不仅体形一样，习俗相似，而且讲的是差异不大的同一种语言。曾经为詹姆斯－库克船长作向导的塔希提人能够轻松地同马尔吉兹诸岛的岛民们交谈，并且也能与新泽兰的毛利人和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们交谈，虽然与后者的交流略显得有些困难。威廉斯－埃利斯大神父 1823 年在夏威夷的布道，以及传教士们在复活节岛上与岛民的交流，使用的就是塔希提语。对波利尼西亚人在太平洋海域生存的真实性的论证，不仅体现在他们想像世界、敬仰众神、任命国王和对待逝者的方式上，也反映在他们建造房屋、自我保护和饮食结构的习俗上。因此，不管在何处，鸟与神是内在地紧密相连的，而神力则是一种非凡的超人力量，正是这一神力任命了数以千百计的神，在这众多的神当中，汤加罗阿是最大的神。他所创造的迪吉和希娜，前者是男性的象征，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体，两者是人类的起源。



海上民族波利尼西亚人对陆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依恋

在这大洋的每一块陆地上，人们无处不发现有一种同样的对陆地植物及其果实的酷爱，比如面包树、香蕉树、芋、薯蓣、甜薯、甘蔗、竹芋等。

——个新泽兰的毛利人，一个夏威夷人和一个复活节岛人，他们拥有同一种广义上的家族观念。一个家庭接受过继，可以拥有众多的成员，家庭中被过继的成员与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享有同样的土地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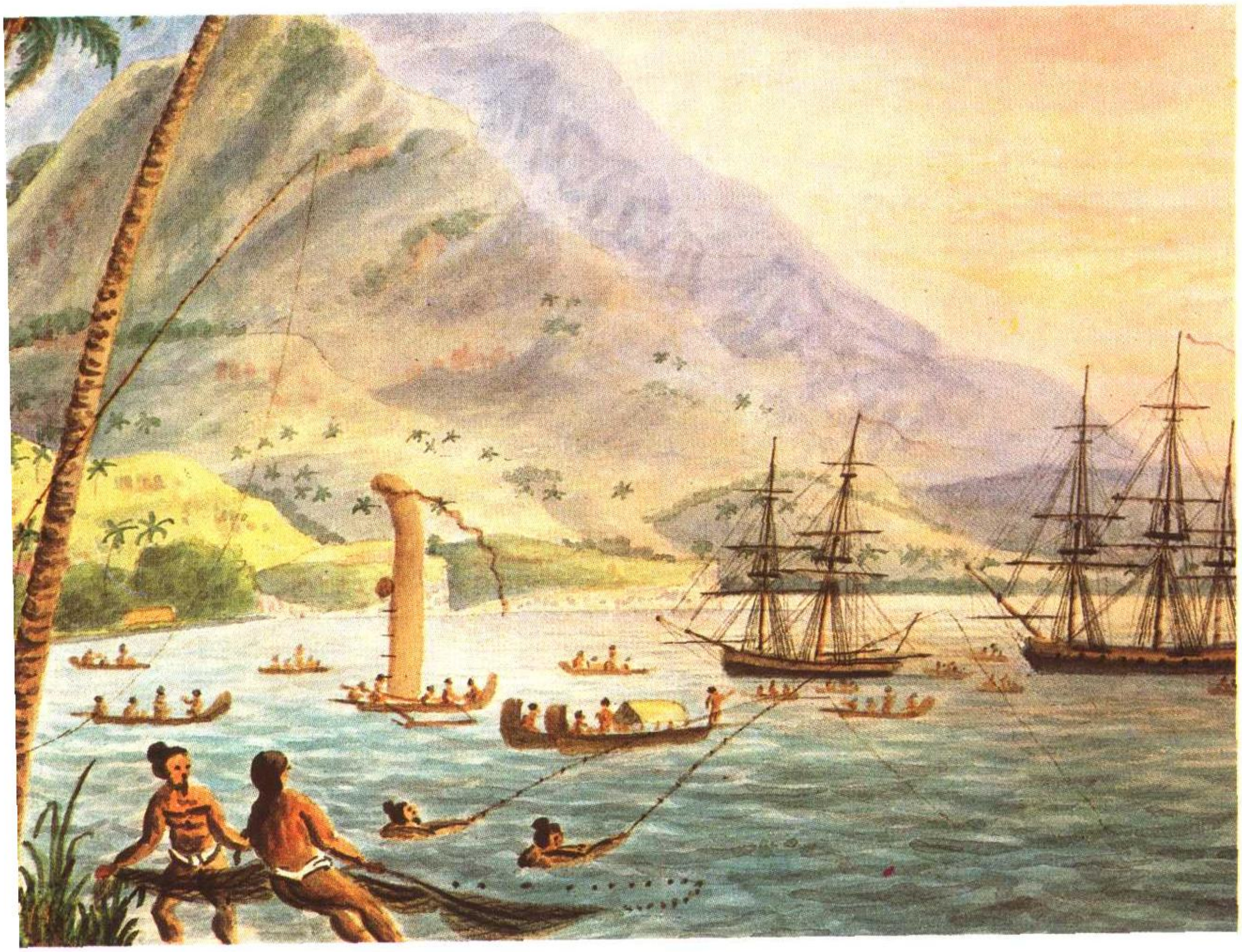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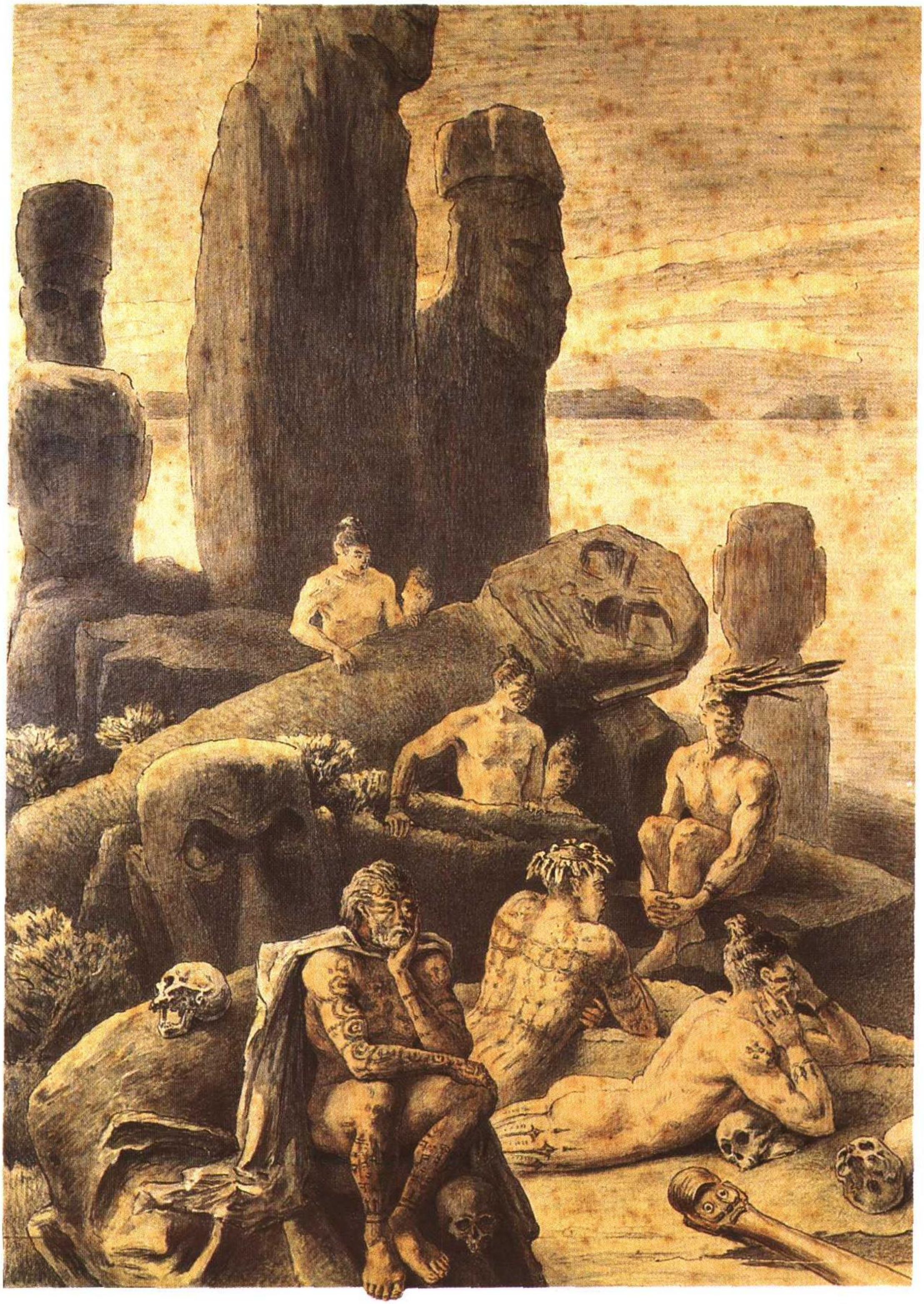
在几乎所有的岛屿上流传着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寓言，无不与狗、猪、鸡和老鼠有关，这些动物和牲口伴随了他们一次次的大迁移，但有些动物最终没能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抵达目的地，而另一些则在自然条件并不理想的土地上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存和竞争能力。

再则，波利尼西亚人在装备及其技术方面和原材料的选择上，同样无处不显示出他们善于就地取材的才能，这种才能源自于岛上贫困的环境。在那里，唯一可被用来做成工具的材料均来自于动物的甲壳、牙齿和骨头。但不管是石器或是钓鱼钩，抑或是纹身的梳子，似乎所有的工具都呈一种统一的模式，少有各岛屿的特点。

在复活节岛上，曾有一小群移民，他们在波利尼西亚人习俗的基础上，离群索居，形成了一些浓重的地方特点。

存在于文化古迹和家族对土地的权力这两者间内在的联系，社会部落之间进行分配的方式，以及最早对土地分割使用的名称，所有这一切，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家庭成员中构成了等量的联合特征。





“

——位女祭司来到了莫提罗希瓦岛。马克马克神和哈乌阿神给她送去了他们捕钓来的海洋生物。一天,马克马克说:‘我来这里是为寻找飞鸟。我们是否把它们驱赶到复活节岛上去?’哈乌阿回答他道:‘很好。请下命令给这位老女祭司,因为我们将要出发去复活节岛了。’”

复活节岛人的神话



第三章

古老的复活节岛人的生活

复活节岛人的生活因为各种各样的人-鸟崇拜的祭奠仪式而更富有节奏。

国王是天子，他负有与神联络的使命



在复活节岛，国王对民众的感召力取决于他的神力，即取决于他的祖先传承到他手上的那一份至高无上的神圣力量。正是因为有了一个“神力四射”的国王，平民百姓才得以免遭灾难，回游的鱼群和乌龟才会恰逢其时地来到岛旁，家禽才会在岛上绵延繁殖，蔬菜和水果才会在那里长得郁郁葱葱。也正因为阿利吉莫，即国王，在大旱之年挥舞手中长长的木棒祈求希罗神，才给岛上送来了雨水；同样，只有国王才有权宣布耕种何种作物将是犯忌的，并由他决定是否取消禁令，或开镰收割。岛上任何农作物的第一批收获必须进贡给国王，国王是唯一有权力可以犯忌和在冬天去品尝金枪鱼的人！君主的神力，对部落整体来说是吉祥的象征，但对个体而言，则意味着危险：任何人不受到惩处是绝不会走近他的，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视国王或王位的继承人是如何进食和作息的。



王宫坐落在阿纳卡那。正是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国王胸挂 6 个叫做雷易迷罗的木刻装饰物，手持他的幽灵木杖乌阿，定期接受部落代表的拜见。在经常组织的节庆中，他被请去对青年人的文身图案和耳饰进行评判。

玉王在节庆时身挂的木雕装饰物做工十分精细：乌阿棒的一头是一个雕刻的脸谱，雷易迷罗象征的是长有胡子的人物或公鸡。



每当一幢新建的房屋落成，他在祭司的陪伴下，被请进新房里进餐。他还要为新船下水剪彩和用王室的名字来为出生的孪生儿取名。

从贵族到奴隶：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

复活节岛的国王始终是来自洪加部落的族领，这一部落的成员是奥杜马图阿长子的后裔。据传，奥杜马图阿是第一个登上复活节岛的人，这些后裔是岛上法定的贵族。祭司们享有与贵族相等的特权，但政治权力在马塔道阿，即军事首领的手中。专家、诗人、歌手、雕刻师和捕鱼人受到重视，重视的程度则根据各自的专长和技能水平而不尽相同。

人数众多的是平民百姓，他们成年累月地在农田里耕耘，显然，在浩大的工程中付出艰苦劳动的也当然是他们。在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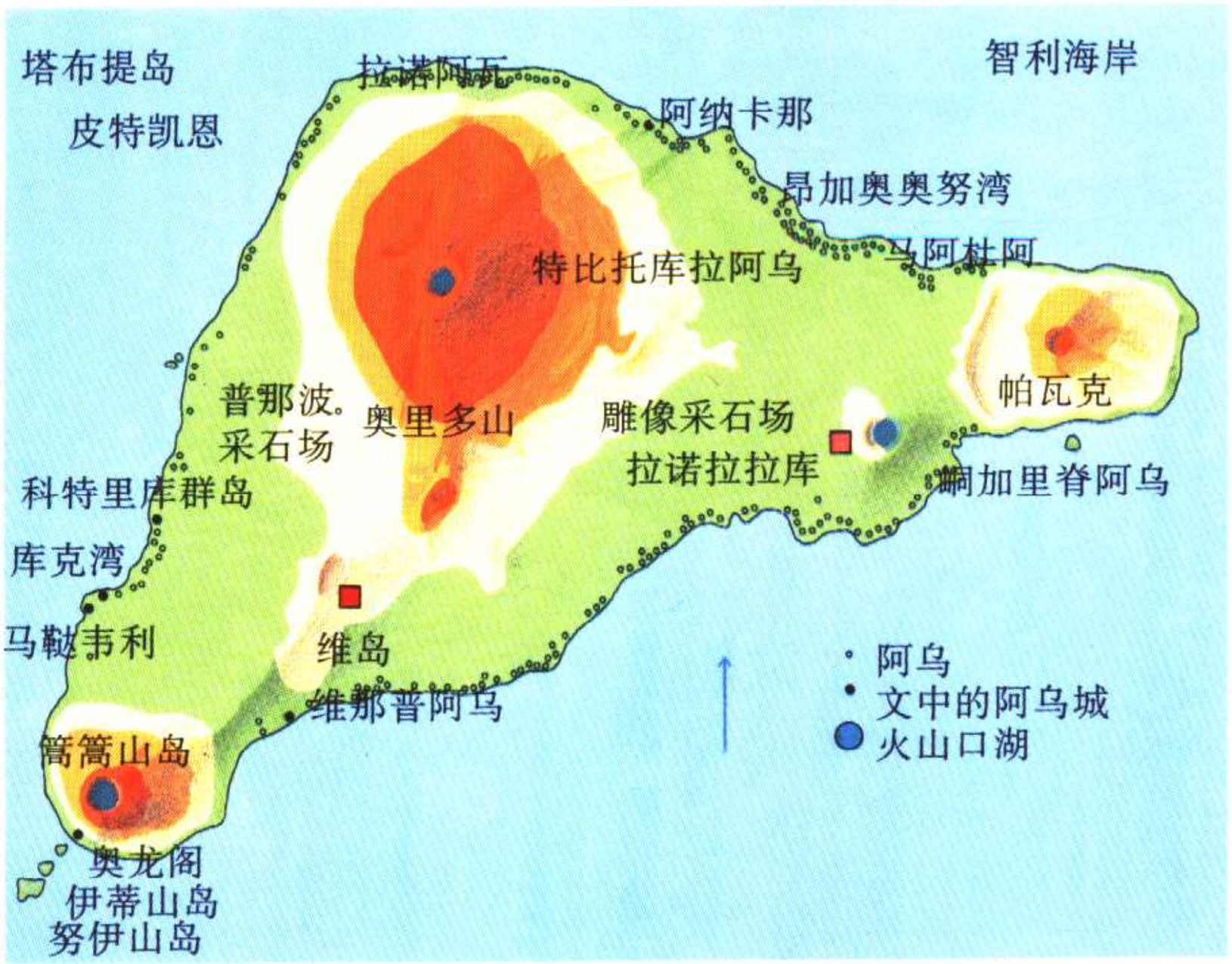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观察到其外在的形式和礼节的特征。（……）当一个部落的族领来拜访另一个部落的族领时，他在路上会遇见来迎接和护卫他的卫队。此时，当然还有诗人歌手按照图阿莫杜人的习俗，为他们咏诵那些长长的家族系谱的诗篇。他们相互迎上前去，低下头，彼此用鼻翼触挤对方。”

阿尔弗雷德 -梅特罗

《复活节岛》







“他们在一间茅屋前拦住了我，这种形状宛如俯卧在地上的动物背脊似的平矮小屋，在岛上的岩石间和沙地上无处不见。他们邀我入室，我不得不四肢趴地，像一只钻洞的猫一样潜入室内，因为这所谓的门，其实是一个高不过两尺的圆洞，门的两旁，紧贴着地面，站立着两尊脸面阴沉的守护神。”

皮埃尔－洛棣
《复活节岛》

中被俘获来的奴隶被强迫从事苦役。有些战俘则成为祭品，被奴隶主作为美味的食粮留存起来。

六个奥杜马图阿儿子：土地分割的根源

有一首古老的歌谣是这么叙述的：奥杜马图阿有6个儿子，临死前他把土地分给了6个儿子。根据波利尼西亚人的传统，长子得到的除了国王的头衔之外，还有父王生前所在地域的土地，即全部阿纳戈那湾以及这一海湾西北部的土地。他的弟弟们所分得的土地，则根据他们的排行来决定面积和位置。这就是传统的有关岛上6个马塔即区域的形成，也就是说，国王在各种典礼仪式上所戴挂的6个雷易迷罗的饰物，所象征的就是岛上的6个马塔(即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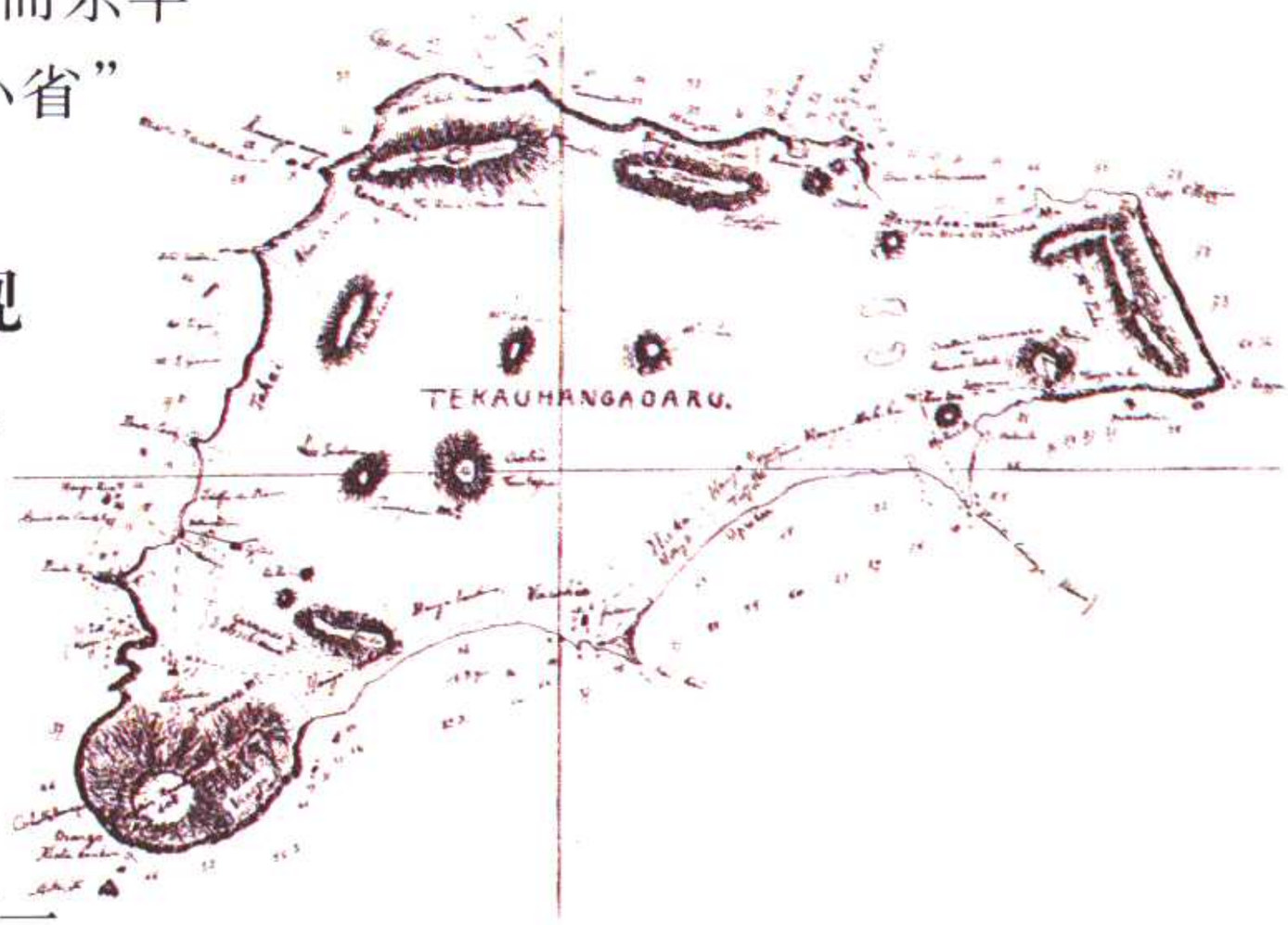
有几个区域在以后又进行了细分。当欧洲人踏上这座岛屿时，岛上已有了形成两大竞争实体的十个区域，一个在东部，被称作“小省”，另一个在西部，人称“大省”。在专门进行祭奠仪式的奥龙阁村里，两个实体的区分同样一目了然：村庄西半部的祭奠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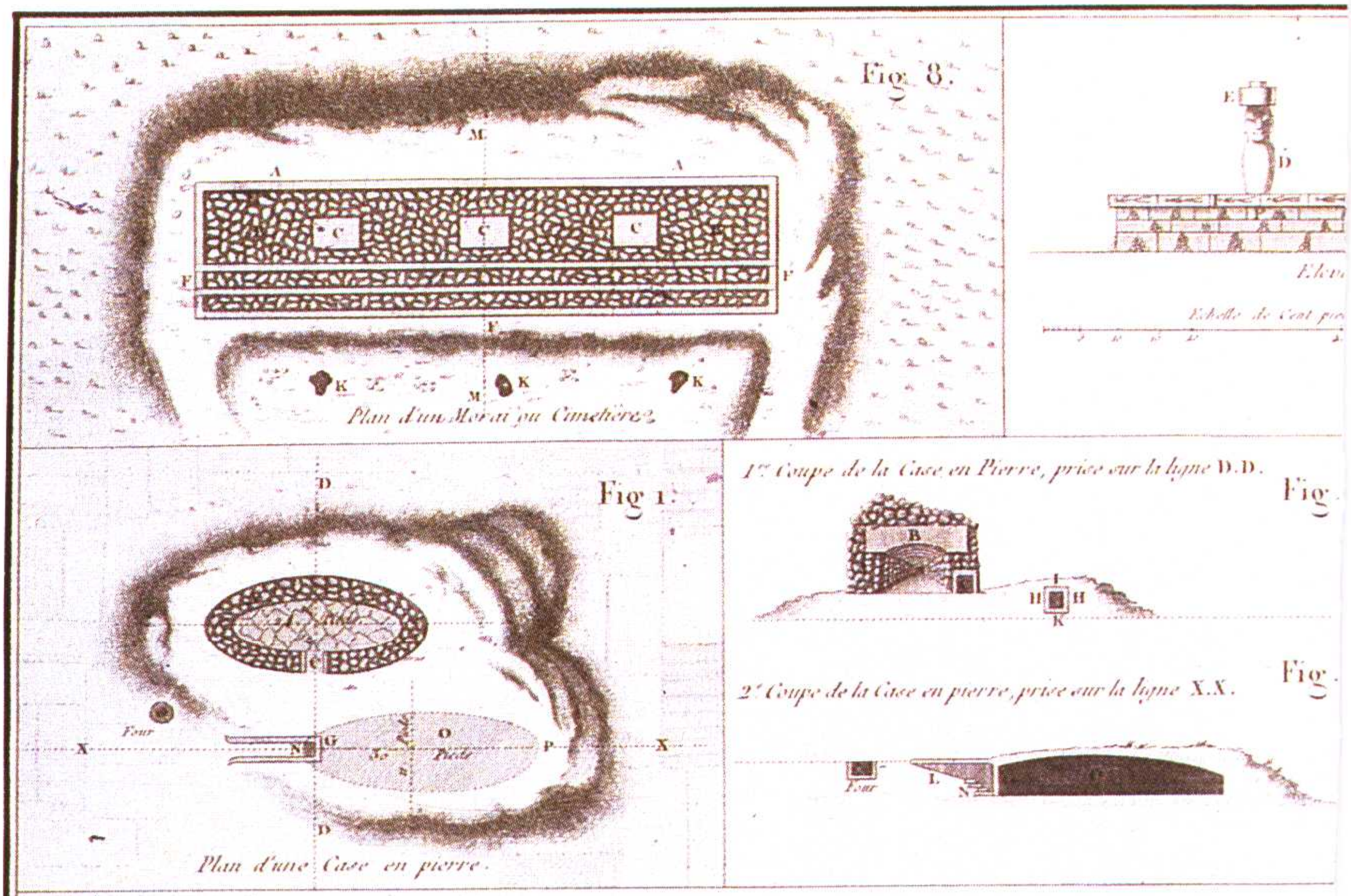
仪归依“大省”对神的释义，而东半部的祭奠方式则完全是“小省”对偶像膜拜的另一种祭礼。

在庙宇圣殿神目光的注视下，岛民们的住宅按氏族形成群居村落

每个马塔(即区域)由许多源于同一祖先的氏族或横向绵延发展的“家庭”组成。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阿乌，即一个由家族群建立的为本氏族举行礼拜和葬礼的地方，在那里竖立着许多莫阿伊，即各个家庭所崇拜的神和已经神灵附身的祖先的雕像。阿乌还表达和显示的是每个家庭的威势和声誉。整个氏族所有的家庭住宅就在这一供放神灵雕像群的阿乌前形成了一个群落。每一大块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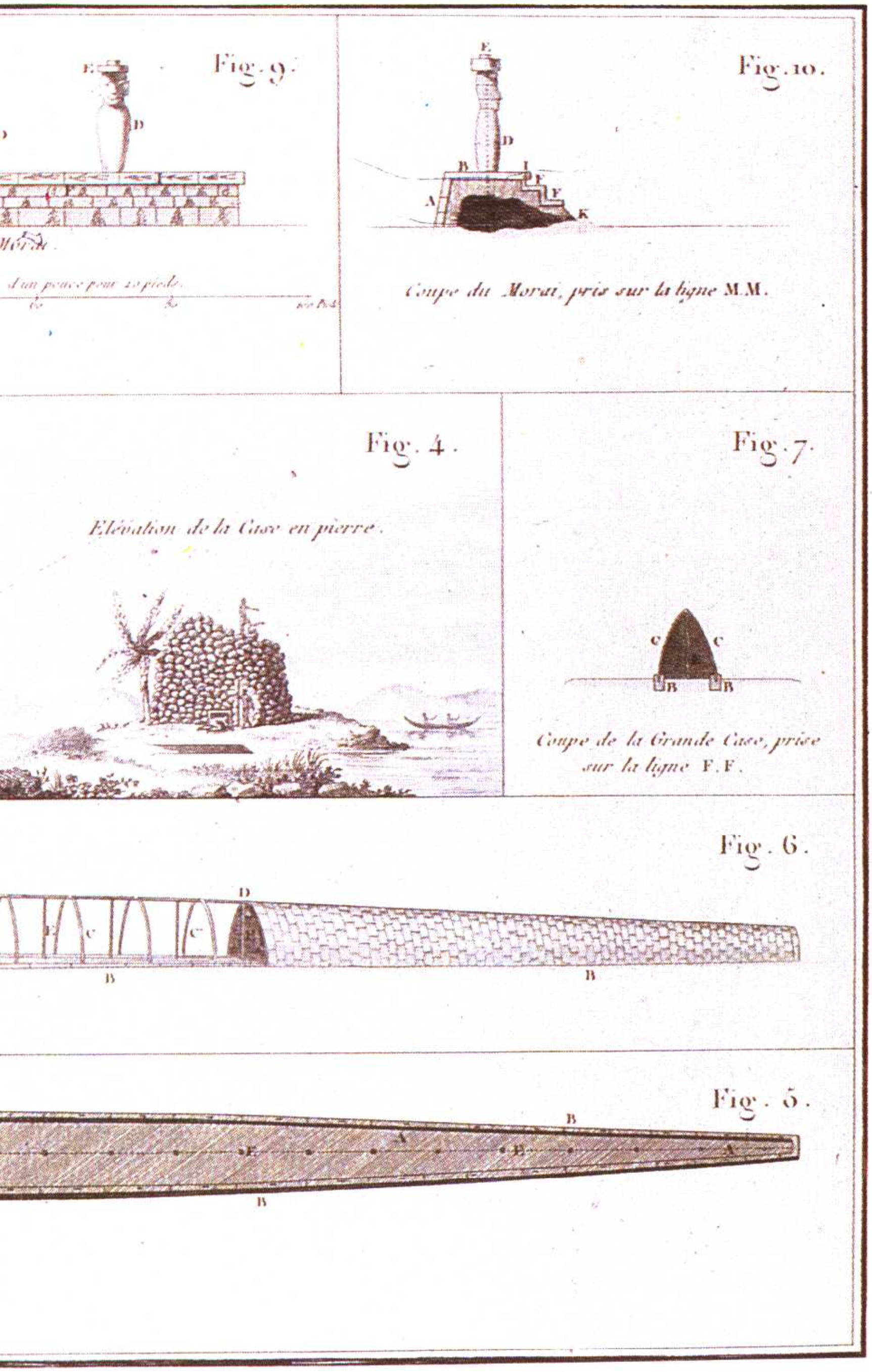
岛上土地分割的主要走向，该图绘制于1870年。



地又被分成许多甘旮，即分布在住宅之间、属各个家庭所有的大小不一的小块土地。这些土地差不多都是条状的，一头从海滩开始，另一头一直延伸到岛的中央。

这些土地单位的分界线随自然地形而确定：一般借助丘陵山坡、悬崖峭壁或古建筑遗址及莫阿伊(雕像群)

岛上各居住点一览图，该图由贝尔尼耑绘制，刊登在《拉佩鲁贾的阿特拉斯之旅》一书里。



大的房子的屋架(图5和图6)是用一根背檩和一条条紧固在背檩上的拱形椽组成的。由此而筑成的屋梁架在许多根立柱上，横向连接在拱形椽上的檩条再把覆盖的材料牢牢地固定住。

的位置和涂成白色的石块堆来划分。划分后的土地形状犹如一幅结构松散的镶嵌画。确实，就他们当时的生存需要而言，每个部落在彼此不侵犯对方领地的情况下，必然要让本部落群的领地朝海滩或有洞穴能栖身的方向延伸，从而到火山底去寻觅用来建造屋顶的芦苇，到



为达官显贵们专门建造的阿垒巴恩尕，即住所，面朝阿乌；他们房子上的椽条固定在凿有洞眼的石头墙基里。在下列这一张复活节岛上一座房屋地基的照片上，不难看到他们门前的石块地是用很大的卵石铺就的。也有些石块地是用小块珊瑚铺设的。

奥利多山上去寻找珍贵的黑曜石，到奥杜山上去挖掘用于制作武器和工具的安山岩，或者去开辟为把那些雕像运到拉诺拉拉库火山山坡上去所需的道路。

群居在一个连接地面的大屋顶下

被来自欧洲的探险家们描写得最多的，也是最为人们熟悉的传统的住所，是一种酷似爬上岸来背朝天的贝壳类海洋动物的椭圆形的建筑结构。这些房子中最大的长达 90 米。拉佩鲁贾在探险路上看到的那一间大屋，共有 200 人居住。

用作屋顶的材料通常是芦席、甘蔗叶、一捆捆灯芯草或野草束。低矮的屋门开在这些茅屋正面的中央。作为门口守护的象征，门的两旁通常有木刻的小雕像。按照传统的说法，屋内中央的支柱是有魔力的。门帘是一种编织得十分细密的网眼织物，主要用来防止鸡群进入屋内。

复活节岛人有在屋前用石块铺成的半圆形的地面上集聚的习惯。白天，他们在那里工作，吃饭，聊天。晚上，全家人睡在用灯芯草编织的草席上，草席铺展在厚厚的草地上，他们的枕头是用涂上了颜色的石块做的。

社会阶层的差异使房屋的结构各有不同：族领和达官显贵，或者牧师和贵族们，他们的住所与常人的不同之处尤其体现在门的变化上，门变成了前廊，而门前石块地的铺设亦十分细腻和讲究，并且石块是并行排列的。





复活节岛人的屋门前都放有这种木刻的动物，形状酷似蜥蜴，他们称之为毛皋（音译）。

岛民们有时居住在遍布于全岛的洞穴里

复活节岛人把一些自然形成的凹地或洞穴略加修造，作为他们的住所。他们在入口处用泥土砌成墙，只留一个低矮狭窄的通道，人只能匍匐着爬进去。洞内，一个用石块拼成的平台是他们的睡眠区域。一些没有经过修造的小洞穴是他们临时睡觉的地方，另一些洞穴是他们在发生战争时用来藏身的。达官显贵们藏身的场所通常修造在管道形的熔岩石洞里，通向地下室的是一个靠手工挖凿出来的狭长的过道。这些地下避难所的岩壁上常常留有当时用作室内装饰的雕刻。



“阿垒茅阿”，也就是“鸡的藏身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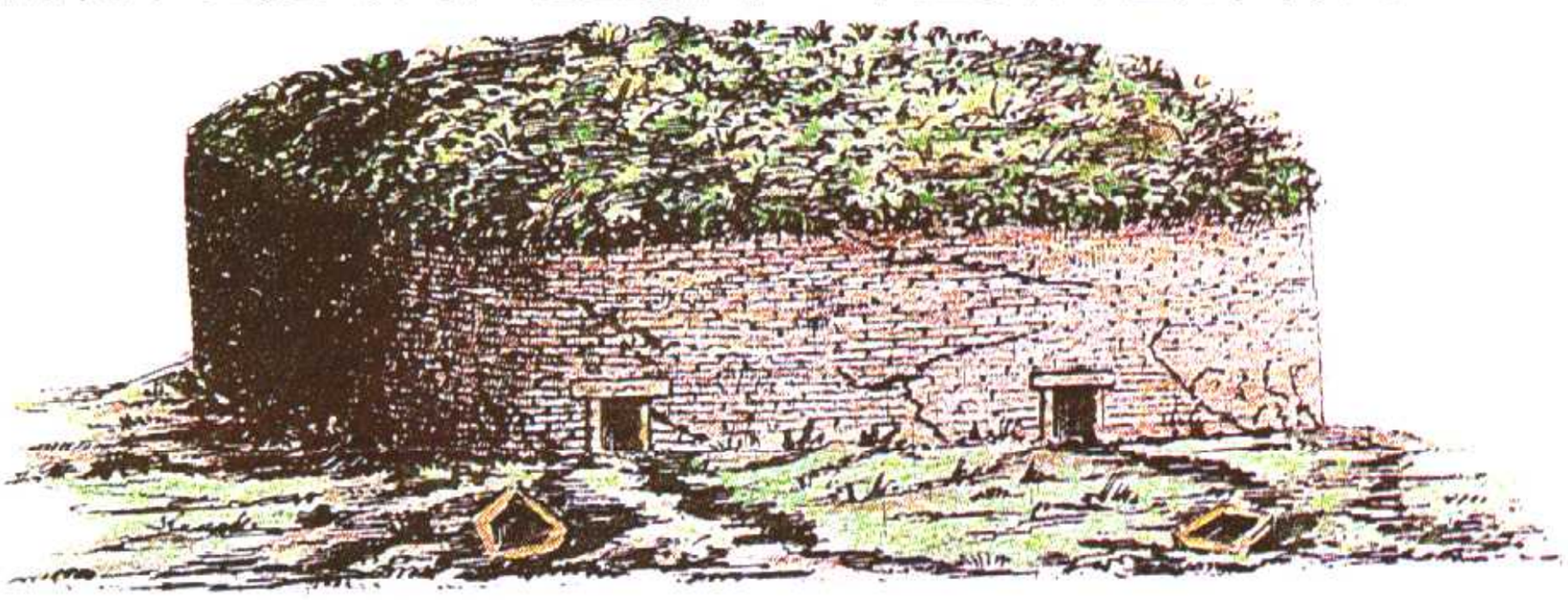
在距复活节岛人住所 20 米远的地方，总有一些用小石块和石片细心搭砌起来的长方形的或圆形的小建筑体。

在这些小建筑体的中央，有许多小间相互挨着，排成长条，一条细狭的过道与每个小间彼此相通。在这些小建筑体的外墙上，紧贴着地面，有一个很小的、只要用一块稍大一点的卵石就可将其堵死的入口。

夜幕降临，复活节岛人就把他们饲养的鸡群关进这些小建筑体里，以防被人窃走，因为顺手牵羊之类的事在岛上并不鲜见。这些家禽对他们的主人来说，是财富的象征，因为它们不仅会下蛋，也是平时的肉类食品，而且是主人们在举行典礼或喜庆节日时与宾客相互赠送的礼品。这种相互赠送的礼节已是岛民社会生活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幅由格拉塞－德－圣索弗尔创作的画，是他想像中的一位从海边垂钓归来的复活节岛妇女。左边的这张对一个鸡棚的描绘摘自于 19 世纪时的一部德国著作。



海上捕捞，不仅极具风险，且已难以弥补肉类食品资源的不足

无人知道最早移居到复活节岛上的人是否也同时带来了狗或猪这些家畜，在对这座岛上最早形成的陆地所进行的考古研究中，还未发现有上述这些家畜的骨头。因此，除了海鸟之外，鸡和鼠类动物是这块陆地上唯一的和传统的肉类食品的来源。有肉的菜肴是专门给厮杀在疆场的将士们食用的，因此平时他们饮食



中蛋白质的含量是很少的。从海边垂钓或驾船从大海里捕捞上来的海洋生物是用来对以植物尤其是甜薯为主食的饮食结构进行补充和丰富的。

最常见的捕鱼方式是妇女们在海岸边岩石间的垂钓：她们借助鱼叉或鱼镖来捕捉小鱼和螃蟹，或者在海滩上拾取海胆和各种贝壳类生物。男人们则在夜间打着火把，借着火光，或用网兜，或赤手空拳地去捕获龙虾和章鱼。

复活节岛人用来捕鱼的船只数量很少：如果按罗杰文所说的他在 1722 年曾看到有许多条独木小舟的话，那么库克在 1744 年抵达该岛时对渔船的统计数字只有三至四条。

当专职的渔民们划着这些用木板“缝合”起来的独木舟在海上捕鱼归来时，他们需要借着岸边的助航标志返回居住地，而海滩上竖立着的巨大雕像往往就是他们的航标。但复活节岛的周围并没有某种珊瑚礁可以用来当作自然屏障，在冬天的那几个月里，以及从 7 月到 9 月期间，驾舟去茫茫大海里捕鱼，乃是十分危险更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在这些季节里出海捕鱼是被禁止的。惟有显贵们乘坐的王家独木舟才能在每年的这个季节里出海探险。



复活节岛的居民用来捕鱼的鱼钩是用骨头或石块制作的（见上图）。其他的捕鱼工具有小的罩形网和长达 10 米的大拉网，以及他们放入水下 50 米深处的网袋。





复活节岛人在山体等自然物倒塌后积聚形成的潮湿的腐土上种植了水果和蔬菜。

保护种植物免遭海风和炎热侵袭的地下植物园

复活节岛上居民们用石头建造了一些他们称之为玛纳崴的小型建筑体，用以保持土壤的湿度和保护种植物抵御炙热的阳光和咸涩的海风。这些通常距离他们住所不远的建筑物都建有厚厚的石墙，直径从 3 米到 10 米不等，里面种植的是蔬菜、构属(一种纤维系造纸原料的桑树——译者注)和香蕉树。这些独立的或群集在一起的种植园有 40 来座之



来自于美洲的甜薯是岛上的主要食物之一。

多。自然体倒塌后形成的地块也同样被利用，在一个常常深达 5 到 6 米、能有效防御恶劣天气的真正的温室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如甜薯、薯蓣、竹芋、芋、甘蔗等。在这些种植园的尽头一般都有一堵四边形的或圆形的矮墙。根据最早到过该岛的欧洲人所作的描述来看，岛上也有许多被岛民们整合成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的田地，这些地块没有围墙，但岛民用一层厚厚的既可保持土地湿度，又可用作肥料的草层来防御烈日和咸涩的海风的侵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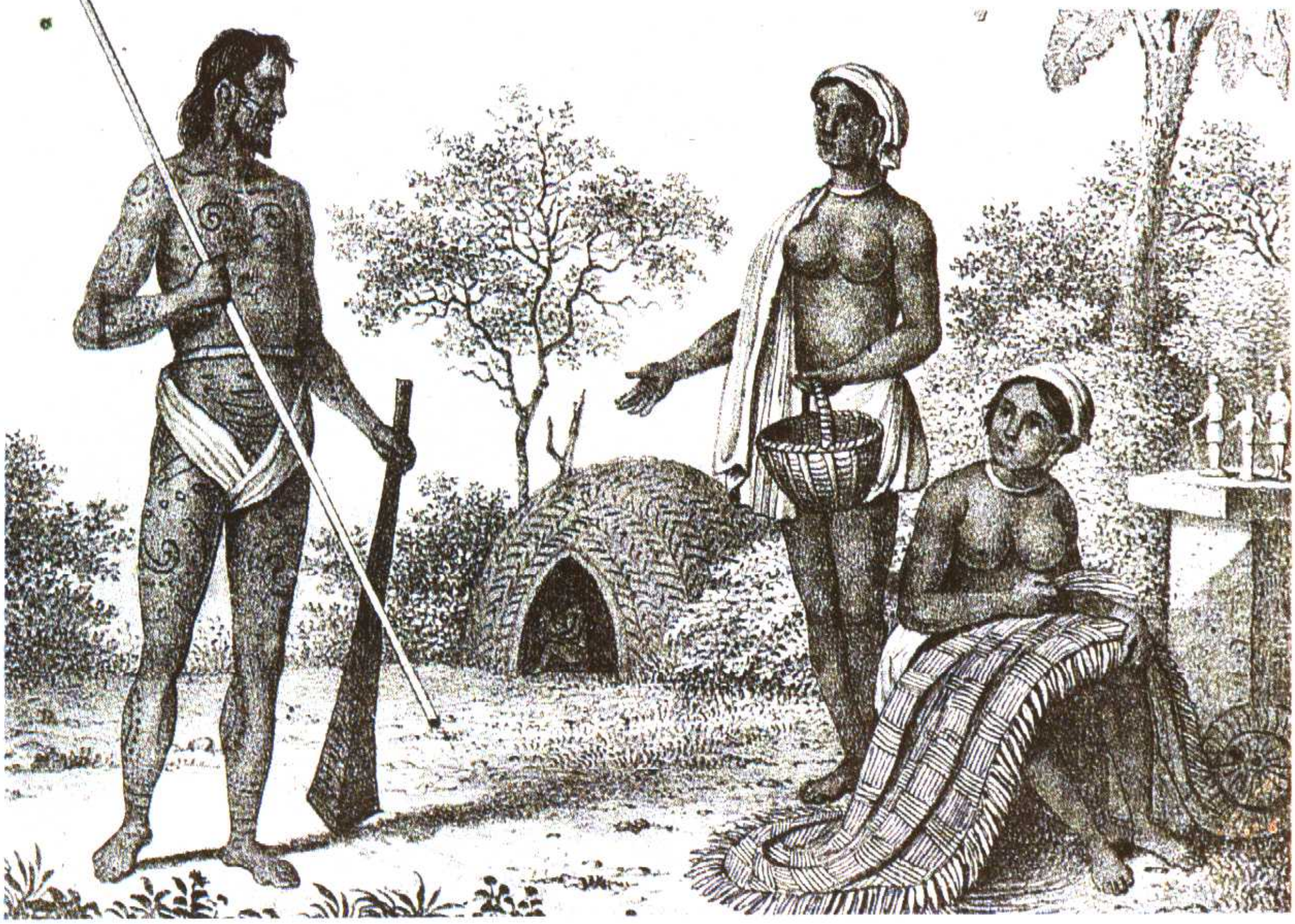


在太平洋诸岛上生长的薯蓣（如上图所示）和竹芋（左下图所示）表明了波利尼西亚人从东南亚出发后所走的路线。

用结实的树皮和草料制作的衣服

种植在住所附近玛纳崴里的麻护戴，即构属，是用来生产塔巴即制作衣物的树皮原料。做衣服是妇女们的事，如同在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用植物加工成的织物，其原料首先是从幼树身上提取的，然后将其浸泡在水里，使之变





创作于19世纪初的一些绘画试图对在发现之旅中写就的那些文字记载进行图解。在这幅颇具想像力的绘画中，只有两个细节是真实的：男子扛在肩上的鸟阿棒和垂在耳边雕有人物肖像的耳状物。

得柔软，再将它们放在一个正方形的石砧上用一块大卵石或一根等边四方形的木棍反复捶打，再盖上香蕉树叶。经过几天的晒干处理后，这些被拍打结实的衣料就算制作而成了，妇女们用鸟骨针把这一块块衣料缝合起来，制成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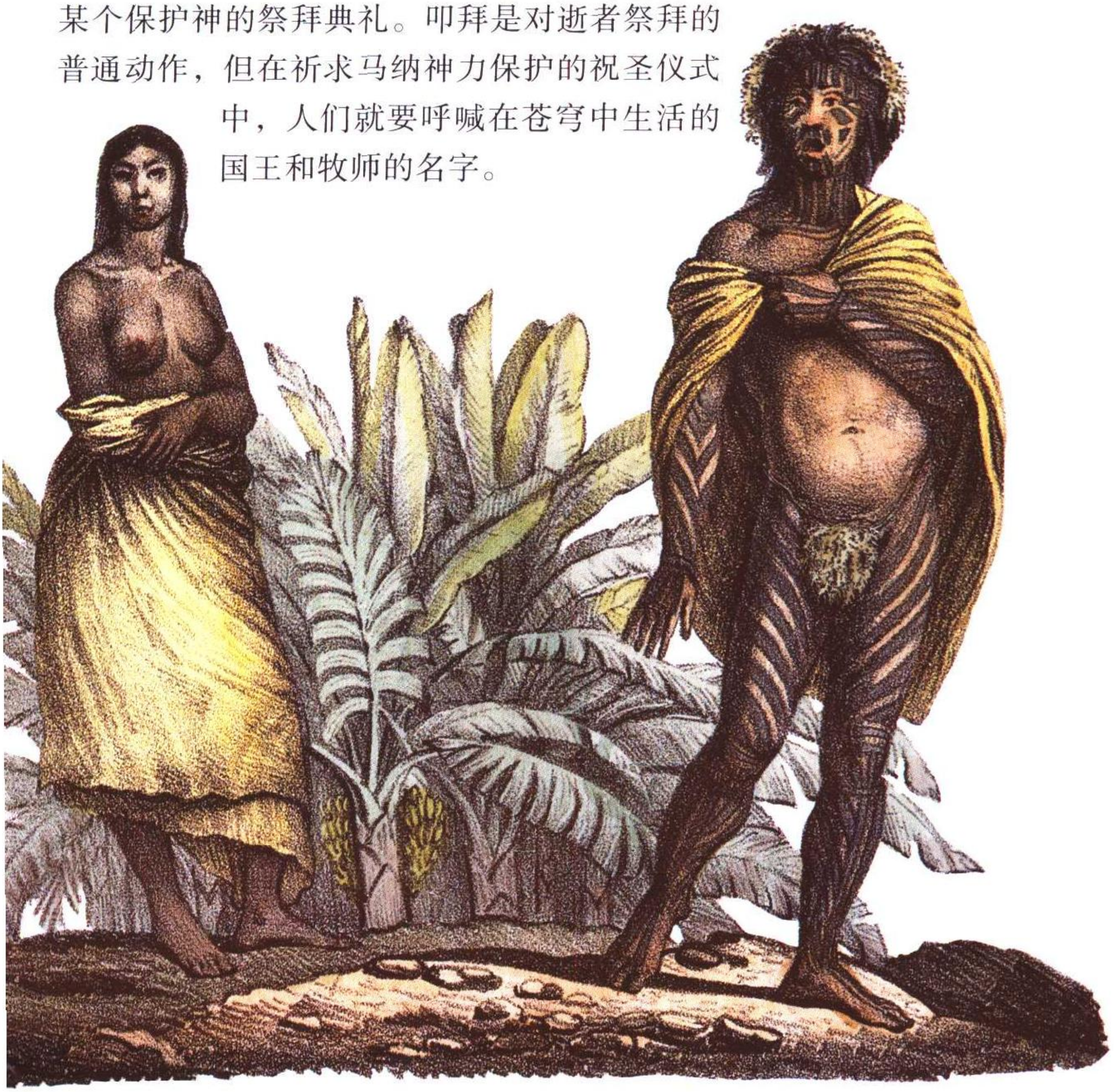
这种被叫做麻护戴的树皮衣料，其产量在岛上是很小的，而用这种衣料来做衣服则更需要懂得技巧，为此，复活节岛人的着装十分简单，简单得有时只遮住身体的关键部位。男人们和年轻人一般只用一条白色的塔巴带或一束固定在一根用头发丝织成的细绳上的草来遮住他们的生殖器。妇女们的身上同样系着一根这样带有装饰作用的发绳，发绳有时连接一块长方形的塔巴围住臀部，酷似一条短裙。

最引人注目的衣饰是一种不分男女都用来搭在肩上的叫做伽赋的披肩。这些披肩是用数块塔巴缝

合而成的，染成了黄或橙黄色。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些衣饰的体积大小各有差异：国王和显贵们的披肩一般都很长，直至膝盖处，也同样染有色彩，且做工十分细腻。

男女身上的纹身显示了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女人身上的纹身不十分引人注目，且图案亦与男人不同。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合，如每餐饭前、一种工具的制造完成、一艘渔船的下水以及一幢房屋的完工，都会有一个简短的请求保佑的仪式，这种仪式可以是一个简单的请求保佑的动作，也可以是一场供奉某个保护神的祭拜典礼。叩拜是对逝者祭拜的普通动作，但在祈求马纳神力保护的祝圣仪式中，人们就要呼喊在苍穹中生活的国王和牧师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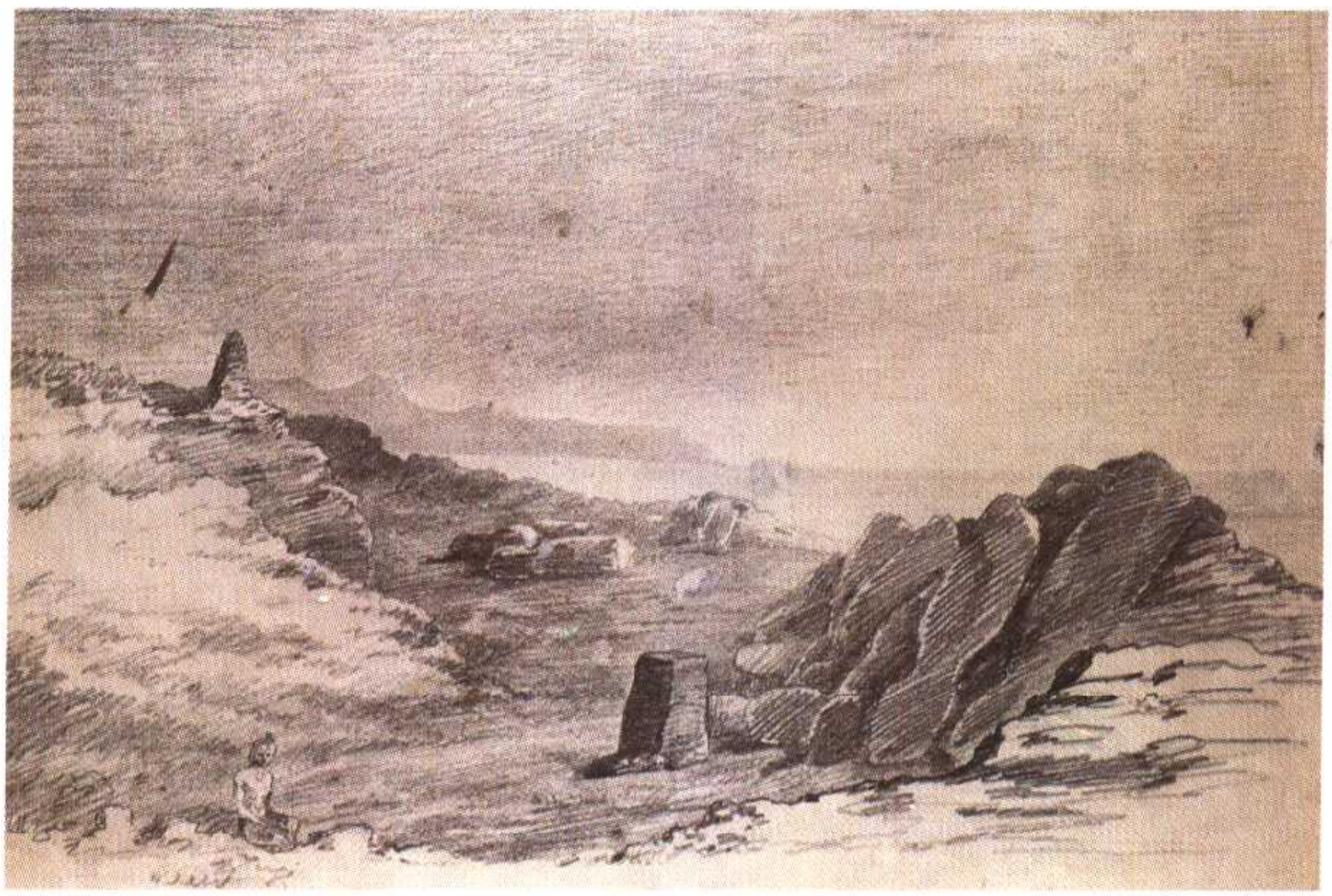


马克马克是复活节岛上至高无上的神

汤加罗阿是波利尼西亚人的万物之神，但在复活节岛人的传统中则少有出现。而受复活节岛人顶礼膜拜的最大的神却是在波利尼西亚的传统中从不存在的马克马克神。或许这是一个在复活节岛人的万神庙里最先脱俗为神的奥杜马图阿氏族的保护者。

然而，马克马克似乎是从汤加罗阿的胚胎里脱颖而出的。那些把他描绘成人身鸟面的图画，意在叙述一个汤加罗阿创造世界的神话：在几百万年的时光内，汤加罗阿一直存在于无边的黑暗之中。他的存在早于地球，他创造了自己，并给了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他有一个形状酷似鸡蛋的外壳，在没有天地，没有大海，没有月亮，

皮埃尔-洛棣真实地复现了复活节岛上的一些景象和古迹(见左下图)。但他也纯粹凭想像画了一些作品，就如同这幅他试图再现复活节岛人在阿乌前祭拜前人的情景那样。





没有太阳，没有星星的无垠的空间中永远地转动着。当他打碎了外壳时，亦脱尽了附在身上的羽毛，这些羽毛在飘向地球时，赋予了植物以生命。在复活节岛人的神话和习俗中，神秘的胚胎有着非同寻常的创世意义。

想像中的马克马克有一双很大的眼睛，骷髅般的两个眼眶。农作物的首次收获和活人供品都是献祭给他(和他的同伴哈乌阿)的。

蜥蜴女神和燕子女神传授给了人类纹身的艺术

马克马克是人类的创世主，是他引导人类像植物一样来到了大地上生存。当他在地底下摆弄自己的时候，他把生命赋予了蒂弗神、罗阿依神、沃娃神和阿朗吉格岱格岱老女人，这些神是复活节岛万神庙的起源。

被叫做阿古阿古的小神有很多很多。他们能化身为凡人或者变成生活中的用具和自然现象；也因之有了土神岱埃慕和雨神马鞑瓦拉瓦拉的传说。是这些神教会了凡人许多技术。如蜥蜴女神和燕子女神传授给了复活节岛人纹身的技术和用姜黄属植物作染料的技术，还有如何用兽骨制造鱼钩的技术。

在与基督教开始对话的两个世代过后，复活节岛人的记忆里仍然保存有 90 个神。1935 年，当与基督教对话的第三个世代开始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根据实地考察，统计的结果只有 30 个神。



这些神在各个不同氏族的地域里都有一处居住逗留的场所。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差不多都是这个或那个家庭的保护神，他们以预示和推测的方式向每个家庭传达来自天堂的信息。每当开炉烧煮食物时，人们总是先把食品供奉给他们。

族领杜乌格伊弗因为在众神熟睡时惊醒了他们，因而他按诸神的形象刻制了他们最早的雕像

虽然岛上稀有树木，但各种形态逼真、令人赞叹的木刻雕塑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这种木雕的特异之处，尤其反映在那些莫阿伊卡瓦卡瓦的木刻小雕像中，可谓是独树一帜。这些小雕像表现的是胸廓和脊柱凸出、身体裸露的人物形象。其中大部分是性器官凸显外露的男性人物的形象，根据传统习俗的要求，他们的耳垂都被有意雕刻得很长，瞳孔中的黑曜岩在一圈白骨或白色贝壳的衬托下，令人物的眼神更具有一种紧张和不安的神色。雕刻在人物脑壳上权作装饰的，常常是一些形体与人相似的鸟或魔鬼的图案。按照在 19 世纪后半叶采集到的习俗资料来分析，这些小雕像所要表现的是一些非主要的神，即一些家神。这些家神象征的是某一个族领或某一个已归属保护神灵行列的重要人物的遗体。岛民们都以拥有多个这样的雕像而感到骄傲。在节庆的时候或者在收割的季节里，第一批收获的果实必定要被当做供品，这时他们就用细绳把这些小雕像佩挂在身上，载歌载舞，以示炫耀。更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甚至身挂十来个或者二十来个雕像在岛上到处奔跑！这些神像都被细





莫阿伊卡瓦卡瓦木刻小雕像与耸立在岛边的巨大雕像一样，同受世人的瞩目和赞叹（见左图）。但目前世界上仅存三尊用芦竹做骨架，身体用染有彩色纹身图案的塔巴布包裹的小雕像。它们的象征意义或作用是什么，目前还不为世人所知（见右图）。

心地保存在屋内，每当复活节岛人从特备的箱盒里请出雕像时，他们一边念着咒语，一边像小孩一样用手摇动着雕像。这些通常用陀椤弥椤木雕刻的塑像不过是临时接受神旨和祖先灵魂的东西。如同在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塑像只有在念完了祭拜咒语后，也就是被祈求的灵魂附身到了塑像上后，它们才会显灵。莫阿伊帕帕塑像，即体态板平的女性雕像也是木刻的。同样用木料雕刻的还有海鱼、乌龟、鸡、鼠类动物和蜥蜴。



1868 年发现的一段古木雕刻显示了文字的存在

1868 年，一批新皈依的复活节岛人为表达对塔希提大主教塔帕诺 - 若桑的崇敬之意，向他献上了一段用他们的头发编织的细绳包裹着的古木。塔帕诺 - 若桑在仔细审看了礼物的包装之后，解开了发绳，跃入他眼帘的是一块刻有象形文字的木板。第一块呆钦龙哥龙哥(唱诗)书板从此被发现了。

其实早在 1864 年欧仁 - 埃罗就曾说过：“在岛上的所有茅屋里，都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象形文字特征的木板或木杖，这是土著人用锋利的石片刻画出来的在岛上见不到的动物形象，且每个形象都有一个名字。”

杲钬龙哥龙哥书板的内容至今仍是个谜



对这一“文字”的起源和历史众说纷纭，颇有争议。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奥杜马图阿在岛上建立了最早的学校，用以教授这些书板上的内容。然而，在另一些专家们看来，这一书写形式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受与西班牙人所签公约的启发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制作。

经统计，目前共有 21 块被认为是真实的书板，还有一根木杖和三至四块雕刻凹线完全相同的胸饰挂件。对这些象形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以及复活节岛人运用这些文字的方式，很少有遗留下来的论述和记载。



书板的两面都刻有几何形状或人体形状和动物形状的象形文字，且它们的线条规范有序。这些能相互组拼的象形符号在每一块书板上都是雷同的。“阅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从左到右。由于象形符号在两行中有一行是倒置的，因此，在每读完一行后，必须把书板倒置过来继续下一行。这种交叉倒置的被称作为“牛耕式”的书写法（即上一行从左到右，下一行从右到左——译者注）在世界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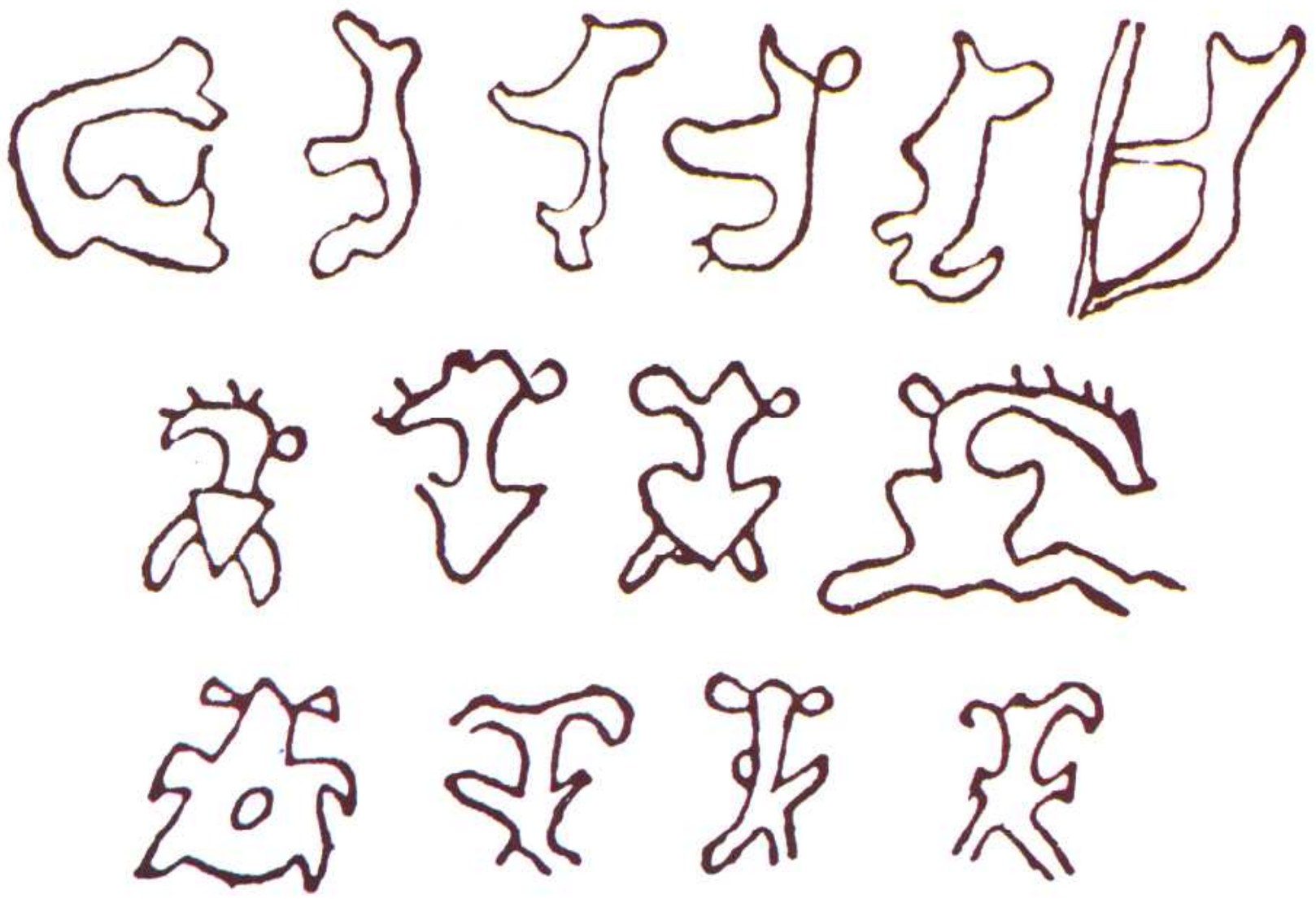
书板是凹刻的，所展示的是动物、当地生长的植物、日常的生活用具、人体的部位和几何形的图案。在已发现的 21 块书板上以及 5 件王室的标志物上，共计有 14021 个象形符号，其中 595 个是基本符号。



阿卢鼓古韧嘎书板上的 1135 个象形符号是用鲨鱼牙或黑曜岩碎片刻就的，其中有 183 次涉及海鸥和马克马克神的咒语。

唯一的。至今为止，这一文字还未被人们解读。

虽然有些象形符号已经可以被看成是字或词了，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有完整的句子或某种语法的存在。一般的分析认为，这些凹刻的象形线条所起的是记忆法的作用，是为方便口头传授习俗和叙述家谱用的。



“汤加塔龙哥龙哥”的信徒们每年都去阿纳卡那集聚



在阿纳卡那汤加塔石窟拱顶上的飞鸟。

有不少诗篇唱词被刻为书板的内容，被专职歌手们编成诗篇歌颂的汤加塔龙哥龙哥及其仆人是唯一可以摆弄这些圣物的人。

书板有不同的类型：有歌颂节日的，有讲述战争的，还有描写葬礼的……汤加塔龙哥龙哥的信徒们在专门的学堂里学习阅读和书写书板的内容。这些学堂分布在岛上的各个区域，而最著名的是阿纳卡那学堂。

国王每年都要在那里主持





一个公众仪式，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汤加塔龙哥龙哥的信徒们通过唱读书板上那些神圣诗篇的考试来相互竞争。考试伊始，先由老师介绍自己的学生，如果某个学生在咏读书板上的象形符号时略有停顿或犹豫，他们手中的书板会立刻被老师没收。这一极具公众参与性的集会每次都吸引了岛上各地的人蜂拥而来，注目观看。

在一些规模略小的仪式举行时，国王常常在月亮上弦或下弦时巡看那些书板。在每年一次的人－鸟节期间，汤加塔龙哥龙哥的信徒们也同样去奥龙阁集聚，一起咏唱神圣的诗篇。

人－鸟神的祭礼：英雄成为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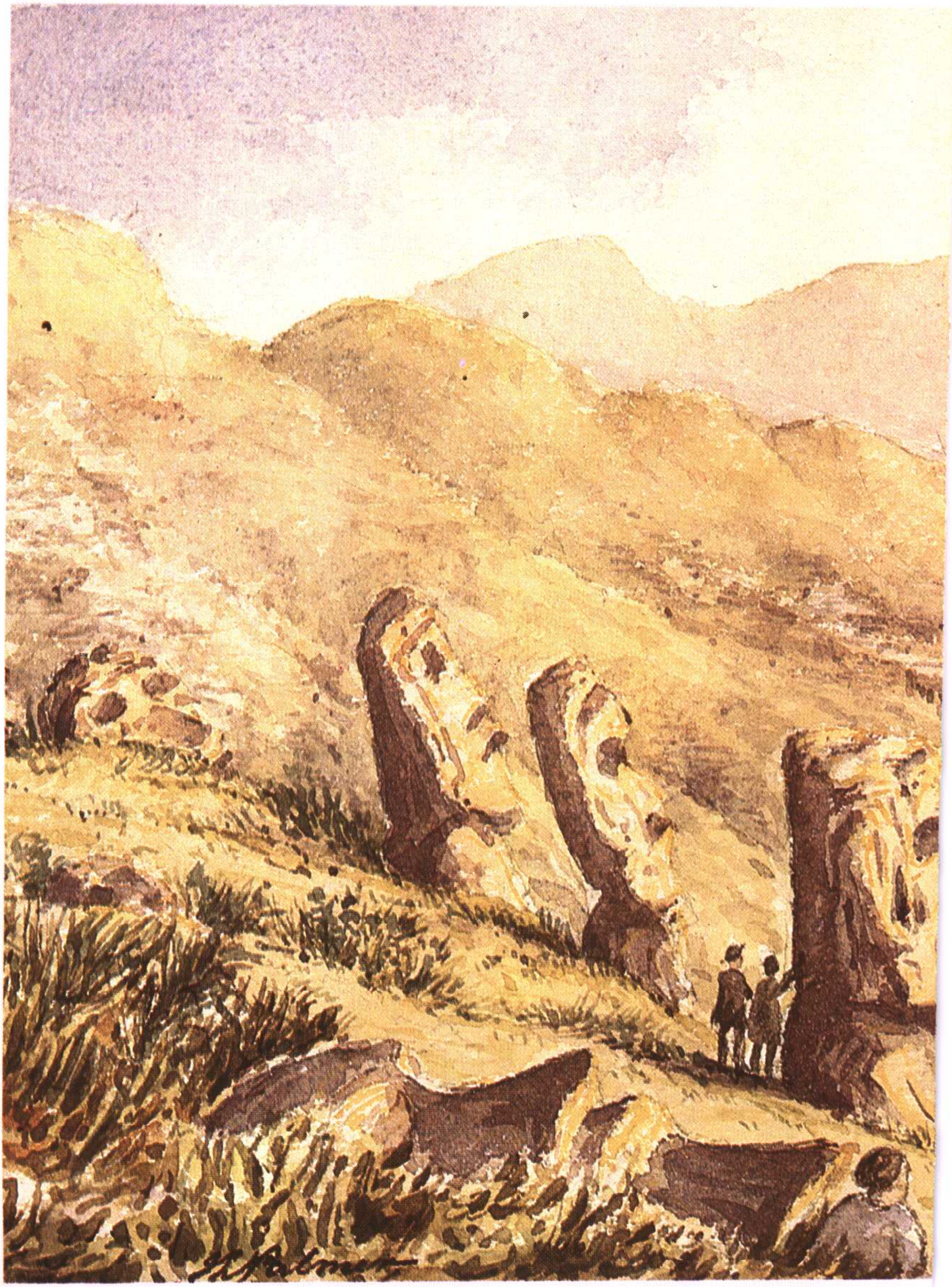
复活节岛上最大的宗教节日是汤加塔马努节（人－鸟神节），于每年的南极春初时在奥龙阁举行。

选择奥龙阁为节日举行之地，是因为奥龙阁是距当年马克马克把海鸟引来岛上栖居的努伊山岛、伊蒂山岛和篙篙山岛这三座山岛最近的地方。努伊山岛是三座山岛中最高的一座，正是在这座山岛上，海鸥产下了它们的后代。

虽然复活节岛接受福音传道，但这一传统盛事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有许多岩壁雕刻散布在复活节岛上。然而，惟有在奥龙阁这一地方，才发现有500多幅展示人－鸟神和马克马克神的雕刻。







《巨兽般的人面雕像》

“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前，在瓦伊弗作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又重新上路继续行程。走没多久，我们渐渐发现，在这座大山的坡上，耸立着一些巨大的人物雕像，他们的目光投注在那些被无边的山影笼罩着的阴沉的草地上。他们无序地排列在山坡上，虽然我们察看到有几道长长的鼻尖侧影是朝向别处的，但他们朝我们投来的眼神似乎想要弄明白这些远道而来的究竟是什么人。（……）这些人物雕像没有身躯，只有巨柱般的脑袋，长长的头颈窜出地表，支撑着脑袋，竖立在地面上，犹如在揣测但始终不解那静止的和空洞的远方。这种鼻尖略微上翘、薄薄的嘴唇往前噘着以示蔑视或嘲笑的人物所代表的究竟是人类的哪个种族？眼窝中没有眼珠，宽宽的贵族般的眉弓下，只有深凹的眼眶——然而他们的神态似乎正在注视着远方，正在思考着。”

皮埃尔－洛棣

《复活节岛》


Mats of Images
Easter Isl.



《巨大的圆形物》

“随着我们逐渐走近拉诺拉拉库，路边的石雕神像越来越多，且雕像的体态也越来越大。我们测量了一下，每一尊石雕都有 10—11 米高，它们不仅耸立在山脚下，而且遍布在平地上。我们还看到到处都有还未雕刻成形的巨大石块，似一根根树桩凸现在茂密的草丛中。那些用一种不同寻常的赤铁色的熔岩石雕刻成的头饰，犹如缠头巾式的军帽，在山地倒塌时滚落了下来，星星点点般地散落在各处，不明就里的人看了或许还会以为这是采石场里采作磨石的粗砂岩。”

皮埃尔 - 洛棣

《复活节岛》

这实际上是一项为寻找海鸥在努伊山岛上产下第一个蛋而举行的真正的赛事。这一在性质上与祭拜马克马克神密切相连的仪式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唯有马塔道阿(即军事首领)才有权去角逐人－鸟神的称号。候选人由声称在梦中得到神示的牧师来指定。军事首领们可以亲自去参加角逐，也可委派他的侍从去寻觅海鸥在岛上产下的第一个蛋，这些被委派的侍从被称作翱仆。

“在颜色、服饰和语言方面，他们与更接近西欧的诸岛上的那些民族是那么的相像，使人对他们种族群体的根源不再产生疑问……”

詹姆斯－库克
《环球游记》

男人们的脸上涂着红黑两色，头上插着羽毛，手中挥动着树枝，舞动着身体走在前往奥龙阁的路上

仪式在7月份开始。参加仪式的人携妻带儿，离开村庄，暂住在位于岛西南顶端拉诺高火山脚下的马鞑韦利。在为仪式做各种必需的物质和装饰的准备工作期间，他们一直居住在那里，他们的住所是为此专门建造的大茅屋。马鞑韦利这一名字亦同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食人的传说有关。



随后，身着仪式服饰的人们离开马鞑韦利，踏上一条被叫做“阿奥之路”的通往奥龙阁圣地的小道。在这个专门举行祭拜仪式的村庄里，有五十来幢用岩石板建造的房屋，村庄坐落在拉诺高火山南山脊上最近一次火山爆发后残留下来的石堆上，山坡的一部分已淹没在海水里。村庄的尽头是一大堆玄武岩石块，正是在这

些巨大的石块上，雕刻着无数的人－鸟神像……

侍从们必须穿越过鲨鱼成群的大海才能抵达努伊山岛

8月，海鸥蛋的寻觅者们离开奥龙阁渡海去努伊山岛。这是一场对体力和精神进行考验的竞赛，因为要攀上相隔两公里之远的努伊山岛，乃是一次生死难卜的探险，况且海面上还有到处游窜的成群的鲨鱼。渡海者使用的是用灯芯草编织而就的锥形浮舟，小舟上装有可供多日食用的食物。当他们登上山岛安顿下来之后，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才会得到家人或侍从给他们送来的给养。然而也正是在他们寻觅第一只海鸥蛋的时候，各种呼神唤旨的祭拜仪式在奥龙阁拉开了序幕。众人在屋前门旁手舞足蹈起来，汤加塔龙哥龙哥们在祭放奥阿哈卡纳纳伊阿（即镇海神）神圣雕像的房屋里日夜不停地吟唱。与此同时，在马克马克和哈乌阿的神像前堆满了丰盛的供品。当9月来临时，侍



“说这些毛利人就是波利尼西亚人，这一点已不容置疑。因为常年生活在厚云密布的气候里，仅仅是他们的肤色略比他们的祖先白了一些，但他们仍然保持了祖先健美的身材和特征明显的漂亮脸面：一个微微显长的椭圆形的脸庞和一双距离匀称的大眼睛。他们还从同族的波利尼西亚兄弟那里继承了好几种服饰，更有甚者，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

皮埃尔－洛棣
《复活节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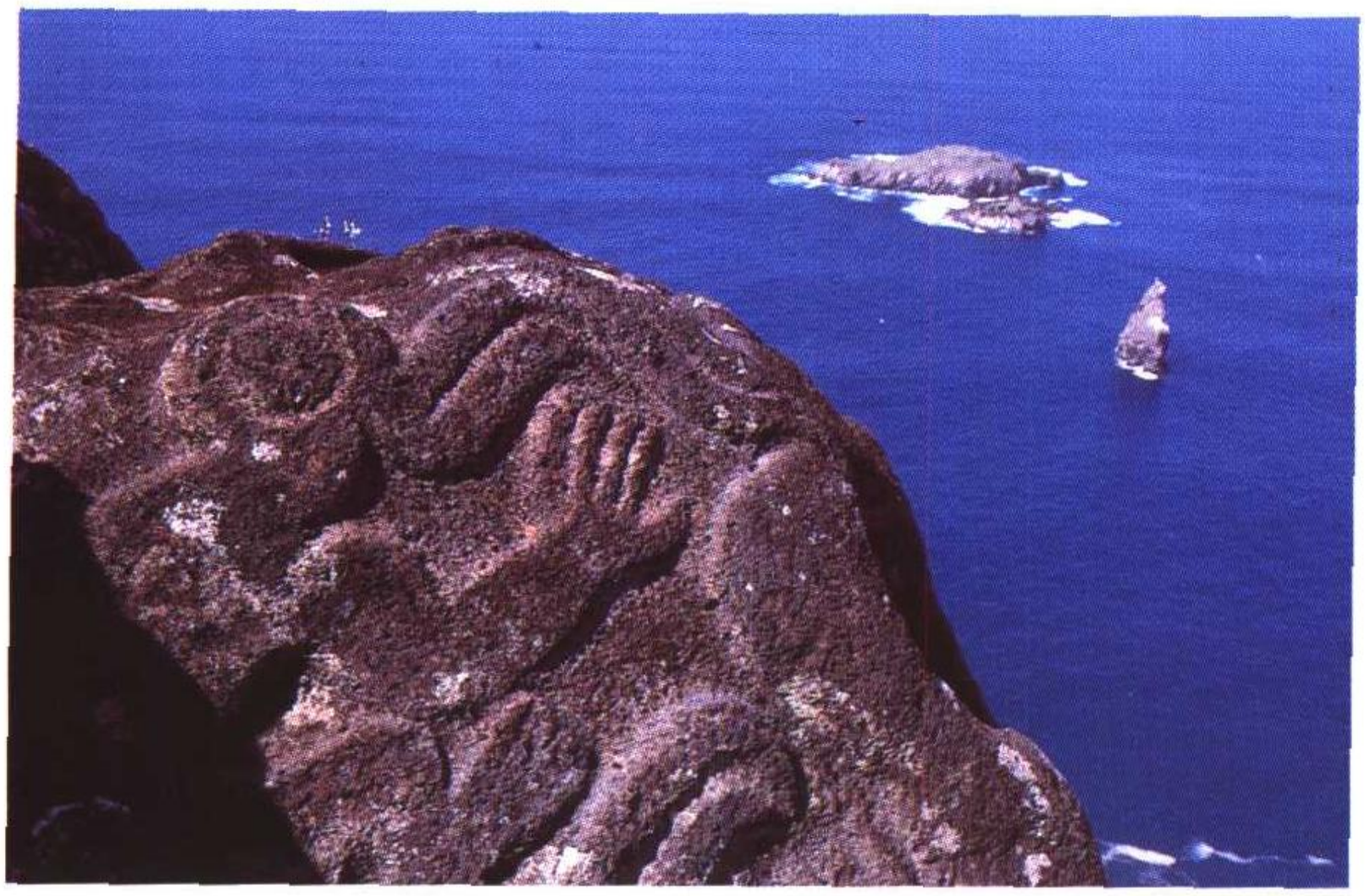
从们加倍提高了警惕。他们整日注视着天空，嘴里念念有词，不停地祈祷着。在草丛中找到了外壳上有许多斑点的第一只海鸥蛋的人迅速奔跑到一块被叫做“鸟叫声”的岩石上，大声呼叫胜利者的名字，并嘱咐他马上刮去头上的毛发。呼唤声传到了固守在奥龙阁悬崖岩洞里的瞭望人那里。找到第一只海鸥蛋的渡海人迅速而又安全地回到了村庄，因为此时的他已被视为是受到了蛋的神力和众神保护的人。



这是一幅手扶灯芯草浮舟的翎仆（即侍从）的画像，翎仆被认为是没有主见和灵魂的人。他只是一件马克马克神借以告诉世人谁将是由他指定成为人－鸟神的人的工具。

作为神的化身，人－鸟神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神圣人物

侍从把神圣的海鸥蛋交给主人，而此时的主人已剃光了头发、眉毛和眼睫毛。几位被牧师或人－鸟神指定的活人被当做祭品供给了马克马克神。狂欢之后必然会出现躁动，因此争斗在人群中时有发生，并且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当年的人－鸟神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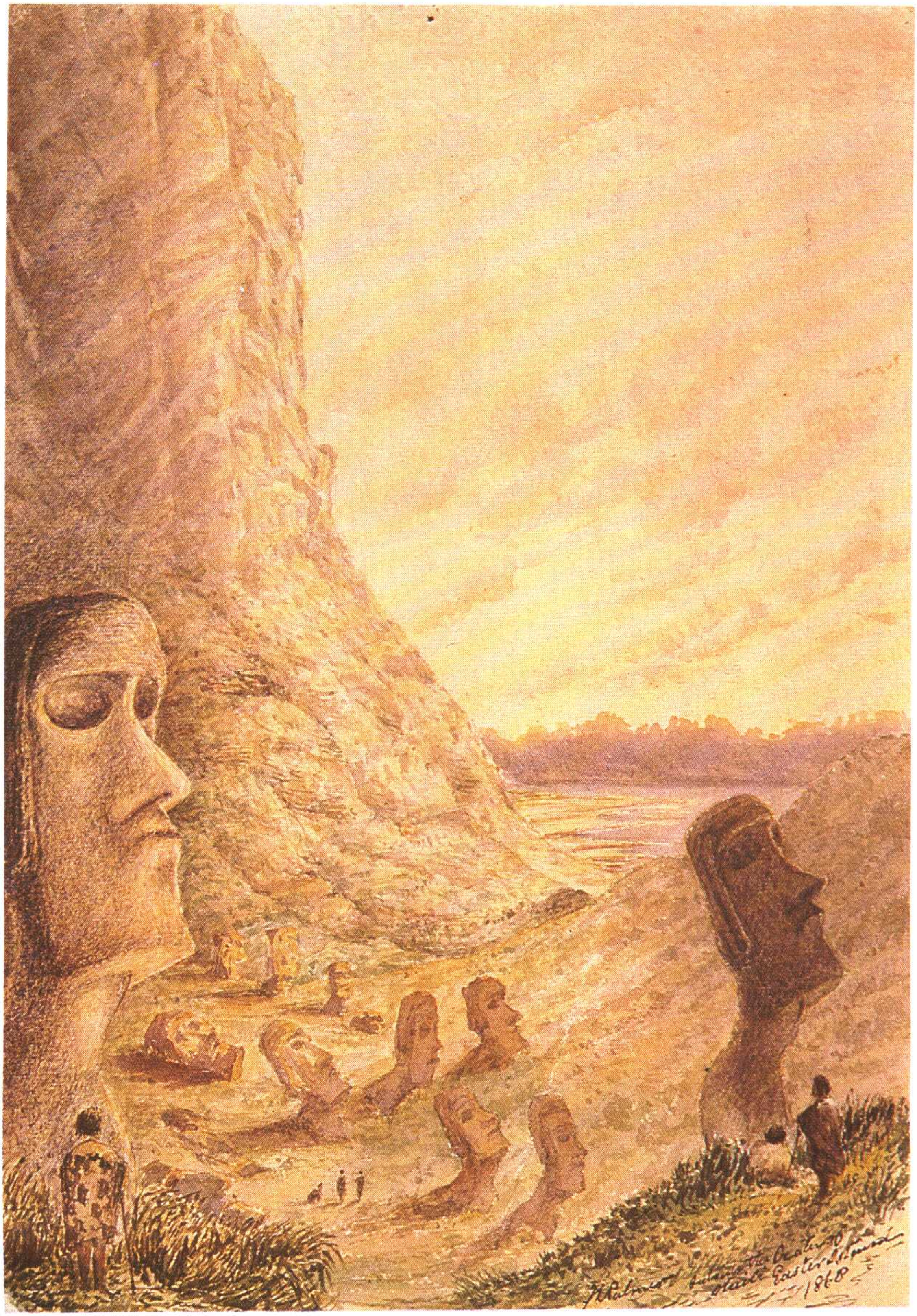
在奥龙阁村庄尽头的这些巨大的石块上雕刻着几百尊人－鸟神的图像；这一处地方叫做玛鞑那诺，从这个地方眺望海面，努伊山岛和伊蒂山岛尽收眼底。“这些岩壁雕刻呈无序的状态，使人难以看出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们是虔诚的几代人独立努力的成果，但几代人以不同的技巧而共同完成的这一巨大工程，所要表达的是世世代代的土著人寻求鸟神庇护的宿愿，也或许是他们要感谢鸟神对他们胜利果实的保护。”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

去为止，离去的人－鸟神一般都隐居在拉诺拉拉库山、峒加里脊山或其他大山山脚下的某一幢房子里。他们改名换姓：每年都有一个新的凡神在他们的梦中神秘地把新的名字传递给他们。

受严格的禁忌约束，人－鸟神不能远离其隐居的地方，也不能洗澡，他必须禁欲，且平时所吃的只能是由一个专门的侍从在一个专门的炉子里为他专门烧煮的东西；他不能剪去头发和指甲，头上须戴一个用人发制作的标志性的头饰。他的食品由各个部落分别为他定期提供。被看做富裕象征的神圣的海鸥蛋里塞满了塔巴布，悬挂在人－鸟神的居室里。

如同国王一样，人－鸟神成为了一个活神。在他神力统治的这一年里，他的地位给予了他许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一年之后，神奇的鸟蛋权力不再。它或者被扔进海里，或者被藏匿在拉诺拉拉库山岩的某一条石缝里，还或者被保存起来，等待着人－鸟神死后一起入土。当人－鸟神离开他隐居的地方，他便回复到了凡人的地位。但他的一生仍受到某种尊重，并且在节庆典礼时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死后，他同其他的人－鸟神一样，共葬在一个专门的圣地内。



“我们生活在这些雕像中间，在烈日中，在月影下，在狂风暴雨的夜晚里，我们不分昼夜地观察它们。每一次都如同第一次一样，我们无不感受到同样的震撼，同样的不安。让我们感到抑郁的，远非是它们巨大的体态，而是它们散落分布的无序状态……”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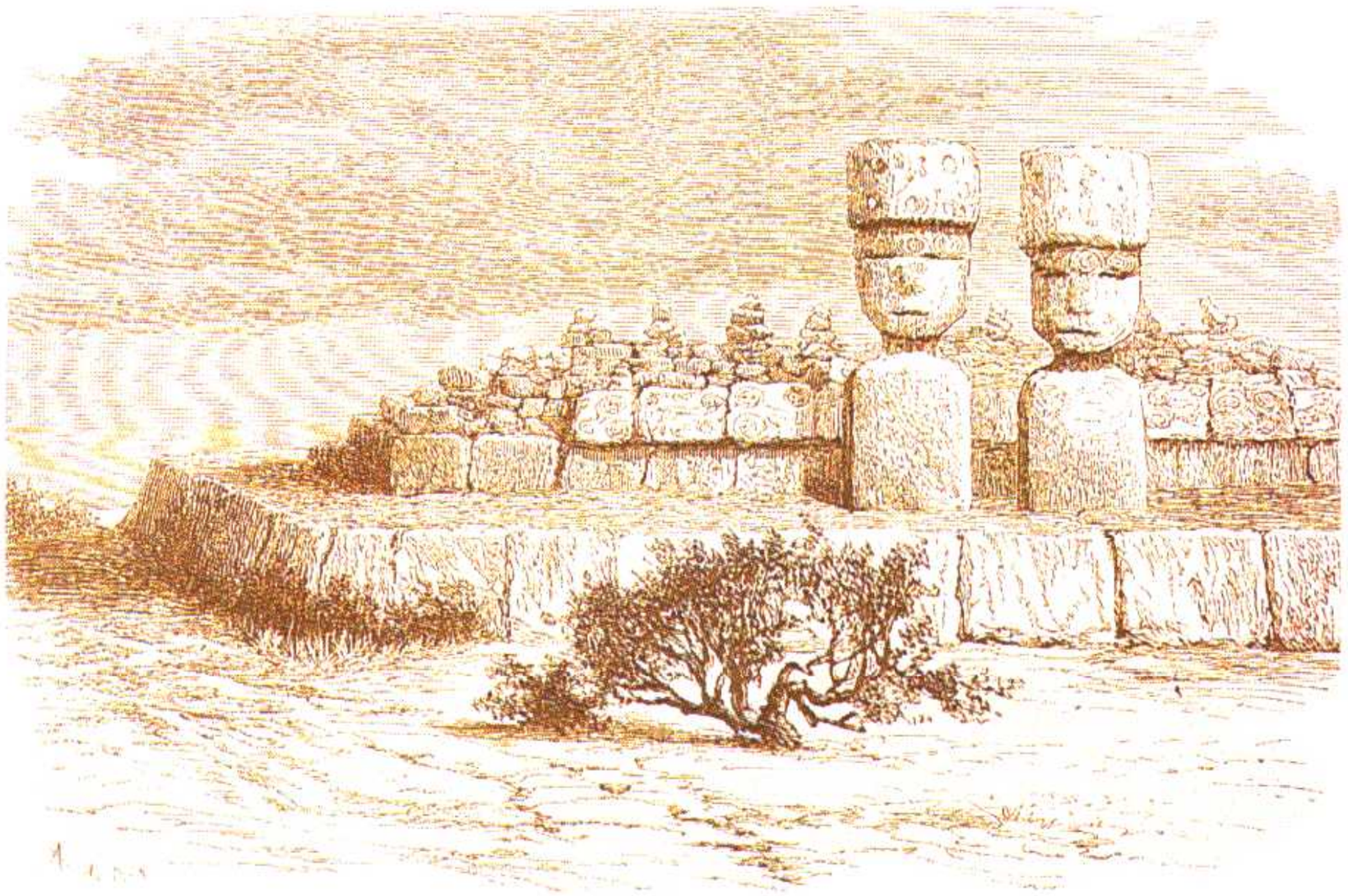
1000 尊巨大的石刻雕像



1978 年，出生于复活节岛的考古学家塞尔吉奥－拉普第一次发现了一座雕像的眼球，并成功地将其复位。

阿乌：一个置放众神雕像的台座

阿乌这个词所表示的是一个为祭奠家神和已升天为神的祖先而建造的露天纪念性建筑，或者说是圣殿。这些受严格的清规戒律保护的圣所，通常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每一个氏族或族系都有一个阿乌。但一个氏族或族系因战争或疾病消失之后，他们的阿乌便会被拆除，那些石材就会被其他的氏族用去修造他们的圣殿。从这些建筑的风格中不难看出，它们曾多次重建和修造，从而反映了复活节岛在它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经历了无数次政治和社会的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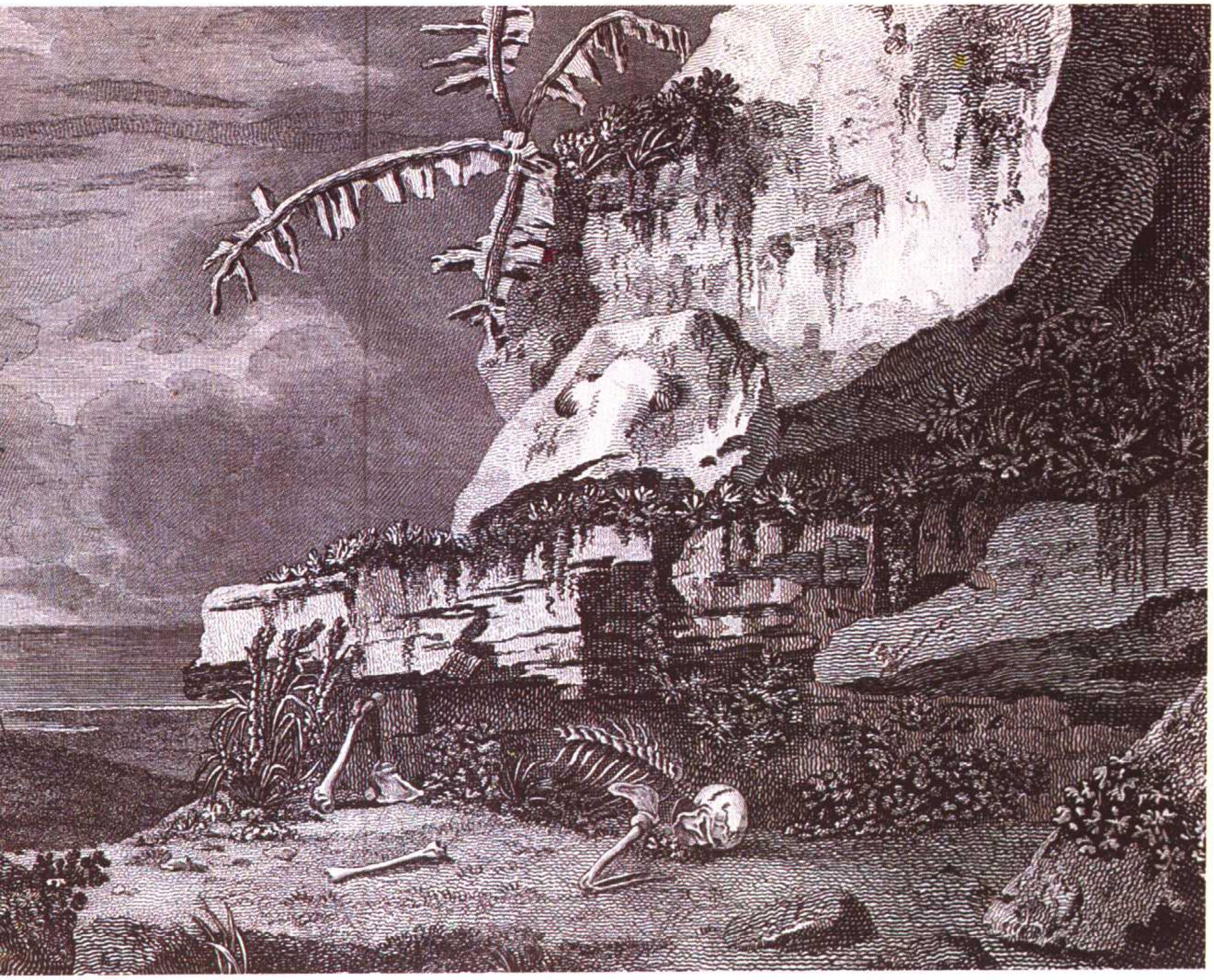
这幅石板画是对阿方斯-皮纳尔1878年在复活节岛上采访后报道的描绘。这是一幅凭空想像的对一座阿乌的描绘。事实上，石像永远都是置放竖立在平台顶部的石基座上的。



这种蔚为奇观的圣殿在岛上有许许多多。它们都建造在海岸山崖边上，但也有一些是按天文学来定位的，建筑物根据太阳在夏至和冬至或在春分和秋分时起落的位置，与太阳保持垂直的角度。

石雕巨像背朝大海

用拉诺拉拉库火山的软性岩石雕刻而成的大石像竖放在圣殿的露天平台上，石像的数量视建筑体



的大小不同而有差异。通常情况下，中等体积的圣殿拥有 5 尊雕像。

那些作为建筑的辅助设施，用雕刻精确的巨大石块组合成的挡土墙，令库克看后感叹不已："他们干的活完全不亚于我们英国最好的普通砖石工程。他们没有水泥，但石块的拼接却是那么紧密，他们懂得许多如何在石块上开槽的技术，使每一块石砖都密不见缝地镶拼在一起。"在部分阿乌的后面，有一些用石块堆造起来的长方形体或用卵石排成线条分割开来的的小山丘，这些被称作焚尸场的建筑物是用来存放残骸碎骨的。竖立在阿乌上的莫阿伊(即雕像)背朝大海，双目注视着本族系的住宅群。

伴随库克一同出海探险的画家威廉姆－霍奇斯，凭记忆描画出了拉诺拉拉库采石场，他的画纠正了一些不确切的描述，尤其是纠正了所谓所有的莫阿伊（雕像）头部都雕有头饰的这一描述，因为只有在位于海岸边的阿乌平台上的雕像才有雕刻的头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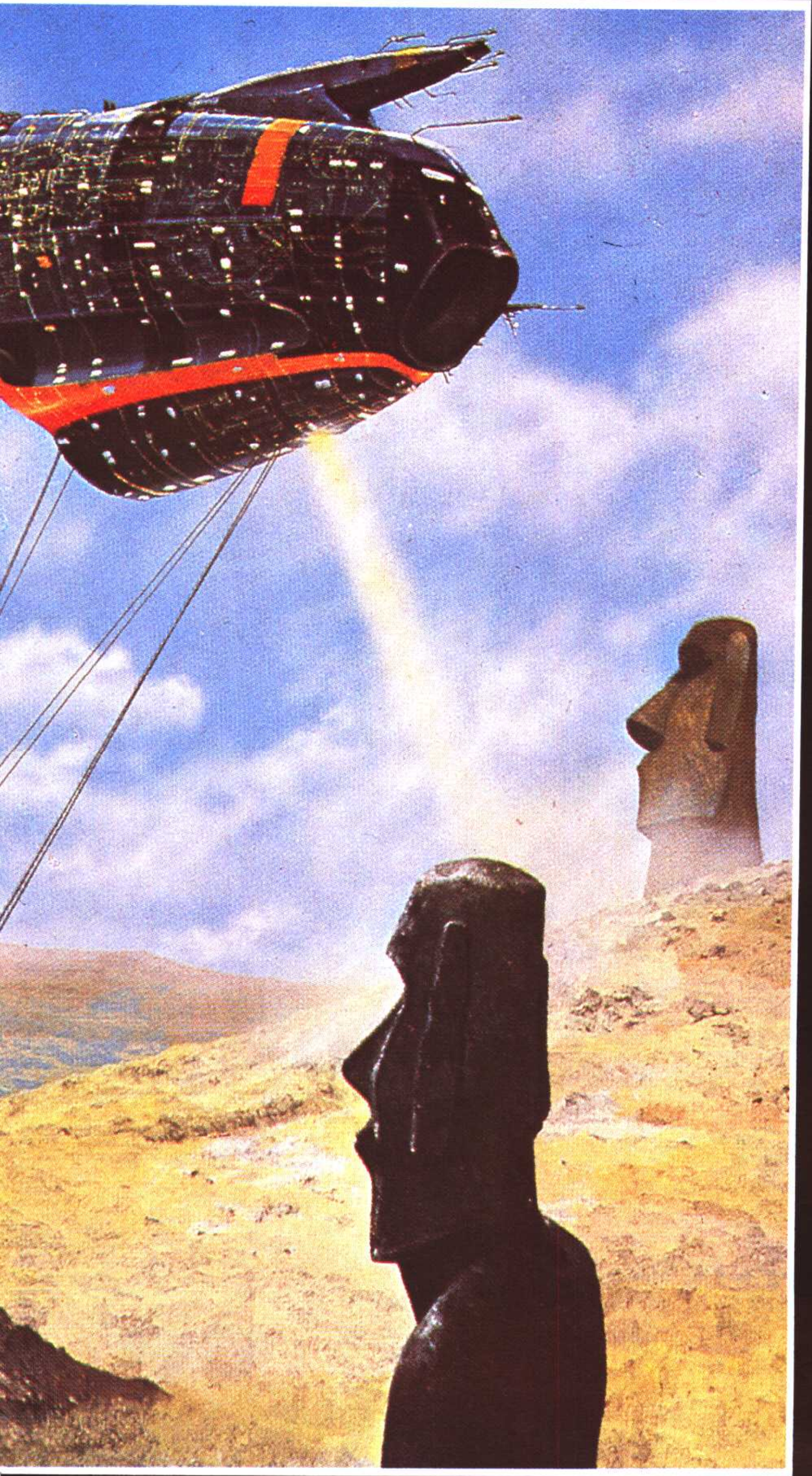




18 世纪时人们眼中的石雕人像

“这些石雕像一般都坐落在悬崖边，面朝大海，因此从这一边看过去，它们有 10 – 12 英尺甚至更高一些。而从另一侧望去，它们的高度只有 3 – 4 英尺。从正面看，它们都是用一些错落有致的大石块重叠建造而成的。”这就是库克笔下对复活节岛圣殿的描写。这些圣殿完全可以同社会群岛上的马拉埃、马尔吉兹诸岛上的道乌阿和夏威夷群岛上的埃伊阿乌来媲美。





科学幻想接踵而来

如何运输这些重量难以估测的庞大物体，令人的假设从严谨的推测到谵妄的想像，无所不有。E.万-达尼肯认为非天外之力绝无其他方法。“此外，我们坚信，为认识我们人类的过去，在这些用巨石雕刻而成的巨柱般的庞然大物擎天而起的地方，隐藏着最具意义的历史遗迹，而我们至今为止已探索得到的认识乃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同时坚信，这些遗迹极有可能把我们目前的和未来的研究导向宇宙航行的领域去寻找答案”。



“张张表情阴沉的脸庞，一组组在阳光下纹丝不动的雕像。快，快，我必须把它们描绘在我的画册上，因为我说过我要把它们记录下来，而此时，我的伙伴们却都躺在草丛中睡得正香。我快捷地，疯狂般快捷地描绘记录下眼前看到的这一切，——虽然疲劳和瞌睡阵阵袭来，但我极力抵抗着——我快捷地记录下这一切，我要让我的亲眼所见成为更加独特，更加奇异，更为久远的记忆……”

皮埃尔－洛棣

《复活节岛》

他们俯瞰着眼前一片开阔的空地。正对着阿乌，还有几座房子，那是专门留给族领、牧师或其他的一些豪门贵族的。在所有的圣殿建筑体里，摆放雕像的阿乌不容置疑是最令人瞩目的，其建筑也是最富匠心的，它们是巨石建筑工艺中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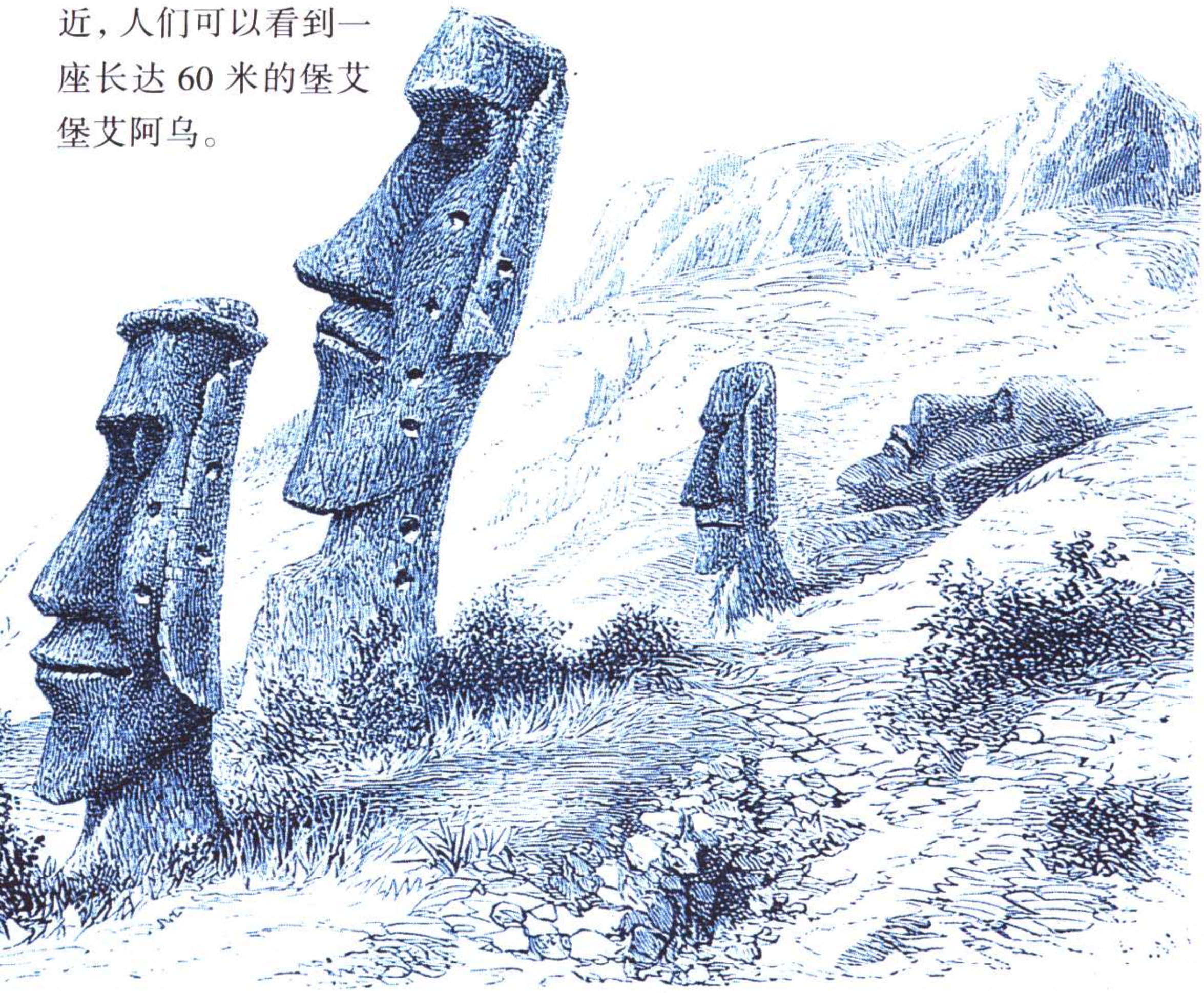
金字塔形的或船形的：形状奇异的圣殿

有一些阿乌的建筑形状是呈半棱锥形的。相比专门摆放雕像的阿乌而言，这一类阿乌面积较小，且建造也较为粗糙，形状与平顶的矮金字塔很相似。这

些阿乌里，建有柩室和祭器室。但也有些时候，死者被埋葬在经过装饰的石堆坟或排列不规则的土洞里。有些坟墓的顶上放有一些直竖的石块或旧雕像的碎块。大部分的坟墓都建造在被废弃和倒塌的旧雕像阿乌的断墙残壁旁，造坟的材料当然是就地取材了。目前还难以肯定说这种半棱锥形状的阿乌是在雕像阿乌之后出现的新的阿乌建筑工艺。它们也完全有可能在雕像阿乌建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堡艾堡艾阿乌（船形圣殿——译者注）这一名字同其建筑体本身的形状有关，它的外形酷似一条小船，两端细长且朝上翘起，似一叶小舟的船首和船尾。在马阿杜阿附近，人们可以看到一座长达 60 米的堡艾堡艾阿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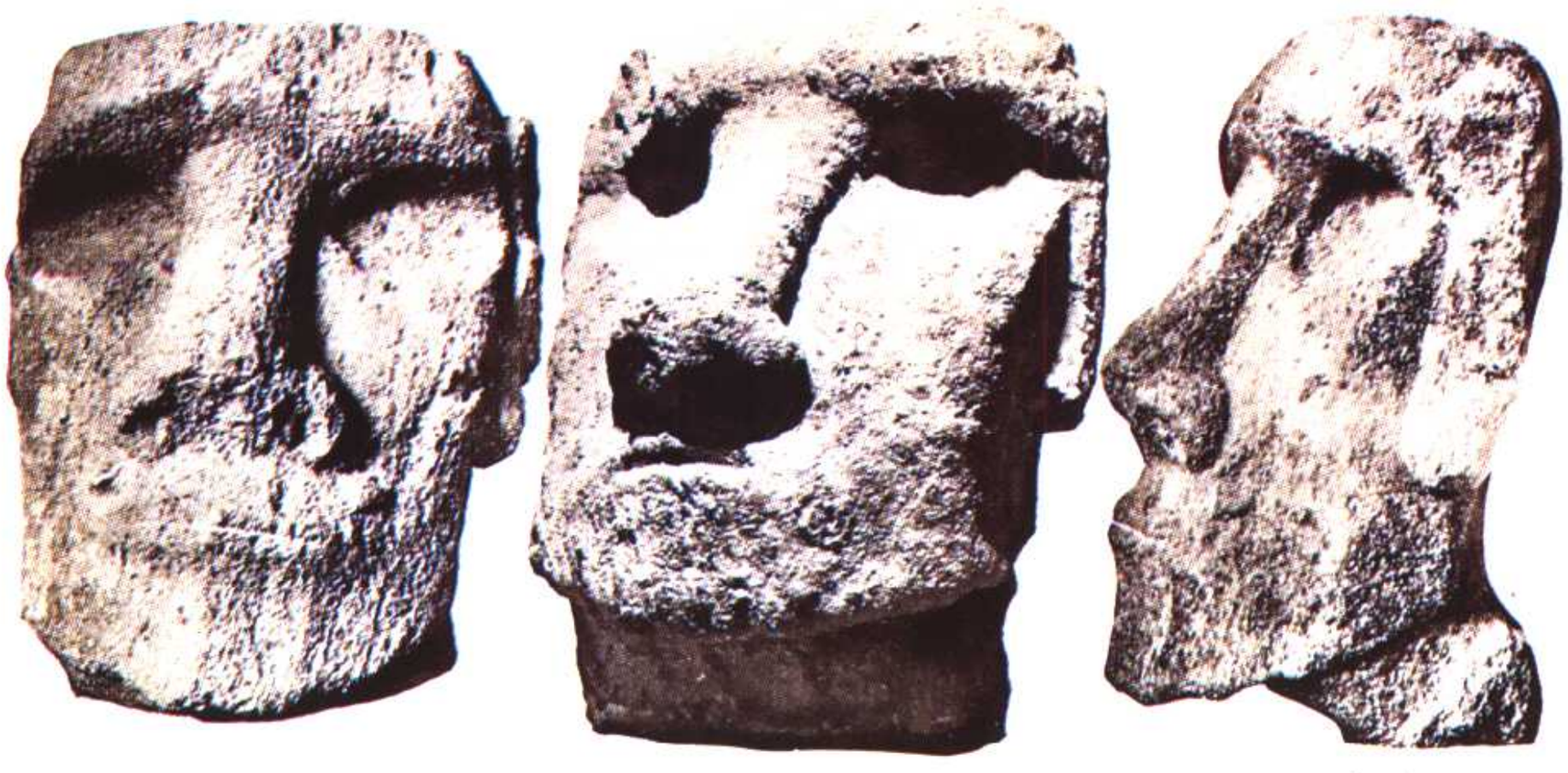
拉诺拉拉库山腰坡地上的部分石雕像被移到了散布在岛上的许许多多的阿乌上，另一些“留守”在平坡石块地上的雕像仍日夜“守护”着宽阔的雕刻工场。它们身躯的一大半已陷入在地缝当中。



是神，还是祖先：雕像中的人是谁？



罗杰文是第一个看到这些巨人雕像并为此发出惊叹的人。在这座屹立于茫茫汪洋中孤立的小岛上，悄悄地隐藏着上千尊巨人雕像，散布在无人知晓的圣殿旁，还有几百尊同样的雕像仍被囚禁在火山边的采石场上……对它们的象征和含义，人们有过许许多多的解释和推测。最为真实的解释是这些雕像所展现的是复活节岛人的祖先、族领和其他一些主流社会的上层人士，他们被视为复活节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一理论的依据部分来自库克的考察，库克考察的文字记录说，这些雕像都有名字，“名字前有时留有表示葬礼或长眠的‘莫阿伊’一词，或者有意为族领或国王的‘阿利吉’一词”。拉诺拉拉库山坡上那些雕像的名字，以及供放在阿乌上的那些雕像的名字，有可能是雕刻工匠的名字或者是已经



这是皮埃尔-洛棣带回的雕塑头像，现存放在巴黎人类博物馆的大厅里。

升天化灵为神的祖先的名字。有些字句的笔画清晰可见，“纹身人”的身上刺有花纹，“歪脖子”则低着脑袋，“臭气难闻的人”似乎因为自己身上有某种臭味而感到不自在。另一些名字则同雕像所在的地方有关，或者同鸟群经常飞抵的一些沿海岸的地域有关。

“采石场绵延在西南的山坡上和火山口内侧的谷坡上，那里，凝灰岩近在咫尺。(……)在大批耸立在火山坡地上茂密草丛里的雕像后面，还竖立着大量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巨大雕像。”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

《复活节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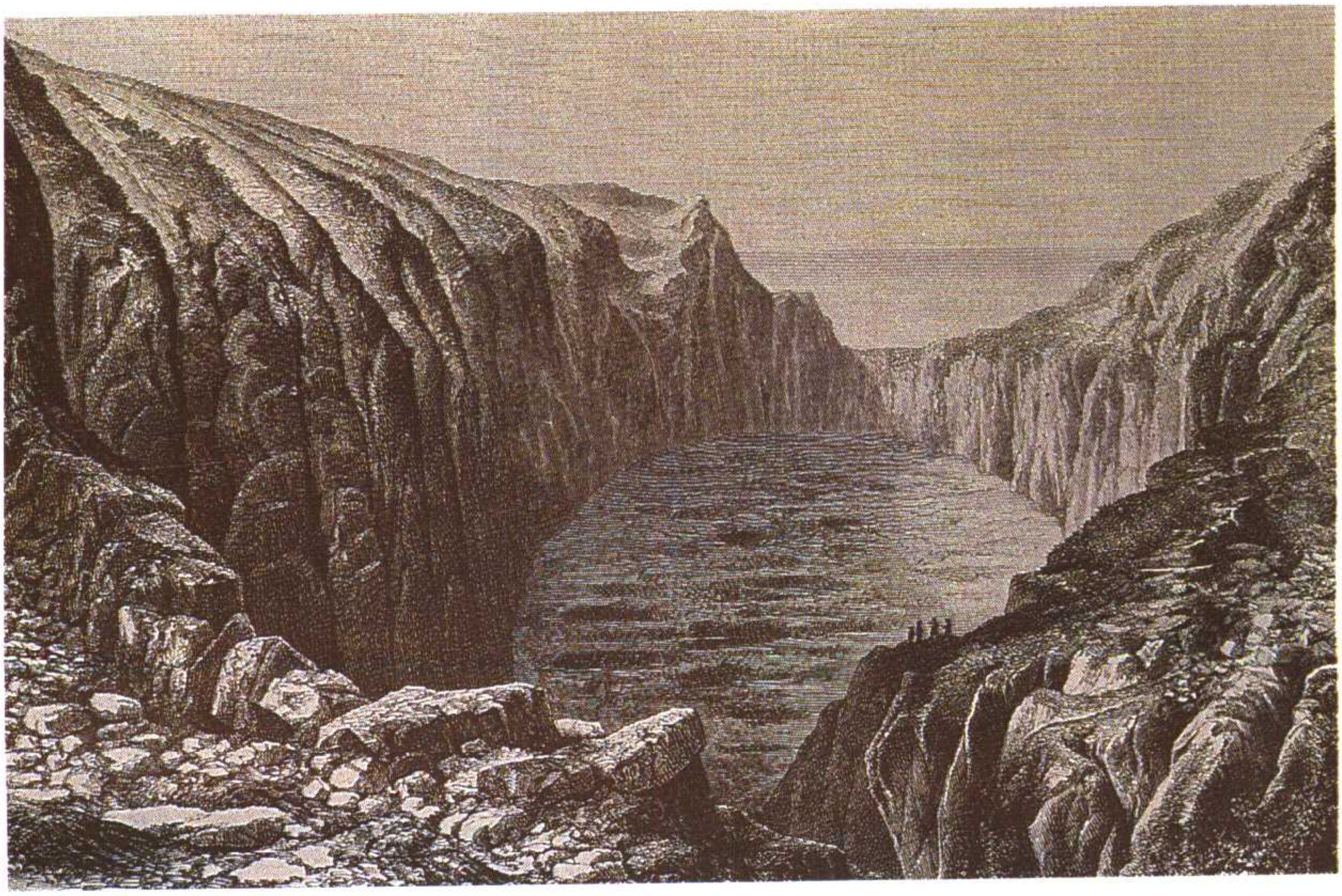
躺着的巨身、巨头雕像

竖立在阿乌上的雕像极其威武庄严。雕像的高度从 3.50 米到 5.50 米不同。最令人难忘的是耸立在岛北岱比道岱库拉阿乌上的那一尊雕像：高达 10 米，重约 82 吨。阿尔弗雷德 - 梅特罗把这些没有下肢的巨人雕像比作是“双腿残缺的巨人”。

这些纪念性的巨人雕像在雕刻的发展过程中，在形体上逐步朝着巨型、简练和标准的方向演变。最早的雕像出现在 5 世纪，但绝大部分都是在 14 和 15 世纪雕造的。然而，一些形状各异的雕像早在 8 世纪时就已竖立在阿乌祭拜坛上了。一些体态较小的塑像，它们雕刻的时间可前推到更早的古老世代，这些雕像风格不同，有些形状奇异，且是用其他石材如玄武岩或火山岩渣雕刻而成的。其中的一些雕像，其雕刻时间可上溯到复活节岛历史的初期。

“漏斗状洼地的底处是一个牲畜跑来饮水、周边长满灯芯草的小湖。绿油油的草坡地一望无际，使得这个像水瓢一样的地方另成一个天地，似一块镶嵌在岛上的绿宝石。”

皮埃尔 - 洛棣
《复活节岛》





在这座面积为 117 平方公里的岛屿上，有 900 尊雕像分别耸立在阿乌祭坛上和拉诺拉拉库采石场里；照片上的是还留存在岩石洞穴里的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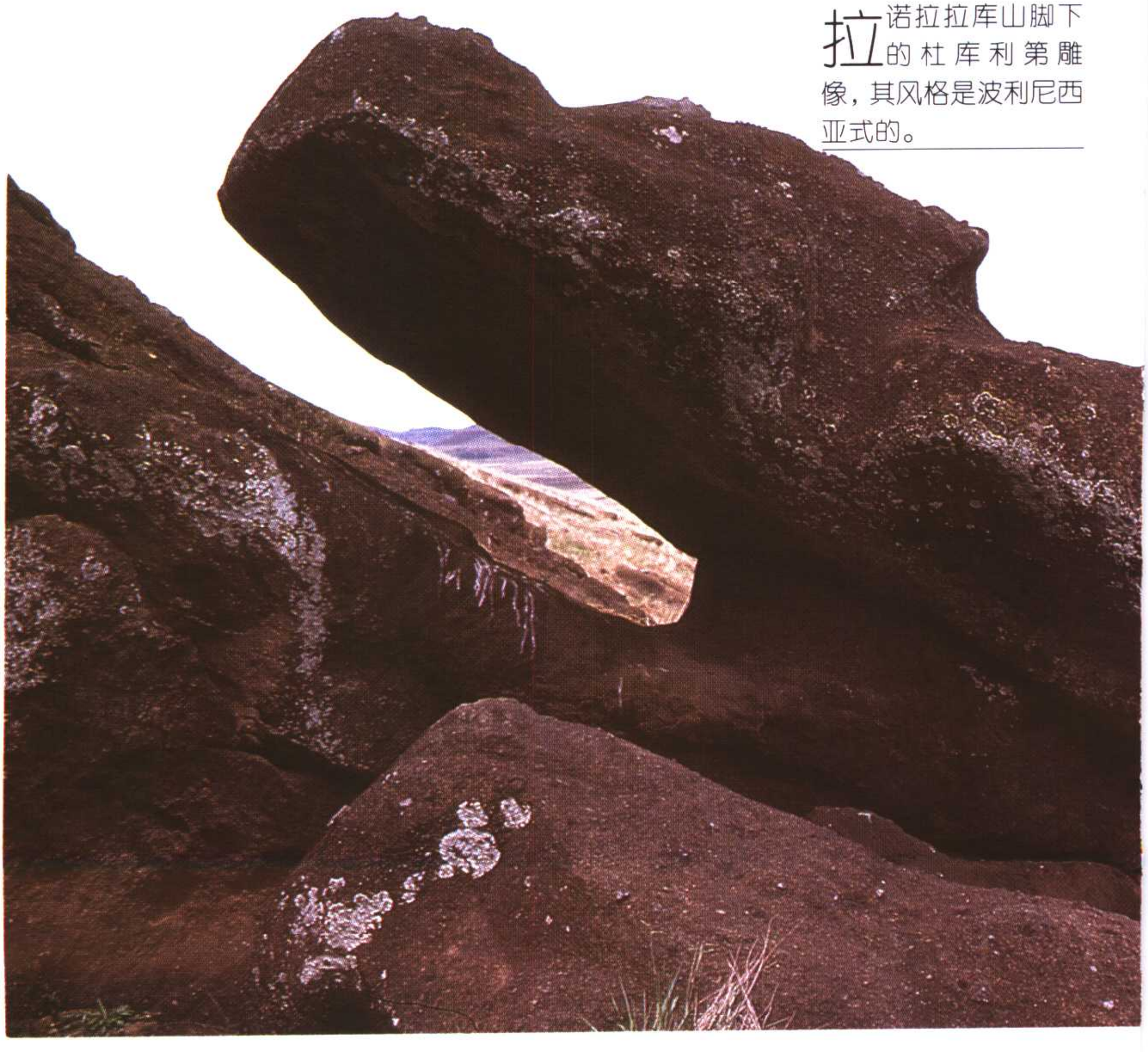
超乎想像的雕刻巨像的采石场令所有亲眼目睹的人为之赞叹

巨石雕像的采石场无疑是岛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在普瓦克半岛附近，露天的采石场是在拉诺拉拉库火山的山腰上开挖出来的，约在火山 150 米高的地方。选择这一火山为采石场，是因为这里的岩石就质量而言是最佳的雕刻材料。在这样的采石场里，凝灰岩很容易挖掘到。在这个采石场里总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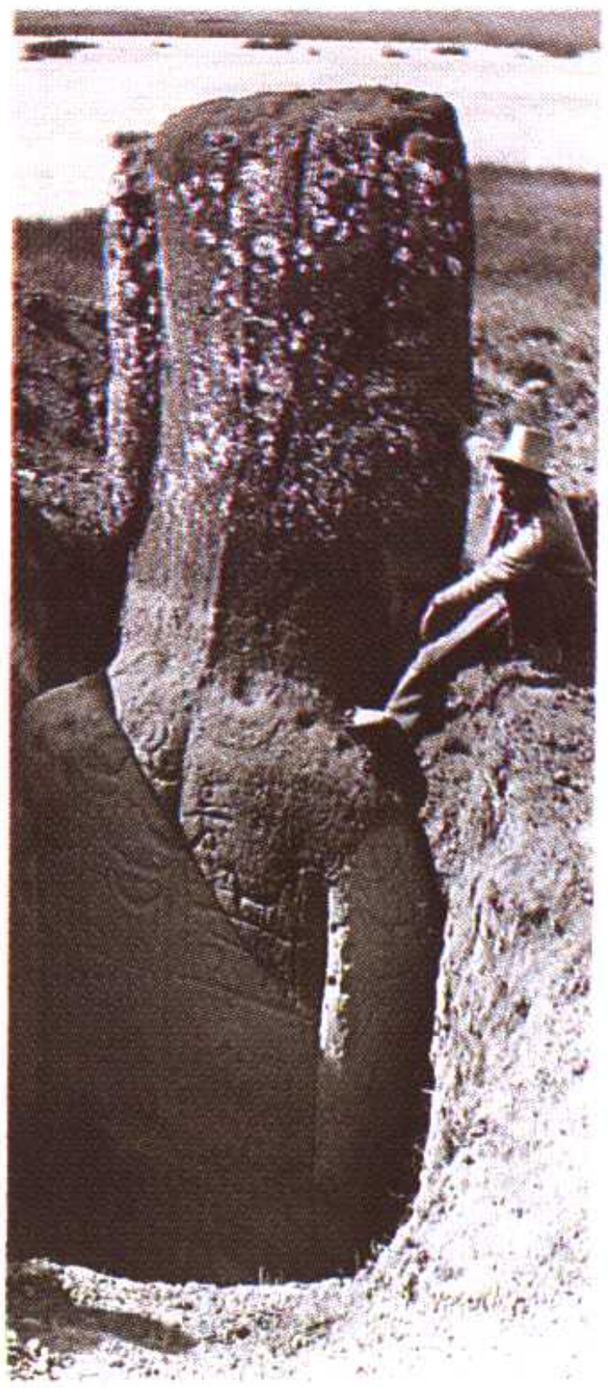
约有 300 尊雕像，但由于山坡的下沉，使很大一部分雕像半陷在火山脚下。它们凌乱地散布在各种不同的雕刻制作平台上，有些才刚刚初加工成形，另一些则已精雕细琢完成，准备运往别处。这些雕像的高度从 5 米到 7 米不等。最大的一尊占据了整整一个约长 20 米的山脊，其重量约在 130 吨到 150 吨之间。这尊巨大的雕像坐落在一个常人难以走近的地方，因此根本无法把它从崖壁上分离出来。或许这就是岛上众多特意以这样的形象雕刻在崖壁上的巨形岩壁雕刻之一，其形式犹如“天主教大教堂的逝者卧像”那样。



拉诺拉拉库山脚下的杜库利第雕像，其风格是波利尼西亚式的。



永远沉睡着的巨人，已被时光和人类忘却



在火山口的内侧，无数的洞穴是雕刻工匠们艰辛劳作的真实写照。

身处这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最能让人产生联想的，莫过于对工匠们在设计制作这些巨石建筑过程中稍作休息时情景的想像，眼前仿佛再现出他们干完活，随手把工具搁放在石雕像脚边的场景。有 100 来尊雕像正雕刻到一半尚未完工。有一些空荡荡的地穴里明显地留有雕像被移走的痕迹，而另有一些则堆满了雕像的碎块或已雕琢完成了的塑像。

工匠们在工作时的位置，或者是悬立在岩石上仅有立脚之处的狭窄地方，或者是蹉曲在宽只有 50 至 60 公分，长只有 1.50 米的岩石槽沟里。他们先开始雕琢雕像的头部，接着是整个身躯，最后是身体的两侧。雕像的抛光和精雕细刻的最后工序在整体雕像从岩石上完全分离开来之前就已完成。这道最后的工序是很棘手的，一不小心就会立即导致雕像破碎，整座雕



相对说来，火山岩渣石更松软一些，因此用石镐就能挖凿。还有好几尊雕像借助一根细长的岩石“龙骨”固定在它们的洞穴里。





像就会倒塌，这时不得已借助一种细长的“龙骨”来使雕像重新站立起来，然后再在雕像上打洞。这些洞一个一个被凿得很大，接着用一根根石楔来替代龙骨把雕像牢牢地连接固定住。时至今日，还有好几尊雕像竖立在卵石层上，这些卵石层的作用就在于能方便雕像的移动和搬运。卵石层上也可放上圆木或另一种装置，以使雕像能从它们被雕刻的位置上移运出来。于是，巨大的雕像被慢慢移动运到了火山脚下，然后再把它们暂时竖立在洞穴里或山坡上经过整理的平台上。这时，工匠们再来最后完成雕像的后背雕刻。

杜乌格伊弗命令雕像走上祭坛

在拉诺拉拉库山脚下完成了最后的雕刻之后，巨大的石刻雕像就被运往分布在岛上各处的阿乌（祭坛），有些阿乌相隔的距离有 10 公里之远。300 多尊现今竖立在众多祭坛上的雕像当年是以何种方法运至目的地的，至今难有确切的考证。岛上的传说未能提供任何在技术上令人信服的细节。复活节岛人说有一个神秘的族领名叫杜乌格伊弗，是他或是马克马克神，抑或是负有专门使命的牧师，曾命令这些雕像“走”到各自的阿乌上去，就地而立。由于在这一方面少有确切的考

“有谁能说出这些神的年龄？…… 在这些身躯饱受地衣和苔藓侵蚀的神像上，呈现出的不知是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才能凝集成的绿锈……有些已倒塌在地，有些已肢离身碎。另有一些，它们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地面的上升，已深陷到了土壤里，一直陷到了鼻孔处，这情景似乎使人觉得它们仍在注视着大地。”

皮埃尔－洛棣
《复活节岛》



证和资料，于是各种想像应有尽有，尤其是雕像的重量，一直都是被高估的。以前的说法是每座雕像都有三、四百吨，甚至五百吨之重。事实上，凝灰岩是相对较轻的一种材料：一尊高 5 米的雕像最重不会超过 16 吨。

然而，要运输这些巨大的雕像，况且其中最大的一尊重达约 80 吨，确实需要一种真正的奇迹般的创造力……其实困难的远不是如何来移动这些庞然大物，而是在移动的过程中如何不使它们受到损坏。但在复活节岛上，人们无法想像会有一种至少用一根木柱作

阿吉韦阿乌是岛上最大的祭坛之一，建在岛内的平地上，距西海岸 2 公里。整个祭坛平台呈长条形，由两个侧翼组成，总长度为 80 米，必须经过一个用石块铺就的斜坡才能走上祭坛。

支撑的比较原始的起吊装置，因为最早踏上复活节岛的欧洲人在那里看到只有一些细矮的灌木丛。最新的研究表明，古时的复活节岛是有森林的。曾经有好多树种在岛上生长，其中包括槐树和一种同属棕榈树木本植物的叫做普梨查棣椰(音译——译者注)的树木，这种树材很适合用来做杠杆、木橇和滚木。另一种木本植物即 TRIUMFETTA 的树皮是非常珍贵的，因为用它编织成的绳索是极其牢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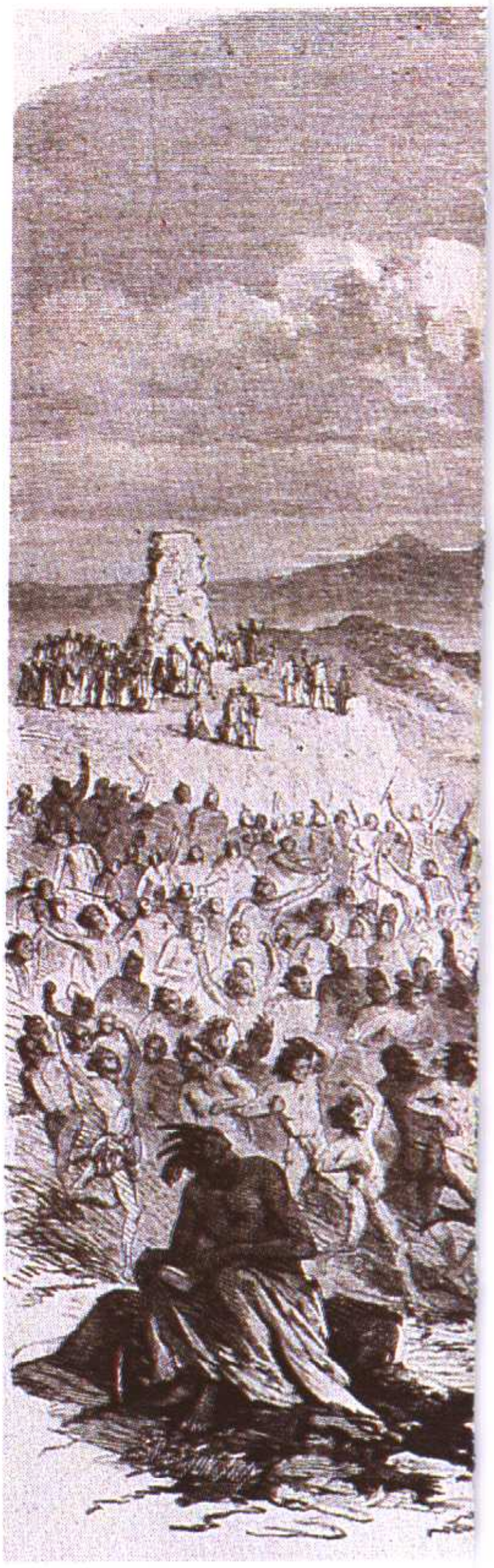
珊瑚是雕像的眼睛，它的目光注视着天空

有一些雕像，如耸立在篙岱利库祭坛上那些神像，它们的头上戴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火山凝灰岩的圆柱体。这种土语叫做普皋(音译——译者注)的“帽子”突出在眼睛之上，好似帽舌一般。在梅特罗看来，这更像是一种发式，一种在欧洲人到来之时显贵们头上盘着的发髻。最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当雕像在祭坛上竖立起来之后，其中的大部分都会被涂上一层颜色。威那普祭坛上的那些雕像至今还留有明显是涂上去的红颜色的痕迹；现今存放在不列颠博物馆的奥龙阁雕刻，当时也同样被涂上了红白两种颜色。雕像只有在被赋予了目光之后才真正有了生命，于是被海水冲上岸边的白珊瑚被雕琢成巩膜置放在两个已凿好的眼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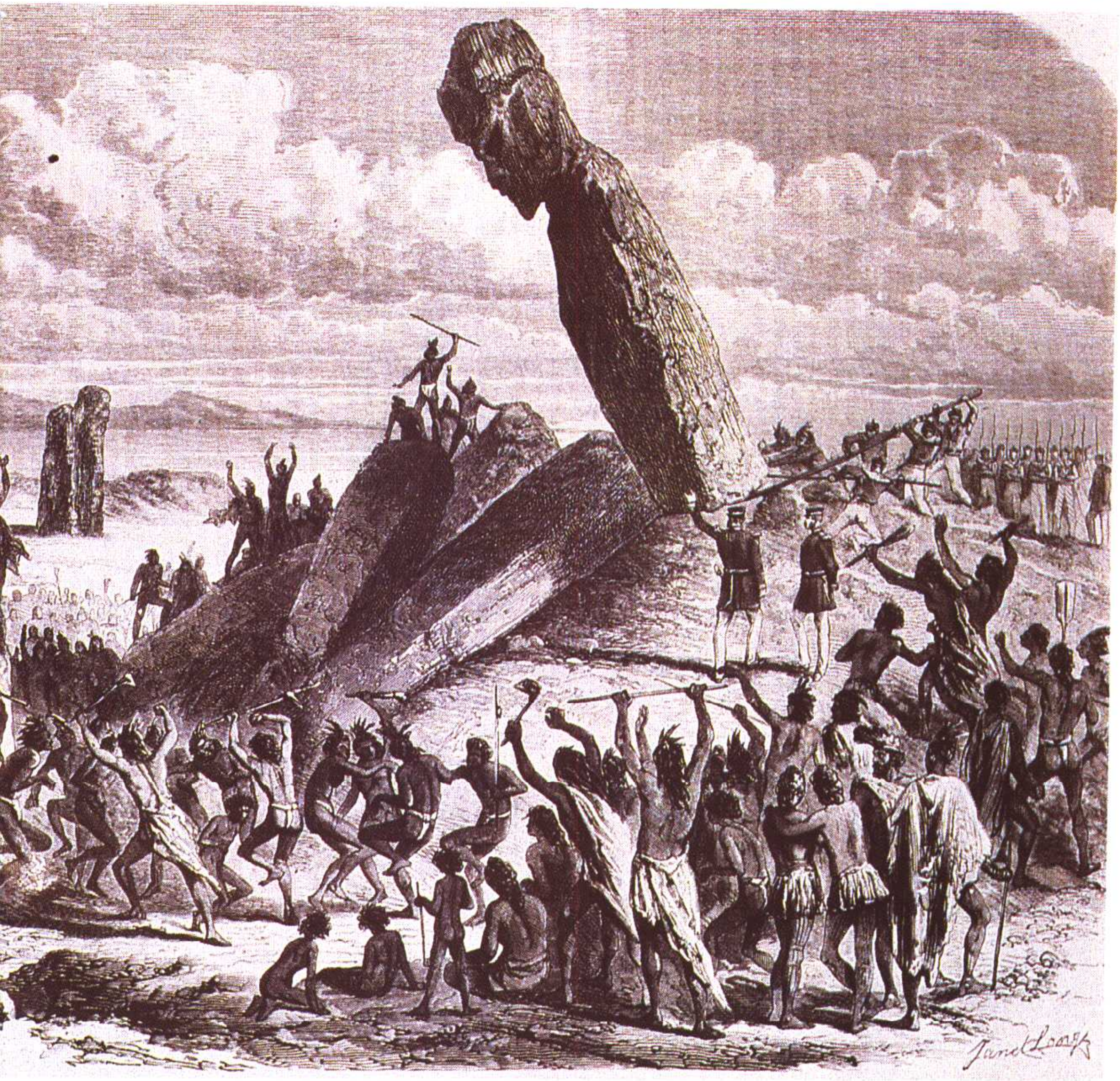


1834 年，迪珀蒂 - 图阿尔海军元帅是最后一个看到耸立在祭坛上的雕像的欧洲人

1866 年，当传教士们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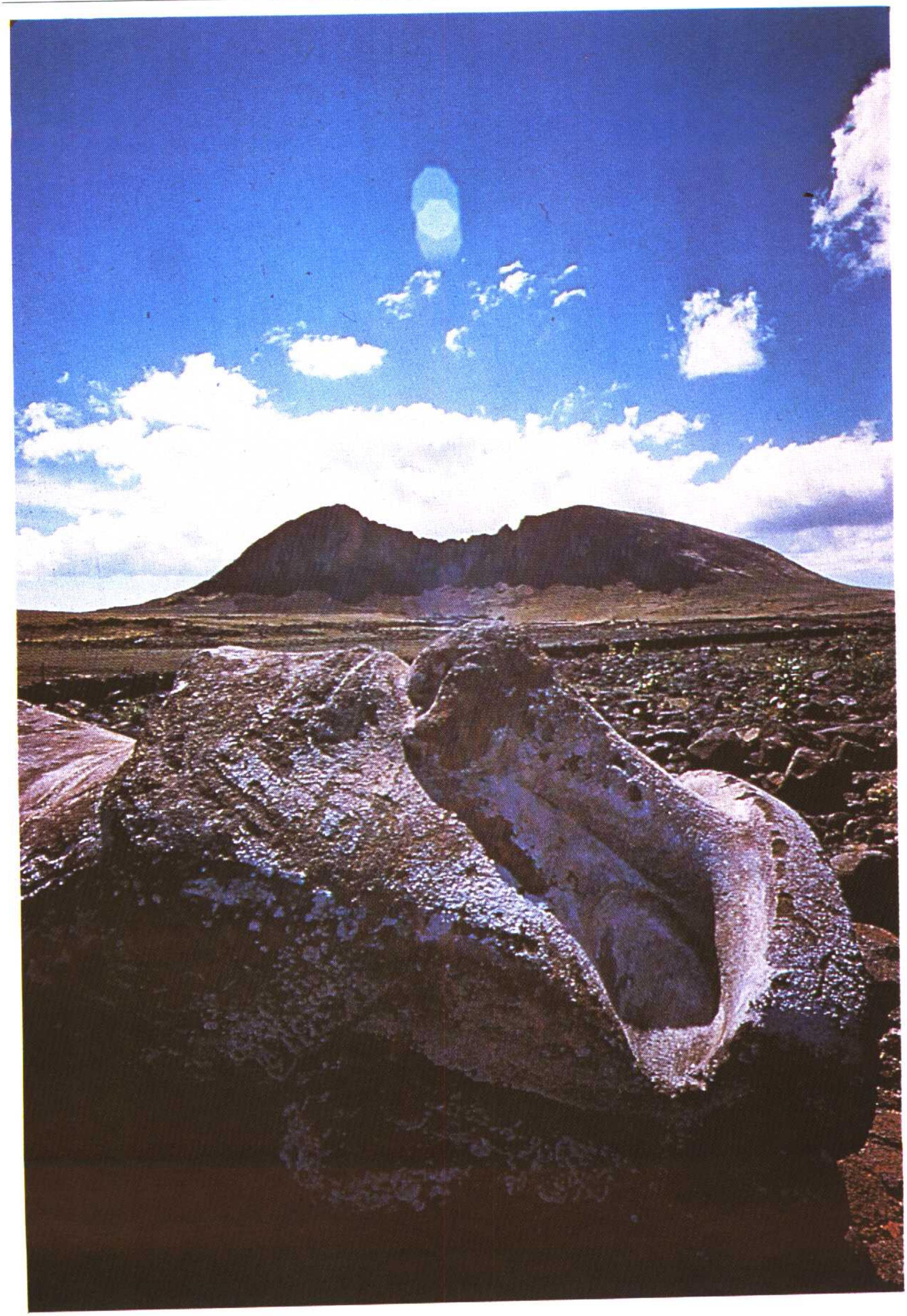


大部分雕像经过历史上部落间的战争都已倒塌或遭毁坏。19 世纪初才在祭坛上竖立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尊雕像，也因西方人的探险猎奇而遭损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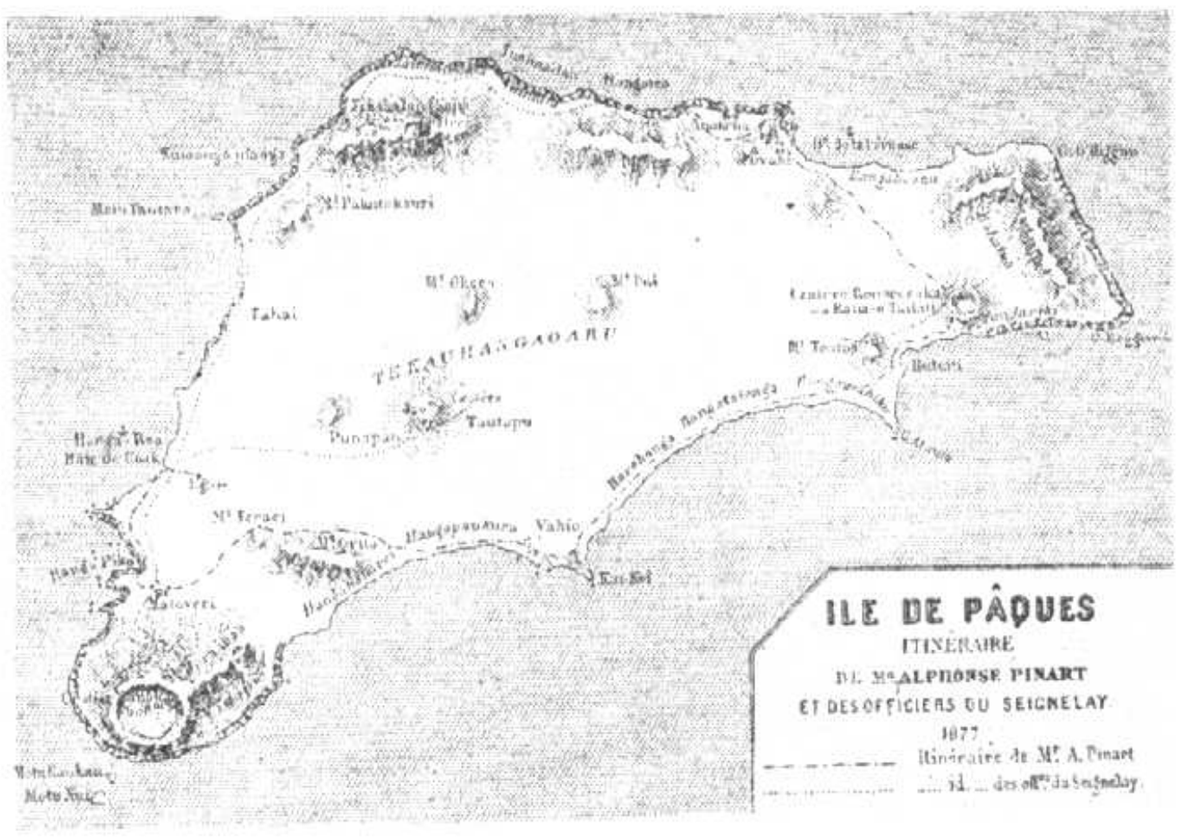
复活节岛上传道说教时，竖立在祭坛上的雕像已不复存在。库克、福斯特以及拉彼鲁兹无一不为目睹无数尊躺倒在地上的雕像而感到吃惊。在岛上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战乱中，复活节岛人的传统便是推倒战败部落或家族的神像。如同在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地区一样，战争胜利者侮辱战败者的方法，就是把战败者部落或家族供奉祖先和象征部落或家族社会地位的祭坛变成一片废墟。

1872 年，法国大型驱逐舰“花神号”上的海军士兵用大炮轰倒了好几尊雕像，随后他们把其中一个巨大的石刻头像运到了军舰上，这一头像现展出在巴黎人类博物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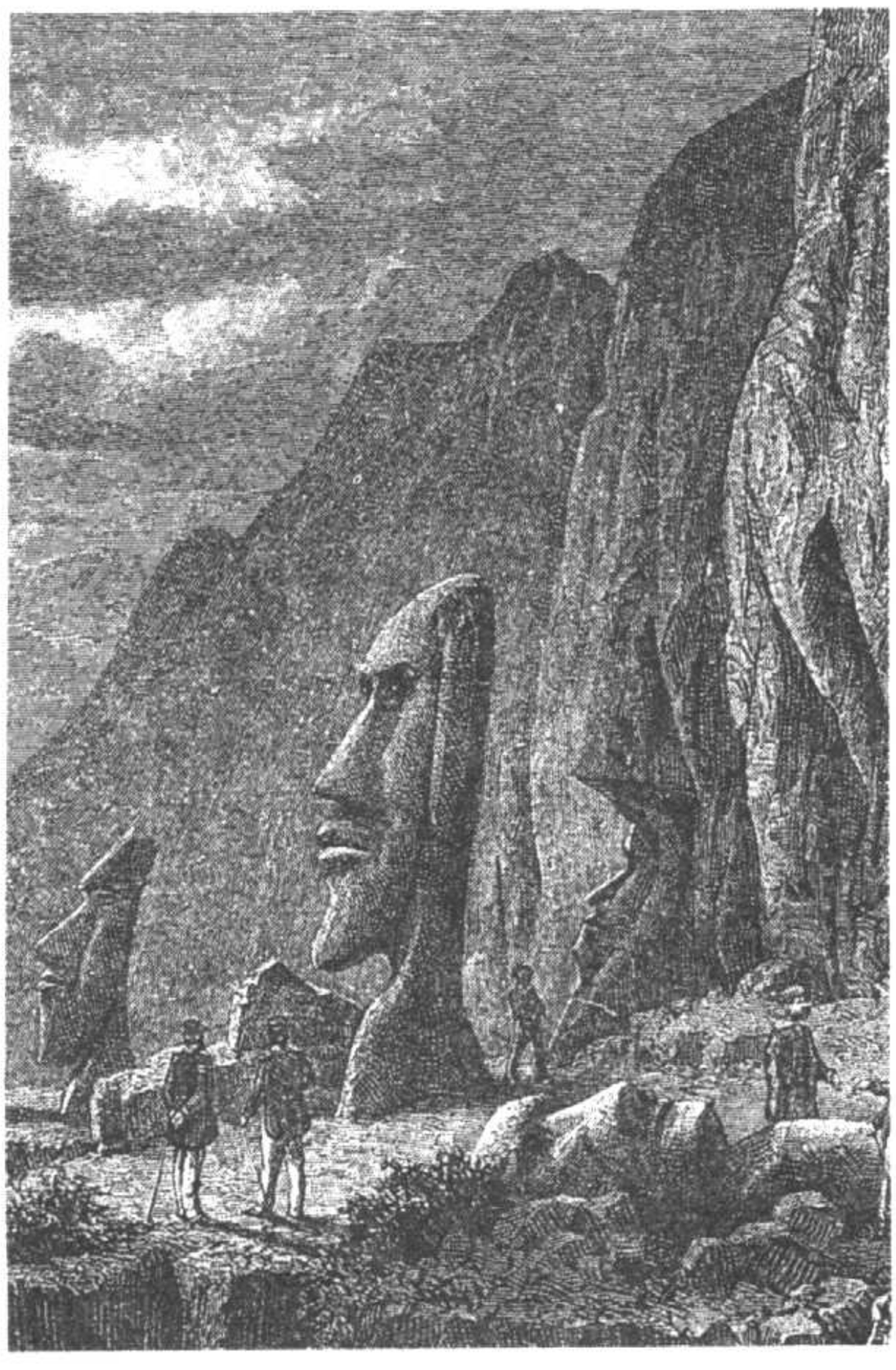
见证与文献

不管是航海家还是传教士，
不管是考古学家还是人种学家，
不管是作家还是旅游者，
在这座茫茫大洋中孤立的小岛上
西方人接踵而来，乐此不疲
他们在寻觅什么？他们寻觅到了什么？



旅行家们的视角

很少有欧洲的航海家去世界上最偏僻的孤岛——复活节岛周围的水域里冒险。然而这块神秘而又远古的土地，以其奇特的石刻雕像，给所有踏上过这块土地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他们写下了许多生动而又详尽的纪实文字。



迪蒙－迪维尔——法国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航海家，地理学家——在从甘比尔群岛驶向塔希提岛的越洋航程中，回忆起了罗杰文发现复活节岛的经历。

瓦伊胡岛有一种非凡的意义。它的英文名字叫 Eastern Island，但法语的名称是 De de Pâques，它是在1722年4月6日被海军元帅罗杰文率领的荷兰海军舰队发现的，为了纪念这一发现，罗杰文便用复活节这个庄重的节日名称命名了该岛。

第二天，舰队停泊在了岛岸边。在耸立着一尊尊雕像的海滩上，一大群神色好奇而又颇显吃惊的人在来回不停地走动着。水手们谨慎地试图与他们对话，但随即就得到了明确的回答：不予相信。就在当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有水手开了一枪，随着枪响，一个土著人应声倒地死了。战争因此而爆发。罗杰文亲自带领150名水手冲下船去，端起枪朝着蜂拥而来企图阻退他们下船的人群扫射过去。教训是残酷的，不能重蹈覆辙。或许是为了让这些可怕的外来者良心发现，土著人把他们的一切都交了出来，武器、礼品、好几种储备的食物，他们甚至愿意让荷兰人把他们的女人带到船上去。

从这一天开始，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荷兰人下船登上了岛屿。岛上的农作物青葱碧绿，田块呈封闭式，但分割清晰，每个氏族均形成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些长约40到60英尺，宽约8至10英尺的茅屋，是用泥土作立柱、黏土柴泥或湿软泥垒起作屋墙、茎秆作屋顶盖建起来的。猪已在岛上司空见惯。

这些动作敏捷、体态健壮、充满活力的岛民，给人的感觉却是温和、顺从、和蔼、谦逊甚至是腼腆的。他们的肤色跟西班牙人一样，有些人的皮肤几乎就是白色的。他们的身上纹有各种各样动物和飞鸟的图案。而女人们，则性格温柔又漂亮，在欧洲人看来，她们绝对是标致的。那些石刻雕像是绝对受到崇拜的。按罗杰文的说法，在祭拜的人群中，站立在雕像旁的，是那些与众不同的耳垂大耳环，削光了头发，戴着黑白羽毛高帽的土著人和牧师。这些在石头上雕刻出来的巨大雕像，所展现的是人的脸像。在每座雕像的周围，都有一块用白石铺就的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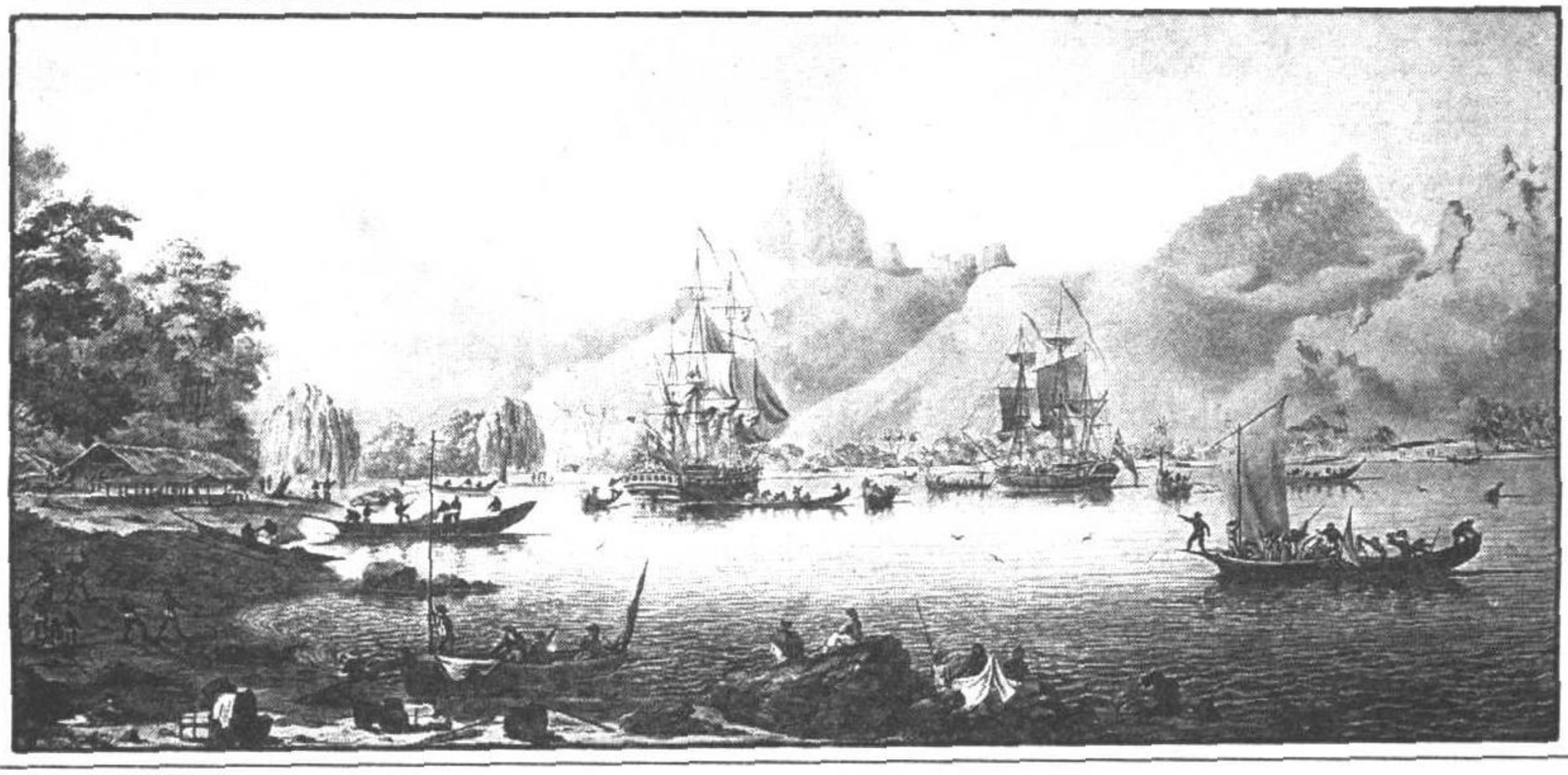
因为担心即将刮来的西风影响航程，荷兰人的舰队便升帆启航离开了这座岛屿。此后，一直到库克在1774年的3月踏上该岛，并在那里逗留了八天之后，瓦伊胡岛才又回到了人们的记忆当中。

朱尔－迪蒙－迪维尔

《引人入胜的环球之旅》

让－弗朗索瓦－德－加洛，即拉彼鲁兹伯爵，在对其旅行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哲学，即合理的乐观主义和对启蒙

詹姆斯－库克的船队停靠在朋友岛时的情景。





时代进步的信仰。

4月4日,我距离复活节岛只剩下了60海里的航程。我没看见有任何飞鸟,风刮的方向是北风转西北风,确实,如果不是我对这座岛的位置早就心中有数的话,我想我或许已经驶过了这座岛屿,那样的话我就将不得不再调转船头驶回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不得不承认,其实有许多岛屿就是这样被偶然发现的,(……)

天亮了,我开始寻找库克的船队曾经停靠过的海湾:这是一个能使船只躲避北风的最佳的避风海湾,只有西风才能吹进这一海湾。天气是那么的好,不由使我相信几天之内海上都不会起风。上午11点,我距离锚地只有1海里的路程了,那锚地就是当年星盘号曾经停泊的地方。我试图在距当年那艘大战舰很近的地方停泊下来,但水流湍急,我们两艘船的船锚都无法扎入海底,我们不得已,只能不停地移动船的位置,力图重新抛锚停泊。

那些印第安人在海水里游了近1海里的路程,始终跟着我们的船,他们登上船来时那坦然的笑容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们就在我们的中间,全身赤裸,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一条细细的绳子围在腰上,绳子下方固定着一小把草,遮盖着他们的生殖器。(……)

黎明时分,我作好了一切下船登陆的准备。事实上我们是分乘4条小船,只有12个士兵是带着武器下船登陆的。除了必须留在船上担任值班的人之外,我和德-朗格勒先生率领所有的船员和军官都下了船。我们的队伍包括两艘船上的动力机组人员,总共是70人左右。

大约有四、五百个印第安人在海滩上迎接着我们。他们没带任何武器,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身上披着白色的或黄色的布块,但绝大多数人都是赤身裸体的。好几人身上有纹身的图案,脸面涂成红色的。他们的叫声和表情表示的是快乐。

他们一起朝我们走来，向我们伸出手，欢迎我们的到来。(……)

由于人是所有生物中最能适应环境的，因此，出现在我眼前的这个民族远不如库克船长和福斯特先生所描绘的那般可怜。我们对这一民族的指望，是以我们慈善的行为去激发他们善良的本能，我们给他们带去了山羊、母羊、猪，还有橙树、柠檬树、棉花和玉米的种子，以及所有可能在这座岛上生长的植物。(……)

关于雕像的建造

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分量十分轻的火山石，只需用 10 米或 12 米长的杠杆就可将它们抬起，然后再在雕像下填一些石块，犹如库克船长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分量再重的雕像，也同样可以借此方法把它们抬升起来，且只要有百十来个人就可以了，客观上也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运作。也正因此，奇观正在消失，人们让这种完全不是假造的火山砾石回归到了自然中去，有理由认为，之所以岛上不再有新的遗迹出现，那是因为当时特殊的条件和环境在那里已不复存在，且越来越少有人再甘愿为争当一个几乎一丝不挂，仅以甘薯和薯蓣为生的民族的国王而去争霸争斗。与此同时，这些印第安人因为已没有了邻居，所以不再有战事，因此也不再需要有一个权力四射的族领。(……)

复活节岛人的习俗

毫无疑问，在对待偷盗行窃的行为方面，这些部落人群与我们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对此确实不以为应该有怎样的耻辱，但他们完全知道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因为他们在得手之后就会飞快地逃逸而去，以免遭他们自己也感到害怕的惩罚，如果我们在这座岛上多呆上几天，我们也必然会根据恶劣行为的程度给予必要的惩处。不然的话，我们的温良恭俭让完全有可能会演变成一连串道不尽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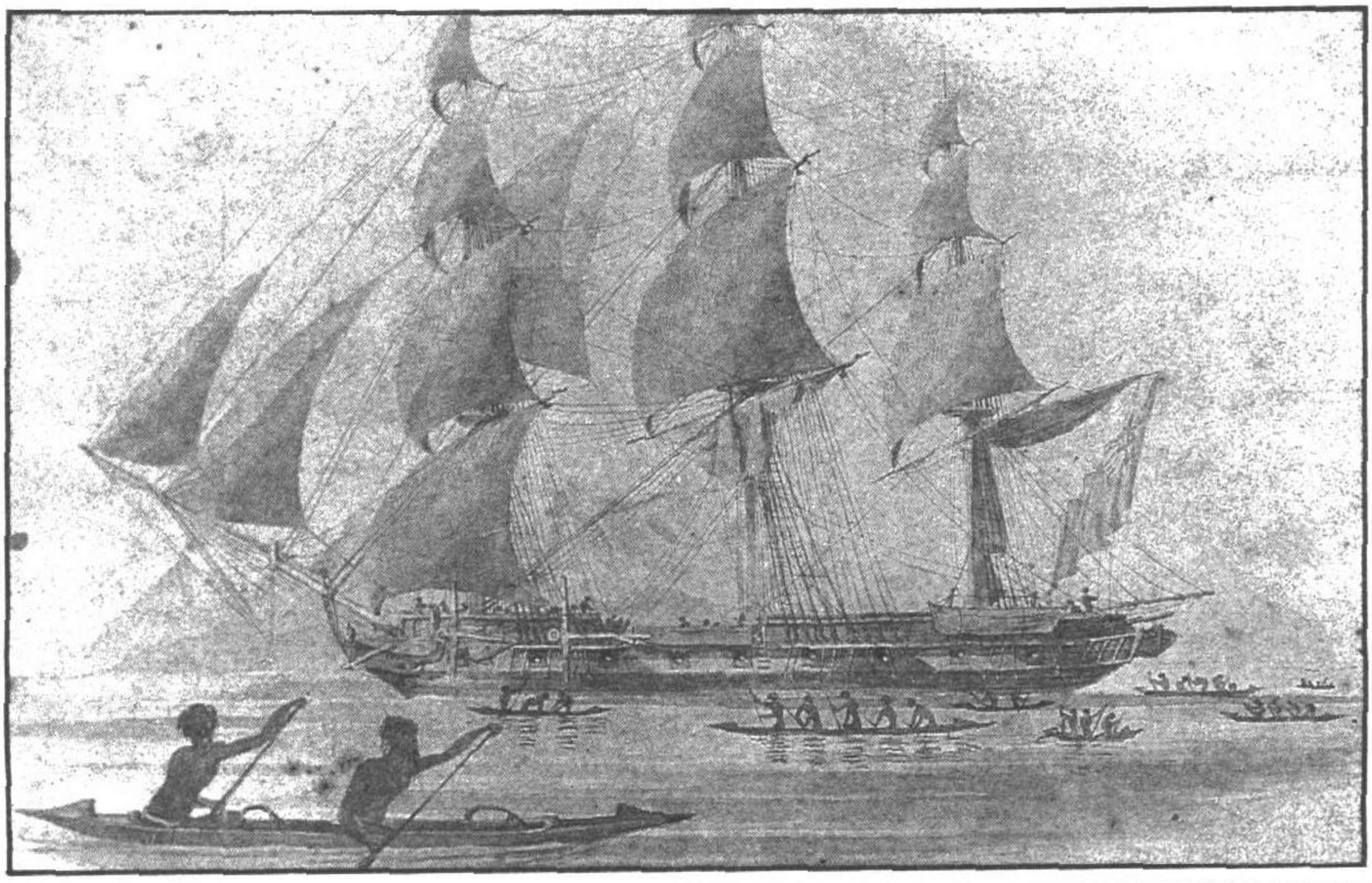
在读完了最后一批旅行家的旅行纪实之后，再没有人会把生活在南半球海洋上的印第安人看成是野蛮人了。恰恰相反，他们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许多巨大的贡献。相对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我以为他们也会堕落，我的观点并非建立在他们所犯有的各种各样的偷窃行为之上，而是以他们对偷盗劣行所持有的态度为依据的。

他们强行把一些十三四岁的女孩拉来送到我们的面前，指望以

此得到一份报酬:这些年轻的印第安姑娘所表现出来的反感,似乎在警告人们,对她们施暴就是对国法的践踏。

他们仔细测量我们船只的样子,使我相信他们并没有把我们的艺术当做傻瓜来看待。他们察看了我们升降船帆的缆绳,我们的船锚,我们的罗盘,我们的舵轮。第二天,他们带着一段细绳来到船上重新进行测量。我由此断定,前一天他们回去后必然有过讨论,但可能对某些机械还略有怀疑。在我看来,他们是完全有思考能力的。我让他们对每一种机械进行了重新测量,或许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后难以再见到的。我们上岛去,为的仅是能做些善事。我们送给了他们许多礼物,在他们的田地里撒下了各种有用的作物的种子,我们把带去的猪羊等牲畜留在了他们的住处,它们将在那里繁殖绵延。而对他们,我们不求得到任何东西,但他们回报给我们的,却是向我们投来的石块和想方设法从我们的船上偷盗去所有能被偷去的东西。我们再一次在异域他乡冒失地表现了那些温良的举动,我已决定在夜晚启航离开那里,我幻想着当他们在天亮后不再看到我们的船只时,或许会顿然感悟到我们的不辞而别,是因为他们的不良行为使我们产

帆船和独立舟,两种文明的交会。



生了不满而导致的，幻想着这样的反思能使他们大彻大悟。不管这一似天方夜谭般的想法会有怎样的结果，但航海家们至少能从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收获，那就是这座距离社会群岛不远的岛屿不可能给船队提供任何需补充的给养。

让－弗朗索瓦－德－拉彼鲁兹
《“星盘号”和“罗盘号”的环球之旅》

法国海军元帅阿贝尔－迪珀蒂－图阿尔出生于1793年，1842年他在塔希提岛建立了保护国制度，在此前的1838年，他先到达了复活节岛。



我们刚离开岛东的岬头不久，便在西班牙海湾前遇到了迎面朝我们划来的5条独木舟，每条小舟上有2个男人，但在其中的3条上还有1个女人。

当我们的舰船停下来观察时，这些土著人毫不犹豫地登上了船，自如的举动，似乎表明他们对这样的上船游览已习以为常。他们手舞足蹈，做出各种各样的猴脸怪相和滑稽动作，着实逗乐了我们。他们表情快活，动作灵捷，思维极其不一般。不容置疑，他们感到害怕，但他们很懂得把害怕隐藏起来，更懂得怎样迅速地去消除它，他们表现得泰然自若。男人们用动作示意要剃胡子，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我们把一顶鸭舌帽和一个领结作为礼物送给了其中的一个男人，他马上穿戴在身上，得意地在甲板上反复来回走动，那模样似乎他穿的就是绫罗绸缎。所有的土著人都满怀激情地说着一个词：“米罗”。大概是因为见到我们脸上不解的神色，所以他们不停地重复着这个词，这个词是波利尼西亚人用来建造独木舟的一种树木的名称。这种木材是他们最向往得到的东西，他们用了很多方法最终使我们理解了他们的意思。

当水手们在收起洗净晾干的衣服时，其中的一个野蛮人，绝对可称得上是一个熟练的扒手，他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坐在一条红领带上面，然后以一个极为敏捷和熟练的动作把领带放进了随身带着的小编织袋里。当我们让他交还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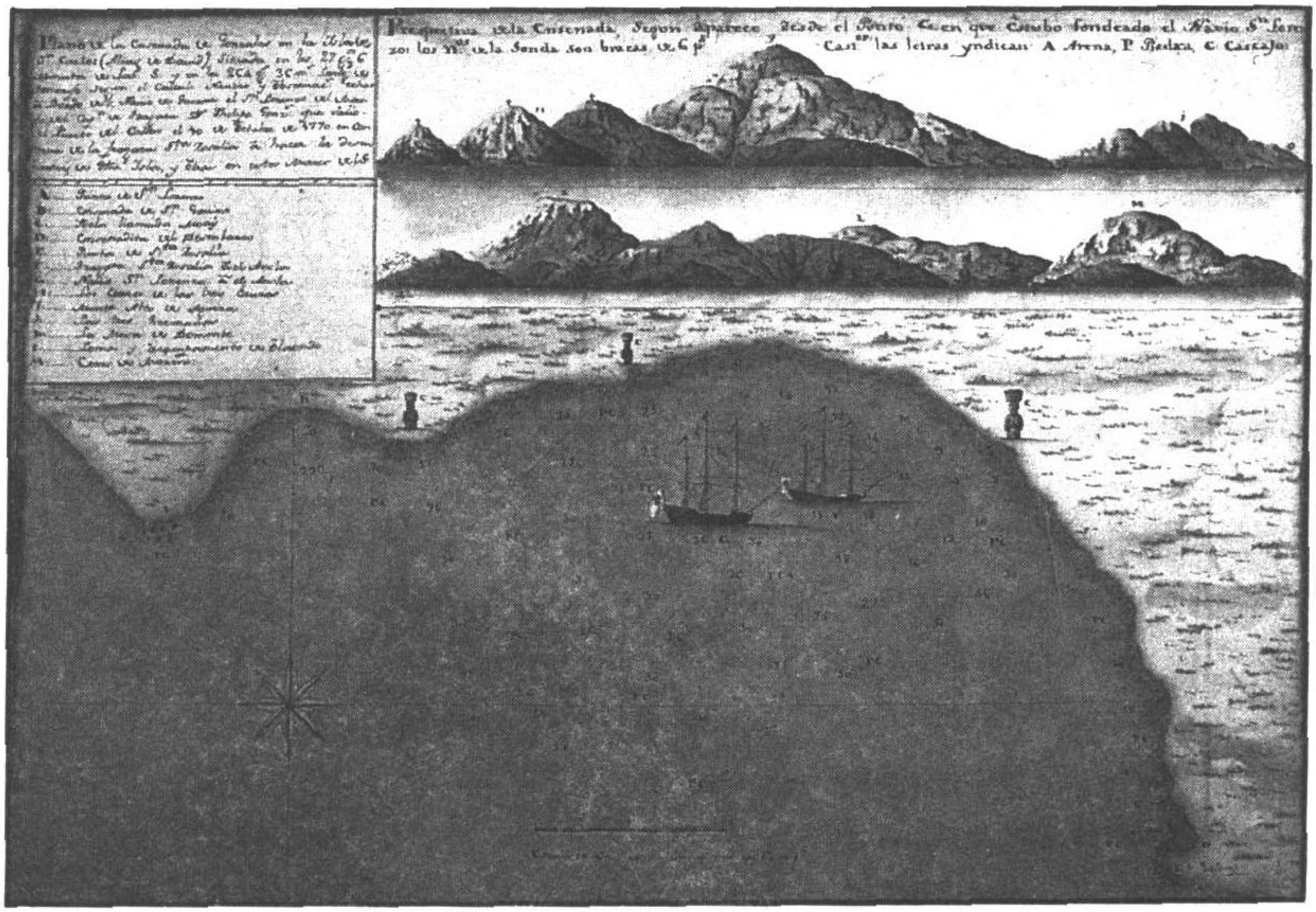
时，他既没不高兴，也没有做了坏事被逮住后的那种尴尬，而是满不在乎地又马上寻机重新下手，希望下一次能得到更大的收获和乐趣。

时而，因为舰船要驶出海湾去测试风向，那些独木舟便被抛在了船队后面的一段距离。此时，一旦被某个女人看到了，她便会即刻嚎啕大哭起来，并且做出一些像小孩一样的令人辛酸的可怜兮兮的样子，很快，船上其他的一些野蛮人马上就会像她一样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但当看到船队停了下来之后，他们就又放下了心，恢复如常。（这种笼罩在野蛮人当中的害怕被抢掠走的心理，并非是无缘无故的，曾经有好些捕鲸船因为缺少劳力，船主们在波利尼西亚诸多岛屿上抢掠走了许多男人，但在捕完鱼后，他们一直没有把这些男人送回岛上。）

男人们的身上都刺有花纹，女人也同样纹身，但花纹都刺在嘴边、额头上、头发的根部和大腿的前面，就好像她们都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似的。女人的举止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们纯朴的外表。显然，她们不会因为自己赤身裸体而感到脸红，但在她们的行为姿势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难堪，那就是涉及女性自然特征的羞耻之心，当她们无意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时，便有一种害臊的表现，似乎在请求我们对她们的这种不经意给予宽容。这种因为自己赤身裸体而表现出来的难堪，毫无疑问是对一种进步的证明，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朝着文明跨进了一步。

在土著人离去之后，正当我们的船快速向西边驶去时，忽然间从海面上传来了喊叫声，我们很快发现有两个人正一边呼喊着，一边朝我们游来，这呼喊声在静谧的海面上传得很远很远。我派了一艘救生船去营救他们。由于距离陆地已经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我很担心这两个人是否会因为对我们的好奇而成为牺牲品，因为我估计他们的独木舟已经被撞坏了。然而，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我们最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是各自骑着一根用形如麦草一样的灯芯草编织而成的圆棍划水而来的。为了能得到友好的接待和信任，他们带来了用芦苇包扎好的香蕉、甘薯和薯蓣。他们极力鼓动我们回到岛上去，说我们将会在那里得到许多女人和食物给养。为使我们理解，他们像表演哑剧一样，用各种寓意十分清晰的动作和手势表达了他们的意思。

我们确实费了好大的劲设法



去摆脱这两位不速之客，他们甚至对我们的威胁根本不以为然，一笑了之，并且还不想离开我们，只是在我下令把他们的灯芯草棍扔下海去时，他们才下不得已离开了我们的船队，跃入水中，游回了岛上。(……)

复活节岛至今少有人登岸去参观游览，没有任何航线经过那里。从墨西哥出发的轮船，只有在十分少有的长时间刮风阻航的季节里，才会往西朝着子午线航行。其次，在太平洋上捕捞和航行的捕鲸船及其他船只更无必要去停靠该岛，因为岛上既无淡水，也无树木，而本来就十分稀少的粮食作物，也因收割困难，产量极其低下，因此无法给航船提供必需的给养。

阿贝尔－迪珀蒂－图阿尔
《乘坐“维纳斯号”驱逐舰环游世界》

洛棣岛

1872年1月3日，“花神号”驱逐舰抛锚停泊在了复活节岛，随船同去的有朱利安－维奥，又名皮埃尔－洛棣。“在我这个海军小准尉的笔记本上，我记录下了每一天的所见所闻及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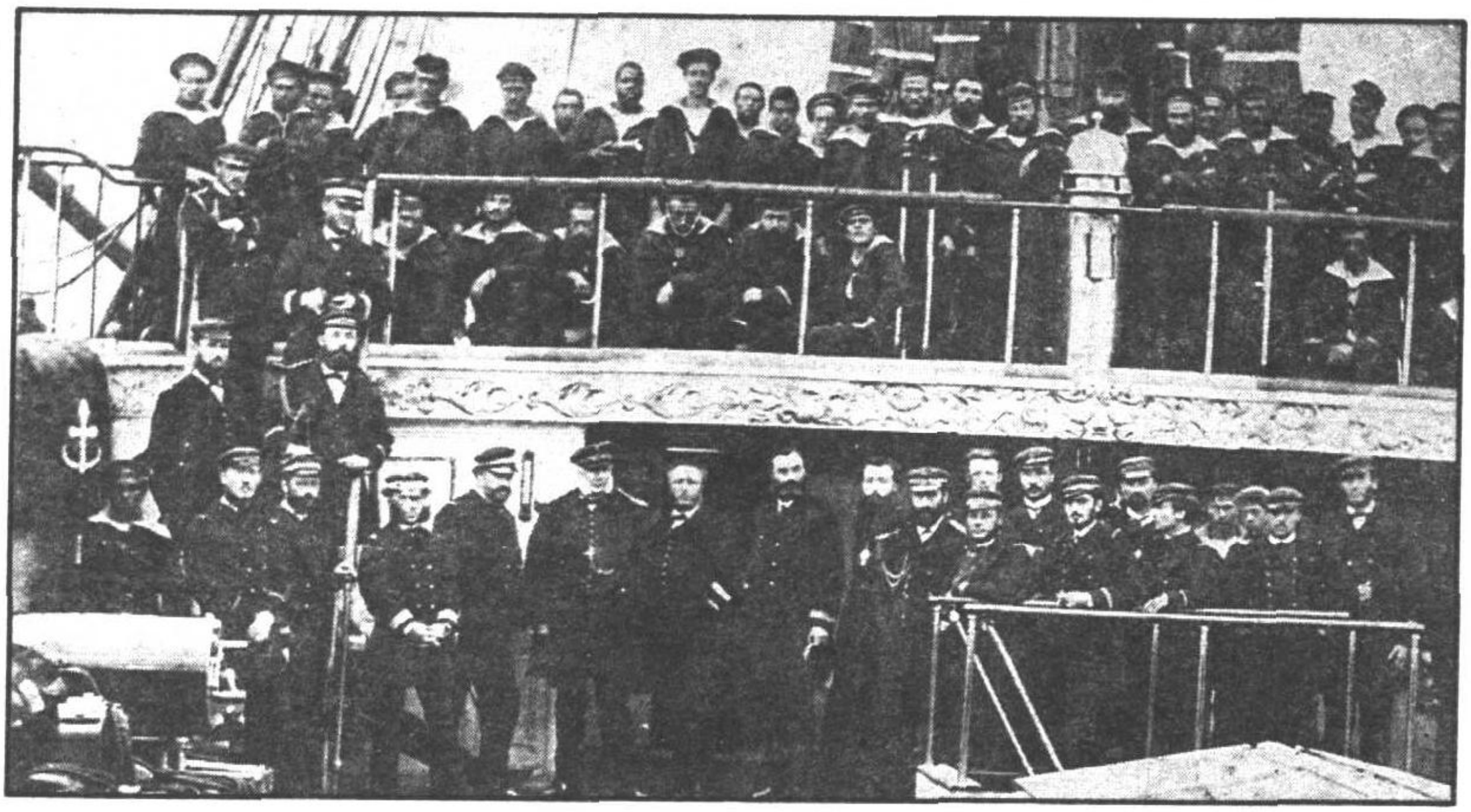
1872年1月3日

(……)好几天了，我们一直没有沿着来的时候所走的常规的太平洋航线航行，因为复活节岛是任何人、任何船只都不会经过的地方。它是被偶然发现的，仅有的几位经过了漫漫航程最终踏上了这个岛的航海家都对它作过描述，但矛盾百出。岛上的居民因为不得其解的原因正在逐渐消失，然而，围绕着他们的起源，一直弥漫着一种扑朔迷离，似有不祥的神秘猜测。据说，现在的岛上只剩下了几十个饥饿不堪、充满恐惧、每日仅以草根充饥的野蛮人，在茫茫大海的包围之中，孤独的小岛只能是一个荒僻之地，岛上的雕像是岛民唯有的保护人。

然而，为了探索这座岛屿，为了在那里取到一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海军元帅想要运回法国去的古老的石刻雕像，我们的船队义无反顾地向复活节岛驶去。

一座奇特的岛屿，慢慢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并变得越来越清晰。

拉帕－努伊是岛上土著人给复活节岛取的名字，正是在这一词语(努伊一词在发音上与法语中的“黑夜”一词相同——译者注)的发音中，我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凄凉，感觉到了远古时代的野蛮，感觉到



1871 年驶往瓦尔帕莱索的《花神号》的全体船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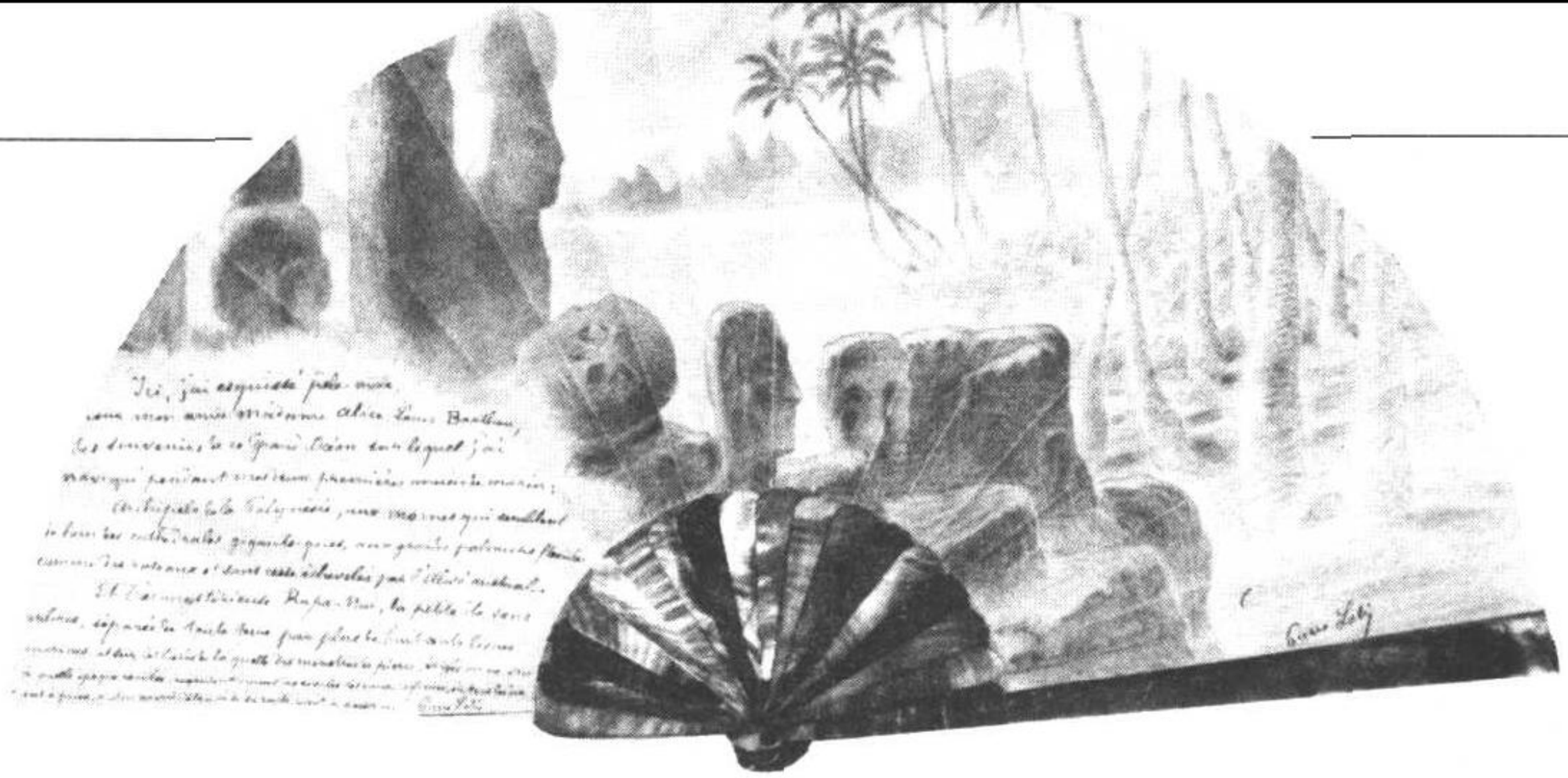
了黑夜…… 是时光的黑夜，还是根源的黑夜，或是天空中的黑夜？难以道明这是怎样的一片灰暗。

中午时分，出发去寻找石雕偶像的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除了由一个上尉带领的 100 位水手充当劳力之外，我们还在救生艇上装去了巨大的滑车和一种临时设计制作的推车。……

岛上的土著人都聚集到了海滩上，他们尖声喊叫着迎接着我们的再次登陆。从昨天起，他们互相之间已经传递了又一座雕像将要被运走的消息，他们为此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我们将怎样搬运；甚至连居住在岛的另一端的拉彼鲁兹海湾的人也赶来猎奇了，因此我们在海滩上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负责指挥的上尉命令这 100 位水手列队踏步朝马拉伊走去，军号吹奏的进行曲伴随着队伍整齐的脚步，令从没听到过这种乐曲的所有来观看的土著人欣喜若狂，水手们再也无法保持队形，他们也活跃起来，与围绕着他们的那些半裸的漂亮姑娘们嬉闹起来。

到了马拉伊，部队已无纪律可言，队伍变成了一种疯狂的混乱，水手的短工装与纹身的肉体混杂在一起，全然是一种极端的运动和喧嚣，人们摩肩接踵，整个人群在拥挤着，在歌唱着，在喊叫着…… 整整过了 1 小时之后，水手们才挥动起手上的锤子和撬棒，但到处是一片忙乱和无序，水手们忙了一阵后仍不知该选择哪一座雕像。



其中有一座雕像，它看上去似乎显得并不那么沉重和粗糙，但它卧倒在地，鼻子深陷在泥土里，要看清它的正面形象，就必须先把它掀翻过来。在撬棒的作用下，在齐心协力的号子声中，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俯卧的雕像转过了身子，变成了仰卧的姿势。它的转身引起了一阵更激动的狂舞，一阵更响亮的欢呼。有 20 个土著人跳上它的腹部欢舞起来…… 这些原始种族的作古者，自他们在坟丘下躺下后，从未听到过如此疯狂的欢呼喧嚣声，除非是偶尔发生地震时，这些雕像才有可能失去平衡而倒塌。

决定了，我们要带走的就是这一座雕像，一座最后寻觅到的被翻转了身体的雕像，但我们不准备带走它的整个身躯，只带走它那足有 4～5 吨重的脑袋。于是水手们开始锯割它的颈脖，幸运的是雕像是用一种十分易碎的火山岩凿刻的，因此锯割起来很方便，但锯子发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晚上，当我在吊床上躺下休息时，船长把我叫去了，我预感到第二天将有新的任务。

他告诉我，舰艇返航的时间将延迟 24 小时。他计划明天约几位军官去岛上更纵深的地带，那里还有许多竖立着的与我们所看到的很不一样的雕塑偶像。(……) 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同去。毫无疑问，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明天正值我当班。因为我今天一天都不在船上，太遗憾了！

“这，我去同元帅商量吧”，他说道。太好了！对，要把它们画下来！我必须从各个角度去把它们描画下来，让整个世界都看到它们……只要我能够去！

1 月 6 日

早晨 4 点不到，浓重的夜空中仍然是一片漆黑，我们离开了舰船。在天还没亮时我们就登上了海

滩，我们选择登陆的是一个荒僻且很难靠岸的地方，目的是不惊醒岛上的土著人，因为一旦看到我们，他们就会尾随不舍。(……)

在一个坟丘旁，一堆焚烧后留下的颌骨和头颅似乎证明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里都是用人来祭天的。而另一种神秘，即用石板铺砌的路，也如同古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顺势而下，消失在大洋里……

颌骨、头颅，在这里无处不见。在岛上的任何地方，要挖起些许泥土，无不先要铲去人类的残骸，这方土地如同一个巨大骸骨堆。一个极其可怕的传说至今仍流传在老年人中间，拉帕－努伊岛曾经历了人口过多所造成的饥荒和拥挤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灾难，于是在部落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灭绝种族和同类相食的大规模战争。这是在大洋洲在白人们眼中还疑为不存在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 相对历史古迹和石刻偶像在岛上所占据的面积而言，复活节岛可谓是一个小岛。难道这就是那座在波利尼西亚人遥远的鼎盛时期，人们从远方赶来拜天祭地，或是来自大洋洲各群岛上的国王们驾驶着能与海洋风暴抗衡的作战小舟，秘密地聚集在岛上的洞穴里共商计谋和对策的圣灵之岛？……难道与阿提郎特岛一样，这座山岛也是曾经被海水淹没的某个大陆的外层部分？那些一直绵延至海水中的道路似乎表明了这一点，但毛利人的传说并非如此。然而，正是下沉的阿提郎特岛在海水下形成巨大的海台时，在这里，也就是在复活节岛的周围，立即出现了海平面大幅度的升高，且升高的幅度是难以估测的……

(……)然而，海洋上翻滚的浪涛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余波涌到岛边，就足以淹没这块世世代代用阳光温暖着偶像的臣民们的弹丸之地…… 大概是疲劳所致，在静观天边大海神圣的光圈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拉帕－努伊岛的先民们的灵魂渐渐地渗透到了我的灵魂之中，我完全感受到了他们面对茫茫无际的海水时所产生的那种焦虑。突然间，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要在孤独无援的方寸家园四周雕刻耸立起这些巨大的沙神和岩石圣灵的雕像，乃是要借助这些凝固的目光去迫使那些来自大洋里的可怕的蠢蠢欲动的蓝色威力俯首称臣。

皮埃尔－洛棣

复活节岛“花神号”上一个海军军官学校实习生的日记

皮埃尔－奥利维耶 贡贝尔出版社

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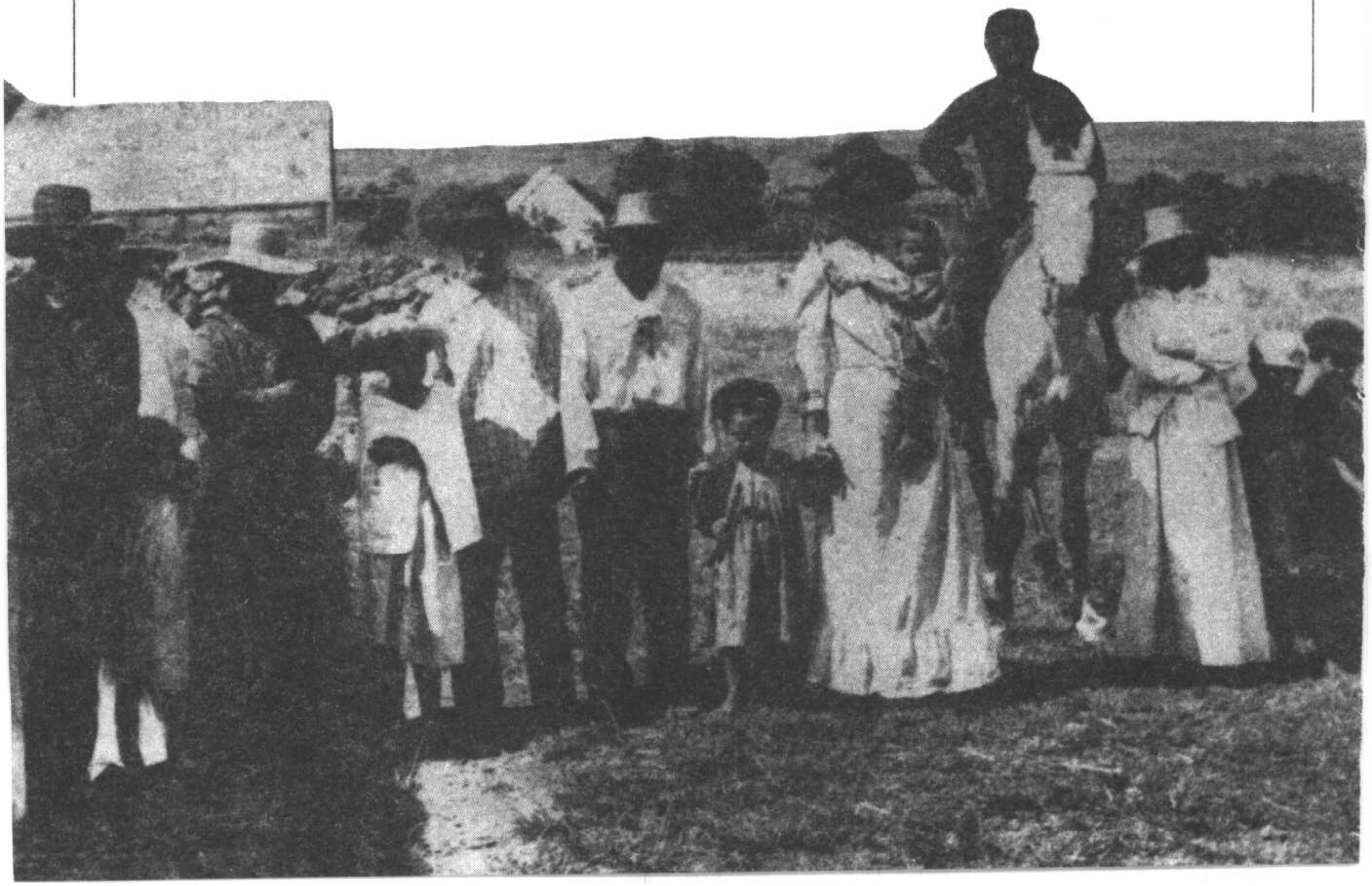
传教士

1864年，为复活节岛人所遭受的磨难而感动的欧仁－埃罗神父搭船来到了这座岛上。很快，其他的一些修士们也相继踏上了复活节岛…… 传教士们定期向教会递交的情况和消息是一份珍贵的反映土著人日常生活的见证资料。

基督教义的第一批讲义

瓦尔帕莱索，1864年12月

(……)十分尊敬的神父，您已经能够确切地想像出我在复活节岛上的生活。托罗梅迪将会把我和我的行李视作他自己的财产。基于这一点，他将每天提供给我一份煮熟的甜薯，他许诺将负责我的饮食。由此，我可以把整天时间都用于对土著人的教育上去。这是我从抵达之日到离开之时所能做的一切。我只有两种消遣的方式：种植一小块菜地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我在地里已播种下了随身带来的蔬菜种子；其次，便是努力保护好我自己和我的行李不受托罗梅迪的偷窃和他与日俱增的占有欲望的威胁。除此之外，我在复活



节岛上的生活就是漫长的课堂教育，漫长的教理传授，只有短暂的休息和一些节外生枝的小事才使这漫长的使命有片刻的中断。在9个月又几天的时间里，或许我不是一个尽责的教父，但最终已有些年轻人对主要的祈祷词和基督教主要的教义秘密已掌握得相当不错。许多人已开始学会字母拼写；有五六个人已能马马虎虎地朗读了。这些成果也许还算不了什么。但请别忘记，这些可怜的人们对我所要传授的东西事先是一无所知的，且在他们的语言中，还全然没有相应的词汇，为了教他们学会祈祷，我自己首先要学会他们的语言，这是超乎想像的最为困难的事。事实上，跟土著人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既无法提出问题，也无人可以去咨询。他们仅会对您说出您所看到的东西的名字，仅此而已。您根本不可能去询问他们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更不要说去对词的定义提出问题了，这些都已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智商。

为了获得这些微不足道的成果，我所付出的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去满足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提出的要求。不管您有无准备，随着一声教授先生或传教神父的叫唤，学生就已经来到了您的跟前。随时都会有人来敲门，他们甚至还会围着屋墙敲，然后在距小屋不远处席地而坐，嬉闹着向小屋投掷石块，先是小石块，接着是更大的石块，一副不把人叫出屋来誓不罢休的阵势。不管传授教理的神父心情好坏如何，他这时非得出去不可。于是，我带着教理问答书走出屋门，在草地上坐下后，我同他们说道："开始吧，请靠近我，我们一起来学习祈祷词。""不，"学生们回答道，"应该是你靠近我们，你到我们这边来。"最省事的办法自然是我走近他们，并且立即开课。这时，大大小小年龄不一的孩子们蹲坐在草地上，开始背诵祈祷词和教理书上的问词和答句，那模样还算认真，语调还尚能令人满意。过不多久，又来了新的学生。当先来的学生背诵了一段时间后感到无聊时，他们就会起身离去，而后来的学生此时也会立即尾随而去。草地上马上恢复了平静和空旷，我也因此可以去忙乎其他的事情，但当这些小先生们一旦念头突然再现，又重新想回来上课时，我必须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他们今天不来，明天必然会不约而至。也就是说，您随时都得准备去上课，永远都有人会随时来敲开"父"的屋门，对他说道："请你教我们祈祷吧。"

欧仁－埃罗神父

《写给十分尊敬的大神父的信》

欧仁-埃罗神父是第一个对小塑像和杲钬龙哥龙哥唱诗书板产生兴趣的人

瓦尔帕莱索,1864 年 12 月

(……)您似乎很想知道我们的这些岛民们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具体细节。根据我在那里 9 个月生活的体验和了解,我以为宗教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次要的。虽然我与他们朝夕相处且关系融洽,但我仍然无法举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崇拜偶像的事例来。在岛上所有的小屋里,随处都能看到摆放着一些长约一尺,脸谱为人、鱼或鸟的小塑像。这些显然都是偶像。但我从未见到土著人对这些偶像有任何祭拜的仪式。有些时候,我看见他们捧起这些小雕像,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时做着一些动作,扭动着舞姿,唱着一种不知是什么意思的歌。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想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只不过他们看到父辈也是这么跳的,于是也就这么去模仿,而从未去想得更远。如果您问他们这么载歌载舞的含义是什么,那他们必定会回答您说,这时他们的习俗,是他们的娱乐方式。

我也同样没有看到人死之后有什么宗教葬礼。当有人生病时,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白天把他抬出屋外,晚上再把他抬回屋内。如果病人不巧咽气身亡,旁人就会用一条略长一点的草席把尸体裹起来,用绳子扎紧,然后再把尸体抬放到正对他家门的海岸边。这些用草席裹扎起来的尸体或者被搁放在石堆上,或者被放置在一种木制的支架上,头部朝着大海。

我不知道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对死亡,对另一个世界里的生活是怎样想的。有一天,托罗梅迪对我行窃正好被我看到,我便对他讲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并告诉他为此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那时,帕纳刚去世不久。我对他提及了帕纳的死,提醒他说或许他的结局也会一样。当我刚用土语说完"你会死的"这一句话时,托罗梅迪即刻表现出一副如被皮鞭抽打后的模样,他全身激烈地抽动着,恐惧和愤怒在他的表情和举止中一目了然。旁人的表现同样如此,仿佛我说的是一句具有魔力的话。我极力想去缓和这句可怕的话语所产生的结果,反复对他们解释说是因为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并且我根本无意要伤害他们,但这无济于事!所有的人都吓得魂不守舍。我甚至闪过一个念头,害怕将会为自己的冒失付出代价。这一阴影在我的心头笼罩了足有半月之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成为了众矢之的,我无法给自己解释这一现象,除非只有这么假定,



刻有其真实性颇受争议和怀疑的复活节岛人象形文字的盒子。

那就是我说的这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威胁,或者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这一事件使我有理由去推测,所谓命运和遭遇,对复活节岛人来说并非是陌生之事,而托罗梅迪所害怕的似乎是我把不测之运强加在了他的头上。这一推测还不能说有其他的论据可以佐证,而我下面的叙述也并非是要来证明这一推测。

还有一点也是我难以明析的。在所有的小屋里,总能看到一些刻有类似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木书板或棍棒。他们赋予这些象形文字的寓意是什么呢?恐怕他们自己也知之甚少。显然,每个图像都各有其名。但他们平时很少使用这些书板,这就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这些像统一书写体一样的象形字体,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习俗,时至今日,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保存和继承了这一习俗。

事实上,他们既无阅读的习惯,也无书写的意识。但另一方面,他们能非常轻而易举地进行运算,并且拥有所有表达数字的词语。他们甚至有一种测算时间的方法,那是一种根据月亮运转来计算的太阴年历。如何来运算,他们就难以说清了,但他们又不同意说是根据月亮数据来测算的。真可谓是有独到之处!凡说到这一类问题,这些野蛮人就都表示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每当我讲起月份的来龙去脉,解释何为日出等天体现象以及书信往来这类通讯方式时,他们是那么的兴趣盎然。有一天,正在上课时,我看到有一条船驶来。在它慢慢驶近岛屿时,我抓紧间隙回屋匆匆写了只言片语。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学生远远看着我奋笔疾书,全然以为我有一种天赋,能与不在现场的人进行直面交谈。因为当我回到他们身旁时,他们迫不及待地问我与船上的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

欧仁-埃罗

《写给十分尊敬的大神父的信》

申波禾姆神父胜利抵达复活节岛

1879 年 10 月

当我和 F-泰奥迪勒被我们当时的教省长 R. P-奥利维耶派往复活节岛时,善良的欧仁兄弟,

这位真正的在拉帕-努伊传教的先驱,与 R. P-伊波利特一起来到这座岛上已经有 5 个月了。

我们被送到了由迪特鲁-博尔尼耶船长指挥的坦皮科号上。当我们的航船靠岸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汇聚到了昂加罗阿海湾来迎接我们。这些印第安人的服饰是最为原始的。

首先,除了孩子之外,不管是男是女,所有的人都仅系着一根腰带。此外,所有的女人和绝大部分的男人都在身上怪里怪气地披着一种长方形的布料,方巾的一头搭在肩上,接着在头颈处或打个结,或用细绳来系牢,然后他们按各自的习惯和喜欢,根据布料的不同长度,用手抓住布的边缘,犹如床单一样用这块布料裹住身体。(……)

在上船来参观的人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 14 岁左右的少年:他穿着不凡,头上戴着一顶法国军帽。有人告诉我们他就是年轻的国王。在所有的土著人当中唯有他是受过洗礼的。人群中,我们还注意到了另三个人,他们的衣着与其他的岛民截然不同,他们是来自马嘎雷瓦(甘比尔群岛)的三个基督教信徒,对信仰的虔诚,使他们自愿与伊波利特神父和欧仁兄弟同来这座孤岛完成艰苦的传教使命。他们在那里或者充当翻译,或者现身说法,或者带领干活,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们一到那里,就有两个印第安人自告奋勇上来要把我们背到海滩上去。我们接受了这一好意,我们赠与了他们一些衣服作为回报。我难以向您表述在这一小段行程中我的感受,背我的人在获得这份差事时所表现出来的殷勤、快乐和自豪,令我在心灵深处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当我的双脚踩上陆地的时候,围上来的人群是如此的密集,使我几乎没法迈步。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我身旁一个接一个的提来,虽然我还不懂当地的语言,但我理解这些朴实的人们可爱的举止,因为他们的语气和他们的动作比他们的语言更具表达力。

紧接着要马上把我们的行李从船上卸下来。帮助我们卸行李,这对这些大洋洲人来说,又是一种新发现的幸福:各种见所未见的物品在他们中间激发出一种惬意的快乐,当装满行李的独轮车上路时,岛民们发出一种赞叹的叫喊声,滚动的轮子仿佛就是一个生命。

我们随船带去了一头奶牛和它产下不久的牛犊,当这两头牲畜被牵着朝我们的住所走去时,两旁响起一片惊叹声。最终,当一名水

手骑着一匹骏马踏上岛土时，惊奇和赞叹达到了极点，但不能不说赞叹声中夹带着某些恐惧，因为他们以为骑手和坐骑两者是连为一体的，于是这些憨厚的岛民们开始全身颤抖起来；我们看到有些人立即撒腿向四处逃去；另有些人本能地趴在了地上；那些大胆地走近探个究竟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个动物居然一分为二了，也就是说看到骑手下了马。下船完毕，响起了一个声音，那是招呼人们去做祈祷的呼唤。与此同时，小教堂打开了大门，所有的岛民都鱼贯而入。最有学问的人走在前面，其他的人紧随其后，还有许多人因为教堂太小而站在了室外。当所有的人都到齐后，伊波利特神父先划了一个十字，接着高声说道：伊代义高阿诺岱马笃爱……，也就是说：以上帝的名义……

在场的人都虔诚地跟着祈祷，跟着唱诗，这是一个真正的令人赞美、启人心灵的情景。也正因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些野蛮人中有许多人已经懂得基督教教理的基本要素，并开始理解我们神圣宗教的伟大真理是永远相伴在他们身



1934 年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在岛上传教时所拍的照片。

旁的。或许，在他们朦胧的思维和想像中，已经存在着一种神灵将去提炼和发展的萌芽。

R. P－加斯帕尔－申波禾姆，《写给耶稣和玛丽娅圣心教会编年史主任的信》

传教士是如何离开复活节岛的

在成为传教士们的死敌之前，迪特鲁－博尔尼耶曾对他们的工作和献身精神称赞有加。但几年之后，正是同一个迪特鲁－博尔尼耶把传教士们赶出了这个孤岛。

瓦尔帕莱索，1866 年 12 月 22 日

(……)“当我看到他们两人，凭着耐心和勤奋，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如此的成果，我深深为之赞叹。在那些我以为充其量只能有一二间陋不挡风的破草屋的地方，我却发现了一个用砖墙和栅栏围起来的错落有致的院落，院里有一座坐落在花丛中的小教堂、一个库房和一个花园，四周是一块块已被开垦和种上了植物的土地。我看到小教堂里挤满了人，我看到依然是这些曾经用石块来迎接外来者的野蛮人，正跪着用夏威夷土语、法语或拉丁语背诵我们最动听的祈祷词。我以为，复活节岛已开始了它美好的未来。(……)

迪特鲁－博尔尼耶

塔希提，1871 年 9 月 6 日

我十分尊敬的神父：

我们已经撤离了复活节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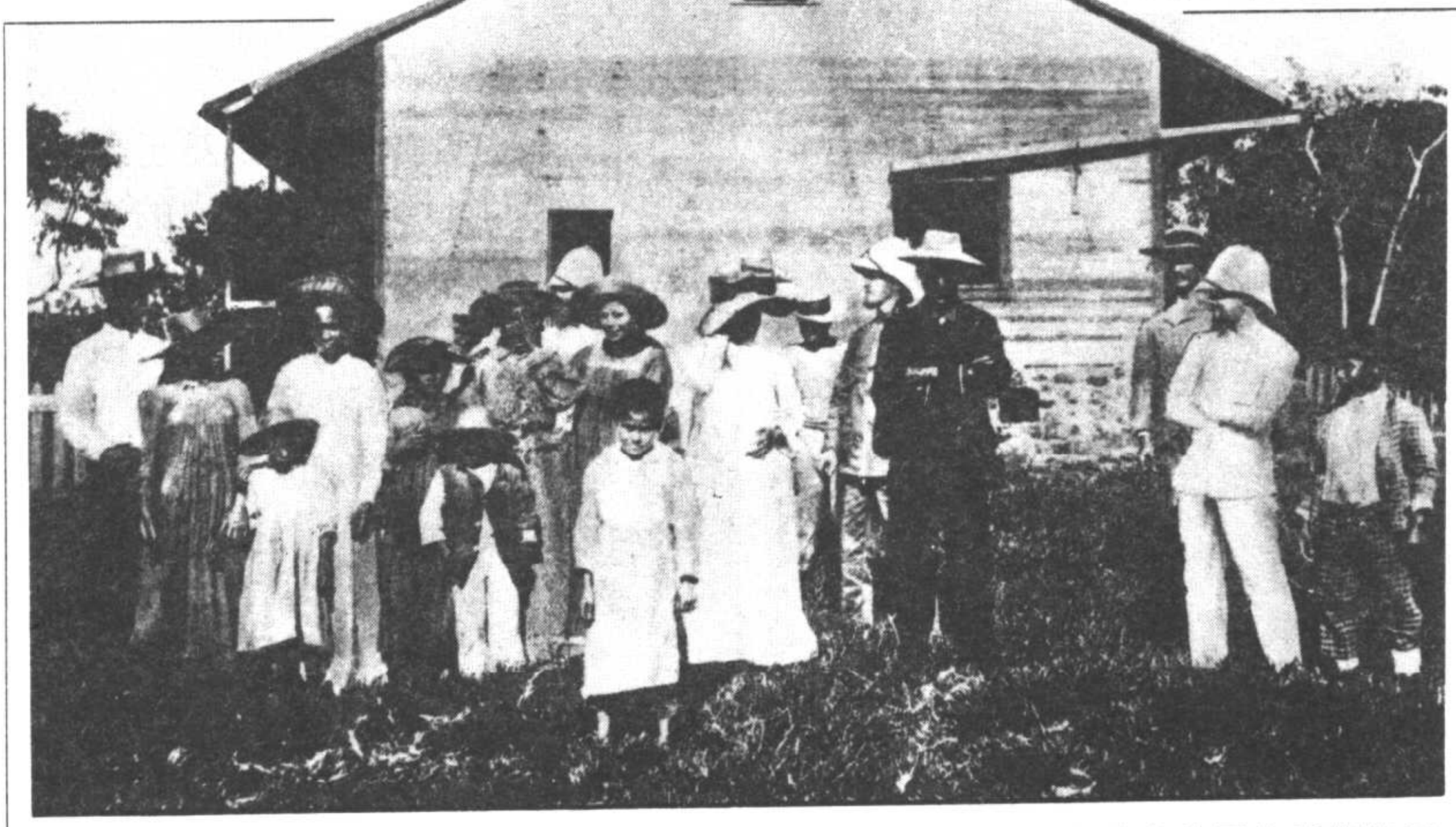
智利的军舰曾把一些火药留给了迪特鲁－博尔尼耶先生。他利用这些火药向传教使团发动了战争。他无数次焚烧了 P－鲁塞尔居住的村庄。

我曾写信给布朗代先生，他负责我们这里的关系协调，也是迪特鲁－博尔尼耶先生的上司，至少是他的共事人。布朗代先生曾来过拉帕－努伊，但没解决任何问题，走的时候，他带走了 70 个土著人。

自布朗代走后，迪特鲁－博尔尼耶开始了讨伐，他带着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两个欧洲人和十来个土著人，做出一副要对传教士和传教使团财产进行管理的样子；我们为此至少损失了价值 800 到 1000 皮阿斯特的财物。

而布朗代先生一到这里，他唯一考虑的就是派人在复活节岛上招募劳动力。我建议他将暂且不使用的劳力运到甘比尔去。他因此多运了 100 个劳力去塔希提，往甘比尔运去了 150 人，分布在各地。

约翰－伯戈因号船又出发去了拉帕努伊，寻找将在布朗代的植物园工作的劳力。他会不会把在复活节岛上剩下的 160 个岛民



土著人和 1901 年 8 月 1 日抵达复活节岛的杜朗斯号的军官们在传教使团住所的院子里。

全部带走?我们只能等回去后再看了。

除了拥有杰出的劳力为其植物园工作这一好处之外,布朗代先生还希望独自一人拥有拉帕努伊 11000 公顷土地和优良牧场的财产。这一愿望解释了他对他的共事人迪特鲁 - 博尔尼耶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的态度。

十分尊敬的神父,我请求您,同时也把权利呈递给您,由您去出售智利政府赠予我们的财产。

在我看来,共和国将不会让这一完全是合法的在其海域上占据一个战略要点的机会付之东流。这个岛屿是一个极佳的放逐流放犯的地方。但对智利而言,这个岛屿最大的用处,便是在发生战争时能阻止外来民族在那里驻扎船队,哪怕是一艘小小的蒸汽机船,只要它在附近的海面上游弋,就足以阻挡那些从秘鲁各个港口驶往瓦尔帕莱索的商船。

十分尊敬的神父,恳请您能费心去关照这一桩买卖。我相信这将对双方都有好处。布朗代先生在拉帕努伊拥有的东西并无几多,他只有一份正规的合同,由于迪特鲁 - 博尔尼耶先生所获得财产全都是不合法的,因此传教士们都拒绝签名认可,而这一拒绝正是不和睦的众多原因之一。

特帕诺 - 若桑

考古学家的挑战

科学家们以顽强工作的成果来与荒诞和离奇的解释对抗。谁将能揭开复活节岛最后的秘密?



传说的收集

在一些首先想到要去迎合参观者兴趣的地方,口头传说的真实程度完全取决于信息提供人的素质和信息采集的日期,然而复活节岛上的毛利人,也就是对复活节岛相关历史最为了解、也是被视为是有学问的人,他们绝大部分都已在第一次人种志调查开始前,即1862年的大搜捕中消失了。幸存者中更鲜有专事保存文化的人。

最早的故事采集是伊波利特-鲁塞尔神父在1870年前完成的。1877年后,当时居住在复活节岛上代替布朗代管理家产的P-萨尔蒙,同意鲁塞尔去采访155个因为同传教士们有着密切关系而大难不死的复活节岛人,许许多多的口头传说于是被他汇集成册;美国人威廉姆-J-汤姆森1886年途经该岛时,虽然在岛上逗留时间极短(从12月18日至当月30日),却搜集到了重要的资料。一位名叫凯瑟琳-鲁特雷捷的英国女富翁,从1914年到1915年在岛上生活了17个月;她撰写了一份有关雕像的详细的研究报告,并且从最后一批代表传统文化的土著人那里采集到了一些传说。这是一些正在改宗皈依的土著人,约20人左右。不幸的是她的大部分记录手稿都已丢失。在1934至1935年

间，由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和亨利－拉法舍里共同率领的法(国)－比(利时)联合传教使团向这 20 来人的后裔，也就是从未体验过古神为何物的他们的儿孙辈们进行了咨询调查。

复活节岛上的山洞

拉帕努伊土地的地质很适应海洋岩洞和熔岩长洞这类大山洞的形成。

熔岩地道

复活节岛上有无数的熔岩地道，这类溶洞地道在最后一次火山爆发后形成的宽阔的熔岩场里尤其多。这些溶洞的长度显然因熔岩的坡度和黏性以及熔岩流的程度不同而各有差异。其中好几个岩洞曲折蜿蜒长达 1 公里之多，距阿吉韦祭坛不远的一个由众多地下走道相连而成的大溶洞便是一例，这一溶洞位于岛的西岸，座落在赫瓦赫瓦火山岩锥脚下。

地道纵横交错的溶洞

位于赫瓦赫瓦熔岩场中央的阿纳特帕乌溶洞（“芋头洞“），其地道蜿蜒曲折，是这一类溶洞的典型。

还未走近溶洞，从远处望见那生长在“地下花园”里冒出地面的植物，便知道那就是溶洞口了。

溶洞口是因塌陷而形成的一块巨大凹地。走入洞口，在还有光线的区域内，有几块经过清理并有大石块竖立着的空间，四周围着一圈小石墙，显然这是手工劳作的遗迹。

穿过因洞顶坍塌而形成的一些最大直径不超过 3 米的洞孔进入洞内，来到经过平整曾作为居所的平地。这些面积达 30 平米的平台建有石梯，四周用干石围起。进出溶洞需经过洞口边垂直叠砌起的石堆。石堆的高度和直径显然是随洞顶的高度而定的。除了这一石堆，人们在平台上还发现有一个用 5 块石板侧放围起用来煨蒸食物的炉子。当然，中间有矮墙把它同用于睡觉的空间隔离开来。(……)

在距离居所不远处，是熔岩管洼地，四周砌有“石井栏”，这是用以存积淡水的水库。水多时如一个小湖，枯竭时，只有几十升水。

在类似阿纳特帕乌这样一个地道蜿蜒长达 910 米、且有 10 个入口的溶洞里，共发现有 3 个“地下花园”，5 个水库和 5 个完整的平台或居住空间。

复活节岛上有好几个这样的大型溶洞，它们都经过了特别的场所分割的改造，这种改造被土著人称之为阿纳吉温尕。

经过阿纳吉温尕的山洞

这一类山洞的特点是地道不很曲折，并且只有一个非常一般但不易发现的洞口。进入这些地下室，必须经过一个狭窄的按照熔岩地道入口的地形进行了改造的通道。如果是一些大型的熔岩地洞，则阿纳吉温尕就往往在地堑的底处进行，一般与一个“地下花园”依墙相连。地道的一个门廊被一堵厚墙封死，墙内是一个经过修整的平直的通道。相反，对一些简陋的岩洞进行组合阿纳吉温尕式改造，因为地层略有下陷而使洞口的方向朝着地面，因此入口处的改造就更具匠心。下陷的地方就此全部得以填平。通道顶端开有一口直井，以利空气的流通。

如果一个阿纳吉温尕的岩洞的洞口设立在村庄的中央，一般都有一条长达百米，延伸至野外与熔岩场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碎石小道。洞口有时覆盖着一种草类植物，这就使人非细看难以发现。

井孔的深度为 1 至 3 米不等，几乎都是用 5 块石板镶拼而成的，其形状宛如复活节岛人传统的炉子所具有的那种多边几何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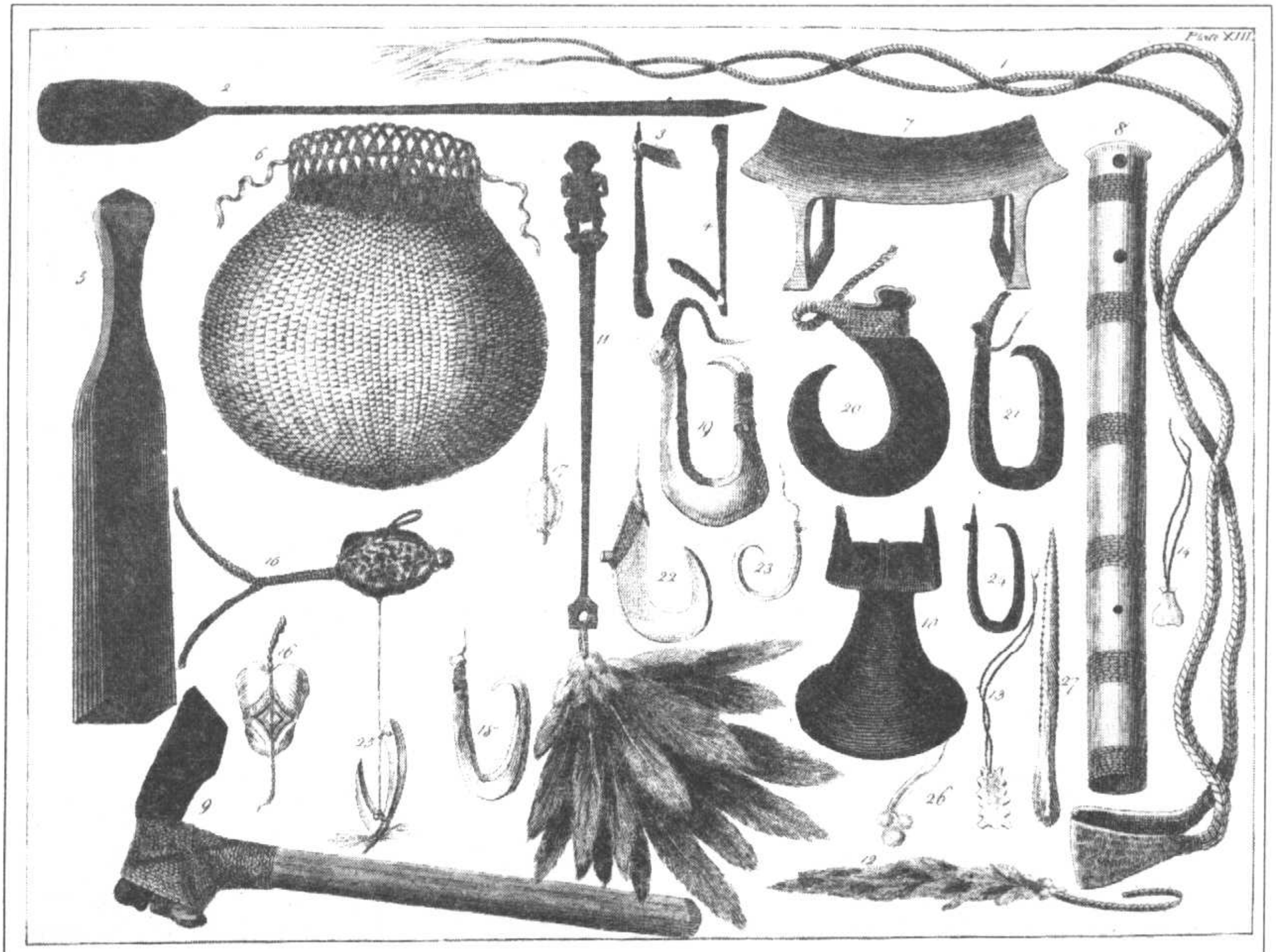
在所有的溶洞中，在与熔岩地道衔接的平直通道两边，都并列有两排石块，上面铺有用以支撑填没石块的大石板。两边对等的通道呈一个长为 60 至 80 厘米，高平均为 1 米的长方形截面。

在阿纳吉温尕的溶洞里，从洞顶或内壁上掉落下来的石块都被细心地堆积在走道的一侧，以备用来修复其他坍塌的地方。在地面十分倾斜的洞室内，在靠近水源旁，都建有平台，而作为水源的洼地，也都先经过了修建。(……)

在一部分岩洞的洞壁上饰有岩壁雕刻，有些还涂有颜料，主要表现的是马克马克神。此外，在洞内还发现了一些似乎还没有全部散落的骨骼和滚落在一边的

一个岩洞的入口。





脑壳。

阿兰－戈蒂埃，皮埃尔－卡利耶

《考古学》，1987 年 2 月

玄武岩和黑曜岩工具

在欧洲人带着铁器到来之前，波利尼西亚人的工具都是用硬石、贝壳、动物的骨头、牙齿和外皮制作的。被选择用来制作工具的岩石一般都是些细薄而又锋利的小岩石块。工具是借助撞针通过爆裂制造而成的，最原始的，是一些用不多久就被扔弃的一般的碎片，用于持久性劳动的工具则制作起来更为精心，主要是那些用于伐木的工具，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木工仍然在使用的横口斧，石斧的刀刃通过爆裂来增加锋利的程度，凹凸不平的石面通过凿刻来磨平，从而使整把斧头显得相当光滑。石斧牢牢地固定在一把弯柄上，随时都另有磨石用来保持它刀刃的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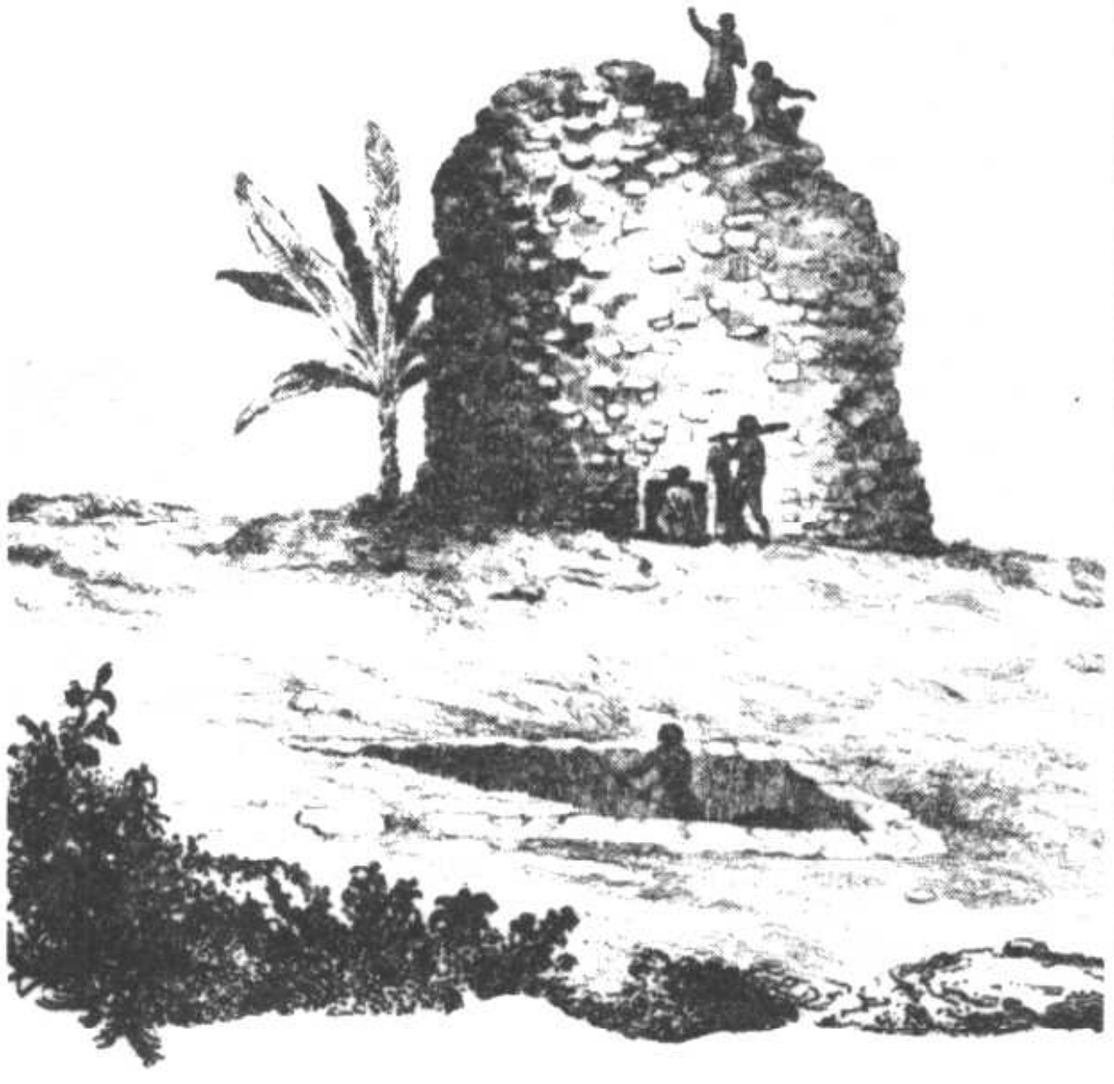
在复活节岛上，用作工具原材料的基本上都是石头；动物的骨头是用来制作鱼钩和缝制塔巴的缝针的；鲨鱼锋利的牙齿同样广泛地被用作工具。相对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而言，除了仅有不多的木刻活之外，复活节岛上少有与木材相关的工作，只有少量的土语称之为掏

截，即伐木和锯割（土语称镐掏截或剃摁挤）以及钻木的工作。如果复活节岛在成为殖民地初期还略有一些树木的话，那么岛上应该有数量更多，种类更齐全的各种工具，但考古工作目前的水平还难以为我们提供这一类的发现。（……）

在拉诺拉拉库的雕像采石场里，发现了几百把在凝灰岩火山砾石场就地制作的粗劣的十字镐。横口斧是用一种从拉彼鲁兹海湾旁的采石场里采来的岩石凿造的，而凿子则是用奥杜山的岩石制作的。这些工具漂亮的外形和锋利的程度为世人所瞩目和赞叹。复活节岛上有丰富的黑曜岩和火山玻璃石，这些资源主要储藏在拉诺拉拉库附近的奥利多山上，另有一些矿层也含有这类岩石，但储藏量不很丰富，且质量也不如前者。这种岩石呈平顶状露出地层，通过爆裂采得；用这类岩石雕刻制作的最出名的精细产品叫马塔阿，这是一种手柄形状各异的尖状石器，类似镖剑，亦可装在长矛上。

神秘的石塔：杜巴

在复活节岛的海岸边和内陆共有 30 来座用石头垒起的被称之为杜巴的建筑，它们派何用处，至今难有定论。这是些像塔一样的建筑体，呈圆形或椭圆形状，有一个平的塔顶，塔内是一个长 2—4 米，高度为3米的房间，进入塔内必须经过一个道口开在底处的狭窄的长方形通道。对这种显然不是被用来作居所的建筑物，人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一部分研究学者认为它们曾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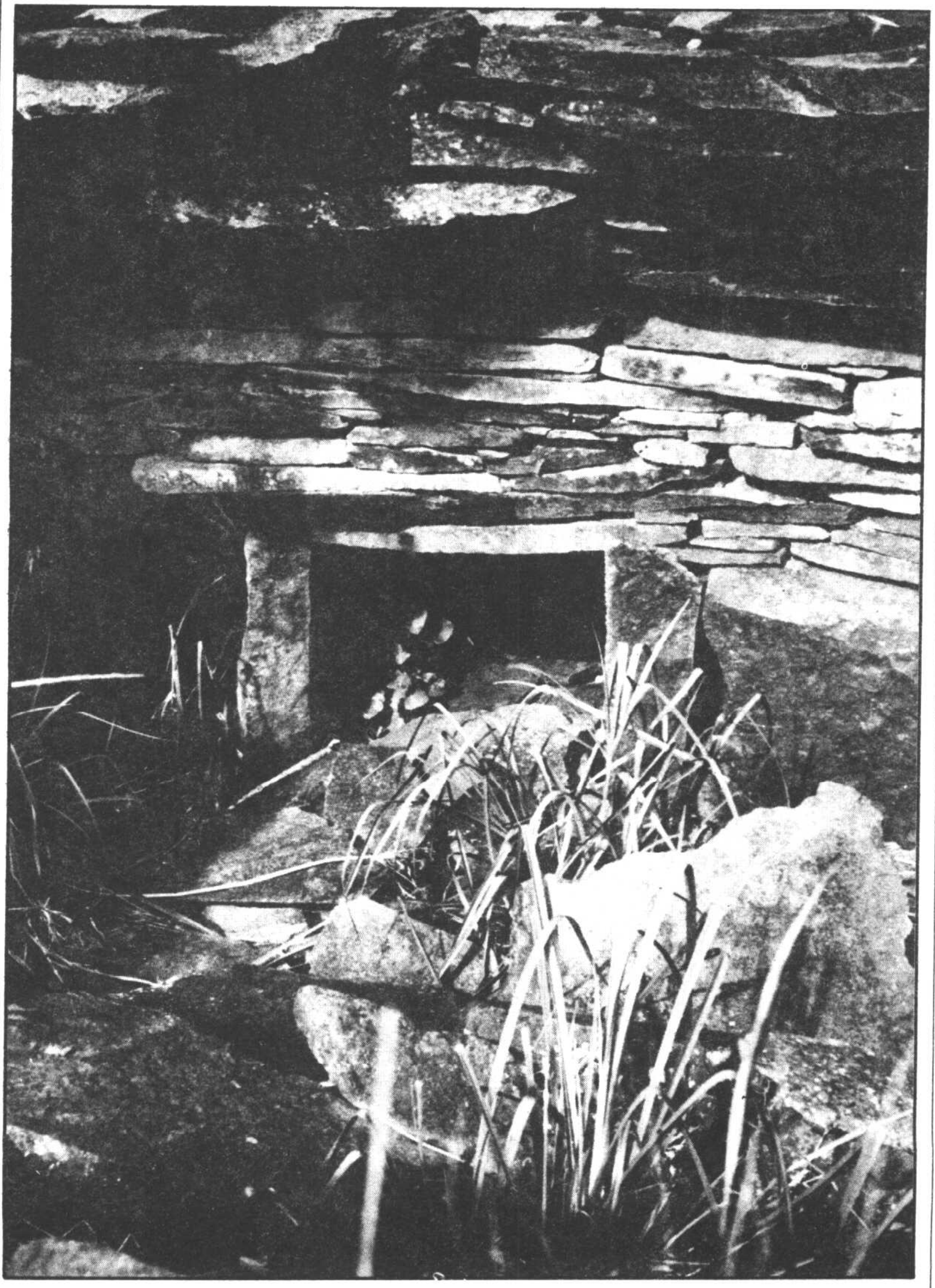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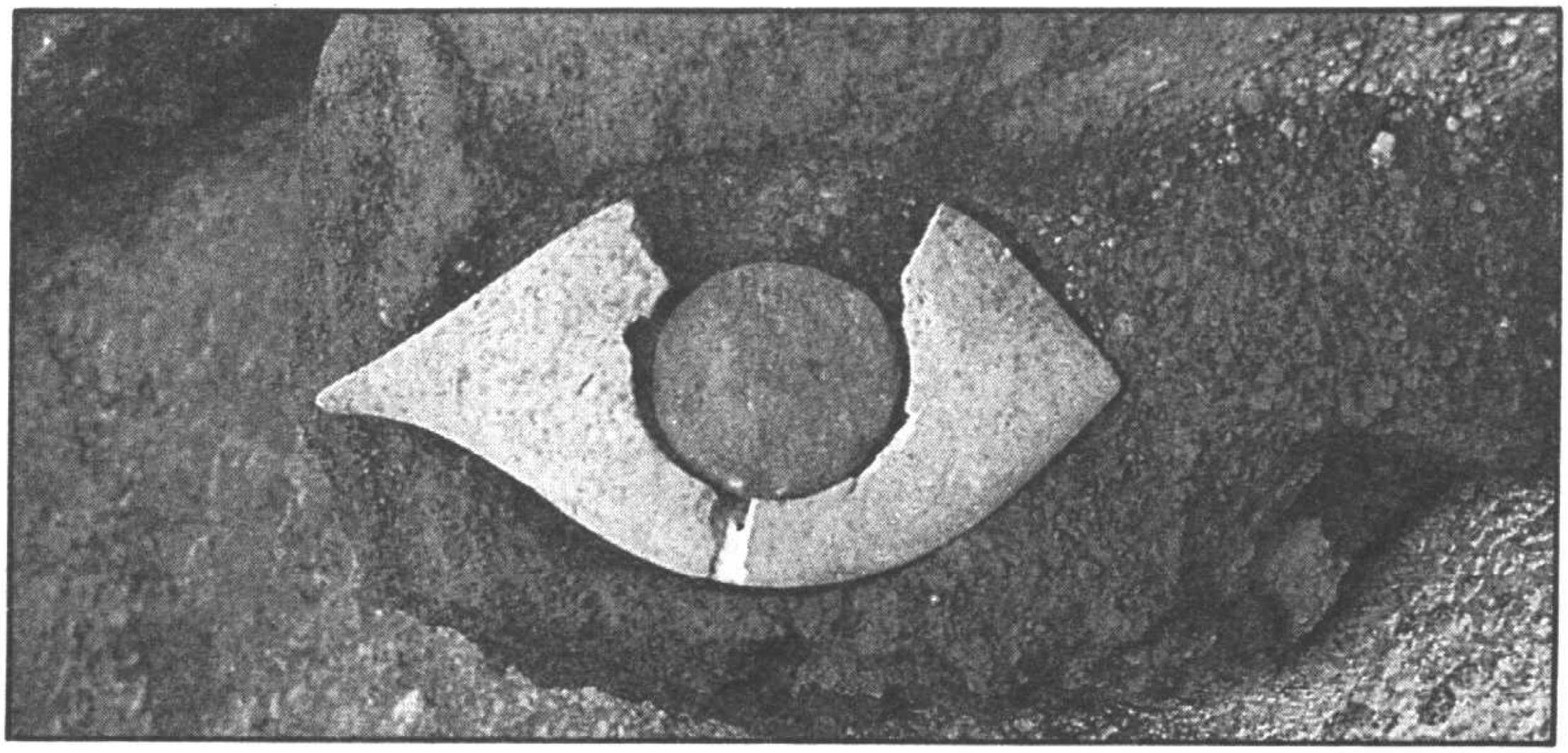
牧师们观察天体运动的场所，从而预测海龟和鸟来到岛上的时间，或者确定种植作物的有利季节。

奥龙阁的房子

这个村庄只有在举行人－鸟节的 7 月至 9 月间才有人居住。椭圆形的房子分两行并排而立，房屋的长度在 2.50 米和 10 米之间。房子用岩石片重叠镶接而成，石片叠盖连接成屋顶后再在顶上用泥土覆盖。在这种半地下式房子的低矮狭窄的门上方，有一道常有雕刻图案作装饰的过梁。室内，在朝门的位置上，直立着画有人－鸟神及其

奥龙阁村庄中一间在人－鸟节期间举行宗教仪式的房子。





划浆式飞翔图案和马克马克神图案的岩石画像。

摘自由凯瑟琳和米歇尔－奥利亚克整理的材料

雕像的眼睛

1978 年，在对竖立在阿纳克那海岸边上的诺诺祭坛进行修复时，解答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即雕像的“目光”。年复一年堆积起来的沙子保护了祭坛，除去覆盖着的沙子，祭坛就像雕像刚倒塌后那般清晰。这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在倒塌后肢体分离的雕像旁，散落着 30 来块珊瑚，其中的大部分有拳头那么大。

珊瑚是经过了切削加工和抛光的。把 4 块珊瑚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 35 公分长、呈椭圆形，难以名状的东西。塞尔吉沃－拉普发现他手中握着的是一个雕像的眼睛，确切地说是雕像的一个眼珠。事实上，这是一个镂空的用来放置虹膜，即一个红色火山凝灰岩球珠的东西，它从上方压住眼球的边缘，嵌在岩石的缝隙里。如此一来，雕像的眼睛便“注视着星星”了。

可以说，所有雕像眼睛的构造基本都是如此，时而在用料上略有些不同。我们还发现，同样的工艺被用在了木刻雕像上，它们的眼白是用鲨鱼的椎骨制作的，镶嵌在上面的眼珠是用黑曜岩削制的。

复活节岛并不出产珊瑚，它们是被海水冲到岛岸边的。20 世纪 30 年代，为获取石灰，复活节岛人曾在岛的西部仔细搜寻。确实，雕像的眼睛已经丢失，但阿纳克那的沙子又使它们失而复得。

雅克－维涅

《再看复活节岛》，出版人矛阿那，科贝伊出版社，1982 年

考古年表

复活节岛的第一批考古编年史是在挪威人对姆劳伊古迹的建筑结构进行考察后编写的，发表于1961年。该编年史主要分成三个阶段：古代阶段（400年到1000年），中期阶段（1000年到1680年），晚期阶段（1680年到1868年）。新近由费顿（1961年），艾尔（1975年至1981年），斯蒂文森（1984年）和范迪尔堡（1986年）所完成的研究补充了这一三分段的编年史学。

400年－1000年？：古代阶段

雕造及发展期

公元700年前，部分雕像已在岛上竖立起来。根据斯克焦尔斯沃德的观点，这个时期雕像的体积小，更具有一种自然的风格，没有统一的雕刻标准。范迪尔堡认为，这些雕像有两种或三种不同的形态。对这一时期岛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人们知之甚少。

1000年－1680年？中期阶段

扩展期或祭坛雕像时期

岛上的建筑进入鼎盛时期。各种不同风格的祭坛相继出现。在祭坛平台上竖立起来的雕像体积也越来越大，展现的似乎是族领们大于神父们的权势。在拉诺拉拉库山腰上就地雕造的塑像完成于1000至1500年之间。雕像头上的红凝灰岩帽子，其完工的时间晚于1500年。

1400年左右，在奥龙阁建起了一些用椭圆形石块建造的房子，但以干石后墙为特征的居所是在1540年以后才建造的。洞穴居所不早于中期阶段结束前。

1680年－1722年：晚期阶段

衰落期，或雕像倒塌期

在这段史期里，原有祭坛中的大部分都已被毁坏和废弃。出现了一些半金字塔形的祭坛，是集体或个人用来落葬的墓地。

在1700年时，工具在种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岛东和岛西两方的对立已十分突出。

这一阶段以罗杰文在岛上的登陆而告结束。

1722年－1868年：原始史时期

祭坛继续被用作墓地，同欧洲人的接触，使岛上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

1800年前后，岛上约有人口9600人，1850年左右约8200人。

这一时期以皈依基督教而告终结。

从1868年起：历史时期

人口主要集中在岛的西南地区。1877年，在经历了秘鲁奴隶主的诱拐和劫持以及瘟疫流行之后，加之不少岛民移居去了塔希提群岛，岛上仅剩下111人。从20世纪初被改作墓地用的祭坛从此不复有其宗教的作用。

迷和谵妄

“为寻求解释复活节岛现象而提出的种种大胆的方法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复活节岛在文明史的进程中有过其重要的作用”，阿尔弗雷德－梅特罗这么写道。但，如果岛上的神秘能使科学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它们同样会激发产生出最为奇特的解释。



这些石头巨人是如何移动的

在复活节岛的考古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难以解释这些雕像是怎样被运到祭坛上去的，特别是有些祭坛远在数公里之外。(……)

有过多种解释，有些颇显谵妄，另有一些则难以立论。

有些作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雕像下用甜薯和其他薯蓣铺就了一条真正的地幔！但那将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薯泥路，还必须长达几公里……

另有一些人说，雕像是靠滚棒来移动的。然而，可怜的复活节岛人又能到哪里去寻找所需的木材呢？

还有人说用的是滑条车。

确实，绳索的存在和使用由来已久，且同样的编织方法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绳索确有很强的牢固程度，但即便如此，人们仍然难以相信雕像是借助绳索来移动的这一假设。有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那就是在雕像上，没有任何为绳索牵引预留的沟或槽的痕迹。此外，由于火山凝灰岩相对说来更具脆性，因此极易破碎，如果雕像在棍棒上经过数公里的拖拉移动，结果必将是“粉身碎骨”。

显然，必须要有经得起推敲的分析和证明，然而最为令人惊讶

的,是来自于所有土著人不容置疑的一致回答:雕像是放在马纳上来移位的。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这就是从土著人那里得到的唯一的、共同的和永远不变的回答,这实在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

我们的信息提供者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两个人拥有马纳。岛民们为雕刻这些塑像,终日不辞辛劳,只在完工在即之时,国王才提供马纳,让雕像来移位。时过境迁,马纳已不复存在。

别以为这只是些幼稚可笑的传说,如果任何合理的解释都难以建立,那为什么就不能去考虑接受一个有可能会得到论证的假设呢?

在一种特定的年代里,是否已有人懂得使用电子磁力或反万有引力了呢?这样的假设或许是可怕的,但比较起来,远不如用甜薯泥来铺成地幔的推理那样愚蠢!

在火山的峭壁上,有一样东西是绝对非正常的。大量的雕像从岩壁上滑下来,一尊压着一尊,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而每尊雕像均重达10或20吨,这一现象显然很值得思考。

我同样难以去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但我无法否认某种可能性的存在。

之所以要去探究,是因为土著人告诉世人,在马纳消失之时,复活节岛上所有的生命都绝迹了,也因为我看到,世人的惊愕只能证明它有过一个不同寻常的过去。

此时,我又想到了一个土著人的另一种说法。他告诉我:"雕像是直立在圆形底座上,一边转着半圈,一边往前移动的。"

在这里,人们确实感觉到在有限的地域里有一种电子磁力的作用。

至于雕像是如何在祭坛上竖立起来的,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想像…… 但面对高达22米(即相等于一幢七层楼房的高度)雕刻精细完美的雕像巍峨竖立在拉诺拉拉库的峭壁之上,无论有怎样的推理分析,都将难以立论。请想像一下,脑袋加上颈脖,两者合起来的高和宽的直径分别是7米和3米,鼻子的长度是3.4米,身躯的高度是13米,总重量达50吨,这是怎样的一座雕像!

雕像非如一般的壁雕那样,先在岩壁上雕刻完工后,再把像身同岩壁凿割开来。它是整体立体雕造的。可以想像,它的雕刻大师的设想并非是天方夜谭。毫无疑问,这位大师是要给予这巨像以生命。

岛上既无树木,也没有连续大量生产绳索的可能,这些雕像究竟是怎样搬运的,我久思不得其解。只有5000居民的复活节岛毕竟不

是埃及，不是蒂亚瓦纳科，不可能像有些考古学家对这两地所作的结论那样，可以有大量的奴隶来作劳力。

应该说复活节岛的神秘依然存在，欲作结论，应另辟思路。复活节岛，它是神奇的！

弗朗西斯－马齐埃

《神奇的复活节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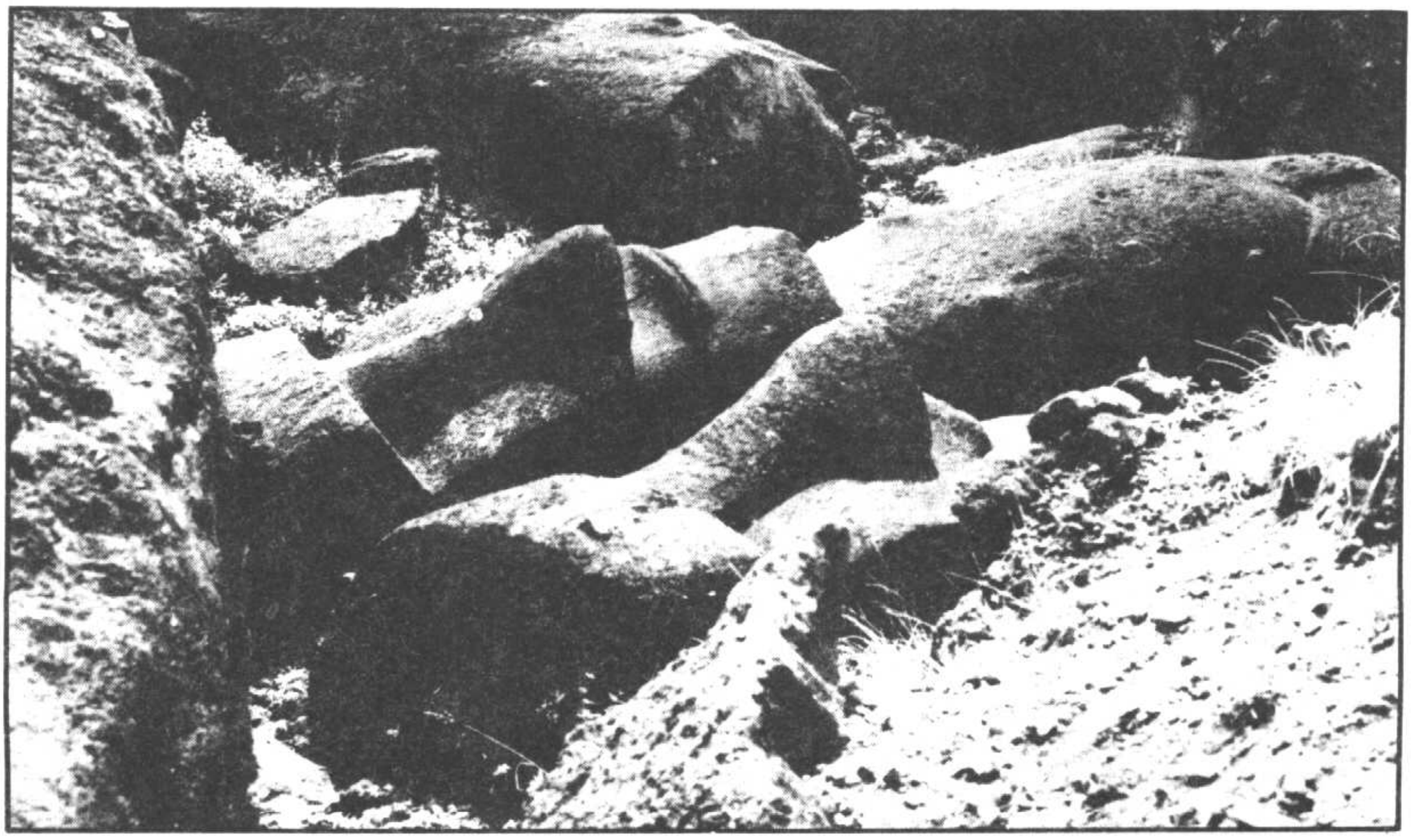
罗伯尔－拉封出版社，1965年

更为离奇的推测……

18世纪初，当第一批来自欧洲的航海家们踏上复活节岛时，他们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在距离智利海岸2250公里的这块狭小的土地上，耸立散布着数百上千尊巨大的雕像。无数座大山被整个推倒，坚硬如铁的火山岩石，却嫩如黄油般地被一块块切割开来。这些高20多米、重50多吨的擎天雕像，至今仍然在用它们空旷的眼睛注视着来往的过客，犹如巨大的机器人，等待着人们把它们开动。(……)

复活节岛远离大陆、远离文明。火山岩的地面上见不到一棵树木。因而，用“棍棒”来搬运这些巨雕的说法，根本无从谈起。岛上没有足够的食品能使2000人充饥活命(现今岛上只有几百居民)。当然不可能想像在遥远的过去，人们会通过海运来向岛上提供给养。那么，是谁在山上就地雕造了这些巨

躺在拉诺拉拉库采石场里的雕像。



大的雕像后，再把它们——不使用棍棒——搬运了数公里之远的呢？又是谁在给这些雕像进行了最后的造型和精雕细刻后，把它们在山坡和祭坛上直竖起来的呢？雕像头顶上有 10 吨之重的帽子又是怎样放上去的呢？(……)

根据传说：很久以前，曾有飞人飞来复活节岛，向居民们示范了怎样用火。根据这一传说的提示，不能不指出，有部分巨石雕像确实是雕有翅膀的。

由此想到，复活节岛与蒂亚瓦纳科有相似之处。两地都有相似的巨石雕像。早在 1532 年，当弗朗西斯科－皮扎罗为研究蒂亚瓦纳科的起源向印加人作调查咨询时，印加人回答他说，除了遗迹之外，从来就没有人看见过这座城市，因为这座城市是在远古时代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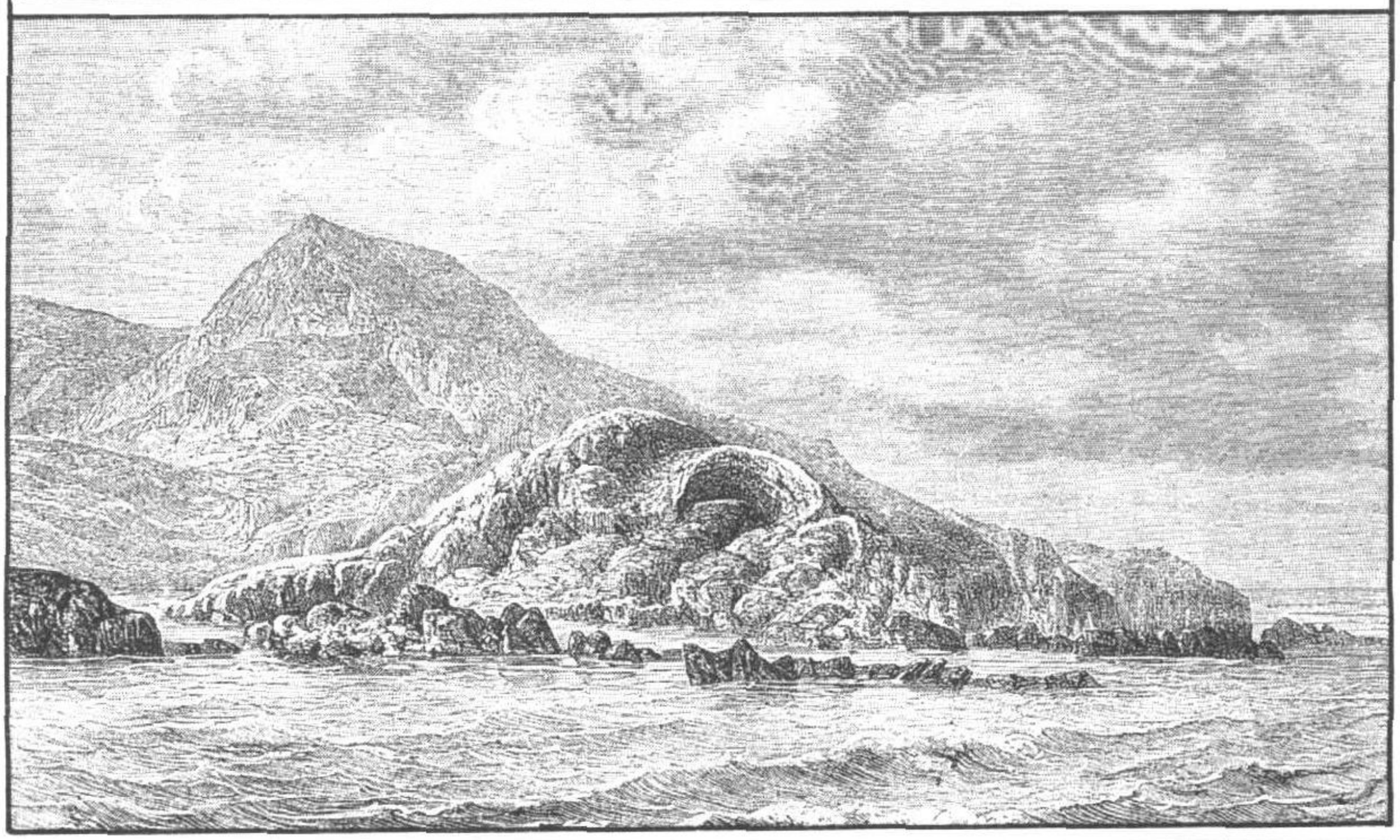
几千年前，我们还未认知的宇宙飞人曾在地球上生存过，他们曾坚信人类终有一天会获得通向宇宙空间的科技水平。人类的睿智从没停止过去寻求——宇宙的历史便是明证——在宇宙的镜子中找回自己，去同分散在宇宙中的其他聪明才智和生命群体建立联系，去探究彼此间的嫡系亲情。

埃力克－万－达耐更

《外星人的出现》

罗伯尔－拉封出版社，1969 年

探险家阿方斯－皮纳尔从海上看到的复活节岛，素描。



复活节岛人的树木

陀椤弥椤(槐树),这是一种以前在复活节岛上大量生长的植物,是属豆科植物类的一种黄叶小树木。坚固而又耐用的木质,使其首选为建造著名的卡瓦卡瓦和龙哥龙哥祭坛的建筑用材。可以说,正是大量和无序的滥用,最终导致了这一植物在岛上的绝迹。



1956 年,也就是最后一棵陀椤弥椤在复活节岛上消失前的几年,托尔 - 海伊达率领一支考古队来到了这座岛上。瑞典孢粉学家奥 - 塞林教授请他带回一些在拉诺高山脉采集的泥炭样品,然而,正是在采样时,他听说了在火山口盆地里还生长着最后几棵陀椤弥椤。他亲自去了那里察看,但只见到一棵生长情况并不良好的陀椤弥椤。他摘下了一枝已结了荚果的树枝,带给了塞林教授,后者对这些荚果的价值极感兴趣,马上把它们送往了在哥德堡的植物园。1959 年春天,种子开始发芽,接着长成了树材。其中两棵至今仍生长在我们的暖房里。

1980 年,我们决定把陀椤弥椤移植回复活节岛去。在法国摄影师克利思蒂安 - 聚贝的帮助下,三棵成活的树苗被运到了复活节岛。

不幸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岛上出现的一种对树根带来致命危害的线虫,使所有的树苗全部夭折。

不过,我们在哥德堡的温室里已培育出了其他的种子和树苗,与此同时,与瑞典农业大学合作进行的一项取名为“微再生植物”的计划已经展开。

1987 年秋天,托尔 - 海伊达



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在 1988 年再度去复活节岛考察。并且问我植物园里是否还有陀椤弥椤？还问我能否和他一起亲自把这些树苗送到复活节岛上去。

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1988 年 2 月 12 日，我搭机飞往圣地亚哥，随身带去的是装在箱子里的两棵珍贵的树苗。

2 月 14 日，我们飞抵复活节岛后，伴随着歌舞，箱子被打开了，取出的树苗象征性地种植在了一个用芦苇做的、形状宛如一叶小舟的微型小船泥盆里。

正式的树苗种植仪式是 1988 年 2 月 17 日在位于昂加罗阿的一个私人花园里举行的。花园的主人吉拉尔多－维拉斯戈先生是岛上第一个从事农业种植的人，他事先已从拉诺阿瓦海边拉来了十大袋没有线虫的新鲜泥土，以备树苗种植时所用。在从此负责这两棵树种养的维拉斯戈先生的指挥下，第一棵树苗被小心翼翼地植入了土内。当时我的感觉是，这一次，陀椤弥椤树苗一定会成活。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 1988 年的 8 月，我接到了维拉斯戈先生的来信，他告诉我树苗生长良好，枝叶愈发茂盛。这一好消息，犹如一道光芒，顿时照亮了空间，驱散了人类自己造成的毁灭自身的黑暗。

彼乔恩－阿尔代恩

瑞典，哥德堡植物园

译者：玛丽安娜－博诺

复活节岛人的饰物

我们应该把我们对复活节岛人传统生活的基本了解归功于法国人种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在与比利时考古学家亨利－拉瓦舍利同赴该岛实地考察研究时(1934年7月27日至1935年1月2日),他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信息。



服装及饰物

对男人们来说,所谓服饰,不过就是一块系在小腹前经过平整处理的树皮。为了抵抗寒冷,也或者是出于对仪表的关注,他们也时常在肩上披有一条用姜黄属植物染色的长方形披肩。女人们的服饰也是这么一块遮在腹前的树皮,有时外面还套有一条短裙。她们也喜欢用一条树皮做的方巾披在身上。

男人们把他们的头发或随意披落在肩上,或在头顶上结成一个发髻。女人们也同样如此,但她们的发髻形状更像鱼鳍。

复活节岛人对外表的关注,既不在他们的服饰上,也不在他们的发型上,而是在纹身术上。在他们看来,纹身能使部分男人成为真正的艺术品。洛棣及其他一些到过复活节岛的人曾经复制了复活节岛人的纹身图案。但从图案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思路巧妙、不乏奇想的特征来看,相比在这一领域里颇有造诣的马克萨斯(群岛)人和马利人来说,复活节岛人纹身术的艺术价值则要略显逊色。

复活节岛人纹身术的风格重在几何图形饱满的伸展面,图案覆盖整个脸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大量使用诸如飞鸟、植物和劳动工具等日常生活场景和节奏的图

案，则是这一纹身术的另一个特点。复活节岛人在臀部和大腿上纹画的垂直而又细密的线条，使人以为他们仿佛身着连裤袜或短裤一般。

这些艺术作品是由纹身艺术家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专门制作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富裕程度，通过纹在他皮肤上的图案，视图案的大小和美观程度，一目了然。纹身的过程很慢，断断续续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在成年前，全部纹身必须结束，因此一般人从8岁就开始纹身了。“纹身专家”所用的工具是一把金属小耙，他们用一个小槌轻轻敲击小金耙，使其深入皮肤表层内。颜料是用含有钛元素的植物茎干做成的木炭粉，其中还加入了茄属黑色植物的液汁。纹身的过程是一个忍受疼痛的漫长过程，有些孩子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比如威黎阿莫这一图案的纹身过程，它从未在任何人身上全部完成过。对复活节岛人的纹身图案，通过展出在哈佛皮博迪博物馆里的塔巴布上的图像，我们已有所了解。

纹身后的效果，在人体彩画的烘托下，更为凸现；人体彩画所用的是红土、白土和灰土，用得最多的是从姜黄属植物根中提炼出来的粉末。之所以要使用这种植物的根，不仅因为它能提供橘黄的颜色，而且还因为它散发出一种香味。这是一种波利尼西亚人闻之颇感舒适的香味，但欧洲人对它却难有感觉。据说，很久以前，这种生长在拉诺拉拉库的植物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吸引了两位居住在异国伊岱希瓦的神女，为了知晓这种神奇的植物，她们循着香气朝复活节岛飞来。这一神话还告诉人们，正是这两位神女教会了复活节岛人的祖先怎样来制作这种叫做潽阿的色、香俱佳的粉料。

男人们偏爱的颜色是红色和黑色。那些从头到脚把自己全身涂成黑色的复活节岛人，着实让最早来到岛上的欧洲人影响深刻。

复活节岛的另一个名字叫“大耳朵人之地”。在最早抵达该岛的航海家的描述中，土著人的耳垂上都打有大大的耳孔，耳孔上垂吊着的是用鲨鱼椎骨或木头制作的饰物。随着土著文明的消失，这一装饰的方式也随之消失了。土著人认为，建立复活节岛的历史博物馆应与他们拥有的“大耳朵人”的称号联系起来，并且解释说，他们的民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小耳朵人”民族对“大耳朵人”进行了灭绝性的虐杀所导致的。

最漂亮的饰物是那些形状和色彩多样、直径与鸡的羽毛一样长

的头饰物，尤其是形状似如小舟、覆盖着的羽毛宛如镶嵌画一样的帽子。女人们戴的帽子同样稀奇古怪，形状酷似簸筐，帽边又宽又圆，两头高高翘起。

古老的复活节岛人对头饰可谓情有独钟，为了满足对头饰的酷爱，他们甚至冒险去偷窃欧洲人的帽子。不管是一个葫芦，还是半个瓜皮，抑或是一个鸟壳，只要头上



有东西就可以。我们甚至看到过这么一个土著人，他居然十分自豪地把两个套在一起的水桶放在头顶上作为饰物。最令人感到好笑的是有一个土著人，他在发现了一只皮鞋后，竟想方设法地把它套在脑袋上去。

一个古复活节岛人的节日服装只有在挂上了以示炫耀的各种各样的木制饰物后，方被视作是节日盛装。如果他是个显贵，则他在胸前必然会挂有一个很大的月牙形颈链，上面系着用动物头角雕刻制作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或公鸡的形象。他的双肩上还系挂着一些其他的饰物，如塔虹尕，这是一种木制的表示“心”意的饰物，里面装着的是雕刻成心状的椰子核。

至今还未有一个欧洲人能全部说出这些象征和展示财富的饰物。我们仅是通过现代土著人的叙说和博物馆里现有的展物，才对这些饰物有所了解。

纹身术的起源，复活节岛人的秘密

“蜥蜴女和海鸥女离开了她们在阿卡拉瓦的居所，来到了昂加塔高垒海湾。蜥蜴女问道：‘何为这一圣地之地名？’‘此圣地人称昂加塔高垒。’海鸥回答道。‘这昂加塔高垒，对我们的蜥蜴女和海鸥女姐妹俩而言，实乃是重要之地！’”

“她们继续前行，每到一个村庄或一处圣地，蜥蜴女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问及地名；而海鸥女在告知她地名时，也总反问道：‘这对我们又有何用？’（给我们讲故事的土著人由此告诉了我们岛南岸沿岸所有地方的地名）。”

“接着，姐妹俩下水朝努伊岛游去。她们在岛上与埃鲁和帕杜兄弟俩邂逅，结下百年之好，并各自为兄弟俩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兄弟离岛后，又与另两个女人同床共枕，也生养了孩子。”



“蜥蜴女和海鸥女各自的儿子也都在大腿上和脸颊上刺上了纹身图案。两个男孩长大后，渡海来到了复活节岛上的奥龙阁。年长的那一位跳到一块高高耸起的大石头上，说道：‘我就是新的月亮。’年幼的弟弟爬上另一块略低一些的石头上，说道：‘瞧，我就是圆月。’”

“他们一起往海滩走去，那里有许多年轻人正在玩滑浪的游戏。兄弟俩向旁人借来了滑浪板，顺着浪潮向浪尖冲击的地方滑去，波浪把他们带向岸边的岩崖。人群中突然发出了叫喊声：‘骑浪的人登岸了。’”

“骑浪的人紧接着跳进了一个淡水井里。兄弟俩此时也正好来到井里取水。他们念了一段咒语，咒语打碎了那些骑浪人的葫芦。‘你们为什么打破我们的葫芦？’骑浪人向兄弟俩发问道。‘我们不是有意的。你们是谁？’‘我们是埃鲁和帕杜的儿子们’，骑浪人回答道。‘你们这些螃蟹、龙虾、章鱼，你们怎么可能是埃鲁和帕杜的儿子？’神女的儿子们大声说道。”

“海滩上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叙述了他们与两个纹身小伙子相遇的经过。村里人把兄弟俩赶出了村庄，把各自的孩子带回了家。”

“兄弟俩找到一间茅屋住了下来，茅屋里有两个昂古阿莱族的姑娘，她们烧煮了鸡和甜薯款待他俩。第二天早晨，姑娘们发现兄弟俩如此英俊，情不自禁地坠入了情网。她们不顾一切地扑向这两个年轻人，但兄弟俩不愿‘束手就擒’，他们逃离了茅屋，去了另一个村庄。姑娘们追随着他们也来到了村庄。在这个名叫崴冈浪嘎的村庄里，经过与情敌的较量，两位昂古阿莱族姑娘最终嫁给了埃鲁和帕杜的两个儿子。”

“蜥蜴女和海鸥女，在努伊岛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两人中年长的一位爬到一块石峰上大声说道：‘快来吧，魔王维维，魔王娲娲，快来带走我吧！’于是魔王直奔她而去，把她和她姊妹杀死了。”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

《复活节岛》

伽利玛出版社，1941 年

复活节岛的未来

每逢星期三中午的12点前，人们总会看到智利航空公司的一架老式波音707，呼啸着从圣地亚哥的阿尔图诺－梅里诺－贝尼代茨机场的跑道上飞向天空。飞机飞离地面，意味着乘客们就将要去穿越南太平洋上空那壮观的云海。5小时的航行，似乎是在追寻流逝远去的时光：他们正在朝着距离智利大陆西去3680公里处的复活节岛飞去。



(……)对复活节岛上的2060位居民来说，每周一次的航班抵达，给他们带来的是节日的欢乐。机场四周围满了祖籍是波利尼西亚族的土著复活节岛人和在智利大陆上被视为是少数民族的“贡岱人”。热情的导游们手捧着用白色灌木叶做的花环迎接着游客的到来。更有许多家庭等待着外出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返回拉帕山的故乡。人群中，灌入耳内的全是岛上的土语，虽然这一语言听起来十分单调，但它已在学校里开始传授。随后人们的话题很快转向了有关复活节岛未来的头等新闻，那些挖掘机和大型的平整土地的机械已经开始运转，为加长300米跑道，以使美国国家航天和航空局的宇宙飞船在紧急情况下——如果飞船不进入极地轨道的话——能在此降落的机场跑道扩建工程。

这项由美国人投资700万美元，预计施工时间为8个月的工程引起了激烈的唇枪舌战。1985年，当奥古斯多－皮诺什当局为此项工程向美国开亮绿灯时，并未事先征求复活节岛居民们的意见。代表岛上官方意见的海军统帅弗朗西斯科－桑塔纳说道，如果建造一个更大的停机坪，“将会带来更大的益处和更多的钱财”。但代表岛上36个家族的非正式组织元老委员

会的主席,56 岁的阿尔贝托 - 奥杜斯对此表示了异议,他说,扩建后的机场在给来自大都市的企业家,说到底,在给航空公司带来利益的时候,如果换个角度看,“难以看到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

此外,考古学家最为担心的是难以保证工人们在挖掘平整土地时一点不损害至今仍埋藏在地底下的考古学上的遗迹。一位在复活节岛上久居的外国人解释道:“事实上,每一座山丘,每一块岩壁,每一个水塘都有它们各自的名字。当您在挖掘泥土时,您是在摧毁一个名字。”

复活节岛没有太多的可被视为王牌的自然资源。“我们以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为生,”元老委员会的副主席朱昂 - 沙夫这么说道,“如果我们丢失了考古学的资源,那么再过 20 年或 30 年,我们还会有什么呢?”

如今已 71 岁的埃耶尔达,当他在 1955 年为通过实地考察来论证和捍卫自己颇受争议的理论,即波利尼西亚曾遭到移居到那里的古秘鲁人的殖民统治的论断而来到复活节岛时,“岛上到处是一贫如洗的景象。岛民们衣衫褴褛”。“没有钱币,唯有树干是值钱的,衣服、鞋子和大米都是外国人用后丢弃的,”65 岁的阿瓦卡 - 帕卡尼奥不无感触地补充道。他是昂加罗阿城里——岛上唯一的一座城镇——一个雇有 30 名专门捕捞金枪鱼的渔业工人的老板。

当时,岛上的行政管理由智利海军部负责,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督促执行航海法和敲钟报时,报时的铜钟就安装在办公楼里。1966 年岛上修建起了一条飞机跑道,每周一次的航班使复活节岛人从此不再与世隔绝。(……)

从 1979 年开始,岛上出台了一条法律,禁止任何外国投资落脚复活节岛。这条法律规定,除土生土长的复活节岛人和智利政府之外,任何人不准拥有岛上的任何土地。岛上居民的主业是出海捕鱼或做导游,复活节岛每年接待约 2000 名旅游者,还有些岛民从事的是农业种植,收入仅够解决他们的温饱。(……)

加凡 - 思科特

《时代》杂志,1986 年 9 月 15 日

译者:玛丽安娜 - 博诺



参 考 书 目

旅行日记

比彻 F. W. (Beecher F. W.)，1825 – 1828 太平洋和白令海峡航海纪实…… 伦敦，1831 年

贝朗 C. F. (Behrens C. F.)，西印度群岛和联合王国公司船队 1721 年远航南极诸岛史记 海牙，1739 年

肖里 L. (Choris L.)，环球畅游 巴黎，1822 年

库克 J. (Cook J.)，随国王船队远航南半球，周游全世界，历险和决心 第二卷 1772 年

迪珀蒂 – 图阿尔 A. (Dupetit – Thouars A.)，乘坐“维纳斯号”驱逐舰环游世界(1836 – 1839) 巴黎，1841 年

福雷斯特 G. (Forester G.)，乘坐“决心号”英王单桅帆船环游世界…… (1772 – 1775) 伦敦，1777 年

冈萨雷斯 Y 埃多 F. (Gonzalez Y Haedo F.)，唐费力普 – 冈萨雷斯船长 1770 – 1771 在圣洛伦索至复活节岛航线上的航行史记 哈克卢特航道公司，第二系列，第 13 卷，剑桥，1908 年

科策布 (Kotzebue Otto Von)，1815 – 1818 南海和白令海峡探险记…… 伦敦，1821 年

利希昂斯基 U. (Lisiansky U.)，1803 – 1806 搭乘“涅瓦河号”的环球航行 伦敦，1814 年

洛棣 P. (Loti P.)，复活节岛，花神号舰船上一个实习生的日记 出版人皮埃尔 – 奥利维耶，贡贝尔出版社，巴黎，1988 年

拉彼鲁兹 J. F. (La Pérouse J. F.)，1797，乘坐“星盘号”和“罗盘号”舰船环游世界发现之旅丛书，1987 年，巴黎

罗杰文 J. (Roggeveen J.)，罗杰文先生的航海日志摘录 (1721 – 1722) 哈克卢特航道公司，第二系列，第 13 卷，伦敦，1908 年再看复活节岛 复活节岛研究会，出版于巴黎，1982 年

帕尔梅 J. L. (Palmer J. L.)，访问拉帕努伊岛，即复活节岛 皇家地理会社公报，伦敦，1870 年

鲁塞尔 H. (Roussel H.)，拉帕努伊岛，即复活节岛(1869)圣心编年史室，巴黎，1926 年

鲁特烈杰 K. S. (Routledge K. S.)，神秘的复活节岛，远航纪实 伦敦，1919 年

斯托思贝 K. (Stpttsberg K.)，胡南费尔南德斯群岛和复活节岛自然史 乌普萨拉，1920 – 1928 年

汤姆森 W. J. (Thomson W. J.)，特毗托特埃努阿，即复活节岛 美国国家博物馆 1889 年年度报告，华盛顿，1891 年

专著

肖韦 S. (Chauvet S.)，复活节岛及其秘密 巴黎，1936 年，“如此”丛书

尹格莱尔 P. S. (Englert P. S.)，奥杜马图阿地域，复活节岛的历史和人种 帕特雷拉斯加萨斯出版社，圣地亚哥，1948 年

埃罗 F. E. (Eyraud F. E.)，F. 欧仁 – 埃罗修士致修道院院长的信 罗马教廷传信部年鉴，里昂，1866 – 1867 年

弗朗雷 J. 和金 S. M. (Flenley J. and King S. M.)，来自复活节岛的第四纪花粉记录 自然杂志，第 307 卷，1984 年

加朗热 J. (Garanger J.)，复活节岛，考古学上的阿特拉斯顶天巨神 世界百科全书，巴黎，1985 年

埃耶尔达尔 T. 和费尔顿 E. (Heyerdahl T. et Ferdon E.)，(主编)：有关挪威考古队在复活节岛考古的报告：第一卷：复活节岛考古 圣菲，1961 年，第二卷：论丛 圣菲，1965 年

埃耶尔达尔 T. (Heyerdahl T.)，复活节岛之艺术 纽约，1975 年

若桑 T.(Jaussen T.)，复活节岛，史实和文字，地理历史和记述报第二期，巴黎，1893年

拉瓦舍里 H.(Lavachery H.)，复活节岛 格拉塞出版社，巴黎，1935 年

麦考 P. C.(Mc Coy P. C.)，波利尼西亚史前的复活节岛 导师 J. D. 詹宁，哈佛大学学报，1979 年

梅莱恩－布朗哥 F.(Mellen Blanco F.)，西班牙档案中有关复活节岛历史的手稿 Obras Publicas 研究实验中心，马德里，1986年

梅特罗 A.(Métraux A.)，复活节岛 伽利玛出版社"如此"系列丛书，巴黎，1980 年

杂志和期刊

拉瓦舍里 H.(Lavachery H.)，法（国）－比（利时）在复活节岛的使命 安特卫普皇家地理协会，第 55 期会刊，1935 年

梅特罗 A.(Métraux A.)，复活节岛的人种学 毕晓普博物馆馆志第 160 号，檀香山，1940 年

缪罗伊 W.(Mulloy W.)，复活节岛，1968 年 2 月－7 月实地考察的初步报告 公报 1，复活节岛研究促进会，国际保护文物基金会，纽约，1968 年

皮纳尔 A.(Pinart A.)，探索复活节岛 巴黎地理协会，会刊第 16 期，巴黎，1878 年

一般著作

波利尼西亚百科全书，由克里斯蒂安－格雷萨尔（Christian Gleizal）和 C. 格雷萨尔（C. Gleizal）编辑出版，多方位出版社，1985 年

塔耶米特 E.(Taillemite E.)，未被认识的海洋 伽利玛出版社"发现"系列丛书，巴黎，1987 年

博物馆展览索引

有关复活节岛的实物因为十分鲜见，因而价值难以估量，现有的物品大都为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但有部分实物在下列博物馆中展出：

法国：巴黎的人类博物馆藏有皮埃尔－洛棣和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收集的系列藏品。在圣日尔曼昂莱的国家文物博物馆以及拉罗歇尔和图鲁兹这两个城市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展出有好几件复活节岛的实物。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 50 周年博物馆。

英国：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和牛津的皮特－里弗博物馆（由库克和福雷斯特从复活节岛带回的藏品）。

德国：在德国众多的博物馆里，尤其在柏林的民俗学大博物馆里展出有多个系列的复活节岛的实物。

奥地利：维也纳的民俗学博物馆。

意大利：由传教士们带回来的实物收藏在罗马的梵蒂冈传教士博物馆。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人类学和人种学博物馆。

美国：在主要的系列收藏中，尤其要提到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美洲自然史博物馆和檀香山的伯尼斯－帕埃－毕晓普博物馆。

智利：圣地亚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封面画，出自克里斯蒂安-布鲁坦(**Christian Broutin**)，背面画，雕像的一个眼睛。

扉页

1 页，**2-3** 页，**4-5** 页的绘画，出自克里斯蒂安-布鲁坦(**Christian Broutin**)。
第 **9** 页　复活节岛雕像，照片，摄影：克里斯蒂安-聚贝(Christian Zuber)。

第一章

第 **10** 页　复活节岛雕像，照片，摄影：格吕亚埃(Gruyaert)。
第 **11** 页　库克(Cook)船长和拉彼鲁兹(La Pérouse)发现复活节岛时所作的画，石版印刷，18 世纪，让-维涅(Jean Vignes)的藏品。
第 **12** 页　南半球。摘自荷兰人 1957 年制作的地图册，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书。
第 **13** 页　泰奥多罗姆-维耶罗-旺图斯(Théodorum Viero Ventus) 画笔下的复活节岛妇女，见《复活节岛及其秘密》一书，斯特凡博士，肖韦出版社，1935 年，藏品，部分。
第 **14** 页　圣卡洛斯岛，西班牙地图，18 世纪，巴黎国家图书馆。
第 **14-15** 页　同上。
第 **16** 页上　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画像，韦伯(Webber)所作，18 世纪，纽约。
第 **16** 页下　复活节岛雕像照片，弗朗索瓦-萨涅(François Sagnes)提供。
第 **17** 页　复活节岛的古迹，意大利石版印刷，根据拉彼鲁兹(La Pérouse)的旅纪描述制作。18 世纪，威尼斯，玛西尔娜图书馆。
第 **18** 页上　女人们的媚态，雕刻，根据拉彼鲁兹(La Pérouse)的旅纪描述制作，见《复活节岛及其秘密》一书，斯特凡博士，肖尔出版社，1935 年，藏品，部分。
第 **18** 页下　拉彼鲁兹的复活节岛之旅，绘画，作者：迪谢-德-旺西(Duché de Vancy)提供，1786 年，海军部历史处，万森。
第 **19** 页　对复活节岛古迹的测量，意大利雕刻，根据迪谢-德-旺西(Duché de Vancy)绘画作品制作，约 1825 年，艺术装帧图书馆，巴黎。
第 **20** 页　复活节岛土著人的独脚舞，马斯洛(Masselot)绘画作品，见迪珀蒂-图阿尔(Dupetit Thouars)所著的乘坐“维纳斯号”驱逐舰环游世界风景图册，1846 年，藏品，部分。
第 **20-21** 页　奥托-万-科策布抵达复活节岛，19 世纪石版印刷，藏品，收藏人维涅(Vugnes)。
第 **22** 页　装载鸟粪，根据纳维尔(Neuville)绘画作品制作的石版印刷，见《环游世界》杂志，1868 年，第二册，藏品，部分。
第 **22** 页下　攀登在鸟粪植物上的年轻土著人，同上。
第 **23** 页上　从车上卸下鸟粪，同上。
第 **24** 页　欧仁-埃罗神甫的坟墓，照片
第 **25** 页上　“镇海”雕像的搬运，照片。19 世纪，皮博迪博物馆，哈佛大学。
第 **25** 页下　“镇海”雕像，照片，作者莫里斯-德利贝雷(Maurice Déribéré)，不列颠博物馆，伦敦。
第 **26** 页　集聚在布朗迪庄园农作物上的雇员们，照片。摄影：汤姆森。藏品，收藏人让-维涅(Jean Vignes)。
第 **27** 页　智利邮票，照片。摄影：莫里斯-德利贝雷(Maurice Déribéré)。
第 **27** 页下　塞巴斯蒂安-昂格莱尔的像，照片。20 世纪。

第二章

第 **28** 页上　独木舟，悉尼 - 帕金森 (Sydney Parkinson) 绘画作品，1769 年，大英图书馆，伦敦

第 **28** 页下　双体小舟，同上。

第 **29** 页　波利尼西亚人，奥脱 - 万 - 科策布 (Otto von Kotzebue)，魏玛，1821 年，国家图书馆。

第 **30** 页　拉庇塔陶瓷，若泽 - 加朗热 (José Garanger) 摄影。

第 **30** 页　恐鸟和一位毛利人首领的骨骼，版画，阿斯 (Haast) 收藏。

第 **30 - 31** 页　波利尼西亚人群分布图。J. 加朗热 (J. Garanger) 收藏，画作者 J. - L 索凯 (J. - Lsoquet)。

第 **34** 页上　船库里的狭长小船，版画，引自《引人入胜的环球之旅》，迪蒙 - 迪维尔 (Dumont D'Urville)，1834 - 1935 年，藏品，部分。

第 **34 - 35** 页上　马塔威岛全景，绘画，作者：威廉 - 霍奇斯 (William Hodges)，1775年，国家海洋博物馆，伦敦。

第 **34 - 35** 页下　奥哈雷港，同上。

第 **36** 页　复活节岛的划桨船和罗曼佐夫岛的划桨船，引自《引人入胜的环球之旅》，肖里 (Choris)，1822 年，国家图书馆，巴黎。

第 **37** 页　复活节岛上的大头棒，同上。

第 **38 - 39** 页　塔希提岛附近的帆船，托班 (Tobin) 的水彩画，米切尔图书馆，悉尼。

第 **40 - 41** 页　塔希提岛的巴雷湾，同上。

第 **42** 页　塔希提岛的妇女，意大利版画，1792 年，艺术装帧图书馆。

第 **42 - 43** 页　马塔威岛，托班 (Tobin) 的水彩画，1792 年，米切尔图书馆，悉尼。

第三章

第 **44** 页　1872 年 1 月 7 日早晨将近 5 点时的复活节岛 (人们注视着我的到来)，皮埃尔 - 洛棣 (Pierre Loti) 的水彩画，《致萨拉 - 贝纳尔夫人》，藏品，部分。

第 **45** 页　鸟，木刻，50 周年博物馆，布鲁塞尔。

第 **46** 页左　陀椤弥椤的木制乌阿木杖，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46** 页中　木制胸饰，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46** 页右　人头雕刻乌阿木杖，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47** 页上　复活节岛男人，格拉塞 - 德 - 圣 - 索弗尔 (Grasset de Siant - Sauveur) 著作的配套版画，1796 年出版，艺术装帧图书馆，巴黎。

第 **47** 页下　复活节岛女人，西班牙版画，1790 年。

第 **48** 页　复活节岛主要景点图，绘画作者 C. 维斯 (C. Visse)，收藏者 J. 加朗热 (J. Garanger)。

第 **49** 页上　智利护卫舰“沃伊金斯号”官兵们绘制的地图，1870 年 1 月，见《复活节岛及其秘密》，斯特凡 - 肖韦 (Stephen Chauver)，1935 年。

第 **49** 页下　老首领所住茅屋的入口，皮埃尔 - 洛棣 (Pierre Loti) 的水彩画。

第 **50 - 51** 页　复活节岛上的房屋，画作者：贝尔尼甾 (Bernizet)，见拉彼鲁兹 (La Pérouse) 的《环游世界》，维涅 (Vignes) 收藏。

第 **52** 页　马塔威利的茅屋，画作者：皮埃尔 - 洛棣 (Pierre Loti)。

第 **53** 页上　木刻蜥蜴，50 周年博物馆，布鲁塞尔。

第 **53** 页下　复活节岛的房子，摄影：若泽 - 加朗热 (José Garanger)。

第 **54** 页上　复活节岛的女人，格拉塞 - 德 - 圣 - 索弗尔 (Grasset de Saint - Sauveur) 著作的配套版画，1796 年出版，艺术装帧图书馆，巴黎。

第 **54** 页下　鸡舍，版画，见南海上的复活节岛，史前文化之地，作者：热斯莱 (Geiseler)，1883 年，藏品，部分。

第 **55** 页上　石制鱼钩，50 周年博物馆，布鲁塞尔。

第 **55** 页下　复活节岛上的男人和女人，1820 年的意大利版画，根据库克 (Cook) 的版画绘制。
第 **56** 页上　地下化园，摄影：克里斯蒂安 - 聚贝 (Christian Zuber)。
第 **56** 页上　甜薯，水彩画，见普吕米耶 (Plumier) 神甫撰写的《安的列斯群岛的植物》一书，1686 年，国家图书馆，巴黎。
第 **57** 页上　薯蓣，水彩画，同上。
第 **57** 页下　竹芋，19 世纪版画，藏品，部分。
第 **58** 页　复活节岛上的土著人，无名石版画，19 世纪初。
第 **59** 页　复活节岛上的居民，见肖里 (Choris) 的《引人入胜的环球之旅》，1822 年，国家图书馆，巴黎。
第 **60** 页　瓦伊库和拉诺拉拉库两地间的海岸景色，水彩画，作者：洛棣 (Loti)，收藏人：皮埃尔 - 洛棣 - 维奥 (Pierre Loti - Viaud)。
第 **61** 页　土著人的纹式，水彩画，同上。
第 **62** 页左　卡瓦卡瓦神小雕像，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62** 页右　卡瓦卡瓦神小雕像，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63** 页　复活节岛上的塔巴布饰物，皮博迪博物馆，哈佛大学。
第 **64** 页左　书板，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64 - 65** 页　龙哥龙哥庙里的书板，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66** 页上　在奥龙阁上空飞翔的鸟，雕刻，摄影：莫里斯 - 德利贝雷 (Maurice Déribéré)。
第 **66** 页下　石壁雕刻，摄影：阿兰 - 戈蒂埃 (Alain Gautier)。
第 **67** 页　马克马克神，照片，摄影：弗朗索瓦 - 萨涅 (François Sagnes)。
第 **68 - 69** 页　帕尔梅 (Palmer) 的水彩画，19 世纪，地理协会，伦敦。
第 **70 - 71** 页　普皋雕像采石场，帕尔梅 (Palmer) 的水彩画，19 世纪，地理协会，伦敦。
第 **72 - 73** 页　复活节岛上的土著人，意大利版画，原作者库克 (Cook)，约 1820 年。
第 **74** 页左　燕子的一个眼睛，摄影：莫里斯 - 德利贝雷 (M. Déribéré)。
第 **74** 页右　复活节岛男人，原载于迪珀蒂 - 图阿尔 (Dupetit Thouars) 所著的《乘坐“维纳斯号”驱逐舰环游世界》一书，1840 年，转载于斯特凡 - 肖韦 (Stephen Chauvet) 的《复活节岛及其秘密》，1935 年，藏品，部分。
第 **75** 页　努伊山岛全景，照片，摄影：克里斯蒂安 - 聚贝 (Christian Zuber)。

第四章

第 **76** 页　拉诺拉拉库火山脚下的雕像，水彩画，作者：帕尔梅 (Palmer)，19 世纪，地理协会，伦敦。
第 **77** 页　雕像的眼珠，照片，摄影：阿兰 - 戈蒂埃 (Alain Gauthier)。
第 **78** 页　阿乌雕像，石版画，见《环游世界》，1878 年，第二卷。
第 **79** 页　雕像采石场，素描，作者：威廉 - 霍奇斯 (William Hodges)，见随国王船队远航南半球，周游全世界。巴黎，1878 年，藏品，部分。
第 **80 - 81** 页　复活节岛，绘画，作者：威廉 - 霍奇斯 (William Hodges)，国家海洋博物馆，伦敦。
第 **82 - 83** 页　抵达复活节岛的宇宙飞船，插图，作者：克里斯 - 福斯 (Chriss Foss)。
第 **84** 页　坐落在拉诺拉拉库山坡上的雕像，素描，作者：皮埃尔 - 洛棣 (Pierre Loti)，藏品，收藏人：皮埃尔 - 洛棣 - 维奥 (Pierre Loti - Viaud)。
第 **85** 页　坐落在拉诺拉拉库火山东南山坡上的半身雕像，素描，作者：皮埃尔 - 洛棣 (Pierre Lodi)，见《环游世界》，1878 年，第二卷，藏品，部分。
第 **86 - 87** 页　拉诺拉拉库火山口的全景素描，题材源自 S. 胡特莱奇夫人的一幅照片，素描转载于斯特凡 - 肖韦 (Atephen Chauvet) 所著的《复活节岛及其秘密》一书，1935 年，

藏品，部分。
第 **86** 页右　被 W. J. 汤姆森(W. J. Thomson)从阿纳卡那运走的雕像，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部分。
第 **87** 页上　皮埃尔 - 洛棣(Pierre Loti)从复活节岛运回的人头雕像，照片，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88** 页　拉诺拉拉库火山，刊登在《环游世界》里的石版画，1878 年，第二卷，藏品，部分，巴黎。
第 **89** 页上　采石场，照片，摄影：克里斯蒂安 - 聚贝(Christian Zuber)。
第 **89** 页下　耸立在火山山腰上的雕像，见《环游世界》，1878 年，第二卷，藏品，部分，巴黎。
第 **90** 页上　雕像，照片，摄影：若泽 - 加朗热(José Garanger)。
第 **90** 页下　用龙骨作支撑的雕像，照片，摄影：克里斯蒂安 - 聚贝(Christian Zuber)。
第 **91** 页　雕像的移运，照片，摄影：胡特莱奇(Routledge)夫人，1913 年，皇家地理学会，伦敦。
第 **92** 页　躺着的雕像，照片，摄影：弗朗索瓦 - 萨涅(François Sagnes)。
第 **94** 页　一尊眼睛经过修复的雕像，照片，摄影：克里斯蒂安 - 聚贝(Christian Zuber)。
第 **94 - 95** 页　雕像被推倒，照片，刊登在《环游世界》一书中，1878 年，第二卷，藏品，部分。
第 **96** 页　一座被推倒的雕像，照片，摄影：克里斯蒂安 - 聚贝(Christian Zuber)。

见证与文献

第 **98** 页　皮纳尔的旅行，版画，见《环游世界》。
第 **99** 页　抛锚停靠在朋友群岛，库克的第三次远航，约翰 - 克里维斯利 (John Clevesly)，水彩画，国家海洋博物馆，格林尼治。
第 **100** 页　拉彼鲁兹，版画。
第 **102** 页　桑威奇湾的花，水彩画，作者：威廉 - 亨利 - 史密斯 (William Henry Smyth)，国家海洋博物馆，伦敦。
第 **103** 页　迪珀蒂 - 图阿尔，石版画，作者：格雷瓜尔(Grégoire)和德纳(Deneux)。
第 **105** 页　圣卡洛斯地图，航海博物馆，马德里。
第 **106** 页　皮埃尔 - 洛棣，照片，海洋博物馆，巴黎。
第 **107** 页　在花神号上，1871 年 11 月在瓦尔帕莱索，照片，藏品，收藏人：皮埃尔 - 洛棣 - 维奥(Piere Loti - Viaud)。
第 **108** 页　皮埃尔 - 洛棣送给路易 - 巴尔图夫人的扇子，铅笔画，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
第 **110** 页　库克湾的村庄，复活节岛，照片，皮博迪博物馆，哈佛大学，剑桥。
第 **113** 页　带有复活节岛象形文字的盒子，人类博物馆，巴黎。
第 **115** 页　费利坡 - 沙韦和伊沙贝尔 - 哈奥阿，两位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照片。
第 **117** 页　1901 年 8 月 1 日，杜朗斯的军官们和土著人在使团驻地的院子里，照片。
第 **118** 页　位于拉诺拉拉库的雕像，照片。
第 **120** 页　复活节岛上的岩洞，照片。
第 **121** 页　塔希提群岛及附近岛屿上居民使用的工具和容器，版画，作者：W. 达林(W. Darling)，根据 S. M. 格利姆(S. M. Grimm)的叙述创作，刊登在帕金森(Parkinson)的《南海旅记》里，1784 年。
第 **122** 页　位于威乌岛上的石头房子及地窖的入口，见迪蒙 - 迪维尔 (Dumont D' Urville)的《引人入胜的环球之旅》，国家图书馆，巴黎。
第 **123** 页　奥龙阁村的房子，照片。
第 **124** 页　雕像的眼睛，照片，摄影：若泽 - 加朗热(José Garanger)。
第 **126** 页　威乌岛上的巨大雕像，照片，摄影：若泽 - 加朗热(José Garanger)。
第 **128** 页　拉诺拉拉库采石工场里未从岩壁上凿离的巨人雕像，照片。
第 **129** 页　从海上遥看复活节岛，素描，作者：A. 德 - 巴尔(A. de Bar)，藏品，收藏人：维涅(Vignes)。

第 130 页　比乔恩·阿尔丹（Bjõrn Alden）手捧陀椤弥椤树苗，摄影：米歇尔·居莫（Michel Jumeau）。
第 131 页　陀椤弥椤树苗，照片，摄影：比乔恩·阿尔丹（Bjõrn Alden）。
第 132 页　复活节岛上的男人，西班牙版画，马德里，1799 年。
第 134 页　复活节岛人的头饰，照片，皮博迪博物馆，哈佛大学，剑桥。
第 135 页　拉帕努伊山岛妇女肖像，作者：皮埃尔－洛棣（Pierre Loti）　藏品，收藏人：皮埃尔－洛棣－维奥（Pierre Loti－Viaud）。
第 136 页　一个具有波利尼西亚人特征的复活节岛人，照片。
第 137 页　复活节岛妇女，照片。

索　引

A

阿奥之路（Route d'Ao），参看奥龙阁（Orongo）　72
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人名　47，61，75，77，87，88，94
阿方斯－皮纳尔（Alphonse Pinart），人名　78
“阿拉瓦号”（*Arawa*），意为鲨鱼，船名　36
阿朗吉格岱格岱女人（Arangi Kotre Kote）　61
阿坐茅阿（Hare moa），音译，意为鸡舍　54
阿利吉（Ariki），音译，意为族领或国王　86
阿利吉莫（Ariki mau），国王　46
阿卢鼓韧嘎（*Aruku kurenga*），音译，意为书板，参看杲钬龙哥龙哥（Kohau rongo rongo）　65
阿纳卡那（Anakena），学堂名　46，66
阿纳卡那海湾（Baie d'Anakena）　48
阿乌（*Ahu*），音译，意为一个家族群建立的为本氏族举行礼拜和葬礼的地方　49，52，60，75，78，78，79，79，84，85，86，88，89，92，94
龙骨（Akivi）　92
篙岱利库（Ko Te Riku），地名　94
莫阿伊（Moai），音译，意为神或祖先神灵　84，85
堡艾堡艾阿乌（Poepoe），音译，意为船形圣殿　85
半棱锥形阿乌（Semi－pyramidaux）　84，85
岱比道岱库拉阿乌（Te Pito Te Kura）　88
峒加里脊（Tonga Riki），音译，山名　75
威那普（Vinapu），音译，祭坛名　94
爱德华－戴维斯（Edward Davis），人名　12，13，15
埃力克－万－达耐更（Erich von Danken），人名，外星人的出现　126－129
奥龙阁（Orongo），地名　48，67，67，73，74，75，94
奥龙阁之路（Route d'Orongo）　72
昂加罗阿海湾（Hanga Roa，baie d'），16，17，18，19，20；参看库克海湾，库克海滩　20
奥杜马图阿（Hotu Matua），音译，国

王名 47,48
翱仆(*Hopu*),音译,意为侍从 72,74
奥托-万-科策布 (Otto von Kotzebue),人名 20,20

B

比策(F. W. Beechey),人名 20
比乔恩-阿尔丹(Aldén Bjõrn),人名 130-131
波利卡尔波-多罗 (Policarpo Toro),人名 27
波利尼西亚(la Polynésie),地名12,95
波利尼西亚中部地区(centrale) 87
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française) 31,33
西波利尼西亚(occidentale) 37
东波利尼西亚(orientale) 30
波利尼西亚人(Polynésiens) 29,31,32,33,37,43,57,73
不知名的南部大陆地 (Terra Australis Incongnita) 13

C

传教士(Missionnaires) 24,27,110-117

D

岱埃慕(Te Emu),土地神 61
道乌阿 (*Tohua*),音译,意为马尔吉斯岛上的圣殿 81
德-贝尔尼留(De Bernizet),人名 19,19,50
德-朗格勒(De Langle),人名 18
蒂弗(Tive),神 61
迪吉(Tiki),音译,意为汤加罗阿神创造的男性象征;女性象征为希娜,两者是人类的起源 42
迪珀蒂-图阿尔 (Dupetit Thouars),人名,20,95,乘坐"维纳斯号"驱逐舰环游世界 98-105
地下植物园(Jardins souterrains) 56
杜乌格伊弗(Tuu ko Ihu),音译,族领名 62,92

E

俄罗斯人(Russes) 20
恩格莱尔(Englert),人名 27

F

服饰和饰物(Importance de la parure) 132-135
福斯特(Forester),人名 95

G

篙篙山岛(Motu Kao Kao) 67
杲钦龙哥龙哥 (Kohau rongo rongo),音译,意为象形文字书板 15,63,64,64
甘比尔群岛(Archipel des Gambiers) 31,37
甘旮 (Kainga),音译,意为属于家庭使用的土地 50
甘薯(Kumara),参看甜薯 31
甘蔗(Canne à sucre) 42,52,57
冈萨雷斯小海湾(Anse de Gonzalez) 15

格拉塞 - 德 - 圣索弗尔 (Drasset de Saint - Sauveur),人名 54

H

哈乌阿(Haua),神 45,60,73
海鸥(Hirondelle de mer) 67,72,73
洪加(Honga)音译,地名 47
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 (Juan Fernandez,îles) 20
"花神号"(*Flore*),船名 95
槐树(*Sopgora Towromiro*) 94
复活节岛人的树林 (l' Arbre des Pascuans) 130 - 131
"黄宝石号"(*Topaz*),船名 25,25

J

加斯帕尔 - 申波禾姆 (Gaspard Zumbohm),人名 24,113 - 114
伽赋(Kahu),音译,意为披肩 58
禁忌(Tabous) 55,75
农作物(cultures) 46
器具(objets) 66
住所(refuges) 53
"决心号"(Resolution),船名 16

K

卡达曼哈船队(Catamaran) 34,37
卡尔 - 弗里德里克 - 贝朗 (Carl Friedrich Behrens),人名 14
考古学家(Archéologues) 118 - 123
卡洛三世(Carlos III),西班牙国王 15
凯马卦(Kaimakoi),人名,族领 22
库克海湾(Baie de Cook) 17,18,19

L

拉比塔陶瓷(Lapita céramique) 30
拉诺高(Rano Kao),音译,火山名 72
拉诺拉拉库(Rano Raraku),地名 17,51,71,75,78,79,85,86,89,90,92
雷易迷罗(Rei miro),音译,意为木刻饰物 46,46,48
"留里克号"(Rurik),船名 20
"罗盘号"(*Boussole*),船名 17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

M

马尔吉兹群岛 (Archipel des Marquises) 12,30,81
马尔吉兹群岛人(Marquisiens) 42
马阿杜阿(Mahatua),音译,地名 85
马鞑道阿 (*Mata toa*),音译,意为军事首领 47,72
玛鞑那诺(Mata Na Rau),地名 75
马鞑韦利(Mataveri),地名 26,72,74
麻护戴 (*Mahute*),音译,意为用来成衣的植物皮 57,68
马克马克(Make Make),神 45,60,61,65,67,67,72,73,74,74,92
玛拉埃 (*Marae*),音译,意为社会群岛上毛利人的圣殿 81
马纳(Mana),神 42,46,59
玛纳崴(Manavai),音译,复活节岛上用石块建造用来保持土壤湿度的小型建筑体
马塔(Mata),音译,意为区域

48,49,50
马他韦海湾(Baie de Matavai) 32
毛皋(*moko*),音译,意为守门的木刻动物 53
毛利人(Les Maoris) 42,42,73
唱诗(chants) 35,36
首领(Chef) 30
神甫和学者(Prêtres et Savants) 22
美拉尼西亚(Mélanésie),地名 30
美拉尼西亚人(Mélanésiens) 33
麦哲伦(Magellan),人名 12
面包树(Arbre à pain) 35,42
莫拉塔(Maurata),人名,国王的儿子 22
莫阿伊(*moai*),音译,意为神或祖先的神灵 49,50,78,79,86,87,88,89,91,92,94,94
莫阿伊雕刻采石工场(carrières de Moai) 87,89
莫阿伊卡瓦卡瓦木刻小雕像(*kava kava*, statuettes) 62,62
莫阿伊帕帕雕像(*papa*) 63

N

"南希号"(*Nancy*),船名 20
内噶乎(Ngahue),塔希提岛国王 36
鸟粪(Guano) 22,22
鸟粪场(Carières de guano) 23
凝灰岩(Tuf) 93,94
努伊山岛(Motu Nui) 67,72,73,75

O

欧仁-埃罗(Eugène Eyraud),人名 24,24,25,63,110-117

P

皮埃尔-洛棣(Pierre Loti),人名 11,48,60,69,71,73,84,87,88,93
复活节岛,"花神号"船上一个实习生的日记 106-109
普皋(*Pukao*),音译,意为头饰 94
普梨查棣椰(*Pritchardia*),音译,意为棕榈树木本植物 94
葡萄牙人(Portugais) 12

R

让-巴蒂斯特-迪特鲁-博尔尼耶(Jean Baptiste Dutrou-Bornier),人名 25,26,27
让-弗朗索瓦-德-加洛-拉彼鲁兹(Jean-François de Galaup La Pérouse),人名 17,17,18,18,19,52,95
拉彼鲁兹的船队(Flotte de La Pérouse) 19,
环游世界 98-105
人-鸟神(Homme-oiseau) 45,67,67,72,74,74,75
人-鸟神节 67
人-鸟神版画 75
人-鸟神雕刻 72

S

萨摩亚群岛(iles Samoa) 30,32
塞尔吉奥 - 拉普(Sergio Rqpu)人名, 77
社会群岛(iles de la Société) 30,33,81
圣加洛斯岛(San Carlos) 15
圣克鲁斯岛(iles de Santa Cruz) 19
绳纹文化(Culture Jomon) 30
史前波利尼西亚人(Protopolynésiens) 30

T

塔希提(Tahiti),地名 32,36,37
塔希提人(Tahitiens) 42
塔纳人(Tane) 29
泰奥迪勒 - 埃斯科兰 (Théodule Escolan),人名 24
唐 - 费利普 - 德 - Y - 埃多(Don Felipe Conzalezy Haedo) 人名
汤加罗阿(Tangoroa),神 42,60
汤加群岛(*iles Tonga*) 30,32,34
汤加塔龙哥龙哥(*Tangata rongo rongo*),音译,意为唱诗内容 66
唱诗歌手(chantres) 66,67,73
汤加塔马努节(Tangata Manu) 67
塔巴带(*Tapa*),音译,意为裹戴在身上的饰物 57,58,62,75
特帕诺 - 若桑 (Tepano Jaussen), 人名 22,26,63;110 - 117
甜薯(Patate douce) 30,31,42,55,56,57
土阿莫土群岛 (Archipel des Tuamotu) 12,47
陀椤弥椤木雕刻(Bois de Toromiro) 58,63
椭圆形房屋(*Hare paenga*) 52

W

威廉 - 埃利斯(William Ellis),人名 42
威廉 - 霍奇斯 (William Hodges), 人名 33,79
威廉 - 汤姆森(William Thomson),人名 27
文身(Tatouages) 46,59,61,62,86
沃娃(Hova),神 61
乌阿木杖(Baton *Ua*) 46,46,58

X

希罗神(Hiro) 46
M. L. 西莫南(M. L. Simonin),人名23
蜥蜴女神(Femme - Lézard),神 61
夏威夷群岛(Hawai,îles) 29,30,31,37,42,81
西印度群岛船运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 occidentals) 13
香蕉树(Bananiers) 31,42,56
新几内亚(Nouvelle - Guinée) 32
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 - Calédonie) 30,32,32
"兴旺号"(*Blossom*),船名 20
新泽兰(Nouvelle - Zélande) 29,30,30,31,36,41,42,42

Y

雅各布 - 罗杰文 (Jacob Roggeveen), 人名 12,12,13,14,17,36,54,86
亚历山大 - 萨尔蒙 (Alexandre Salmon), 人名 27
岩壁雕刻(Pétroghyphes) 53,67,75,90
燕子女神(Femme - Hirondelle)。神 61
伊蒂山岛(Motu Iti) 67,75
英国人(Anglais) 14,16,21
芋(Taro) 31,42,57

Z

詹姆斯 - 库克(James Cook), 人名 13,15,16,16,17,17,32,37,41,42,55,72,79,79,81,86,95
镇海神(Brisense de Vagues), 雕像 25,25,73
朱尔 - 迪蒙 - 迪维尔 (Jules Dumont d' Urville) 人名, 引人入胜的环球之旅 98 - 105
竹芋(Arrow - root) 42,57,57

照片来源

贝特曼档案馆 (Bettman Archives)，纽约，16 上。国家图书馆，14，14 - 15，29，36，37。比乔恩 - 阿尔丹，130。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Bridgeman Art Library)，伦敦，102。不列颠图书馆，伦敦，28 上，28 下。沙尔梅 (Charmet)，12，18 下，19，42，47 上，47 下，54 上，55 下，56 下，57 上，58，59，72 - 73。个人收藏 13，18 上，20，22 上，22 下，23 上，30 - 31，34 上，49 上，57 下，74 右，78，79，85，86 - 87，86 右，94 - 95。S. S. 屈奥里联合会，罗马，24。达格里 - 奥蒂 (Dagli - Orti)，17。莫里斯 - 德利贝雷 (Maurice Déribéré)，25 下，27 上，66 上，74 左，DR30 - 31，121，封底。克里斯 - 福斯 (Chriss Foss)，伦敦，82 - 83。加拉帕果影业/让 - 皮埃尔 - 法尔西 (Galapagos Films/Jean - Pierre Farcy)，131。若泽 - 加朗热 (José Garanger)，30，53 下，90 上，120，124。阿兰 - 戈蒂埃 (Alain Gautier)，66 右，77。雅克 - 洛棣 - 维奥 (Jacques Loti - Viaud) 私人收藏品，44。皮埃尔 - 洛棣 - 维奥 (Pierre Loti - Viaud) 私人收藏品，49 下，52，60，61，84。马格努姆 (Magnum)，10。米切尔图书馆，悉尼，38 - 39，40 - 41，43。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108。50 周年博物馆，布鲁塞尔，45，63 上，55 上。人类博物馆，巴黎，113，115，46 左，46 中，46 右，62 左，62 右，64 左，64 - 65，87。海洋博物馆，巴黎，106。航海博物馆，马德里，105。国家海洋博物馆，伦敦，35 上，34 - 35，80 - 81。皮博迪博物馆，哈佛大学，25 上，63，110，126，128。罗歇 - 维奥莱 (Roger - Viollet)，27 下。罗歇 - 维奥莱/吉亚尔 (Roger - Viollet/Guillard)，123，136，137。皇家地理学会，伦敦，68 - 69，70 - 71，76，91，118。弗朗索瓦 - 萨涅 (François Sagnes)，16 下，67，92。让 - 维涅 (Jean Vignes)，11，20 - 21，26，50 - 51，54 下，129。克里斯蒂安 - 聚贝 (Christian Zuber)，巴黎，9，56 上，75，89 上，90 下，93，94，96。

封面页
前言
正文